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九・經部・春秋類

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十一卷叙一卷　〔清〕孔廣森撰……一
公羊經傳異文集解二卷（存卷上）　〔清〕吳壽暘撰……一八七
春秋公羊禮疏十一卷　〔清〕淩曙撰……三三三
春秋公羊問答二卷　〔清〕淩曙撰……四三五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後録六卷　〔清〕劉逢禄撰……四五七
公羊逸禮考徵一卷　〔清〕陳奂撰……六四三
春秋決事比一卷　〔清〕龔自珍撰……六五七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二卷　〔清〕何若瑤撰……六六五

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十一卷叙一卷

第一種

校栞公羊春秋通義叙略

公羊春秋通義並自敘凡十有二卷前翰林檢討仲兄巽軒先生所纂廣廉手校錄付槧人以歲在壬申夏五月鳩工冬十一月蕆事蓋至是而夙願始克償矣先生杜門却埽循陔著書是編寫定最爲愜心猶憶丙午冬將返道山之前數夕語廣廉曰余生平所述詎逮古人公羊一編差堪自信藐孤成立尚不可知千秋之託將在吾弟烏虖人之云徂言猶在耳歲序流易身世浮沉計曩昔已版行者則有大戴禮記詩聲類二書而屬意之作翻在所後良以永矢弗告久要不忘矜嚴審固非敢緩也先生幼負異稟長號多聞

先夫子之志故在春秋舊史氏之風斐然述作雖使賈逵奮筆隙無可緣較勝何休覃思裁而不俗後有學者此其杓耶嘉慶十七年仲冬既望弟廣廉靜吾氏識

春秋公羊通義序

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夏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夏口說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爲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衆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說者既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奥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絕學矣我

朝經術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𢎞軒先生思述祖志則從事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絕學凡漢晉以來之治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汩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志通公羊往往爲公羊疚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橫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汸最爲近正何氏體大思精然不無承譌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有數事焉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謂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自後即爲所見之世從之其不同二也

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據閒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一家

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是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憫春秋之失恉篤生文孫使明絕學哉元為聖門之謏陋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

嘉慶三年揚州阮元

春秋公羊經傳隱公第一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

解詁曰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謹案春秋本公羊子口受說于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義故傳皆為弟子疑問之辭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即曰者何曰孰謂或據彼難此則如曷為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各於當文曰其所據闕有失者嫌竊稱損焉

君之始年也

爾雅曰元始也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為託王於魯則自道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

春者何歲之始也

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為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為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為歲始尊此傳文明歲始即謂之春非關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矣故善言經者約而該顧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八牖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祼太室之言猶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是以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司農說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之宮之初蓋頒朔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

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文春繫正月於文王尊則統天親則率祖尊尊而親親人道之始也子胥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制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為時王之說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之世大火冬流魯歷未必盡合周歷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据桓之篇正月上或不先言王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解詁曰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公何以不言即位解詁曰据文公言即位也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

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解詁曰平治也反還之曷為反之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解詁曰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謹案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蓋聲子以繼室稱夫人仲子再娶亦稱夫人並妃二嫡故國人疑於其尊卑矣師說春秋有七缺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為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為君之道缺臣而害上為臣之道缺晉侯宋公殺其世子為父之道缺商臣蔡般弒其君為子之道缺贅烝災嘗郊祀不修而周公之禮缺此君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解詁曰扳引也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解詁曰是時公子非一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解詁曰且如假設之辭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解詁曰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曰為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解詁曰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

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左氏膏肓曰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左氏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下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謹案何氏說立姪為尊尊者尊兄以及其子也然士昏禮婦徹于房中媵御餕雖無娣媵先注曰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容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為媵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依此二文皆周人之法文家先姪容失其實桓何以貴母貴也隱母本以媵至桓母本以夫人禮至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解詁曰以母秩次立也母以子貴何休曰謂有子則以次升為貴妾也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音義〕釋文云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眛亡結反左氏作蔑按眛與蔑通荀子兵殆于垂沙唐篾死史記作楚將唐眛亦即此眛字也三家之經殊文異讀動以百數非義所繫者後不復舉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解詁曰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然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謹案小爾雅曰最叢也管子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樂記會以聚衆注云聚或爲最徐廣解史記以爲最亦古之聚字

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之爲言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解詁曰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謹案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我欲之故從及文也

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解詁曰以言公及不諱知爲君也

何以名解詁曰据齊侯以祿父爲名

字也左傳曰邾子克也古者名字相配周有王子克楚有鬭克並字儀

曷爲稱字据桓十五年經言邾婁人

褒之也褒者天子有慶于諸侯加地進律之名禮有褒衣者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說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得而議也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其義一矣

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解詁曰爲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牲歃血詛命相誓以明約束也謹案春秋內魯與內接者託始於此隱公以賢讓居位邾婁之君能親賢慕義講信脩睦於法當褒也魯稱公者臣子辭白虎通義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惟私覃子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解詁曰据戎齊侯莒人皆與公盟

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春秋繁露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於桓之篇稱人傳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褒之進退相較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非有所因則褒文爲空設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實得王命爲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褒之若曰苟以文王之法治諸夏所封有親賢睦邾如儀父者其可也邾婁之進自緣他事因而褒之於此則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

昧者何地期也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後言于某者得其義則事可略也從可知矣大道既隱降而有詛誓周公致治太平猶設司盟之官春秋撥亂世尤尚約信故盟者春秋所不惡惡其渝盟者渝盟例日小信月大信時孫覺曰隱之出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敢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之者何加之者經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爲克字詁訓故問克之者何明獨施於此

殺之也爾雅曰勝肩戡劉殺克也

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穀梁傳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解詁曰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謹案鄭武公夫人愛其少子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曲從母意與以京鄢之地有都邑徒衆濟成其逆謀然後從而討之故傳述經意言莊公誠愛弟者不如勿與之鄢使無所資則不生亂錄月言克者責鄭伯忍陷弟於罪以戾其母也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据天王殺其弟年夫稱弟

當國也當敵也著其彊衆與國爲敵左傳所謂如二君是也經例當國者繫國此已書鄭伯於上故不復繫鄭直言段也

其地何當國也解詁曰其不當國而見殺者當以殺大夫書無取於地也

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解詁曰据俱欲當國也

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

在外亦不地也在內謂國都之內統於國故可無見地也知在外非謂出境者鄧亦鄭地解詁曰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官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于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宰士也春秋凡王之下士為王人中士錄名咺是也上士加氏石尚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等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公卿達于士唯宰爵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故繫官議之與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王曰天王其義如此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解詁曰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謹案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察死號與考對文者禮入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屈於孟子不得配惠公之廟故還繫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無二適之義春秋絕正之故據隱現為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為君則其母不稱夫人蓋諸侯不再娶仲子之為夫人本非正也

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兩言之者賵者或特以馬或加以束帛士喪禮曰公賵玄纁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馬也季康子賵于宋致辭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賵以乘黃大輅則亦得有車解詁曰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車馬曰賵夏道此者取與下賻襚對文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知生者賻知死者襚解詁曰賻猶助也襚猶遺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解詁曰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其言來何解詁曰據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及事也荀卿子曰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適與成風含賵可以兩事相比特為異辭以起之自餘奔喪會葬之等當文各有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既不假言來乃見其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為嫌矣解詁曰去來所以為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兩喪當各使一使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及者分別尊卑之辭夫人與公一體嫌竟可敵公故加及絕之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絕也解詁曰月者為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主書者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解詁曰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解詁曰祭者采邑也謹案凡祭皆周公之後伯者長幼稱也蓋天子之中大夫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據凡伯稱使奔也奔則

曷爲不言奔解詁曰据齊慶封來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解詁曰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于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亾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爲受者義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月者爲下卒也奔例時一月二事月當在上謹案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併去奔以別之魯受天子逋逃臣亦爲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穀梁傳以爲來朝劉向本治穀梁其上封事云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是亦取公羊之說爲長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解詁曰据臧孫辰書日遠也立乎定哀以指隱桓祖之所逮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寧得與小斂乎穀梁說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何以無惡文似二傳皆失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爲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三世異辭者見恩有深淺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据襄爲限成宣文僖四廟之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据閔爲限閔莊桓隱亦四廟之所逮也親疏之節蓋取諸此凡大夫卒日者主爲恩痛錄之所傳聞世恩殺恒不日惡牙之日有故焉爾所聞世恒日惟得臣仲遂以罪不日至于所見之世雖有罪皆日卒矣董仲舒曰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解詁曰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

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解詁曰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謹案戎狄經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得而不居者敓勝都邑弗取而有也將卑師少稱人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傳例在五年何邵公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非也前後入恒書月若討有罪日錄之其略不言月者唯衛師入盛宋人衛人入鄭秦人入鄀吳入州來於越入吳五事爾當文各自有說

無駭率師入極〔音義〕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帥雜出殆寫誤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帨之帨當作率爲正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然則無駭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秋据哀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若公子騑之孫方爲駟氏而國語謂之駟騑公子遂之孫方爲仲氏而經言仲遂卒于垂故知此不追氏者卽是有貶義也貶貶者黜也春秋託天子之事故有貶法大夫貶去氏者言宜奪其卿位諸侯貶稱人若曰宜降爲小國也曷爲貶解詁曰据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疾始滅也疾猶惡也解詁曰言疾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始滅昉於此乎解詁曰昉適也齊人語〔音義〕昉熹平石經作放鄭注考工記陶旊下亦云讀如放於此乎之放前此矣解詁曰前此者在春秋前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解詁曰焉爾猶於是也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君子所修春秋記滅國於是始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

也解詁曰明魯臣子當爲君父諱滅例月不復出月者與上同月當案下例當蒙上月日否謹案
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合誅有
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擬土地以自廣漢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
駭以閉利門君子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爲小惡滅國爲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滅而言入實入者將
如何書之廣森以爲實入將書展無駭率師矣內諱弑言薨固與實薨者同辭則諱滅言入即與實
入者同辭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以者爲戎後渝我盟好執天子聘我之使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推褒猶稱且字知履緰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
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卿同弁接內不錄其錄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

後書名氏若褒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爲卿也何以不
稱使婚禮不稱主人解詁曰爲養廉遠恥也然則曷稱稱諸
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
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何邵公以爲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
兄師友以行若然宋公無母猶有諸父兄師友傳何言辭窮也左傳正義曰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
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
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廣森
謂禮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卽躬命之稱主人之辭然
則紀有母乎曰有解詁曰以不稱使知有母有則何以不稱母
母不通也婦人無外事母但得命使於其國耳不得通于四方文不可曰紀侯之母使履

緰來故直不稱使也杞伯姬來求婦得以母通者彼內女錄親親外逆女不書此
何以書解詁曰据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譏解詁曰譏猶譴也何譏爾爾猶
是也言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曷爲貶問譏則曰何譏爾者貶不必爲本事多罪在於彼而文見
於此者故主問其所爲譏則皆爲本事故不問曷爲矣譏始不親迎也解詁曰禮
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謹案五
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無親迎之禮使
上卿逆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鄭君之問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
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言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廣
森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
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青者卿大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譏也又著詩作於

齊哀公之世傳言不親迎前此者亦足以徵矣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
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
春秋之始也解詁曰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
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王當先自正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謹案大夫爲君逆女例月大夫自逆例時其君娶不月者當文有說女
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解詁曰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緰來逆女是也在塗稱婦解詁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謹
案女子重出已在塗則義成爲婦故禮親迎女在塗聞女之父母死反而奔喪爲其父母期從旣嫁之服
入國稱夫人解詁曰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者何內女也解詁曰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其言歸
何婦人謂嫁曰歸解詁曰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
歸之道內女歸例月恩錄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無聞者公羊經師失其傳也廣森以爲左氏經作子
帛皆是古文省伯帛皆止爲白隸寫遂異耳子帛
履緰之字春秋賢隱公諸侯來親隱者莫先於儀
父故字之大夫來親隱者莫先於履緰故亦字之
不從來逆女字者欲逆其君夫人則有君前臣名
之道也莒于序下者抑莒也爲前入向後取牟婁
春秋入國取邑皆託始於莒蓋於此抑之總見其
罪他入取不備抑者凡誅賞之
文皆唯始見立法餘從同可知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
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
夫人也解詁曰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爲君之
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
賢日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也謹案禮嫡死媵
得升于嫡聲子繼室故惠公時未稱夫人及隱爲
桓立不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以小君葬之蓋
薨而後殺其禮是以
傳言不終爲夫人矣

鄭人伐衛伐例時雖在月下不蒙上月後放此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解詁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
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
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
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謹案王者謂
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
質再而後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
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
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
寅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
爲後王法顧不可更曾歷之月日但可託其意於
此書王二月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
以地統王者宜取爲正也書王三月若曰是文王
所敬授人時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爲正也
且春秋奉周月則春亦周王之春然不日王春正
月而日春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
上則存三統之義不顯漢律歷志述劉歆曰春三
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是古左氏師說亦然而
今治左氏者輒但以爲時王之二月既以王正正
月足矣何必於二月三月一一施之若謂歲首不
可以無王則二年春固無王謂月上不可以無王
何又未言夏王四月四時皆王者所當取法矣獨
繫王於三春也進
退之指都不可通

何以書解詁曰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記異也解詁曰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

謹案漢五行志曰京房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
下竟而黑臣弒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弒君而
立

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
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解詁曰桓三年秋七月壬
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古歷
用平朔或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有承小月失之
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日食不恆在朔也
前者朔在前也解詁曰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謹案穀梁說以有日無朔者
爲晦食據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己巳
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爲短五行志曰
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
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日二蓋
穀梁所謂夜者公羊曰晦穀梁所謂晦者公羊曰
二日穀梁所謂二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倂入朔
數唯文元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貝
當爲朔二十八二日六晦二與漢志稍異失之

後者朔在後也解詁曰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解詁曰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解詁曰至尊無所屈也謹案天子有記葬者則如文九年傳所云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文王之法諸侯請謚于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當越紼而從王事故云爾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為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據劉卷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解詁曰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者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謹案周之命官或日人或日師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唯世其職者乃日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解詁曰據原仲不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蓋王喪主訶喪賓者以其新與內接有赴弔之禮故得錄卒知非主為譏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託新義爾凡治春秋皆當以此意求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解詁曰據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時雖世大夫亦俟三年喪畢乃即先君之廟而命之武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為大夫稱子者猶繫乎父之辭也居喪之禮升降不出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三年之中恒若父存故義繫乎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日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何以不稱使據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當喪未君也解詁曰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從正其義與毛伯同武氏子來求賻何

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傳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是也求微也尊者曰求敵者曰乞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解詁曰不言葬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謹案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國宋陳蔡衛晉齊大國鄭曹雖伯爵而舟同姓亦從大國例此八國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諱沒或以弒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恒始略末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二十八年丁未邾婁子瑣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為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時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時卒時葬文公以後卒日卒

時葬至鄭滅許故再立國乃復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略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焉曹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葬黜其僭也莒之不葬其君無謚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繆公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解詁日不及時不及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解詁日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過時而日隱之也解詁日隱痛也丁亥葬齊桓公是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解詁日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謹案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略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當時而不日正也解詁日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亢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咸咸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況乃私愛亂適以開覬覦者予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末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馮之弒而危之於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弒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妃四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衛襄公既歿乃譏廢輒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横謂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豈日記事云乎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解詁曰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左傳曰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左師殷官也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勃爲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與夷復曰復白也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解詁曰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吾立乎此攝也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弒諡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緣繆公本意欲與夷長乃復許若成王幼周公攝踐阼然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解詁曰馮與督共弒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王賢之君不能不爭也謹案督弒與夷乃迎莊公而傳稱馮弒者馮在鄭以欲納之反又不討賊蓋知乎弒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故君子大居正立適以長故適子死則立適孫所以正體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適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撥亂世因時之宜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繆公遂立馮與夷或弒馮則猶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繆之讓爲義以宣之讓爲失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

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 疾始取邑也 解詁曰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
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
託始明故省文也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
月者蓋為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
書月者皆錄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繫於月故不得
不書月者事實在先故不
得後錄也他皆放此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解詁曰與段同義曰者從外赴辭謹案隱桓莊之篇外弒
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皆不言公孫南宮
萬不氏蓋弒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
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
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
以後不復枚貶穀梁於州吁云嫌也弒而代之也
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也似未得其說而强
之說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
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
見故言及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
若公為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亦云某
遇公于某春秋之中偶無其事耳解詁曰遇例時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卒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再列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者直言翬卒師會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
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須別異
之也

翬者何公子翬也 解詁曰以入桓稱公子 何以不稱公子貶

曷為貶 解詁曰挾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 與弒公也 外弒君者書名氏內諱不

言弒弒君之賊無所見故翬遂皆託貶文以起之
啖趙之徒乃云凡事各於本事褒貶豈有未弒君
而先貶者若待本事而貶則不識壬辰公薨一言
之內何由而得貶翬耶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
一曰貶無駭翬山等是也二曰未命俠柔履綸等
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椒等是也四
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
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叔孫舍至自
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為善斯去氏為貶益明矣 其與弒公奈何 諸問事狀

者曰奈何 公子翬諂乎隱公 解詁曰諂猶佞也 謂隱公曰百姓

安子諸侯說子蓋終為君矣 子稱君者古人語質詩曰無庶予子憎

隱公曰吾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 解詁曰塗裘者邑名也將
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音義〕板本作隱
公曰否否經作隱曰吾否互有脫字今參從之 公

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

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

公 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諂者傳家所加謹案生而舉謚原記事者之辭若左傳
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
我成王之叔父古人為文猶疎略每有如此 於

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 解詁曰鍾巫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
者也男曰覡女曰巫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其稱人何 據實石碏 討賊之辭也 解詁曰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
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例時此月者久
之也從彥直曰衛人不即討賊至九月而僅得殺
之于濮故加月以見之謹案濮衛地昔衛靈公將
之晉舍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洪縣也錄于濮者與
鄭同義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爲君晉成爲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爲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不正已於葬宋繆公危見之但繆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之屬不書者亦託始之義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解詁曰晉得衆國中人人欲立之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音義】碏熹平石經作踖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解詁曰据尹氏立王子朝不稱人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傳曰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次當立正也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碏爲專矣得乎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卽之雖非義之高者未爲大惡也其咎在衛人之立之也碏有討賊功又順與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微每施於此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解詁曰登來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出口授也謙案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晉之閒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云登戾之卽此文也來古音狸又轉爲戾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九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彼得字以登戾反讀之乃正協韵百金之魚公張之解詁曰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者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謙案漢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實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於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金或可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觀魚作矢魚朱文公曰据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公自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釋經所以書爲譏遠書解詁曰觀例時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盛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解詁曰將尊者謂大夫也師衆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無駭率師入極是也將尊師少稱將解詁曰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衛孫良夫伐牆咎如是也將卑師衆稱師解詁曰將卑者謂士也衛師入盛是也將卑師少稱人解詁曰鄭人伐衛是也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公伐邾婁是也據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于侵伐圍入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辭非盡意義所繫大氐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畧見之今入例月而衛師入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始於是疾略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爲上姬之長衛蔑王室親入兄弟之國春秋所尤惡故令與吳入州來於越入吳同例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解詁曰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言立者得變禮也謙案毛詩序曰新

于宜王考室也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皆謂宮室既成設盛食以落之今亦以廟成盛祭故言考也而穀梁云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非經意〔音義〕𤈦乎石經始祭仲子下無也字　桓未君
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
何言爾成公意也仲子之葬久矣初没惠公之喪又遭天王崩三年之中遏密八音未可盛禮典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趙汸曰凡烝嘗大事有事吉禘皆日用致夫人不日考宮非適不日　初者何始也六羽
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
公也解詁曰僭齊也下倣上之辭加初者以爲常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謙案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廣森謂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

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　六羽之爲僭奈何天
子八佾解詁曰佾者列也八人爲列　諸公六六佾者六八也舊說六六三十六人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王逸小招章句曰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爲每佾用六羽故言自八佾達于四佾皆八羽而成佾魯始殺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證繁露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楕法文而王舞溢衡由此言之綴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爲難又　諸侯四四八三十二人此正制也左傳言諸侯六大夫四者衆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公特詭詞以對耳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夫四佾矣　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

王者之後稱公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　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舊說此爲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然周爵雖五固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與子男同爲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恆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嘉曰四方所瞻之侯子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　天子三
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
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
內解詁曰陝者蓋今宏農陝縣是也謹案主者主其黜陟也成王之初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處乎內者太傅畢公也及周公沒畢公繼之主陝以東故書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傳道此者明本文武之制周人世因之〔音義〕釋文云陝失冉反一云當作郟王城郟鄏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
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前此羣公之宮已徧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
邾婁人鄭人伐宋解詁曰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

螟

何以書記災也解詁曰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謹案爾雅曰食苗心螟食葉蟊食節賊食根蟊經唯書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胡康侯曰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前者公觀魚于棠彄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恩痛日之因以褒爭臣胡康侯曰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邑不言圍常辭國乃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宋彊而無義圍塵窮邑至於春歲將爲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緡郛惡之言圍師及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戚國之言圍內邑不聽言圍圍棘之屬是也內諱取邑言圍圍台圍洮之屬是也圍例時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左氏經作渝平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

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盟猶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也周官調人凡有鬬怒者成之和難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渝是謂墮成古文訓詁以輸爲墮左傳墮幣服虔曰墮輸也詩載輸爾載荀子成相辭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其義皆爲墮何言乎墮成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爲而言此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

吾與鄭人末有成也解詁曰吾魯也末無也音義恚平石經末有成下無也字

吾與鄭人則曷爲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解詁曰時與鄭人戰于狐壤爲鄭所獲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解詁曰戰者內敗文也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謹案穀梁傳曰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蓋自翬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莒及鄭莒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輸平言之歸輸于鄭人者起鄭人不肯也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彌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徐彥曰日者以下我入邴傳云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解詁曰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諸特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言王者嚮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爲常法也

其或不具者郎有所爲可知爾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解詁曰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衆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

滕侯卒

何以不名解詁曰據蔡侯考父卒名微國也解詁曰小國故略不名微國則其稱侯何解詁曰據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不嫌也解詁曰滕侯卒不名

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譏案所傳聞之世未
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邾婁子薛伯是四國皆當
隱之篇來接於我者其爲慕賢親內褒錄甚明說
左氏者但以爲從赴且如彼傳云魯爲凡蔣邢茅
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
壹不見春秋何也周初滕薛皆侯時降在伯子春
秋與其來朝賢君褒稱故爵侯後旋事桓慕
賢不終不足書卒故還從其父加錄若然薛伯以
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
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歷莊閔僖文之篇
不復見卒所以深著此滕侯
卒爲褒文使與大國無嫌矣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 貴賤易辨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號若大國稱侯褒
亦稱侯微者稱人貶亦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

美惡不嫌同辭 美惡易見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
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
明孟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羣事之然否必其不嫌
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別微纖芥不遺是故
紀履緰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邢先言次

而後言救救晉先言救而後言次年婁防茲言及
鄆讙龜陰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
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
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難可悉數者也

夏城中丘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 解詁曰上問中邱者何指
問邑也欲因言何以書嫌但問書
中邱故復言城中邱何以書也 以重書也 重用民力
故得時不得時必書鹽鐵論曰春秋
動衆則書重民也解詁曰城邑例時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其稱弟何 解詁曰據諸侯之子稱公子 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解詁
曰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分別同母者春秋變
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
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者
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

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
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范武子曰聘例時謹案春
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
端首見邾段之禍將大矯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
者而先示之親則其教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我
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受無差等亦施由親
始特發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之世且
錄貴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
母也

秋公伐邾婁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解詁曰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
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
君不敢以己當之音義較德讀如有覺德行之覺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
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

夷狄之執中國也 解詁曰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
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
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
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劉敞曰以一人
當一國大天子之使也爲天子使尊矣而屈卑乎
戎狄可言伐不可言執
是亦大天子之使也 其地何大之也 實執則不地加地順
伐文也言以
歸者起實執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
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

之邑焉解詁曰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歸邴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岳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

庚寅我入邴

其言入何據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不別言入難也解詁曰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難辭其日何解詁曰据取邑不日難也解詁曰以歸從乃日也言時重難不可卽入至此日乃入謀柔殺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上言來歸邴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鄭伯也明我無欲于邴宛既來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退受地之日于下曰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解詁曰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齊亦欲之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之邑邴在泰山之下遠鄭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朝宿之邑將以邴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而與魯然魯入邴卒未與許至桓公卽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爲元年與內盟褒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恒書卒須加侯起褒文宿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爲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名者所以爲識別正其世及之繫而葬從主人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沒壹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莫不欲尊號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爲之作謚以易其名以甄其宮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卒以日爲正者見赴喪之禮當言日也葬以不月爲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發通例蔡宣公葬不當時自爲慢葬去月矣若然葬不告日而春秋得加日錄渦隱者君子据列國之史彼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事要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皆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幹枝旬朔上下錯迕者亦雜他國之歷故爾昔子夏讀晉乘見三豕渡河子讀楚之檮杌至於復陳曰大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之言俗儒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悉無意義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春秋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公曷爲與微者盟解詁曰據與齊高傒盟諱之稱人則從不疑也本所以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欲大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爾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自當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設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大夫正此意也疑義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爲賓卿不爲賓君祭大夫爲尸卿不爲尸皆爲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摭者其義通於春秋

塡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解詁曰据公子彊卒氏公子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解詁曰嫌上貶主起入爲滅不爲疾始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采也文王之昭有聃季載白虎通義作南季載然

則南郎呐也季或執之後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說曰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衞起陽上薄之其電炎也浸浸也其雷淳淳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也蓋翬驕蹇將弑君徵也解詁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解詁曰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謹案俶厲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間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厲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惠士奇曰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雨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害陽弑逆之禍成焉隱尋見弑亮亦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

俠卒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是命大夫之禮也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說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其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邴豈齊欲得邴故爲是會與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范武子曰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弑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謹案是會左傳以爲正月蓋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時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之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云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據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一貶何不獨於前一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何焯曰翬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於桓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解詁曰日者見結日偏戰也謹案偏戰日詐戰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尊魯不以敵辭言之若內勝皆日敗某師于某但以日不日別偏詐耳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郜壬午公子友率師敗莒師于犂戊辰叔弓率師敗莒師于濆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辭亦日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解詁曰據取闞不日也一月而再取也十日之間而再取邑志疏數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甚著魯乘

敗人而深爲利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解詁日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謹案部本部子國宋滅部有其地今爲魯所取也

秋宋人衞人入鄭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是始故復疾略之與人盛同義春秋尊周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衞滅邢宋滅曹爲尤惡君子惡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興侵伐乃至擅相入擅相入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衞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矣

宋人蔡人衞人伐載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解詁曰據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衞人之力也解詁曰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謹案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既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左傳曰討違王命也推郕前後經例入國恒月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衞侯燬滅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解詁曰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與聘同義謹案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戴禮記曰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既君親致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脩而不流也朝例時

其兼言之何解詁曰據鄧穀來朝不兼言朝微國也略其辭起實微國但以慕賢親內首來朝故褒之爲侯耳據滕現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音義〕祁音祁連之祁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日者善魯齊不取鄭不敢有卒致許叔得存其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何以不書葬解詁曰據莊公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熹平石經字爲試白虎通義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侯間伺事可稍稍試之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弒則何以不書葬解詁曰據桓公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解詁曰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解詁曰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

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劉敞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潛謀弒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寪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邪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于仲尼不知薨不書葬之意前漢諸儒不肯爲左氏學者爲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爲作說云此乃聖人卽用舊史爾觀邱明之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郞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用舊史者乎〔音義〕板本不復譬上脫子字從開成石經增不繫乎上熹平石經無以爲二字

公薨何以不地解詁曰据莊公薨于路寢不忍言也解詁曰不忍言其僵尸之處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解詁曰㒸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弒之謹案穀梁傳亦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者言乎隱之非正以文王之正月治之而公不敢卽位也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必不善其後隱公是巳魯人但知隱母禮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於徵者仲子始娶卽貴葬子始媵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爾易說曰君子愼始蘊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詳五始之義則天法無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

公羊春秋通義卷一終　經傳凡三千一百六十八字

春秋公羊經傳桓公第二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解詁曰据莊公不言卽位如其意也解詁曰弒君欲卽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卽者就也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解詁曰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弒賢君篡慈兄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前求歸邴本欲易許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解詁曰爲恭遜之辭使若暫假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解詁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宿者先誠之辭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塗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須當有所住止故賜邑于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音義〕注由通作猶孟子曰王由足用爲善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以此

田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
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逵
句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畿外据
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此邑也上
云魯朝宿之邑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所稼曰田所居曰邑不直言假許者許邑廣矣魯
朝宿之地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
故可以田繫許
不可以許包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徐彥曰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衞侯鄭伯
來戰于郎
相負故也

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
周公廟當脩其祭祀而
專以與鄭故水災應之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及者何累也解詁曰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謹案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
傳云大罪勿纍字本从三田今省作之反離騷謂
屈原爲淵纍李奇注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
牧皆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
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弒
昭公蕩意諸死之郎未得
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衆有則此何以書賢也加及
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書之則不顯
與君弒爲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弒爲嫌矣何賢
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

督將弒殤公貳於馮故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
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
卑春秋之義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
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
之累之也啖助曰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
字進父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謹案
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
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辭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
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沒則稱
諡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系其
貴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解詁曰傳
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
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己必死設使魯
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
之時則輕慶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孔父
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

父可謂義形於色矣解詁曰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
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

滕子來朝即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還從本爵爾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解詁曰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遠也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爲詳
略例近辭詳遠辭略此爲諱例近辭微遠辭顯各
有所施也（音義）嚴氏春秋是年無所見異辭三句
熹平石經從之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據入極諱滅輸平諱菟之等隱
賢而桓賤也解詁曰宋公馮與督共弒君而立諸
侯會于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
亂遂成桓公本亦弒隱而立君子疾小人同類相
養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爲屬

屬有長二屬爲迹迹有帥三迹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誰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音義賤板本或作賊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解詁曰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器從名解詁曰從本主名名之地從主人解詁曰從後所屬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解詁曰即就也謹案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此主謂宋本取大鼎于郜故名郜鼎云不義者傳惡宋滅郜而取其鼎聊廣言之耳其實就令

以義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伐密而書有崇鼎者有密須之鼓是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解詁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俄者謂須臾之間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言爲其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解詁曰媦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

戊申納于大廟音義大音泰

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解詁曰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上尊尊

秋七月紀侯來朝何邵公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而漢書亦云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白虎通義亦云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皆緣隱二年經有紀子以故相承爲是說耳其實彼傳言紀子伯無聞未嘗指謂紀君子爵凡莊四年傳曰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是西周之世紀固稱侯益知舊說妄也來朝例時月者爲下會也會例亦時而月者左傳曰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爲中國患春秋之所重故危錄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解詁曰二國會曰離謹案離儷也儷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置離楚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云離者其義如此離不言會下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文據彼難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蓋鄧與會爾凡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其事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

九月入杞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知我入那特爲起齊欲之變文云爾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桓之盟皆日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日又致者尋前唐盟脩隱之好成隱之信故加錄焉爾春秋賢隱而賤桓此最著矣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內者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元年春王正月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春王正月其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其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都不言桓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說

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旣非魯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耳若然陳侯鮑卒亦在正月下而不正之者鮑卒本不得正曰試以三年七月壬辰朔步之則甲戌己丑必有一不在正月者故不王特加王正月以傳疑也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何部公以爲桓公之終也蓋惡桓之深若曰今而後乃復有王云爾董仲舒曰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書卽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王者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何相命也穀梁傳曰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解詁曰善其近正似

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謹案不月者善之故從盟之大信例也荀卿子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詛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蓋亦盛伯與會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

旣者何盡也穀梁傳曰旣者盡也有繼之辭也五行志曰京房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旣

公子翬如齊逆女加公子者於隱則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遂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之世本不日卒故翬更以不卒見罪然非起見其貴反嫌與柔弱未命者同故一見公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貶意益顯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解詁曰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謹案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解詁曰据讙魯地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解詁曰所以崇父子之親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杜元凱曰已去齊國故不稱女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翬何以不致解詁曰据送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曰公親受之於齊侯是也于讙已入國矣復言至自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不言至自讙者從國有

行乃以其地致夫人本自齊來與往讙地而還歸者異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古之造文者禾千爲年夏謂之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脩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穀禾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大有年何以書解詁曰問宣十六年也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解詁曰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解詁曰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爲國尤危又明爲國

家者不可不存年謹案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之篇以年書胡康侯曰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周有四望魯有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祠則不礿礿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皆闕其一以下於王故歲亦唯三田而已何郤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妥也繁露云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獮會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可證公羊師說亦有四時田矣異其名者苗之義从田士爲田驅禽獸害稼者蒐之義从鬼主爲鬼享取鮮獸狩之義从守主爲守土習軍旅也此春秋冬皆請夏正周之春實夏之冬故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禮仲冬以狩用經書春正月公狩其

實一耳逸周書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狩有常地郎去狩地遠故譏也蒐狩例時方欲見桓正月無王故此特月也桓之篇唯九年春不繫月者無王之義非所加於京師乃自從外女歸不月常例

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解詁曰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于宗廟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脾射之達於右髃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充備也謹案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蹏拚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而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音義乾音干釋文膘毗小反三蒼云小腹兩邊肉髃五苟反說文云肩前也脾步啟反股外也髃羊招反一本作胘音賢按類篇曰髃水脈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據與宰咺宰周公並異故問之下大夫也渠氏也伯糾冠時且字也不直言渠伯者降於中大夫也繫宰則與周公咺同義是年及七年並去秋冬二時何氏舊各有解蒙所未安以成十年昭十年之無冬推之此秋冬下所繫之事其亦爲內大惡當諱者而削之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亾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解詁曰怴者狂也齊人語君子

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謹案白虎通義曰陳侯有狂易之病亾而死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若陳湯傳云求公吉等死音義怴呼述反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離不言會也紀與會則爲參紀不與會則爲離參則可曰齊侯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郎對蔡侯鄭伯會于鄧發傳唯爲就人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不與故作此例耳若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既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何氏窒於此義乃云所聞之世錄外離會傳聞之世不錄外離會都無傳文橫生枝說時就紀國都而紀侯不在會者左傳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推度情事二君本託言會紀侯紀覺其謀不與相見乃自相會耳必知爲別離會言如非爲外相朝言如者春秋貴信而賤詐先志而從事二君固非實朝必不以朝書籍合

實朝前後經亦未有書者今如傳意正以外相如例恒不書不嫌非雖會故得變言如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解詁曰据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解詁曰禮七十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譏案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亦譏世卿之意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仕故謂致仕爲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范武子將老又曰祁奚老矣

葬陳桓公解詁曰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何難不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意從王正也解詁曰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謹案以人從己曰以以己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醇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天子親在行陳矢集於肩王師敗績于貿戎猶可言也王敗績于繻葛不可言也故貿戎質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迹之見熄遠也黃道周曰周公之意尊尊而親親賢賢而齒齒春秋之義質質而文文忠忠而恕恕尊賢親齒皆有其質質者本忠歸賵求賻求金求車觀魚觀社取郜取防成亂納鼎丹楹刻桷乞師取穀告月朝廟此數者皆無所用文無所用文以著其忠文者本恕六羽言初易邴言假築館云外救紀稱欠公莞不地逆祀稱驕去篇之邮仲遂至樫之覓歸父如晉而不葬晉侯伐秦而先言王國大雩之遂季氏從祀之沒陽虎凡此數者皆不徒用質不徒用質以致其恕故忠恕文質此四者春秋所以著尊親之道垂賢齒之教也用文之極至於天王狩于河陽用質之極至於天王殺其弟年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用恕之極至於蔡衛陳人從王伐鄭故春秋者三統之所合建也禹湯文武之所受其統準也隱桓之際王終霸始天下之大變也隱桓三十年一百九十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見端盡矣因而推之二百四十年千七百事其以剛紀屬比先後同貫也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解詁曰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謹案雩言大者非常雩也詩所謂上下奠瘞靡神不擧然則何以不言旱据僖二十一年宣七年並言大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大雩必爲旱旱時容有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主譏不雩矣

解詁曰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暘說曰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盛故其罰常暘也

螽

何以書記災也螽蝗屬解詁曰螽者煩擾之所生趙汸曰凡螽螟月唯秋初不月据經無書七月螽者凡秋螽不月皆七月也螽始出則爲災災不止此一月故不月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左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繁露以爲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爲所寓是也時州喪國去位已爲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

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獨州公叅爵者君子有言爲國以禮鄧侯穀伯能脩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昔魯昭公喪國如晉次于乾侯使請逆于晉子家駒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不聽晉人怨之卒弗納公若州公者失守社稷越在異邦而猶不以禮下於人其亾國也不亦宜乎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解詁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謹案上傳云過我此云化我者前自其國如曹塗出於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不去將依於我而猶不能修禮來朝故責其化也來例時此慢之猶錄月者與狩郎同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解詁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謹案閱義如伐閱之閱簡義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亾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磿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音義）文選東都賦魏都賦及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並引此傳作簡車馬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罕者不常舉也魯忽略武備故重錄之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佗桓公之弟也殺桓公太子免而自立佗取蔡女數如蔡淫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處曰共令蔡人誘佗以好女與蔡人共殺之而立躍陳世家有其事

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絕者諸侯有罪當絕其世也佗本弒立絕之不成爲君故還令與當國者同號曷爲絕之解詁曰据戕鄫子不絕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解詁曰惡乎猶於何也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不日不書葬者從賤文謹案傳不舉弒爲重者其爲蔡人所討則以淫故故就本事明蔡得殺佗之義也穀梁傳曰其不地于蔡也（音義）淫于之于板本作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解詁曰据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生喜有正也解詁曰喜國有正嗣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襄母定弋昭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歸皆妾子赤雖嫡而母賤宣母頃熊本嫡又爲僖公所廢故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公本惡非正故不志令實正者安知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獨成公未見妾母或可謂宣夫人繆姜之子而繆姜有淫行與文姜適同何又不以疑志爲此說者鄙哉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解詁曰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以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篡楚曰桓公以太子之禮舉之史必書世子孔子脩春秋去其世字耳桓公弒兄竊國王法所討絕故於同生不書世言不得繼世享國也齊襄旣卒而料書子焉則知其與也魯桓存而同書子焉則知其譏也故曰美惡不嫌同辭謹案春秋之法誅君之子不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奪其世所以起賤桓蓋微文也故傳亦推測經意不質言之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解詁曰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何言乎以火攻解詁曰據戰伐不道所用兵疾始以火攻也解詁曰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解詁曰據邾鄑繫紀國之也解詁曰欲使如國故無所繫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諸言君存焉爾者皆謂其國都也都不繫國者宮廟朝市所處故重錄之異於常邑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皆何以名解詁曰據滕薛不名也失地之君也曲禮曰諸侯失地名楚滅

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於我故名錄之穀鄧盛部皆失地之君曷為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其稱侯朝何據寔來也不連伯何之者卑一間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解詁曰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爵亾土來朝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于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徐彥曰知如此者正以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祠之言嗣也春物始生思嗣親也礿之言汋也取新菜可汋嘗者嘗新穀也烝升也冬物畢升其禮尤盛此別四時祭名文武之制也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傳於四時祭祀特發常事不書例者每歲舉之不可勝書第書其失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雖有常禮而無常年故隨事悉書穀梁云親迎恆事不志似變常事不書之言而失其本旨遂誤宋元學者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事事鑿求其說隱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不書則何氏已繆解此傳矣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屢也何邵公云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斯似事之不然烝祭法用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卜祭先近日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承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五月復烝乃所謂亟耳主譏者在下不言春烝則夏烝之亟不見故傳釋經書兩烝就爲譏亟非再譏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解詁曰黷褻也息懈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於幽祭于堂求之於明祭于

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解詁曰四者四時祭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謹案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蓋此意也言士者舉下以緬上其實士歲不過再祭於四者科用其二而已

天王使家父來聘家且字父者配字之號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音義】已上諸亟字並音去冀反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皆恒寒之罰也解詁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音義〕泝言流字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据宰周公稱使婚禮不稱主人解詁曰時王者有母也遂者何生事也生事者因事起事其意相條事則更端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與此傳相兼其訓乃備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据譏公不得爲攺成使乎我也待我而後使事成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用由也使魯爲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范武子曰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謹案禮女未嫁而胥死女當攺適唯王者紀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遇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解詁曰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解詁曰明子尊不加於父母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王者天下所歸往故以衆大之辭言也解詁曰書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解詁曰据臣子一例當言聘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解詁曰在齊者世子光也謹案春秋爲其驕蹇處乎諸侯之上抑言同亂齊是也傳設爲微辭者言二世子皆不免譏耳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視藥膳而忍去左右偃然代行朝禮失君在不稱貳之義故責之以教後世之爲人子者〔音義〕曹與上北監本有在字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曹與鄭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日葬月著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子已就其卒去日故於此不奪臣子辭因見本有父命攝朝不專譏射姑與抑盈責光兩見者文異義同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會者何期辭也以弗遇則未成爲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本期會于桃邱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也未會而言會者致本意也猶云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皆爲成事之文於上見不成事之實於下其言弗遇何据遇者不期也上爲期辭則不當言弗遇公不見要也會期辭也遇要辭也期而後期衛侯之過也要之而不見要則公之恥也蓋公已至桃邱猶疑衛侯道滯未來復前逆之終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解詁曰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范武子曰桓弒逆之人出則有危故

會皆月之衛侯不來無危故時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郎者何吾近邑也魯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率師伐我左傳云師及齊師戰于郊而樵弓以爲戰于郎明郎地在郊也若然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冠近郊城不可言戰故舉伐而已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解詁曰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之戰不舉地也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近幾也國舊讀言圍師迫都城幾乎圍故戰去及文言來以起之也解詁曰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此偏戰也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解詁曰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何以不言師敗績據外偏戰言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宋儒或以爲卽戰郎之諸侯也據經傳不見三國當貶意未敢臆推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鄭莊衛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伐之而已與朔爲王命所廢者異故惠公不書葬莊公書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者何鄭相也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者荀卿子曰天子三公諸侯一相晉義聞成石經云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解詁曰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鄙留何氏本作野留今從鄭司農讀留爲東都畿內地名詩云彼留之子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于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計寄孥與賄于郭叔鄶仲之國鄶仲怠侈貪冒取同姓女叔妘爲夫人武公因緣寄孥故得通焉國語言鄶之亡由叔妘者是也犬戎之亂鄭失其地及平王東遷武公爲卿士蓋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郭鄶并取鄢蔽補丹依㖈歷莘八邑乃建國焉謂之新鄭而鄙留言以留爲下都也都所居曰都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解詁曰宋人宋莊公也宋不稱公者脅鄭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忽昭公也鄭莊夫人鄧曼之子突昭公庶弟母雍姞宋大夫雍氏女祭仲

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解詁曰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弑君而立非能爲突將以爲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祭仲存則不使宋得殺忽入鄭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遂遠也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宋之際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是不可得則病解詁曰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罪然後有鄭國己雖病逐君之罪然終得保有鄭國猶愈於亡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古人所謂可與權者若祭仲之事近似之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觀其始爲之若反於常道鄭忽出奔衛是也其後乃有善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解詁曰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行

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解詁曰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也）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解詁曰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鄭非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己譏案權之所設良以事有岐趨道或兩全利害貴於害處輕重貴其稱量是故身與義權則義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之人謀其君不私其身况私其名乎昔周公負扆踐阼蹈偪上之嫌殺管叔蔡蔡叔近誠親之過卒使沖人成德王室氐定詩人美之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孫之言巽也易所謂巽以行權傳所謂自貶損以行權其義一也然而嫂不溺則不援君不危社稷則不變置是以反覆中明行權之貶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亡則爲權施於生己存己則爲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權之名濟其變詐者俗儒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行權雖若反經然要其後必有善存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春秋之於祭仲取其詭辭從宋以生忽而存鄭爲近於知權耳仲後逡巡畏難不終其志經於忽之弑子亹子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醇順其文成仲之權使可爲後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齊襄公未必非利紀也而假以立復讎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義之書也苟明其義其事可略也俗儒責仲當守死不聽仲既被執終無能爲仲死而突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誅何所取之外大夫例恒書名獨祭仲書字灼然見賢必不信傳將不信經乎仲咋得於本非不名季友沒仍稱字又可以明仲一時之權固未若季子之盡著矣伯莒之戰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簡之中隨宜褒貶仲時所行暫得合權校其後事仍自無取正猶不保其往不與其退苟達於此了無閡義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據當國當言鄭突）挈乎祭仲也（蒙上鄭祭仲文不復繫鄭以見突爲仲所挈引得歸也盟子經說曰挈有力也引無力也）其言歸何（據篡當言入）順祭仲也（解詁曰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譏案不言自宋歸者上執有力明）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據既葬稱子）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本所以公侯在喪稱子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示自貶損從小國辭也鄭伯爵乃與子男爲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命滕莒子邾婁等亦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伯子男未踰年之達號所以知與陳佗莒展殊者陳桓公之卒莒子密州之弑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外大夫執例歸例皆時忽出奔無罪例亦當時書九月者爲下盟會月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解詁曰輒發傳者無氏嫌貶譏案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爲下公親爲穀邱之盟責不信在公不在柔也蔡叔蓋蔡宣公之母弟）

公會宋公于夫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音義音驅佗）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躍陳厲公也蓋以誅佗立躍本與殺州吁立晉同義緣從託始省文躍篡未明故不書葬以晉侯黑臀例之可見也凡外卒葬皆由春秋錄之其或不卒不葬亦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史也非聖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諡于王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辭也王迹熄矣春秋乃以

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

公會宋公于郯左氏經曰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穀梁傳曰再稱日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先卒後盟盟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丙戌爲盟日必欲決丙戌爲盟日者著明恒盟皆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爲卒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邾婁子貜且卒不再日者接菑有弗克納文則貜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莊十年傳文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

與鄭人戰也解詁曰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郚城與郎同義謹案此經說例戰伐兩舉特恐學者疑惑爲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爲與所與伐者戰亦可謂不善讀春秋矣左傳曰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與此傳合此偏戰也据丁未日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徐彥曰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曷爲後日解詁曰据鞌之戰先書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解詁曰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解詁曰据公敗宋師于菅從外也解詁曰從外諸侯相與戰例曷爲從外解詁曰据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恃外故從外也解詁曰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董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謂是戰也龍門魯之郭門故言近乎圍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順從外文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解詁曰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積功也謹案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積取其積也戰功曰多以數獲積多爲上穀梁傳曰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

三月葬衛宣公宣公未葬上稱衛侯者踰年稱爵禮也背殯用師不貶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前月親敗衛師未相通好遠會其君之葬情事所無則謂以會葬書葬者不可通矣

夏大水前納賂器于周公之廟又黷烝不敬當有簡宗廟之罰爲以夏正季冬起兵動衆復逆天時禮司馬主夏月令曰季冬行夏令則水潦敗國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餼

無冰

何以書記異也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是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其不日水不爲冰而日無冰何也春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滕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以無言之自人事目之之辭也趙

訪曰凡常無曰有常有曰無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本嘗言夏五月幹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簡札爛滅不知盟日春秋方令桓盟皆日以重著其無信故進不可就日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卽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解詁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謹案藏數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

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也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解詁曰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言猶不廢嘗乎亦可以示有變矣穀梁傳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蓋聞君子之祭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隸人掃除雍人濯概職人省閑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壬申四日耳宜亦既肅既戒尚猶弗謹於火致粢盛不潔然則所當譏者豈唯未易災之餘云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衞人蔡人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解詁曰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解詁曰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謹案諸侯當以時貢於天子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桓公不率臣職而傳釋經意主譏天子者魯不貢其罪易見世俗之儒皆能言之下雖不貢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

待王者其意微而難知也求例時月者與狩郎同義

三月乙未天王崩解詁曰桓王也謹案是後周歷莊僖二王經並未記崩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告命至於莊王王風遂終陵夷始極則雖告終嗣德虛文有不備者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卽崩春秋特削其文而自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絕于簡策雖以子頹之變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伯功成三臣天子惠王之喪翕然復尊然後知撥亂序積實不得已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當時而日者僖公寵其弟年之子公孫無知衣服禮秩如適卒成篡弒幾致奪正故危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解詁曰據衞侯出奔楚不名奪正也絕之與衞侯朔同義凡諸侯出

奔有罪者月無罪者時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其稱世子何 解詁曰据上出奔不稱世子 復正也 欲言鄭伯則出奔時尚未成君順上言鄭忽則既非在喪反嫌當國故繫世子以見其正也 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 已下並道通例忽正而又言出惡者微弱不能自存亦有責也毛詩序曰籜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晉欒盈復入于晉是也復歸例月復入例時 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入者內弗受也故言惡歸者與使有其國家也故言無惡歸例時入例亦時唯諸侯出奔而還入者月重錄之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曰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何以言之前隱十一年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使其弟叔居許東偏今叔閒鄭之亂遂入于許非有先君之命天子之封而易其兄之世有其兄之土君子以叔所由殆與叔衛異矣經例母弟稱弟先君之母弟稱叔季所以然者明人君雖尊不名諸父許叔以莊公之弟故稱字非美之也若紀季時君之弟當言紀侯之弟某而不名乃為賢耳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許叔入于許言入則惡已見故字不嫌美紀季以酅入于齊稱字則美已見故入不嫌惡事相反而義相成者云

公會齊侯于鄗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解詁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為衆衆足責故夷狄之謹案此與董生說異繁露曰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若然襄元年簡王崩於時邾婁來朝然則交聘不復狄者亦此重從同之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 据鄭伯突卒知突終入于鄭而經不見故難之 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 末無也後突自櫟入于鄭時仲已死故無所用言也解詁曰亡死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 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 忽實為高渠彌所弒弟子不知疑其出奔故有此難 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祭仲亡則亡矣 仲之存亡為忽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亦就苔忽實死亡非出奔意者義則存下板本亦有矣字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時納厲公不克從不得意致伐例在莊六年桓之會不致獨致伐者前此公未親伐國邑比得志益驕乃與諸侯助突奪正舉動不義再用師旅比會尤危故出入皆月不如常致例也常致例時唯公出涉三時者乃危而月之穀梁傳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 解詁曰据衛侯出奔楚不名 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 解詁曰朔十二月朔政事也〈音義〉見音現 而不能使衛小衆 言天子小有徵發於衛而朔不

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爲朔所構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共逐朔而立黔牟豈洩職之徒訴朔于周而以不能使衆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廣森以爲黔讀若芩芩牟急言之曰留

越在岱陰齊解詁曰越猶走也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

屬負茲舍不即罪爾解詁曰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謹案爾雅蓐謂之茲郭景純引此傳證之茲席也人病臥則背著牀席若負之然史記曰衛康叔封布茲荀子有龍茲楊倞注以爲即今之龍鬚席茲編艸爲之其字从艸與茲異而木疏云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近强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義作負子子與茲不與負皆聲之轉魯世家述金縢曰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于天而有疾也告神謙從諸侯辭耳舍釋也古訓通爲赦漢書朱博傳曰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復稱字者尋昧之盟終隱之志與致唐同意又明君子與人之善當始終之也于昧不日于趡日者下與宋衛共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舊有解所不敢信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師說以爲上丙午二月晦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辭無所美殺而不繫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者封人弟獻舞也故從先君之母弟例稱季封人無子季次當及無惡故言歸也自陳者陳有力焉爾

癸巳葬蔡桓侯葬不稱公者桓公生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外內亂有滅道故不與臣子辭也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謚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乙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謚配爵者据史記蔡之諸君始終謚侯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後此申亦稱文侯固亦稱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悉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我無加損焉而義固已貶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顯現諸侯不可以屢黜也故褒之進爵者自隱而後無聞焉貶之降號者自蔡杞而外無見焉猶託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杞杞王者之後最先封姬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文王之子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見法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趙子常以爲言朔不言日者穀梁夜食之例當移施於此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桓公之會皆危月之卒以會齊殞其身春秋所危於此驗矣可以見月日之例非徒施也將使後之覽者知篡弒得位則動作皆危有萌篡弒之心者必且懼而自沮此即垂教之大者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解詁曰据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謹案二家經並作公與夫人遍檢前後經例但有暨及更無與文知此直言公夫人者是也不言及不言暨兩之之辭

夫人外也解詁曰若言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解詁曰內爲公諱辭其實夫人外公也解詁曰時夫人淫于齊侯而譖公故云爾言遂者起夫人本與公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謹案于濼不舉夫人者夫人同行而不同會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解詁曰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爲大國所殺於國尤危國重故不服隱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解詁曰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讐在外則何以書葬

君子辭也解詁曰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讐而不復乃責之桓者謚也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于君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蓋以爲祖祭乃謚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謹案親弒君者彭生也時魯人請於齊而誅彭生臣子之心亦少紓矣故以恕辭葬之雖然不可以言復讐也責復讐在莊之篇

公羊春秋通義卷二終經傳凡三千三十二字

春秋公羊經傳莊公第三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即位之禮特春秋不言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弒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意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爲魯之史非君子之經也令皆据事直書而已將不書葬者亦可謂尸柩實未塟乎子有故君子爲之隱而子不自隱非子也後有作者觀乎春秋不幸遭人倫之變側席思憂終身不忍即正可與言孝矣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解詁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猶孫也者猶遜讓之遜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母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据魯史可見夫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弒懼爲國討留齊未反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返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會書饗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公孫則正月書其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接練時錄母之變以念母也自卒哭而祔比至于練間無他祭莊公即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內諱奔謂之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上文兼說之也公孫日夫人孫月尊卑之差也解詁曰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据夫人姜氏孫于邾婁貶貶去姓者惡其驕姓

曷為貶與弑公也等與弑公貶異處者分別實孫否也本所以貶夫人者著其罪又以惡臣子也夫人姜氏孫于邾是內絕之之辭絕之則無惡也於其喪歸乃復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之辭也自後送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解詁曰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音義疏云與下句絕讀於其乘焉解詁曰於其將上車時搚幹而殺之解詁曰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陸德明曰幹脇也音義搚音拉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解詁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為不孝距蒯聵不為不順脅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為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范武子曰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謹案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者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鄄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並是內大夫之辭且逆則据來之日書時尚未有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送則据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送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何以不稱使解詁曰言使之天子召而使之也于京師親親之義則我不可受文可得名而使我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為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父之於子孝子之心不敢不暨也王命勿暨則亦不敢暨也孝子之心盡其得自盡者而已是以主王姬無濮於其私

焉乃譏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解詁曰不自為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為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為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唱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讐不交婚姻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申言築于外非禮者假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

夫有所受之也今特築之而外之是疏王姬且嫌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可曰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不可穀梁傳曰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解詁曰不以將嫁于讐國除譏者魯本自得以讐為解無為受命而外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故曰非禮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解詁曰据諸侯宮非一於路寢則不可君之治朝非所以處女子小寢則嫌為遠別也羣公子之舍解詁曰謂女公子也則以卑矣以即巳宇巳卑太卑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解詁曰築例時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者何賜也解詁曰上與下之辭命者何加我服也錫命之禮諸公

奉籤服加命書于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經舉命傳舉服也上公九命其餘大國七命小國五命王子母弟有大功德者雖諸侯加命加上公其服以九為節錫命例月重錄之加於聘也趙汸曰錫成公命書月著例也凡衆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

其言桓公何据已殁追命也解詁曰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謹案周公制禮謚以易名然而有幽靈厲戾者諸侯受謚于天子天子稱天以謚之自尊臨卑雖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意施之春秋以春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日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桓公推刃于同父成風以妾母僭于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之義或幾乎熄矣文王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魯廢文王之法度而天子方崇奬之非所以欽承王業奉若天道也雖然魯者不可以屢譏故來聘來求車皆不去天將於失之重者壹譏而已蓋莫重乎其追錫命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由我嫁故同於內女月錄之家鉉翁曰書云釐降二女于嬀汭詩序言王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辭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解詁曰襄公將復讐于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為利舉故為諱謹案諱取言遷使若遷陽遷宿者然不嫌實遷者以稱師也遷之義在十年郱鄑郚三邑名穀梁說三言為國謬也郱地入齊其後為大夫伯氏邑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解詁曰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蓋咸邱為魯所焚邾婁君遷都于此公子慶父傳及史記並以為莊公之母弟唯杜預云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廣森謂隱公之攝本以桓幼自隱元迄同生之歲才十七年就令慶父先生亦長於莊無幾詎足勝專伐之任乎此由東遷以後亂世之事託體公侯生而暴貴廢丈人之律輿弟子之尸未可援以恆理議其長少且令慶父非貴介弟必不至援一生一及之法而自謂當立矣貶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友賢亦不稱弟者春秋許人弟者必使弟也管蔡失道而周公成其聖慶牙誅而季子成其賢緣周公季子之心豈得已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我主之也檀弓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由我嫁服姊妹之服故恩錄之也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醇同於內女文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解詁曰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謹案會不常月月者為下卒出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趙汸曰凡內臣會伐不月溺以會仇讐抗王命月廣森謂此兩惡并重錄責之甚也凡侵伐以常例時閒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爲善公會侵蔡侵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爲惡溺會伐衛公孫慈會侵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

夏四月葬宋莊公篡未明而書葬者爲繆公之後諱與喜時同義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緦禮則有之然骨肉歸復于土其道尚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移柩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詞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遠悔尚復改葬蓋不愼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奢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況改葬乎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據非先君之弟當言紀侯之弟某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董仲舒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專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辟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齊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鄑往服罪于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春秋賢其服罪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解詁曰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謹案喪服女子適人不降兄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辭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爲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郱郚部者紀之封鄑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鄑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鄑入于齊則附於齊之封內爲齊之附庸矣

冬公次于郎

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左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解詁曰次者兵舍止之名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强消亂也次例時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解詁曰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

三月紀伯姬卒伯姬隱二年紀所逆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章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于諸侯者錄卒嫁于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來求婦蓋卒于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緦況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矣所傳聞之世恩殺故紀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同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突尚居于櫟而經正稱之爲鄭伯者時子儀當國尤不正不與成爲君也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何滅也大去者不返之辭其君出奔而國爲敵有也由齊言之則爲滅由紀言之則爲大去春秋因其可諱而諱之解詁曰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襄公他事不足賢獨復讐之心有取焉故爲之諱惡以成其善俗備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爲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貪土地醇乎令德更復何諱唯賢其復讐而又病其利紀是以存其可法沒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世法耳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解詁曰亨煮而殺之譏案齊詩譜曰太公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音義古文烹亨皆止爲亨字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

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此皆命卜之詞言苟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鲂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其意同也解詁曰分半也師喪亾其半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歷胡公獻公武公厲公文公成公莊公僖公至襄公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黃道周曰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家亦可乎曰不可解詁曰家謂大夫家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解詁曰雖百世號猶稱齊侯謹案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曰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讐者亦唯父母之讐不與同生昆弟之讐不與聚國而已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解詁曰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猶古通以爲由字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號者王辭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者賓主之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拼以侯矣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解詁曰無說無悅懌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解詁曰若如也猶曰得爲如此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解詁

曰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緣恩疾者可也解詁曰疾痛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解詁曰据郜季姬也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亾矣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此復讐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解詁曰以爲者設事辭而言之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音義非將殺之絕句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等諱不沒公言齊侯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為體雖据哀錄莊猶有讐襄公之心焉讐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賢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前此者有事矣解詁曰溺會齊師伐衛是也後此者有事矣解詁曰師及齊師圍盛是也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讐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從禽為樂與讐共之乃忘親之大者於讐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解詁曰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讐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戎事不邇女器目言如齊師惡甚矣

秋倪黎來來朝

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今為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達於天子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解詁曰据納頓子于頓言納辟王也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足起四國貴其君貶稱人矣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者何微者也其名則微子突者何貴也其實則貴貴其稱人何解詁曰据王子瑕不稱人謹案穀梁傳曰稱名貴之廢疾以為稱子則非名也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擇善而從故自異初說繫諸人也本當稱王子突特繫人言之耳曷為繫諸人王人耳言子突乃王人耳使若王不深助留但遣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為天子殺恥矣趙汸曰王人救衛月凡救不月詳重略輕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解詁曰据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犯天子之命當絕賤不成為諸侯故生名之其言入何据鄭衎或言歸或言復歸篡辭也篡衛侯留也留出奔周不書者尊王命所立也月者諸侯出奔還入國例

秋公至自伐衛

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解詁曰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之時不得意致伐解詁曰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解詁曰据得意不敢勝天子也解詁曰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為危錄之

螟

冬齊人來歸衛寶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解詁曰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寶者王物之凡名謹案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纂而後賂之辭也取郜大鼎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纂之辭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

恒星者何列星也 解詁曰恒常也常以時列見 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 解詁曰反者星復其位〔音義〕板本脫則字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

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此魯史記文也徐彥曰據此傳則孔子未脩之時已謂之春秋而舊解云孔子脩之春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 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 解詁曰明其狀似雨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霣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蕭楚曰自上而落謂之霣星霣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霣後言霜星麗于天見霣則知之故指言星霣一字先後不妄有如此 何以書記異也 董仲舒曰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霣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解詁曰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正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霣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升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謹案洪範曰庶民惟星漢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霣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以爲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

秋大水 莊公忘讐不孝于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 据周正孟秋黍粱當登合其無苗自春已見 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 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君膳徹鶉鷃饑則徹鳧鴈饉則去雉兎康則損囿獸至于大侵不祭肺不貳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爲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 何以書記災也 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 解詁曰据次于陘俟屈完不書俟 託不得已也 本與齊師約共圍盛而託言陳蔡將來侵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不嫌是實俟故得如其意書之深惡魯之陰謀積慮成於滅同姓

甲午祠兵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 解詁曰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謹案祠兵師說以爲祠五兵矛戟劒楯弓矢及始造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曰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是也 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解詁曰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

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衞後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解詁曰爲久稽留之辭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久俟齊師不至又遲其祠兵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滅夏陽同義文公之篇猶見盛伯知此時但亾成都未全滅盛矣解詁曰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魯待齊而後克成故得歸惡於齊因爲內遲滅同姓之文然言二國同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卽魯所取以爲孟孫采者也左氏順經作傳乃有脩德退師之語抑失事實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三年傳文弟子援彼難此不當善而言還意病之也言非善之但閔其疲病耳曰師病矣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時春而祠兵秋而振旅君子以師爲病矣音義少儀注引春秋傳師還曰疲今傳無此文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本當言公至自圍成諱滅同姓沒公不舉公至而舉師還然滅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久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解詁曰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公曷爲與大夫盟解詁曰據與高傒盟諱不言公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解詁曰據高傒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解詁曰鄭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惡也謹案是盟約納糾也不月者明齊大夫不背盟小白自以力得先入耳凡公與大夫會盟例不致

夏公伐齊納糾

納者何入辭也使之入之辭也其言伐之何據實入不舉伐納頓子于頓之類是也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伐下納者日所爲伐事耳與入辭異不言弗克納者別於納不正者也納例時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

稱公子君前臣名也去公子者著糾之己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則且嫌爲魯公子故糾爲魯臣卽無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方納之猶當爲臣禮下經取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

齊小白入于齊

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小白不當立故書法與齊無知同其言入何徐彥曰據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篡辭也何氏之例大國篡例月小國時又納亦爲篡皆謀也子糾正小白不正而一言納一言入不當同爲篡若納不月起非實篡又不當入亦不月春秋要自論正不正豈分別大小國乎故今不取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解詁曰据郎之戰伐敗也伐誇也雖敗猶可誇不若常敗有恥當諱曷爲伐敗復讐也解詁曰復讐以死敗爲榮故錄之謹案復讐者雖不愛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爲榮乎特魯之不能讐齊力貧不敢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念讐乃可以自解云爾諸侯以國爲體先君之讐雖百世不可通然者竭其志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誠復讐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讐之善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讐之責皆所以因事託義著爲後法此復讐乎大國曷爲使微者据不出主名似內微者文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讐也曷爲不與公復讐復讐者在下也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本讐襄公而復之於桓公故言復讐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怨齊而託名復讐伐之桓又非讐子故不與公復讐也令實復讐方著錄之不當沒公沒公者起非實復讐不致者已沒公不得言公至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解詁曰据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解詁曰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因得賢己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其稱子糾何据納糾不言子貴也其貴柰何宜爲君者也解詁曰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月者從未踰年君例謹案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無嫡嗣貴莫如糾也齊世家曰襄公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荀子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揜尊諸文非是糾長故次宜爲君乃或專据薄昭說詞以爲桓兄糾弟謬矣又如所微史記參之管子大匡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明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魯納所當立耳癈疾責其數納讐子恐非經意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解詁曰洙在魯北齊所由來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魯自知殺子糾不義而以畏齊爲辭故浚洙以飾成畏齊之狀其實長勺之役我能敗之則亦何至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庇一子糾哉春秋書其辭殺子糾之迹譏內深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解詁曰觕麤也將兵至境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謹案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之名而左氏以輕師偃鐘鼓爲侵者失矣伐者深入其境侵者害淺故春秋之義侵善於伐侵伐例皆時唯內書公侵者恒舉月蓋善錄之戰不言伐解詁曰舉戰爲重犂戰是也圍不言戰解詁曰舉圍爲重楚子圍郛是也入不言圍舉入爲重入其郛是也滅不言入解詁曰舉滅爲重齊滅萊是也書其重者也包輕者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解詁曰還繞也解上不通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因而臣之者因取以爲宋附庸也所

遷之地四面還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奪國同九伐有犯令陵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近是與遷之者例月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其言次于郎何伐也解詁曰時伐魯故書次伐則其言次何

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二國伐一國戰須分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也然又不直舉伐者郎者吾近邑與四鄙異不可言伐須爲變文也我能敗之故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爲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此詐戰不日之證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荊者何州名也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蠻云爾不詳別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夏蠻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荊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國已在成公之末故始見即得以國書矣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徐彥曰言荊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謹案此七等所以進退四夷絀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蔡侯獻舞何以名解詁曰据獲晉侯不名絕曷爲絕之獲也解詁曰獲得也戰而爲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曷爲不言其獲据戰而執者當言獲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解詁曰與凡伯同義謹案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尚無

大戕義書序曰以箕子歸是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据衞侯出奔也國已滅矣無所出也解詁曰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謹案諸侯卒名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恒不名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衞是也至所見之世款章羽等乃名滅例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不舉內爲重者錄災所由生道其本也知非爲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仍以及內錄留左氏說外災据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新意也就以其傳驗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解詁曰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謹案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爲主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其言歸于酅何解詁曰据國滅來歸書酅非紀國而言歸不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解詁曰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書書歸酅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

月者恩錄之家餘翁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彊禦猶言勍敵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左傳曰乘邱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獲不書者非軍將莊公歸散散冗也舍止也反復也本爲大夫歸而復其位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

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解詁曰淑善美好也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訐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善好閔公矜此婦人解詁曰色自美大於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解詁曰爾謂側婦人爾虜焉故解詁曰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耳魯侯之美惡乎至解詁曰惡乎至猶何所至謹案董生讀此傳故字作知爾虜絕句爲知魯侯之美惡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爲句文義較長音義惡依何義音烏依繁露義如字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解詁曰脰脛也齊人語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手劍手持劍也叱之叱萬也臂撥者以臂擋而殺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解詁曰闔扇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解詁曰猶乳犬攫虎伏雞搏貍精誠之至也劉敞曰仇牧之智則未

仇牧之忠則盡矣疾其疾而忘其力憂其憂而忘其生也謹案左傳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督本弒君賊故不書是亦傳所謂累死而不得賢者也杜預妄云殺督不書宋不以告荀如是則君子之筆削安在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月者譏緩討逸賊與州吁同義左傳云宋人請萬于陳而醢之春秋不書討賊葬閔公者蓋既葬乃得殺萬以討賊晚故不錄也猶慶父奔莒踰年縊死經亦不錄慶父之誅閔公之葬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解詁曰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未爲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解詁曰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

未足以除惡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何以不日當言不月而難其日者方欲道解桓盟不日爲信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舉不日以包也易也解詁曰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曹子名沫一曰曹劌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解詁曰自傷與齊爲讎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爲齊所脅而殺之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解詁曰當猶敵也將劫之辭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

公升壇解詁曰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曹子手劍而從之解詁曰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而脅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史記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齊所侵取汶北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解詁曰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壇上本兩君會盟之所故桓公更下壇與曹子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解詁曰摽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摽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齊名南曰太史公依公羊說爲刺客列傳後人疑此事但荀子大儒其王制篇曰亘公刼于魯莊則此說之傳久矣要盟可犯而

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解詁曰臣約其君曰要強見要脅而盟爾故云可犯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解詁日諸侯猶是翕然信嚮服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爾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解詁曰據伐國不殊會後會也解詁曰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

秋七月荆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左傳曰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倪宋序上者諸侯爲宋伐倪故宋主之(音義)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字不同今改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爲宋報鄭之侵也故宋復序上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音義)左氏穀梁經皆如此唯今公羊經云公會按十九年注鄭幽之會公皆不至疏曰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然則公羊本亦無公字今文誤衍謹刪

同盟者何同欲也解詁曰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盟也杜元凱曰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

邾婁子克卒卽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褒文不葬者起賓小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解詁曰以無氏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爲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梁傳曰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之佞人也與此傳意同知非爲齊執甚佞書者齊若以其佞執之當得爲伯討今齊稱人則欲不當罪或正如左氏

所說怒鄭不朋故耳

夏齊人殲于遂

殲者何殲積也解詁曰殲者死文殲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衆殺戍者也左傳曰齊人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鴿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解詁曰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故使齊爲自積死文也稱人者衆辭也

秋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解詁曰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逆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謹案鄭瞻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輒以爲出春秋說然若龍門之戰僖之取楚女緯候未與董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意去取

冬多麋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言多者以多爲異也謹案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爲火不明國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日者食于晦也晦則不言日者是月更無餘日故舉月以包也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

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解詁曰據公追齊師至嶲弗齊侵也音義開成石經云此未有伐者無言字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追逐也蓋齊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緣是與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豫爲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春秋無大之之辭兵已加焉乃從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絶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亾者愛及獨身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自濟以西不限所至之辭故爲大也此與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謂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者同意解詁曰追倒時

秋有蜮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言有者以有爲異也徐彥日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謹案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時則有射妖劉向以爲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亾之象也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音義婦絶句于鄄絶句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

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解詁曰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謹宗媵送也送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嫡得不去重黜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白虎通義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娶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音義〕弟也白虎通引作女弟

也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為下張本文也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解詁曰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謹案古之為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誄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用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遂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可以為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解詁曰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境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境乃得專之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謹案鄄者盟地非致媵地也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鄄值齊宋約盟而結與焉猶曰鄶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鄶子用之會盟者會曹南之盟非盟于邾婁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見執也此二經文同今皆失其讀董仲舒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反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廣森謂結不書卒則未命為卿本不當氏氏公子者蓋善其遂事褒錄之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解詁曰鄙者邊垂之辭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解詁曰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瘠也解詁曰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則大已見不須更有大文故得起非火災也瘠讀若蘇林音國無捐瘠之瘠曲禮注引此傳字直為瀆呂氏春秋曰仲父之瘠矣瀆甚高誘亦以此傳大瀆說之大瘠者何痾也解詁曰痾者民疾疫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解詁曰痾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謹案疫氣自齊漸染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求我為重齊災恒不書今獨見書則及我之意自見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解詁曰春秋篡明者書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

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穀梁傳曰肆失也跌亦失意省左氏經爲眚古通用字洪範王省唯歲宋世家亦作眚災省者罪也書曰眚災肆赦此之謂也肆大省者言放失大罪也王者順三微之氣恒以建子之月赦宥罪過於易冬至卦氣爲中孚其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然則周正正月正肆省之時也何氏所云災辟子卯忌省傳義了不相涉肆大省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忌諱也諱言國有大罪人故一切肆之蓋慕刑措之名失勝殘之實自是君廢其威魯遂積弱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解詁曰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諡也夫人以姓配諡欲使終不忘本也謹案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從君之諡衛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是也非正嫡則無諡仲子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爲諡定公之妾姒氏不當體君乃反稱定姒此末世瀆亂作之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解詁曰書者殺君之子重也謹案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爲太子非適長又未誓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欵也言欵之志在乎構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欵卒不日亦爲篡未明故與此事相起

夏五月月下亦當有所繫之事而爲內大惡當諱者趙汸曰夏五月非首月蓋夫子既削其事因留其時月以備一時見魯史於此本非有闕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等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人者以其貴須及見名氏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雖貴如高傒猶不得敵諸侯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父異者侯大國之卿命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自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貶去氏其爲降一等也同曷爲就吾微者而盟据及宋人盟于宿爲內微者也及我欲之而言就者据防內地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于鄄言公及齊大夫于防沒公者無君而盟大夫猶可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据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不主言譏喪娶者親納幣失之小者也三年之內圖婚失之大者也小者猶譏大者可知解詁曰納幣即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謹案幣者六幣之通名諸侯聘女以大璋皮帛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盟于柯下師有成解故据彼雖此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解詁曰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如一也謹案傳公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齊如晉如楚悉致者自是常例耳

祭叔來聘 祭𥙷內之采也叔其君也自同於外諸侯使其私人來聘春秋不錄其使略之與荆人來聘同文蓋以爲人臣者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饋不行于竟中其聘非禮也穀梁傳言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是也鄭司農以爲祭叔無王命自來旣無王命卽非爲王聘若其自爲聘則無君親行聘之禮徐邈以爲祭叔爲祭公使聘旣失禮又不當貴其使得稱字愚謂祭叔卽祭公也爲三公則稱公不爲三公則不稱公

夏公如齊觀社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曰以是爲尸女也惠士奇曰尸女者主爲女而往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

公至自齊 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 解詁曰據上稱州 始能聘也 解詁曰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其言朝公何 據常辭言來朝 公在外也 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 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解詁曰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曹鄭皆同姓之伯然唯終生始見得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後逡月卒時葬遠於春秋者蓋貶之也春秋雖亾國數十卒以弱小不能自存唯曹列於成國而當春秋之中先見覆滅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曹其是矣莊有不子之惡其嗣僖公不用忠臣之諫死于戎寇昭公繼之好奢而任小人蜉蝣之刺始作共公繼之數侵取地乘軒者三百人其後負芻又最著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葬言乎曹之君世濟其無道以至於亾也所以深惡曹而爲有國者戒也俗儒輒以爲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之史豈僅見魯史且魯史亦何獨於曹而獨世世闕其卒日哉終生遠而日存今露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 貳義如傳報貳之貳言我事齊有貳心後齊人降鄣師夫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專盟爲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

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我貳則不信在我弗在彼也故日之於桓無損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 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禮也此傳不直言丹楹刻桷非禮必全舉經句者本不當丹刻旣丹刻尤不當加侈爾廟推經譏含兩義故特連桓宮言也解詁曰月者功重於丹楹謹案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 白虎通義云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

第12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 版

今傳無此文似亦嚴顏二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桓宣皆娶于姜桓母子氏宣母熊氏文公娶乎大夫則非僖夫人之黨得譏母黨者莊成二公而已未知傳文本在何篇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僑如逆女不月容卽以娶母黨失正故略之與律禁姑之子舅之子相爲昏姻意春秋之義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其言入何 据當言公及夫人姜氏至自齊 難也其言曰何 解詁曰据夫人姜氏至不日 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解詁曰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卽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謹案僂俯也不僂者蓋不伏順於公之謂

〈顨軒孔氏所著書〉三之上　〈十三〉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 解詁曰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謹案宗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爲同宗之婦非也左傳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明非大夫亦覿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云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爲二等下傳止舉婦贄更不言大夫曷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異古人訓詁最精如喪服爲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庸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卽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大夫宗婦爲一矣 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 見禮也用幣非禮也不言用幣覿言覿用幣者舉常事於上著失禮於下 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解詁曰腶脩者脯也腶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見姑以腶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正執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敘情配志也謹案內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鍛曰腶脩云乎者不質言之或棗栗也可或腶脩也可科取其一非必兼用

大水 丹刻楹桷以悅讐女遂乃頻歲災水僻宗廟之罰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讐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 春秋

〈顨軒孔氏所著書〉三之上　〈十三〉

之義小國無大夫大夫者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于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于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非接內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顧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莒賓小國曹貶從小國本當與鄭同故手會仍得繫氏蓋與卒葬同意 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 解詁曰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 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解詁曰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

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戇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謹案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此羈爲賢大夫之證或曰卽僖負羈也杜預但驗經文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相似遂以羈爲曹世子赤爲曹僖公僖公實名夷不名赤鄭忽曹羈雖同號實貴賤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生卒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

赤歸于曹郭公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郭公名赤失地而寓于曹者也寓公稱公與州公同義不言奔者非國滅出亡亦非見迫逐不有其國棄之而去此與紀侯大去並奔之說例據其國言之則日大去據所之國言之則日歸也但郭公不當例在下疑傳春秋者赤上字舊漫缺經師相承以爲郭公謙愼不敢補入正文故著之

於下耳郭有道碑曰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若然郭卽虢也公羊處郭之郭左氏穀梁皆爲虢而此經三家同作郭公又所未曉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解詁曰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謹案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叔不稱且字知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爾然傳無明文穀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單伯例之近是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不葬者本當絕故奪臣子辭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解詁曰求責求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謹案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以朱絲營社

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解詁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月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謹案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營者禁其樹也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後鄭司農曰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解詁曰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謹案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禳焉然非禮也董仲舒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自下犯上以賤傷貴皆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忌其難義之至也

冬公子友如陳解詁曰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謹案內大夫如例時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音義石經監本並脫春字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衆也殺其大夫者驛誅偏戰之辭晉殺三郤猶名此以衆不名者小國大夫本未得以名氏見今又衆故略不足列數之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解詁曰曹諸大夫與君俱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謹案曹君僖公也嗣子昭公也君殺大夫稱國傳例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專殺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疾錄之外殺大夫例時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解詁曰據胡子髡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解詁曰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謹案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戎狄得滅中國而傳別言爲曹羈桓公諱者春

秋聖者之作一言時管數旨若此之類亦爲存中國亦爲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蘊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所易曉申其隱義羈者君子所賢也羈所爲恥君子亦恥之羈所諱君子亦諱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桓之會不致其伐猶致致伐楚伐鄭是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者自從公會大夫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解詁曰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謹案伯姬卽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者敵辭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此例良以失禮略不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沒稱字惠士奇曰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解詁曰據益師等皆不書葬通乎季子之私行也直言如陳則嫌爲國使故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以通之也〔音義〕板本作通乎季子因下文而誤衍從開成石經刪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解詁曰欲起其辟內難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解詁曰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脅者交挾制之使公不得專行季子起

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之將坐視其亂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徐彥曰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廣森謂傳著請至于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爲國行外大夫葬理無君使往會足通私行矣解詁曰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解詁曰據有來歸直來曰來左傳云歸寧曰來此傳不言歸寧者伯姬桓公之女桓公文姜俱已沒不當歸寧知主譏直來書也直來有事無事例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

寧於兄弟也何郤公謂諸侯夫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與脩義違

大歸曰來歸解詁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娶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大夫位隆任重不敢外交無與異國爲姻媾之理喪服齊衰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爲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爲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爲出境將於政事有所損曠故也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不書歸皆略其文爲內女行于大夫之通例所以下其適國君者

杞伯來朝杞夏后氏之後周初封公未知何時降爵爲伯春秋因而不褒又不爲錄災異與宋比者亦將託新義爲後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釋甲寅爲戰日也必舉伐于日下戰上者明師至之日即戰也春秋伐者爲客解詁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爲主解詁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謹案長言者若今去聲短言者若今入聲也周官音義劉昌宗讀伐爲扶廢反是伐人之伐古皆去聲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短言之與桀爲韻六韜曰日中必彗執斧必伐長言之與彗爲韻高誘注呂氏愼行論云闔讀近鴆緩氣言之彼亦謂鴆去聲也氣緩則言長傳舉春秋者道經通例雖戰不言伐但舉戰孰序下創首兵者可知故使衛主之也解詁曰戰序上言及者爲主曷爲使衛主之解詁曰据宋襄公伐齊宋主齊衛未有罪爾繁露曰齊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解詁曰据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也未得乎師也方至遽戰則尚未深造衛地蓋遏鄙之人聚而拒敵非國起軍衆故不得成爲師也不地者至日便戰與結日地期者異是以不與偏戰常辭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春秋首褒邾婁故逆得常卒于所傳聞之世示與滕薛尤加異焉克猶未日至此乃日者錄之以漸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解詁曰書者善中國能相救

冬築微

大無麥禾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解詁曰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謹案大無麥禾內淫亂之罰也王藻曰年不順成土功不興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者何請糴也解詁曰買穀曰糴何以不稱使据內辭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賢爲國使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飢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蓋以爲春秋之文非徒見刺譏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譏知未荒而備之有道觀於築微之譏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記災又思所以飭己勤民內無色荒外卑宮室崇節儉應是而水旱不侵天道若於上農時不違人事盡於下豈有饑饉薦臻之患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解詁曰延廄馬廄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謹案三者例皆時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据新宮災後脩不書譏何譏爾凶年不脩穀梁傳曰古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惠士奇曰蜮潛于水蜚處于澤蜚生于燕暑後世多有之曷爲多麋有蜮有蜚亦書于策哉周禮與春秋皆先王經世大典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而其所以盡物性之官教擾而阜蕃毆攻而禬禳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爲災故堯舜命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命益爲朕虞所以盡物性君子讀春秋見書冬多麋則知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蝝八月螽則知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蜮則知蟈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鸜鵒來巢則知硩蔟氏庭氏之官廢矣蓋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職于周禮其變著于春秋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解詁曰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謹案叔姬本媵得錄卒與夫人同者伯姬卒其娣宜攝女君者也故白虎通義曰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

城諸及防何氏云言及別君臣之義此推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言之彼特爲以邑奔者或据其私邑或更竊公邑故謂邾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見罪輕重耳不可通之於城凡城兩邑悉有及文豈必一君邑一臣邑乎賈逵曰言及先後之辭廣森取焉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穀梁傳曰欲救鄣而不能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解詁曰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解詁曰襄公服紀已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謹案紀之亡二十餘年矣而鄣猶孤存蓋其守邑大夫抗節未降若安陵不入于秦莒即墨不下于燕者也桓公必將脅之以威屈其志而窮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日鄣降于齊而日齊人降鄣閔鄣而甚桓見乎辭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貶也雖不言取而斥齊人是時未有存亡繼絕之功與之未醇故諱不若滅項之深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亾矣徒葬乎叔爾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亾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解詁曰是後魯比弑二君狄滅邢衛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魯濟濟水之上杜元凱以爲濟水歷齊魯界在魯者爲魯濟是也所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据下言齊侯來獻戎捷貶曷爲貶解詁曰据齊侯伐北戎不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解詁曰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胡康侯曰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辟地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議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解詁曰据得捷也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言以桓公臨戎直驅除之而已故不言戰不使戎得敵中國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解詁曰無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者爲瀆下也禮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譙案十年宋師次于郎左傳言自雩門出敗之明郎在南門之外其地有遠泉臺下臨水泉臺所由名也鄭司農說手洗爲漱足爲浣

夏四月薛伯卒卽隱之篇來朝所稱薛侯者伯其本爵也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而卒之則加錄已明故不復褒也克卒名而不日宿男日而不名於滕薛不日又不名者來親隱恩殺

築臺于薛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解詁曰禮諸侯之觀不過郊譙案五經異義曰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解詁曰以威恐怖魯也

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解詁曰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陣者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戰所獲物曰捷謹案實威我而言來獻戎捷尊內文也捷獻捷時此月者異其例起非實獻捷

秋築臺于秦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解詁曰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

冬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宋序上者遇禮近者爲主遠者爲賓故使宋主之也穀梁傳曰梁邱在曹邾之閒去齊八百里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据公弟叔肹卒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据殺買偃皆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遏惡者未作而弭之之謂不以爲國獄者季子之心不欲彰其事使國存爲罪案也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名季子解詁曰名之于陳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解詁曰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曰寡人卽

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解詁曰致與也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解詁曰庸猶傭傭無節目之辭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解詁曰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謹案世家自魯公以下考公生煬公及幽公生魏公及厲公生獻公及眞公生武公及故事則然而季子必不欲立慶父者爲其淫亂爾慶父也存徐彥曰莊公辭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解詁曰再言夫何敢者反覆思惟且欲以安病人也俄而牙弑械成解詁曰有攻守之器曰械謹案此弑械蓋卽謀弑子般者牙弑不成慶父成之季子和藥而飮之解詁曰藥者酖毒也謹案酖者以鴆羽畫酒鴆鳥大如鵰紫長尺餘啗食蛇虺故甚毒雄名運日雌名陰諧曰公子斥呼公子外之之辭從吾言而飮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解詁曰時世大夫誅不宜揚子當繼體如故不從吾言而不飮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飮之巫傑氏至乎王堤而死巫傑氏魯巫官名傑者之家也左傳曰鍼巫鍼蓋傑之氏王堤地名【音義】舊本爲無傑氏釋文云無本又作巫今定从巫公子牙今將爾解詁曰今將欲弑辭曷爲與親弑者同解詁曰辭傳序經辭親躬親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解詁曰親謂父母然則善之與口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解詁曰以臣事君之義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音義】辟音避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

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季子大義滅親之正也春秋既善之矣而又深順其諱文明乎季子隱之緩之不得已而後出於殺者後若倫冈之徒苟顧骨肉以自利者乃不得假季子爲口實也其過惡也破斧之志乎其親親也常棣之志乎於牙不暴其罪於慶父不探其情有愛兄之心如季子焉雖殺兄可也不然是亂而已矣曰鄭伯克段于鄢則其忍於殺弟見曰公子牙卒曰公子慶父如齊則季子不忍殺其兄見故春秋之立言也董子所謂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者也所傳聞世內大夫卒不日已去弟起其刺故從刺例日也凡內刺大夫有罪者日無罪不日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曰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解詁曰在寢地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解詁曰據子赤不言子赤卒君存稱世子解詁曰明當世父位爲君君薨稱子某解詁曰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謹案顧命逆子釗惟未殯前稱之周禮之文也經於子般子野既殯未葬猶稱名尚哀也春秋之質也既葬稱子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解詁曰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解詁曰不可曠年無君子般卒何以不書葬問本不書葬耶爲賊未討耶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明無子本不書葬從討慶父猶不書葬就爲子野卒發通例也不葬從恩錄無子者恩殺且葬當舉謚不廟則無謚不可得書也有子者當爲之作謚列於五廟義已嗣統與子不得立立孫者殊也許叔重五經異義云禮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皆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鄭司農駁曰未踰年君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于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于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解詁曰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弒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

公子慶父如齊穀梁傳曰此奔也推其事慶父弒般不欲自立國人不與懼而走之齊但假國事以行故舊史言如耳春秋因而不變者其季子之心而爲之諱也後出奔莒不復諱者正其罪也子般之弒歸獄於鄧扈樂季子親親不探其情及其再弒閔公罪益大乃拒奚斯之請而誅焉季子之治慶父先以仁後以義春秋所賢也故季子諱之亦諱之季子罪之亦罪之

狄伐邢

春秋公羊經傳閔公第四

謹案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傳十一卷何邵公曰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閔成石經題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閔公第四附莊公卷今仍之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解詁曰復發傳者嫌繼未踰年君義異故也明當隱之如一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本將爾〔音義〕本舊作今據釋文出本將音則陸氏本作本上傳云今將爾此傳云本將爾義各有施作本字者長今從陸氏下同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將而縱之是與成其弒也既已弒矣不及得救季子以愛兄之道受逸賊之過其幾於仁乎解詁曰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解詁曰穀鄧扈樂不書者微也徐彥曰即左氏傳云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謹案養馬者曰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扈即圉也犖樂聲同季子至而不變也至者自陳至也即下季子來歸是也解詁曰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眞僞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解詁曰据如陳名賢也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莊公之篤友未稱弟今以遏惡功大特從先君母弟之貴稱稱之顯其賢也後不恒書季者其卒師盟聘並以君命君前則名以是內臣與王季子來聘得從內錄尊敬辭者異故但於來歸及卒此二事不繫君者字之而已其言來歸何解詁曰据名歸不書隱如言至喜之也解詁曰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變至加錄云爾謹案子般之弒季子奔陳於是名而復之故言來歸何邵公必不信左氏乃以上傳季子至為從家至朝此經來歸為自洛姑歸支離之說今悉無取然則奔陳不書何也劉敞曰出奔書者治之也不書者子之也莊公死子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季子生則可以易死故不可以死而可以生季子存則可以易亾故不可以存而可以亾其生也賢於死其亾也賢於存是以雖出奔弗子之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慶父既以罪去則當逆諸齊絕其公族使常為齊人不當令復來故變文不言自齊來而繫齊于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秋微意因訛為齊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者我無君也此特我有君令實仲孫湫必無不言齊侯使者也故知左氏誣爾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尊者諱諱所屈也內不言敗盟大夫不稱公之類是也為親者諱諱所痛也弒而曰薨奔而曰孫之類是也為賢者諱諱所過也諱與譏之為用一也其事在譏之限其人在尊親賢者之科然後從而諱之三者道通例耳此則主為賢者諱也慶父懼而討久稽于齊閔季子至而不變乃肆志復入季子不探其情似也聽其來抑過矣書曰齊仲孫來為前之弒惡其來為後之弒痛其來為季子之受惡人諱其來是以外之甚也變言仲孫者斥慶父則非諱意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言後之讀春秋者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後經未見齊有仲孫者其必知為吾仲孫與明繫之齊不嫌也解詁曰主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是弒君出奔謹案何氏之意得與上相起者實如者出歸不兩書今言來明從出奔復入兩書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沒實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不為恒諱者遷愈於滅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其言吉何解詁曰据禘于大廟不言吉言吉者未可以吉也如傳意言吉者特春秋加之以為譏而先儒云三年喪畢合有審諦昭穆之祭謂之吉禘未是也藉實審諦昭穆當就太廟合羣主何得于莊公乎禘者殷人夏祭之名左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成王康周公特於夏祭假以天子盛禮樂嫌純同王者故不謂之禴而謂之禘以避其名猶用殷牲白牡之意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一犆一祫者非必一年犆一年祫一猶或也若穀梁傳云一有一亾爾雅云泉一見一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為或言春礿必犆祀一主嘗烝必祫祭五廟禘則犆祫無常僖八年禘于太廟是祫禘也禘于莊公乃犆禘也均四時之常祀也此未可以舉常祀而舉之故加吉爾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据已涉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解詁曰時莊公薨至是適

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朞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朞而小祥曰爲此常事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其言于莊公何據當言莊宮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解詁曰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可以見即吉之遽矣文公因之欲久喪而後不能宣公自以弟繼兄無子道遂復踰年吉娶積習爲常至於莊文公復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以爲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有自來也故於變禮之始重譏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解詁曰不書葬者賊未討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解詁曰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

公子慶父出奔莒不復言仲孫者本爲內諱今長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內大夫奔例月罪不明者乃日故慶父可以不日叔孫僑如皆錄日以著其有罪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解詁曰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敵之道也春秋譔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然則何以不名解詁曰據國佐盟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曠空也時季子力不能立僖公相與適邾婁設桓公不爲魯定僖公之位使我曠年無君則國幾亡矣徒以言者喻其易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解詁曰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胄也城魯不書者諱微弱謹案甲士也齊桓公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各帥五鄉焉南陽者蓋高子所帥鄉名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解詁曰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謹案說文解字曰淨魯北城門池也或以爲爭門魯北門故其池即从爭加水名之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解詁曰久淵思相見者引此爲喻美談至今不絕也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

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謹案高傒齊卿之命乎天子者前盟防降書名氏耳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褒之得稱子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羊子謂爲齊桓諱者信矣

鄭棄其師

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毛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然則經以鄭棄其師言之猶清人之意乎

公羊春秋通義卷三終 經傳凡五千九百二十六字

春秋公羊經傳僖公第五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解詁曰僖公者閔公庶兄据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臣子一例也解詁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解詁曰据夏師救齊不言次不及事也

不及事者何邢已亾矣解詁曰刺其救急舒緩使至于亾故錄言止次以起之孰亾之蓋狄滅之解詁曰以上有狄伐邢曷為不言狄滅之解詁曰据狄滅溫言滅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緣桓公之心而為之諱故於夏陽於溫於弦於黃皆直言滅以罪其不救也於邢衛杞因其能救之於末乃追諱其不能救之於本解詁曰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解詁曰据叔孫豹先言救君也解詁曰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謹案左傳亦曰諸侯救邢與此合劉氏權衡云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未足窮傳也因有雍渝適可與此事相比故分別君臣耳假令救晉救邢有一不言次者又必別有所託以起不專封之義矣春秋文隨事變豈得設文外之事而泥事後之文以生巧辯者哉君則其稱師何

不與諸侯專封也解詁曰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曷爲不與據春秋撥亂世實與而文不與實不與則當貶言齊人文與則當言齊侯宋公曹伯今不舉諸侯亦不貶稱人實揚文抑兩者各見春秋之決事也誅其可誅賞其可賞若天之施四時錯行若文王之治庸威並用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解詁曰此道太平制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善桓公之爲此者得變之正也他日其命諸侯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合於春秋之義也齊桓公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觚罪其專封者蓋陳儀本非邢地楚邱緣陵亦本非衛與杞地彼皆失其故國桓公更與以閒田始建國焉非諸侯不專地之法也且唯天子有大封之禮乃命鄭國以其師城之故詩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

遷其邑而定其居明非有王命不得專遷亦不得專城是以左傳曰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齊語曰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邱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邱以封之予車三百乘甲五千綜諸傳記之文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矣經於虎牢曰鄭虎牢彭城曰宋彭城而楚邱不繫衛緣陵不繫杞又於以見非二國之故有地也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遷者何其意也諸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汸曰凡自遷其國以避夷狄月叛中國而請遷于夷狄則不月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若遷宿遷陽是也於此發傳者實齊遷邢于陳儀故解不言齊人遷邢之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解詁曰据首戴前月而後凡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解詁曰言諸師嫌實師言諸侯嫌歸閒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故順上文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爲一事也謹案城例時此及楚邱月者重錄之起實諸侯也緣陵舉諸侯明故不復月（音義）疏云宿音須就反留音盧胄反按漢書五行志李尋傳後漢來歷傳及孟子章句見行可之仕下並有宿留之語宿留猶需留也易需卦鄭氏注亦讀爲秀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問夫人得在齊地則固歸齊矣何既薨乃言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左傳

曰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解詁曰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正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

楚人伐鄭僖公爲所聞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故進而國之杜預謂荊自改號曰楚妄也据左傳則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荊今更號楚魯頌作於僖公之時何以尚稱荊舒故知以州舉者自是略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朾解詁曰朾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有夫人喪公再出不諱者本不當喪以小君之禮從下衰

至貶見義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獲莒挐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汶北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解詁曰義不可見賊而不殺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解詁曰涘水涯慶父聞之曰噫此奚斯之聲也解詁曰噫發痛語首之聲諾應聲荅矣斯知其意已曰吾不得入矣已曰猶言既而曰音義舊讀諾已爲句於是抗輈經而死輈乘車曲轅也抗舉也軒其車使輈去地高可得縊也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本賂莒使歸慶父莒但逐之而已聞其自死乃復責賂魯人不與爲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云爾者釋壬午日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氏言氏者嫌据夫人婦姜欲使去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解詁曰與慶父共弒閔公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難孫于邾婁稱姜氏意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解詁曰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

于穀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之謹案貶去姓者使絕屬于齊明桓公之誅不爲滅親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孰城解詁曰据內城不月故問之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据言城邢滅也故不言城衛起非故衛新衛又未遷也陳儀遷而後城楚邱城而後遷文是以異也於緣陵亦然穀梁傳曰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孰滅之蓋狄滅之解詁曰以上有狄入衛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解詁曰据不出主名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三城各異書者城邢承上救邢之師城緣陵承上會鹹之諸侯此文無所承方辟專封故不目言其人矣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不言齊侯文不與也亦不斥貶乃實與也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蕭楚曰齊桓存三亾國封衛之功尤爲彰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于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鄉慕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觀木瓜之什列于國風則是聖人亦以爲善矣於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夫存亾繼絕建邦開國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德人必以示天命不可失者也君子不書於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書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邱則爲無王矣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焉不以倫亾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覇大則以王然威之爲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福者

積微以爲用以嚮而彰以柔而强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之威未嘗與臣下得私恩惠之福故禮家施不及國者不與大夫得作福于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不與有國者得作福于天下也春秋聞有執人之君巳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春秋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王罪之也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不書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之謂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解詁曰誅當絶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

齊桓討賊辟責內書齊

虞師晉師滅夏陽

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亾焉 左傳曰先書虞賄故也 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 此與晉語郤叔虎對翟柤之氛蓋一事而傳者異耳 荀息進曰虞郭見與 解詁曰猶曰虞郭豈見于君之心乎 獻公揖而進之 解詁曰以手通指曰揖謹案揖之延之進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下手曰揖 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 范武子曰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 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 解詁曰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 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亾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

從而亾爾君請勿許也 解詁曰記史記也賜猶惠也 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 解詁曰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 還四年反取虞 解詁曰還復往故言反 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言璧雖如故而馬失其壯時之用猶爲有所喪若咎之然實戲之也 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竹書紀年曰晉獻公會虞師伐郭滅夏陽郭公醜奔衛是郭君在夏陽之微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重夏陽也穀梁傳曰夏陽者虞郭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郭舉矣晉亦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弒翼侯而盜晉國王法所誅絶春秋書之不正則僞教正之則觸大惡嫌文公無君晉國道方將撥亂序

賓與文公爲伯主因是有所諱避故武公之事一切不書斷自所聞之世始錄晉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此盟會之詭例也貫澤陽穀遠國悉至桓公之會最盛欲偏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直舉江黃極遠者包之而已其中國常會之君亦不書者列言某侯某侯而綴江黃于末則嫌中國之外唯有江黃無以見徧至之實故亦舉齊宋以包之蓋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其事得以相起也以左氏考之惡曹之盟宋亦與矣而經不書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屈貉之次經唯楚蔡而傳有宋公陳侯鄭伯麇子黃池之會經唯晉吳而傳有單平公則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偏敘者皆有特義非獨此矣且左傳曰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經唯見江黃而弦道柏事齊無文豈非以微國故不得盡錄與

冬十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月者時獨十月彌月不雨爲異十一月十二月仍有小雨雪耳杜預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非也莊公之篇固有一時不雨者彼則直云冬不雨矣未嘗書首月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旱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改政謹案漢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

南郊天立大雨云爾者蓋公羊師說有之

徐人取舒

其言取之何解詁曰据國言滅易也解詁曰易者猶無守禦之備謹案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荊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爲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中國也徐即費誓所謂徐戎者於春秋例稱國此獨稱人明爲其附從伯者進之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解詁曰据上得雨不書上雨而不甚也解詁曰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解詁曰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桓公曰

無障谷解詁曰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無貯粟解詁曰有無當相通無易樹子解詁曰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無以妾爲妻解詁曰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故告誓而已謹案此孟子所謂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据經葵邱有盟則非葵邱事也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解詁曰莅臨也謹案往盟曰臨會內辭也莅盟例時爲內明義當以至信先天下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來盟則各視其來者信不信爲辭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解詁曰不以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蓮桀潰例罪潰者月罪潰之者日叛例時穀梁傳曰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杜元凱曰潰衆散流移如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

遂伐楚次于陘

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解詁曰時楚強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敘則有功

夏許男新臣卒不言卒于師者承上次于陘即卒于陘可知從省文也所聞世方内諸夏小國之君始見卒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据陳侯使袁僑如會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醇同中國言使卽當如宜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嫌以微者敵桓公故氏屈完以成之爲貴大夫而不言使仍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解詁曰据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師在召陵也解詁曰時喜得屈完來服于陘卽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解詁曰据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喜服楚也解詁曰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解詁曰數侵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解詁曰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溫交亂中國綫縷帛綫以喻微也音義北狄閒成石經作北夷桓公救中國解詁曰存邢衛是也而攘夷狄解詁曰攘卻也北伐山戎是也卒怗荊卒終也解詁曰怗服也荊楚也音義怗音貼以此爲王者之事也解詁曰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爲之故云爾

其言來何据國佐袁僑俱不言來與桓爲主也故從內文言來也董仲舒曰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解詁曰序大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于服楚

齊人執陳袁濤塗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解詁曰濱涯也順海涯而東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趨近海道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解詁曰草棘曰沛漸洳曰澤執者曷爲或稱

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解詁曰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

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解詁曰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謹案荀卿子曰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師有失律不便于陳者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解詁曰以己所招而反執人古人所不爲也凡書執者惡其專執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徐彥曰內之微者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据得意致會楚叛盟也故以未得意乎服楚致也解詁曰月者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

葬許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率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解詁曰月者刺桓公不脩其師因見患詐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解詁曰据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解詁曰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以世本校之是年杞忠公卒成公立成公蓋伯姬所生故始嗣位即來朝于魯也未踰年之君不當行朝禮況婦人無故不踰竟伯姬之與俱來尤非禮也故爲內諱辭曰來朝其子使若子幼而母率之來見者然

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曷爲殊會王世子解詁曰据宰周公不殊別也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解詁曰言當世父位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莫爲世子所會也劉敞曰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戴以尊天王爲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一會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

焉故孔子曰正而不譎此之謂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解詁曰省文從可知間無事不省諸侯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世子不與盟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据陳侯逃歸不言不盟不可使盟也時鄭貳於楚齊桓不能使之盟也鄭伯未盟先歸故統舉諸侯於上特著不盟者於下陳侯既會乃歸不可言不會時又本無盟事異故辭異爾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据齊侯弗及盟不言逃歸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中國故抑之加之賤稱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以黃隗江六比之雖與盟而亡不蒙月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略之甚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 解詁曰據滅言以歸 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 解詁曰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為善辭 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解詁曰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謹案再言滅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賂滅人以自亡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諼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且言易也與此傳同意稱人以執者惡晉也虞稱公者蓋嘗為三公劉敞曰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斃于滅夏陽而深沒其迹于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而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亡而保存是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來遠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解詁曰惡齊桓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董仲舒曰齊桓仗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于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曰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冬公至自伐鄭 解詁曰事遷于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 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為諸侯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 解詁曰据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解詁曰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謹案稱國者衆辭言非君得專殺之與衆棄之者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古者刑人于市公族于甸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曹伯般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 王之下士 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解詁曰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處其所者居其國不自來也與許也使請見許盟于齊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酌穀梁字爲汋周官邦汋先鄭司農曰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之義猶言探之也鄭屬與楚不敢親來盟使其世子爲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邱之盟鄭伯遂自至也何氏挹血之訓迂僻非理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禘夏祭名時祭當以夏正首月周七月非所用禘也時因夫人始至特用禘禮使見于廟故譏其不宜用不宜致禮器曰不善嘉事鄭司農以爲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乃取此經說之有事宗廟例日不日者不主爲祭事譏故從夫人至例本不日也此夫人左氏以爲哀姜穀梁以爲成風皆與致義不合致者告至之辭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解詁曰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解詁曰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使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謹案齊女聖姜也楚女項熊也禮同姓相媵異姓則否而魯嫁伯姬齊人來媵邾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末世之爭不復依古是以齊女得爲楚媵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解詁曰惠王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解詁曰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謹案此亦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意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以三公領太宰者也解詁曰宰猶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據不繫國許嫁矣師說以爲許嫁邾婁婦人許嫁字而笄之解詁曰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解詁曰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謹案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子無服唯嫁爲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爲之大功若其許嫁國君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爲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成人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叔父母姑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於未嫁之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所聞之世內女卒例日恩錄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

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未聞蓋微國若江黃道柏之屬左氏稱晉侯如會遇宰周公而歸亦叛者之一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桓公之盟至于葵邱盛矣而九國解體亦遂萌芽於此故春秋危而日之言乎持盈易傾居盛難繼濟以神慎令終之道所以深惜桓公而為後之尸大名矜大功者戒焉解詁曰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

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解詁曰亢陽之貌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解詁曰色自美大之貌

甲戌晉侯詭諸卒不葬者里克弒先君之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為奚齊討賊卽為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音義甲戌左氏經作甲子字之誤耳杜預為之說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依赴告先後書者何不退弒餘祭于札聘之下兩注自相乖礙預作長歷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謂之誤此實誤轉以為不誤抑惑之甚

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解詁曰据弒其君舍不連先君殺未踰年君之號也解詁曰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欲言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生之輕重見矣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謹案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不修春秋文如是誤以兩弒為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亦誤以兩弒為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弒在下年似据晉乘而改正之者也於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如例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解詁曰不食言者不如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解詁曰禮諸侯之子八歲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驪姬者國色也解詁曰其顏色一國之選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解詁曰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解詁曰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為奚齊卓子來動已故荅之云爾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解詁曰長謂重耳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解詁曰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謹案此自息對里克稱臣卽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齊攻對韓非子曰臣幸有

乞母叉曰柱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王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解詁曰起時莫不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謹案荀息所事不正得爲賢者繫纍說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死先君之命是以賢之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解詁曰据衛人殺州吁惠公之大夫也解詁曰惠公篡立已定晉國君臣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解詁曰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又將圖寡人解詁曰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爲爾君者不亦病乎病苦也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解詁曰据齊小白入于齊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解詁曰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爲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謹案歸上也以文公之故而上諱及于惠懷也將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其篡不可掩矣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明文公無存亾繼絕之善其功未足以除篡故須爲諱本惡以獎成其美解詁曰享食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雹

何以書記異也五行志曰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

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董仲舒以爲公脅于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與君親則同體分則君臣公及夫人云者以尊及卑之辭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不諱者責齊桓也將盟于貫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黃人恃齊不歸楚貢楚怒而滅之卒不能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孰城 欲言內邑無爲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孰不知問（音義）板本作孰城之之字衍据二年傳文校刪開成石經年首缺三行第四行自爲不言起以彼恒卒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

城杞也曷爲城杞 曷爲不言城衛主問經文曷爲城杞主問事緣然皆得起滅意故互相備 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以杞南瀕莒徐故也脅之者言二國交制之解詁曰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亾（音義）惠氏公羊古義云恐曷即漢律恐猲也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恐猲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以猲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上免籍陽侯顯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猲者謂以威力脅人也音呼葛反 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故不斥齊侯直總衆國辭而已城楚丘不言諸侯此言諸侯者起郚會鹹之諸侯也左傳曰會于鹹淮夷病杞故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實與故諸侯無貶辭 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 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解詁曰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 使乎季姬者言爲季姬所使也 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解詁曰使來請娶己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謹案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許嫁邾婁於上九年卒禮娣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特魯致季姬于邾婁

行及防遇鄫子而悅之使來請己僖公許焉白虎通義曰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此文是也鄫之君以一女子故躬污血于邾婁之社後有有國而欲色者可以戒矣實求女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趨汸曰凡諸侯來朝恒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 解詁曰据梁山言崩 襲邑也 解詁曰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謹案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趙汸曰地陷視山崩爲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 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地以厚載爲德今而襲陷乃下不能承上之象是後大夫交政篡弒接踵故爲天下之異

不可以一端言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爲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沙鹿梁山崩皆非魯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爲災石鷁之爲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于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肸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留死于楚繆侯附父讐而背中國故畧賤之不月不葬貶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爲莊侯又附弒父惡人首會屈貉道以戕中國故春秋遂不見卒惡之咎深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月者正月也

楚人伐徐左傳曰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解詁日言次者刺諸侯緩于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晦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前大夫之師無功書次見譏此復伐楚與國以緩徐冠善齊桓誠謀救徐故月錄之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解詁曰久暴師衆過三時

季姬歸于鄫始嫁之辭也前遇于防季姬不繫鄫此書歸又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同例故啖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語不合於經若言魯女不當淫泆至此則文哀二姜流風舊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解詁曰晝日而冥謹案春秋不書晦己卯晦甲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己卯適九月之盡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盡遂指以爲月晦謬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口苟不近義何以亂義二晦苟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固有以辨之也晝晦曰晦月晦曰是月不相疑也是月亦爲記異錄之耳常事則但舉日雖父之戰左氏以爲戊辰晦而經不書晦此顯證也妄者猶譏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强訓之若乃穀梁於甲午晦固云日事遇晦曰晦於此亦曰晦冥也可知是日晝冥自有師傳非窮詞矣此春秋雨晝晦皆適當月晦者晝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說焉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王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也記見至于冥晦則日不可得見其食不食未之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

騈軒孔氏所著書四

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解詁曰孚信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解詁曰據陽虎稱盜季氏所信任臣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爲重天戒不得不書其廟書其廟則不得不稱夷伯也何以書記異也董仲舒說陪臣不當有廟晦冥雷擊其廟明當絶去僭差之類也廣森以爲季氏專魯其弊極於陪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

人之嗣以示戒若曰勿使季氏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昭君不瘉復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于易世之後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左傳曰徐恃救也徐稱國者本戎也所閒世凡詐敗戎狄例不月外而略之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解詁曰舉君獲爲重也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胡康侯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爲重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

重師次之讓案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音義是音提

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解詁曰據星霣後言霣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穀梁傳曰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解詁曰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謹案是讀爲隄隄之言邊也鶡冠子曰家里用提彼注及初學記並引此傳作提月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此月也有當讀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言盡縞之月而爲禫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何以不日解詁曰據五石言日晦日也解詁曰凡災異晦日不日食是也日食當於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六鷁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

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解詁曰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故卓佹無所求取言晦朔也進盟奚戰是也朔有事則書解詁曰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泓之戰及此皆是也晦雖有事不書解詁曰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解詁曰據霣石後言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解詁曰鷁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謹案穀梁傳曰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此言王道之備不遺微細也董仲舒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

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

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解詁曰王者之後有亾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謹案石鷁之異一在月本一在月末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麗于上降而爲石此王者威福遂下移於諸侯之微也於朔者示襄公將始起權桓列于五伯也六鷁退飛象伯業終退劉歆以爲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爲王者之後記災異者示有加錄所以象賢崇德亦春秋憲章文武以爲後法者也錄宋而略杞者遠近之殺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其稱季友何解詁曰據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賢也賢故稱季也繫名者卒從正陸淳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慝故於其卒以明之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棄正作淫衹非福也於春秋可以與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比三喪皆日決僖公爲所聞世審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墮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邢侯以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別遣微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釁夷不可退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復進之也
夏滅項
孰滅之齊滅之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會彼未知內諱不言滅之義耳曷爲不言齊滅之解詁曰据齊師滅譚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

者諱蕭楚曰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爲賢者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撥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而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爲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爲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於此有遜避之辭以見不善焉而爲善者勉之令終也然文微而實不沒也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解詁曰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善善也樂終解詁曰樂賢者終其行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解詁曰繼絕立僖公也存亡存邢衛杞故君子爲之諱也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遂不諱意也朱勃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責略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解詁曰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言義曹伯上舊有會字者誤
夏師救齊穀梁云善救齊也非也宋儒且謂凡書救未有不善者呂不韋有言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若齊之事乃伐者義而救者不義耳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以伐言公戰言師知不舉重者非直爲曹衛邾婁不與戰而已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解詁曰据甲寅衛人及齊人戰與襄

公之征齊也與使爲主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公子昭貴當立而豎刁欲立公子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征之言正也齊亂無正善襄公能正之
狄救齊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也所善在此而進之於伐衛爲說甚曲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保傅記曰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衛棄禮義蘄滅同姓邢初爲狄所滅今狄皤然叛邢與共謀齗離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衛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名者蓋遂不得歸國故同失地例也諸執而釋歸者不皆從不名可知虞公亦不名者自本所聞世略微國耳宋稱人者惡其

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特錄王月以王法正之已下執悉不月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襄公德信未著而屬諸侯曹等背盟不服邾婁執用鄫子亦爲不從約束伯功未成故人之也

鄫子會盟于邾婁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爲所要執也邾婁在曹東鄫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血社者釁社也日者用重乎執也與用世子有同例解詁曰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

怨謚案邾婁人自以女怨執鄫子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宋耳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責邾婁理不可通也又託子魚諫語趙匡譏之曰凡左氏謬釋經文必廣加文辭欲以證實其事信哉斯言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後與以大信辭者諸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故春秋深善之

梁亡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据虞不與滅猶言晉人執自亡也其

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解詁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者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謹案梁貫爲秦滅錄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之董仲舒曰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日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泰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敞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

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郜子來朝

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前爲宋所滅寓于他國今更來朝計滅郜事在歷十年以前然七八十年間容其君壽考理猶得存何以不名解詁曰据鄧穀名兄弟辭也郜文之昭也明雖失地猶當尊禮之異於庶姓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解詁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謹案周禮曰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三宮也傳云爾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宮則亦

知有中宮故覲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君子之爲春秋該六經而垂憲其設刺譏褒貶同乎詩序四序審五行同乎易記王者之政列國之事同乎書若乃因稅畝用賦以見田制因作舍中軍以見軍制因卒葬含賵以見喪制因公卿大夫士名字之等以見官制因西宮以見寢制因世室武宮以見廟制而至于禘郊烝嘗之節昭穆之位楹桷之飾靡不畢舉蓋兼周公制禮之意乎

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此於洪範應以妾爲妻之罰云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 解詁曰叛楚故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狄不復稱人者附邢而後得進明非憂中國不進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不月者與襄公以大信辭

夏大旱

何以書記災也 主書旱者譏不雩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

孰執之楚子執之 故序楚于諸侯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子者方將終僖之篇貶若壹皆稱人嫌但是外楚常文須張其本爵于前貶之于後意乃得顯 曷爲不言楚子執之 解詁曰据溴梁盟下執莒子邾婁子復出晉人也 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故使若諸侯共執之者然解詁曰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 解詁曰据稱使知楚子 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 墮敗也 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故貶楚人之設以伸宋公之信 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 解詁曰所以堅宋公意絕彊楚之望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

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 下經釋宋公是也經不言楚釋者不與專執卽亦不與專釋也 宋公釋乎執走之衛 解詁曰襄公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宋公愧前語故慚不忍反走之衛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 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昔秦獲惠公晉大夫謀征繕以輔孺子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子肅懲效之亦以致亂若襄公之於目夷推誠不疑君臣同濟可不謂賢乎 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 解詁曰据戎捷也 爲襄公諱也 高襄公故不與楚得捷乎宋也 解詁曰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 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 据戰乃有

捷言捷者起戰也而不言戰者起圍也經之大例圍不言戰故知此言捷不言戰者是圍辭也爲

公子目夷諱也解詁曰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爲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謹案目夷之事欲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經之高義賢傳之達言蓋以鳴其孝者非令子矜其忠者非令臣原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父故讓德歸美過則稱己曹羈以義去公子目夷以仁守二子易地皆然目夷有成勞矣羈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愛國之心忱忱悃悃要殊武安倖敗之意終鮮慶鄭愎諫之懟春秋綠羈與目夷之心而君死國辱爲之不忍言爲斯二臣之風期千載可想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侯釋之不書此特書故問之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

與議爾也與議爾者公與言說贊成之也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解詁曰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也謹案自是盡二十七年僖遂背齊宋合衛以嗟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日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著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左傳曰我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解詁曰据奚之戰不言朔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解詁曰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尤美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解詁曰泓水名水北曰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解詁曰濟渡迨及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解詁曰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喻禍弱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解詁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已陳然後襄公鼓之

宋師大敗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疾例斥宋公敗績者爲襄公諱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也此楚人亦楚子也所以賤楚而尊宋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解詁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

禮所以敗也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之於楚始爲乘車之會期以禮服之不可得服然後以兵治之跡其征齊以義會霍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及伯者之爲其所蘄慕則王者之用心也是以引而進之楚之病中國久矣召陵之役有王事焉泓之役有王心焉能言距楚者春秋之所高也苟將伸齊而抑宋則是先功利而後仁義豈文王之所以爲治繁露曰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嗚呼以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徒以成敗論事則甚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疾惡也重故重有故也解詁曰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解詁曰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諱深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以襄公背殯故桓公不書葬今若更葬襄公則是揚子抑父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諱義葵丘之會有宋子而禦說慈父再世不葬溫之會有陳子而款朔亦再世不葬屬辭比事孰有灼著於此矣穀梁傳云不葬失民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廢疾曰所謂教民以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傳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元凱曰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廣森以爲王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故用夷禮者卽以夷爵言之左氏唯於杞見春秋有貶絕諸侯之法得與公羊相證明此既無傳就取其說焉解詁曰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解詁曰据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不能乎母也不能不相能也襄王之母惠后惡襄王而愛其少子帶每欲立之至是帶率狄人攻王左右欲禦之王不忍殺弟以失其母之意遂出王者家天下所在爲居但言居于鄭起避母弟之難不明須加出文故左傳曰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而此傳亦以不能乎母釋經言出之意非罪王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辭天子大夫言出卽嫌有外天王言出不嫌有外猶之天王入于成周不嫌篡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傳稱所聞於師魯子著言春秋之中有天王與母不相得者其卽此出居于鄭之王與蓋不能乎母之所愛弟卽爲不能乎母與左氏無錯舊解失之

晉侯夷吾卒不月者獲當絕也不葬者篡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侯燬何以名据齊侯滅萊不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解詁曰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謹案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隗彼雖自爲同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輕繁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夫文王周公康叔之所自出也邢又周公之後春秋立愛自親立敬自尊以親則莫如邢以尊則莫如王之同姓燬滅親無王是以惡而絕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解詁曰蕩氏宋世大夫其言來逆婦何解詁曰据莒慶言逆叔姬兄弟辭也解詁曰宋魯之閒名結婚姻爲兄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成故正其姑婦之名也主書者譏娶母黨且姑無逆婦之禮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解詁曰據宋殺其大夫山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解詁曰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謹案禮諸侯不娶女於其國者杜漁色之漸也下漁色則不君妃族交政則不臣三世失禮君臣道喪故尊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爲後戒春秋有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義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未有非常之識其妄生甞辨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爲無罪泄冶郤宛寧有罪乎或以爲闕文豈自僖迄文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何以不言遂解詁曰據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兩之也實兩事非遂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圍意也但不言遂兩事明矣納不言伐者得入之辭也諸納或見國名于下若接菑是或見國名于上若糾及蒯聵皆是唯此再言頓者納君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故與歸邾婁子益同例前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

葬衛文公解詁曰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明年盟于向傳曰公不會大夫其曰寗遬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蓋公專會大夫則貶大夫曰人公與諸侯俱會大夫則目言其名氏正以諸侯在焉不嫌使大夫敵公故反得從接乎內而貴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寗遬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

其言至嶲弗及何解詁曰據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及侈也解詁曰侈猶大也弗者不深之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不褒之耳不得與我同也衆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錄詳之言師者大公所追也謹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者春秋稱名之愼有如此者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音義板本作乞師者何从開成石經刪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解詁曰據春秋尊者重師也解詁曰外內皆同卑其辭者深爲與人者重之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解詁曰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眼別外內也乞師例時謹案正義如貞觀之貞不正反者不常得反也不正勝者不常得勝也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解詁曰書以歸者惡不死位謹案滅而言以歸者例日此猶不月者所聞世之始略楚故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解詁曰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于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謹案下言楚師此言楚人者當是在道分軍以往故從師少例稱人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解詁曰据伐邾婁取叢不致）未得乎取穀也（解詁曰未可謂得意于取穀）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以楚師取穀楚大夫申叔戍之及晉伯起齊晉方睦楚子懼使申叔去穀公亦幾爲晉討故曰患之起自此始也刺公棄諸夏而卽楚自取危道）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左傳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左傳曰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据序諸侯之上）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傳錄入文之篇晃卽見弒故就經文以終僖之篇言之其實乃終晃之世貶耳此與畢傳云終隱之篇貶文同而義異何者蓋有罪于隱晃非有罪于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元凱曰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爲再言晉侯（解詁曰据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再事不再出楚人）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解詁曰据侵蔡遂伐楚言遂）未侵曹也

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害有伯故詳錄之）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杜元凱曰曹在衛東故）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解詁曰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謹案凡有兩事前事旣後事繼者則言遂前事未旣別有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而後進若言伐衛遂侵曹則失其本意若言侵曹遂伐衛則似旣侵曹還伐衛又失其事實故遂文兩不可施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畏晉故不可使往）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臣已受命雖未

往當以不終事之辭言之公本使買戍衛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赴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說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於君有否之道買無罪故不日）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解詁曰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解詁曰與使聽其獄也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解詁曰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謹案不可以一罪言則非獨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共公遠

君子而好近小人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曰入者錄義兵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者得臣字也古人多引字冠名上言之若左傳稱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椒之比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解詁曰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有大夫故宜申得臣椒皆不氏猶略之也

衛侯出奔楚不名者起叔武內平其國爲兄守之與未失地者同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是晉霸之始也盟不致者比文于桓也日者未若桓之信也解詁曰衛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卽位之意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爲君書侯則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爲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解詁曰刺陳侯不慕霸者反歧意于楚失信後會

公朝于王所

曷爲不言公如京師解詁曰據三月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在踐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解詁曰據狩于河陽不與致天子也晉文慮無以屬諸侯上假天子爲重作王宮于踐土使王就而受諸侯朝焉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舉其可訓者而已王所不稱天者禮典常名也覲盡曰伯父順命于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自楚楚有力也言復歸者善叔武治反之與使無惡也諸侯執奔而歸者皆名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解詁曰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張會共孤故深爲恥之譏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丘之致宋子溫之致陳子乃其未盡善者也今宋桓陳穆自如常文書葬則責伯者之意不見故爲之諱其葬使若既葬而後會其子者爲愈文諱而責譏也款本篡立不當葬今爲文公諱去葬篡罪尚未顯故復略其卒日以見義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

秦人于溫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者之會非公爲主不得從內錄後放此、

天王狩于河陽

狩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常事也不與再致天子也再失禮重不復爲諱故著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斥其致天子故加狩辭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會于溫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此別一說言溫在畿內較踐土遠致天子失禮尚輕故爲言狩以飾成其義云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其日何解詁曰據上朝不日錄乎內也上與諸侯旅見此公特朝故從內事詳錄

之日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曰閏不書此及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歷歸餘于終閏恒在十有二月屬上十有二月無事故不得繫月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解詁曰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已知天子罪之但歸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天子雖罪之不得爲伯討者執之以其私也解詁曰歸之者决絕之辭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須歸于京師然後知天子罪之否也罪雖未定執之當其罪縱天子宥之不失爲伯討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

何以不書難當言衛侯殺其弟武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以列于諸侯是與文公逐之同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時衛侯謀自楚復歸叔武恐其爲晉所討故爲之請託于文公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解詁曰叔武讓國見殺而爲叔武諱殺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饗國故爲去殺己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此晉侯也其稱人何難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

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放者窮其所至之詞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解詁曰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此執其君其言自何方仇衛何復爲衛力爲叔武爭也解詁曰解文公助之意以元咺爲叔武爭訴以爲忠于己而助之謹案元咺訴君而言復歸者春秋賢叔武未顯故爲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文明故於此從無惡辭不嫌矣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解詁曰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卽時從霸者征伐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解詁曰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皆何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

秋大雨雹五行志曰劉向以爲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弒君故陰脅陽之象見

冬介葛盧來解詁曰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 解詁曰据歸在下 道殺也 衛侯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故從君殺大夫辭也瑕者元咺所立不成爲君故以咺累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 解詁曰据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 歸惡乎元咺也 解詁曰衛侯歸殺無惡則元咺之惡明矣 曷爲歸惡乎元咺 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 解詁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自晉復歸于衛特晉力以歸是也 君入則己出 解詁曰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是也 以爲不臣也 執歸不書王命歸之則書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爲政遂本受命聘周在道自生事聘晉此政逮大夫之始是以謹而錄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嫌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 据取邾婁田自漷水 諱取同姓之田也 解詁曰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 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 解詁曰据伐同姓不諱即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朐 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 班者有差等而徧分之之辭也奪非其有曰取占廣其界曰侵 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 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家晉侯執曹伯爲文足以相起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 据襄七年三卜郊 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 解詁曰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謹案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由禮曰卜筮不過三 禘嘗不卜郊何以卜 夏祭爲禘秋祭爲嘗祭統曰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据春秋無卜文耳 卜郊非禮也 卜禘嘗得禮故不書卜郊非禮乃書 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 解詁曰以魯郊非禮故卜爾謹案周禮以冬日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配以帝嚳謂之禘又以夏正正月上辛祈穀于郊配以后稷謂之郊禘郊皆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敢效天子日至事天之事故用郊禮而擬禘月轉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得有此祭耳非常禮

也魯郊雖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有自來矣非八佾兩觀之比故不譏譏其牲卜失禮者而已

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解詁曰土謂社也謹案禮三本曰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士大夫此言天之道尊地之道親尊則祭其尊者卑則祭其親者

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言通于四方也周禮兆四望于四郊諸

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若晉望梁山楚望江漢雎漳是也諸侯所祭唯封內山川而已無方望之事也魯之望亦非禮曷爲或言免牲

或言免牛據成七年乃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

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致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譏言免牛者譏也牛得卜日牲傷不可用乃復名之曰牛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

山河海北望太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及淮者闕其一方以下天子曷爲祭大

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解詁曰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實在辨中置于柴上燒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

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解詁曰側手爲膚案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蘊案膚與堂上七扶之扶同四寸曰膚取鋪四指也毛詩蝃蝀傳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唯太山之雲宏速如是河海潤于千

里濡澤九野滋溉萬物又能通氣致雨其功尤大猶者何通可以已也通之爲言文見於此意起於彼解詁曰已止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左傳

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解詁曰晉者無出道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鄭文公也不葬者以即楚爲罪也日卒者比於差輕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解詁曰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其謂之秦何解詁曰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夷狄之也曷爲夷

狄之秦伯將襲鄭解詁曰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百里子與蹇

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解詁曰行疾不假塗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遺變必亡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

拱矣爾曷知解詁曰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師出百里子與蹇叔

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解詁曰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襲鄭所當由也謹案左傳集解以爲殽之北陵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雨與何氏說異吾將尸爾焉將求爾之尸于是子揖師而行解詁曰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實哀師不得反託言哭己老恐不得見子弦高者鄭商也解詁曰鄭商賈人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解詁曰詐稱曰矯犒勞也或曰往矣或曰反矣解詁曰軍中語也時以爲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然而晉人與姜戎要

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解詁曰然然上讓猶豫留往之頃也匹馬一馬也隻踦也皆喻盡其言及姜戎何解詁曰据秦人白狄不言及姜戎微也高閎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及則嫌晉人爲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解詁曰先軫晉大夫也言姜戎微則晉知稱人尊者或曰襄公親之左傳曰子墨衰經則或言合也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解詁曰据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解詁曰與衛迫齊宋異故惡不子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解詁曰據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盡也解詁曰惡晉不仁謹案春秋之義愛民重衆而惡戰秦乘危襲國糜爛其師則既狄之矣彼自襲鄭何與於晉而晉徼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著其惡也所以加日爲著其惡者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諸侯之禮送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啟自辛巳以迨癸巳十二日耳則是時已當戒啟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造釁不臣不子孰此爲甚是以詐戰不日而詭例書日以著見其惡焉爾

癸巳葬晉文公傳例曰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叢音義疏云有作鄒字者案左氏經作取訾婁鄒即訾婁之合聲猶壽婁爲乘句瀆爲穀是也就作叢字亦當讀如鄒叢與諏取等字並从取古諧聲本同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時者所聞之世敗戎狄例也

冬十月公如齊蓋公有疾而行故危月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

霣霜不殺草李梅實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解詁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謹案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京氏易傳曰臣有緩玆謂不順厥異霜不殺董仲舒曰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韓非子曰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公羊春秋通義卷四終　經傳凡七千一百五字

顨軒孔氏所著書四　一三十

公羊通義　卷之五

春秋公羊經傳文公第六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解詁曰據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會葬禮也解詁曰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謹案左傳云內史叔服周官內史有下大夫二人是下大夫書且字之證范武子曰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顨軒孔氏所著書五　一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解詁曰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異也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由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解詁曰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謹案髡弒錄日知所聞之世始進楚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弒父大惡絕也

春秋有弒父者三般爲楚所討止未成君故獨得於商臣見法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言晉侯及者時秦伐晉以報殺之役常例受伐者爲主也大夫不敵君師得敵君者重師也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唯凶事無避

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解詁曰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謹案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覲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司農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設玉加金事亦同

矣蓋古主之遺象衛宏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廟尊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與何氏說尺度有異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解詁曰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己下壙皇皇無所見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謹案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罷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道也虞而有主則重無事故埋矣練而有吉主虞主無事則亦埋矣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人受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彼例用殷主綴重之法故武公虞主於時猶存

練主用栗解詁曰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謹案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于堂兩楹之閒一說埋之于廟北牆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何氏所稱殊非師說鄭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尤似淺賤不合禮意論語問社古文作問主而其鄭亦爲社主唯張侯言宗廟主公羊師皆依用之許叔重曰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夏人都河東宜松殷人都亳宜柏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廣森聞之逸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北社唯槐西社唯栗故栗之字古文从二卤上加西言西方所宜木也戰栗之對是以爲失若乃廟主用栗或當取書栗之義云爾

用栗者藏主也衛次仲說藏之于室西壁中去地一尺六寸解詁曰質家藏于堂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蓋殷練而祔則作主當於祔周卒哭而祔練然後作主壞廟皆自非公之喪始不三年無復練祥之節雖祔從周法而冀殷主於祔之名是以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道皆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舊章遂乃矯枉過直逾練猶未作主矣喪辟不懷故作主先時不

譏後時乃譏內大惡諱舉其可道者焉傳復刺其後不能者爲未沒喪納幣故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解詁曰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諱與大夫盟也諱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前又高傒無別見若直言傒嫌起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方起公盟陽處父既於伐楚以名氏見則不氏不嫌微者乃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春秋無遠辟唯義所適解詁曰不地者起公就于晉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黃仲炎曰垂斂之盟士縠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縠趙盾先諸侯者存晉臣之分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遭禍此其效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解詁曰云言也言有災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效於國家者述且大不可不祭釋癈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分爲四部各有義焉今撿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言不雨綴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自是冀其雨以至于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異天勤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大祫也稱大祫者對時祭之祫爲大也時祫不及毀廟故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彼則王制所謂祫禘祫之書祫烝者也經不言祫言大事者重是事也因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書曰我有大事休是也祀稱大事此經是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解詁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大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自外來曰升五年而再殷祭解詁曰殷盛也謂柒再殷祭者再祫也閒無事則擧焉或遊二歲或曠一歲總其奉較五年而再祫取象天道五歲再閏以爲疏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鄭司農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先師舊訓有自來矣商承鳦鳥之祥周受履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于天而周人以嚳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嚳于禘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禘先于郊非祀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俱爲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況禘名于大祫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禘以稷配嚳又推之而言魯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實不禘文王也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

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解詁曰文公祿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

譏案後漢梁太后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于閔上孔子譏之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周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賈公彥曰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說蓋得經理僖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左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之先閔非直以臣越君乃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何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爲臣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爲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也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固祀莊于祖祀閔于禰詩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爲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而祖閔父之所不禰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禰子亦不敢不祖也令僖必禰莊將別有閔宮加四親廟

而爲五而可乎俗儒惑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
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後其廟重
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
自始立廟即定禰祖之名又其上一昭一穆而四
廟備嗣爲君者迭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禰宮不
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懿之叔父也
然祀懿必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其後王當與共
王同位而以臣躋懿上是即逆祀矣其孝王桓王嗣
平王平王之孫也然祀平亦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
於七廟人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
主告所以著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一
世諸侯以國爲體以一君爲一世固不與士大夫
恒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猶有爲
兄後者矣況天子諸侯之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
高閔曰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兄弟則
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之以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
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
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徐邈言若兄弟六人爲君
自爲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
禮有所廢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

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
矣假非兄弟相代而其祖亦當遷耳豈得故存哉
即如逆言使有兄弟六人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
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
其所以傳重投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
之意苟曰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
當傳國者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
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
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
不祀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
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解詁曰据逆在四年三年之內不圖
婚解詁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
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
年之內故云爾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不難
言吉祫意三年之恩疾矣解詁曰疾痛非虛加之也以人心
爲皆有之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三年
之喪恩痛之至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
非爲人悅也稱情而立文焉爾創鉅者其日久痛
甚者其愈遲蓋哀追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
而先王爲之中制斷以五五猶且葬而有變練而
有除將使不肖者皆易跂及焉如是而情不逮者
謂之無人心矣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解詁
曰据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爲非獨娶也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
吉者主於己解詁曰主於己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以爲有人心
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未失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
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汲汲圖
婚內實不哀也譏必於其重者圖婚惡重於祫故

大事不復譏從常辭而已左傳云襄仲如齊納幣
禮也賓有曰喪服未畢而行婚禮左氏爲短董仲
紓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分故
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于
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
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
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
繇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
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
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
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質兩備然後其禮成不
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
善之介葛盧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
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喪云喪
云衣服云乎哉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
人伐沈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解詁曰王子虎卽叔服也名者卒從正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故有赴弔之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爲差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螺于宋（音義）公羊前後經螽皆作螺

雨螺者何死而墜也解詁曰以先言雨也墜地也不言如雨言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醉董仲舒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脩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實螺墜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何以書記異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解詁曰螺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强相殘賊之象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解詁曰據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別之爲諼也解詁曰諼詐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范武子曰楚國有難則江圖自解廣森謂將尊稱將將卑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貴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微者苟動大衆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解詁曰據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略之也解詁曰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爲略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解詁曰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畧之謹案不稱夫人不稱氏皆略之之辭不言如齊者明非齊侯女得言于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某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絕正其義也不月者亦爲略之故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衞侯使甯俞來聘（音義）甯俞與左氏經同而賈逵云公羊曰甯遬者所見本異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者何口實也解詁曰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謹案白虎通義曰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解詁曰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也謹案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賵今榮叔以正使兼之故譏也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既殯乃含得爲及事者

越境逾使理不得殮前必至故雜記曰含者坐委于殯東南隅有葦席既葬蒲席言近者既殯而至遠者既葬而至可也釋癈疾曰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餘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胡康侯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貴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廣森謂仲子之賵其使不過宰士況桓母本貴至是僖公之母直以妾媵儼然匹嫡而天子再遣其上大夫來又賵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矣故賵仲子言天王賵成風則不言天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解詁曰風氏也任宿顓臾之姓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不月者自敎之役後春秋遂以狄道斥秦故略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辛卒音義舊同二家經作業疏云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讙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尊晉故上卿往非禮也內會鄰國葬多矣其非卿行則使者不書明使卿書者譏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故也

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解詁曰上泄下曰漏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君襄公也將爲中軍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廢者已命而罷之之辭時更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含怒而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襄公殁乃刺之以報其宿怨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解詁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

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非年年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有其政著于明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頒朔不及也頒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于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

猶者何通可以已

也解詁曰朝者因視朔政朔無政而朝故加猶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

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解詁曰據取叢也內辭也使若他人然解詁曰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諱案內再取須朐尤失正當譏故特為諱辭

遂城郚解詁曰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成公也成公共公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殺之事良由生失其政沒乃致亂故罪而略之與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眛以師奔秦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解詁曰俱無勝負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據奔無出文知先眛也貶曷為貶外也其外奔何以師外也經言以師奔秦故知然也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秦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緣襄公卒太子夷皐幼晉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眛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眛返而趙盾更謀夷皐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特先眛將下軍自以本故使逆雍內懷疑貳交綏而退遂卒其下軍之士奔秦晉始謀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眛下大義私其身謀輒以師外故舍盾而貶眛昔子射于矍相之圃責軍之將不與為人臣者可不戒乎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遂在外也解詁曰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徐彥曰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為楚地亦明矣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解詁曰據新城盟諸侯序大夫名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解詁曰以目通指曰眣謹案時公後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自趙盾進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爾諸侯于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不日者不信明也不致者從會大夫不致例起實盟大夫尤甚〔音義〕眣大結反本或作眹音瞬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文襄既沒晉鮮令主雖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日不與信辭

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解詁曰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君使臣至于不可使恥甚故諱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不專所至者別于至黃責有疾也時敖有所私女于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責其復未若處父惡甚故加日起有罪不可使往則

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解詁曰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據慶父言出奔遂在外也傳言在外明出境乃奔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解詁曰皆以官名舉言之宋變司空爲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等不名前不官舉者彼直一事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則漫無區別不成爲文故以其官識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據家父稱使當喪未君也解詁曰時王新有三年喪有事于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卽位則王者有踰年卽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其義則魯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附贅者大得之矣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奪先君之末年改今君之元亂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旣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立與三年之內常若父存不可曠年無君解詁曰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解詁曰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董仲舒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未稱王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問未稱王則曷爲以王者無求之義責之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解詁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謹案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祖法且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解詁曰奔父母之喪也言如者大夫緊因惠士奇曰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據平惠定靈不書葬不及時書匡王簡王景王過時書桓王我有往者則書解詁曰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謹案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得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爲用在乎別微也五經異義曰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易下邳傅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之閒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書也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

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謂越紼奔喪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時先都士縠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沖稚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解詁曰出稱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殺稱及者相累連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罪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解詁曰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謹案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謹案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延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時以政在公子遂所致京氏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醇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于中國也商臣弑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因不待貶絕而見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據遠頓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而與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以爲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爲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今惠僖尙在何以稱之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所以子卑母上者直爲僖公先葬故辭亦先致之故耳僖公成風兩言之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

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稱言豈可以一端盡矣不解言來者不及事則與宰咺同例可知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復稱國者秦晉搆怨起于殽鄭秦爲兆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但即殺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爲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告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爵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覿諸侯體敵得

盟無取諱不言公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座主莊侍郎爲廣森說此經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圍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大姦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向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據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衛州吁弑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弑作篡之難作魯翬會之卒之弑隱者翬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王矣察於彼經曰衛州吁弑其君完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弑其君與夷蔡人殺陳

作則知黨弑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又至于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則知黨弑父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臣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雖其所染履霜乘火寧可不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圈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叔彭生即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正之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者何 以所聞之世敗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 長狄也 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 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之魯者僑如也之晉者其弟焚如也事在晉景公六年之齊者榮如也事在齊惠公二年 其言敗何 解詁曰据敗者內戰文非殺一人也 大之也 解詁曰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 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 使如結日地期大戰 何以書記異也 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大荒之東徑田負絕忽爾佚宕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夫鍾郕邦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兄弟辭者爲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衛侯衎出奔齊是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解詁曰据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解詁曰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謹案殷八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者二而皆爲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啖趙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甚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

遂者何秦大夫也卽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學記術有序月令審端徑術鄭司農並讀爲遂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修禮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荀卿子亦曰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解詁曰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謹案自此已下引秦誓文以證繆公能變之事尚書作惟截截善諞言王逸楚詞章句引書亦云諓諓靖言

蓋古今文異也李尋傳曰昔秦繆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俾君子易怠解詁曰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惠棟曰尚書怠作辭籀文辭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而況乎我多有之書云我皇多有之此以況訓皇穆天子黃竹之詩曰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有刑大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猶況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況而熹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況之爲兄古文也皇之言況古訓也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解詁曰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謹案一介猶一个也彼諓諓巧言者雖少猶足惑其君而況杞子逢孫之徒我多有之乎惟一个臣如蹇叔子者是難得也左傳美秦繆於用孟明尚功利耳此稱其悔過思賢誠合君子之所取也若乃帝王之書於以秦誓有徵旨焉又豈獨善其能變而已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人者此亦秦伐晉晉爲主也不言及者秦晉之爭至矣是役以後乃少寧居將於是挍較其功罪設以晉及秦則偏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偏與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矣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耳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

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矢其文德治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讐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

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晉大之之辭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綿十三載故雖戰不出頃而衆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衆遺讎之嗇二國之暴均矣爾雅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季孫行父率師城諸及運孫復曰率師而城畏莒故也運莒魯所爭者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邾婁子蘧篨卒邾婁文公也前用鄫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解詁曰魯公周公子伯禽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爲太祖而伯禽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有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

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解詁曰据魯公始封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解詁曰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謹案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者言命魯公以爲周公之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解詁曰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日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解詁曰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西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謹案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牲解詁曰据廟異也周公用白牡解詁曰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犅解詁曰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羣公不毛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黝牲特牡之屬皆可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解詁曰盛者新穀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廩者連新于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謹案廩者新陳相雜易嫌于无賜鄭司農注讀如羣公溓之溓雜也卽讀從此傳文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解詁曰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頹毀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脩公室者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謹案屋者當中霤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檐亦天子之制也歷七月不雨則無壞道而壞知其積陁不脩

者久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音義二家經會下有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謹案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曰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黨詁為所信齊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其義為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為時見是黨訓所轉訓時也前扈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為諸侯所會榮故加善辭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月者正月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卒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詭諸同義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解詁曰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解詁曰狀如彗謹案彗之甚而芒氣四出者曰孛其言入于北斗何解詁曰據大辰不言入北斗有中也解詁曰中者魁中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孛者邪亂之氣彗者掃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熄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謹案五行志曰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于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弒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為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觀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

公至自會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解詁曰據言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大其弗克納也不能納糾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也先言納接菑于邾婁致晉君之意也後言弗克納專卻缺之義也何大乎其弗克

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沛若力勢下行之貌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解詁曰出外孫也謹案貜且邾婁定公名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解詁曰指手指言俱不得天之正性徐彥曰舊云于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貜且猶人之六指皆異于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謹案子稱卻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為四循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為六此單中遙相語舉手小指以示卻缺言接菑比之于指如計四數者然也貜且如計六數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孽耳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解詁曰壓服也設齊復與兵來納貜且亦欲服邾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皆大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為

婉遜辭云爾

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解詁曰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惠士奇曰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云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爾闕義能止羨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文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爲繫之以吉哉蓋有過能改聞義能徙善之大者非徒无咎而已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于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爲不可相通學者詳之

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据傳言郤缺率師革車八百乘則非將卑師少文

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也文曷爲不與大夫

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解詁曰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日者罪不若弒君重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解詁曰据弒其君之子奚齊也

己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己己商人也己代舍立乎其位而實即己手刃之與里克殺君之子而不自篡者異後商人遂弒且爲責討賊成之爲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可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爲君而見商人賤爲賊也不日者弒未踰年君正例也董仲舒曰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己立之己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疾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予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解詁曰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解詁曰己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當各歸其本

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解詁曰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音義淫乎叔本作淫于然則曷爲

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解詁曰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謹案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解詁曰不稱使者宋無大夫謹案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于內錄之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解詁曰据齊人來歸子叔姬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將送也筍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敖死已閱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

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笱名即左氏所謂飾棺寘諸堂阜者與本送柩于境上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歸之者爲內辭耳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解詁曰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謹案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爲魯所黜

晉郤缺率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晉強而蔡無備至日即入其國其日何據上下未有錄義兵起文至之日也不日則至日入意未顯嫌觸動我文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不序者爲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略外無畧內而錄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僨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畧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據執而歸者當言至自齊閔之也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繫齊人爲別異耳無罪痛之日隱有罪痛之日閔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解詁曰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謹案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言之者爲內明義孝子當緣父母意恩閔之也爲人子者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凡來歸無罪時有罪月子叔姬有罪矣而錯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則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于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爲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夷猶不得其睦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無譏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詞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兄弟之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郭也解詁曰恢大也郭城外大郭入郛書乎曰不書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圍鄭是也若旁徵左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郛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郛經皆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我數被齊兵聞其入曹郛恐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據鄭伯言逃歸不盟不見與盟也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解詁曰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謹案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爲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

也無疾不可言也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諱始猶不諱言公如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音義）犀左氏經作郪賈逵云公羊作菑亦與今本不同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解詁曰莊公所築臺于郎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各有譏義故築毀兩書自非兩譏即見者不復見也先祖為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解詁曰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臼

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賤者士以下也非大夫例不得以名氏見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日卒例也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解詁曰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故重者錄輕者略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討弑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復不序者為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之篇不序

秋公至自穀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罌卒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為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音義）罌舊同左氏經作罃兹从昭五年注校改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解詁曰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書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弑君謹案左傳弒之者公僕邴歜與其驂乘閻職是賤者稱人例也商人

雖不去日處臼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無道未有見也又襄明當葬如不葬懿公者亦從不討賊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遂謀弑赤而請于齊赤母本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不見拒也使來上客而不與介獨此列數之者著得臣之黨子遂而與聞乎弑也與後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既葬不名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解詁曰據子般卒日不忍言也也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解詁曰歸者大歸也夫死子弒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何解詁曰據莒人弒其君密州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解詁曰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絶也謹案此當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

公羊春秋通義卷五終經傳凡三千五百三十四字

春秋公羊經傳宣公第七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解詁曰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謹案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辭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娶聖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為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術本徒從也聖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緦外屬譏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解詁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據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據夫人氏欲使去姜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解詁曰明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解詁曰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服子慎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其稱婦何解詁曰據桓公夫人至不稱婦有姑之辭也解詁曰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繫重在遂因遠別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解詁曰是是衛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比于事殺猶似近正此其爲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解詁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謹案臣所以待放者有罪不敢逃其死無罪冀君覺悟猶當用之至於三年君意已審故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君放之非也解詁曰曰無去是非也大夫待放正也解詁曰聽君不去衛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解詁曰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釋衰而赴難則禮宜去解詁曰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閔子解詁曰閔子騫以孝聞要絰而服事解詁曰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解詁曰既事畢卽近也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于君謹案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孔子蓋善之也解詁曰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公會齊侯于平州不致者與惡桓同意桓之會皆不致宜之會唯於始一見法而已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據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所以賂齊也解詁非以師徒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日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率師救陳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

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據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君不會大夫之辭也解詁曰時諸侯爲趙盾所會不與卑致會故正之去大夫名氏謹案新城之盟趙盾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也

冬晉趙穿率師侵柳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解詁曰天子之間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解詁曰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率師及鄭公子歸生率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夫皆繫國責其辱國之甚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獋義在六年傳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解詁曰匡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解詁曰据食角不言之緩也解詁曰辭閒容之故為緩謹案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時則有牛禍

曷為不復卜解詁曰据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養牲養二卜一為帝牲一為稷牲皆卜得吉而後養之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解詁曰不吉者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帝牲在于滌三月解詁曰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於稷者唯具是視解詁曰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謹案此謂既扳稷牲為帝牲則可以隨索稷牲不暇繫牢若其平吉無變雖稷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郊特牲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郊則曷為必祭稷解詁曰据郊者主為祭天王者必以其祖配解詁曰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解詁曰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解詁曰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謹案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稷配郊句

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祔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是也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為譏者繁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紼而行事

葬匡王

楚子伐賁渾戎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繆公徐彥曰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曰公為取向作辭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

秦伯稻卒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鄭靈公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月者爲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解詁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弑于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夫婦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在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謂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解詁曰据當舉叔姬爲重大夫私事不當書言叔姬

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禮諸侯大夫嫁女留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使反馬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寧失禮合譏故並書見之又足以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爲婦甫嫁遽歸故不可也

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解詁曰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徐彥曰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解詁曰据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謹案春秋託王者之事見誅賞之法故弑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逸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弑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欒書是也舉遂之復見從內諱弑故也甯喜里克之屬雖討不當罪要自以弑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事復見不得爲難故獨發難於此親弑君者趙穿也解詁曰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董仲舒曰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耳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日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于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

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此乎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廣森謂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親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間已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壹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則穿之惡仍未得擿爾盾以文誅穿以實誅何以謂之不討賊解詁曰据皆去葬不加弑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獋此晉史所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書史亦斥言崔杼弑其君可知內諱弑者爲春秋新意矣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解詁曰辜罪也乎天告冤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爲仁外爲

仁也為義外為義也解詁曰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音義）如北監本作而古而如字通左傳見仲而何其義為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辟丸內朝不於法朝之處也解詁曰己諸大夫也是樂而已矣解詁曰以是為笑樂謹案左傳戰于令狐之歲靈猶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蹤其所為乃昌邑東昏之類皆由少席寵靈未聞教戒藉其位勢肆彼童心至于殺人以為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莅阼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祈天永命令趙盾奉繈緥之主前後左右不慎其選諭教無術陷之於惡己則避禍而委君子死誰執其咎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解詁曰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

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解詁曰彼何者怪何等物之辭熟視知其為畚乃言夫畚者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閨乎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解詁曰翻君責己以禮入欲以見就為解也古者士入通曰子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解詁曰赫然已支解之貌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解詁曰主宰割餕膳者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解詁曰蹯掌也摯猶擊也摯謂旁擊頭項（音義）摯音敎擊音敎字或作撽莊子云撽以馬捶謹案斗枓也保傅記曰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解詁曰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畚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天子為

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音義）愬讀如愬愬終吉之愬又何焯云愬卽自愬膳宰之事音讀與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解詁曰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寤故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解詁曰怍慙貌慙盾知己過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謹案左傳是鉏麑也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解詁曰焉者於是也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謹案守門曰門守閨曰閨猶漢書云詔戶者無得入群臣亦守戶曰戶也上其堂則無人焉解詁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

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解詁曰俯俛頭戶室戶易猶省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也甚於重門擊柝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解詁曰滋猶益也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音義）祁上支反佗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解詁曰佗然壯勇貌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為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解詁曰授君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劍祁

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于君所斥呼盾者君前臣名趙盾知之解詁曰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躇階而走解詁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謹案升降階之法涉級聚足者正也施于所尊以疾爲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盡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有急遽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躇階皆非禮之常矣說文解字引此傳爲辵階靈公有周狗謂之獒解詁曰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犬四尺曰獒謹案周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猘矣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解詁曰以足逆蹋曰踆音義踆音存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解詁曰甲卽上所道伏甲約勒鬬鼓聲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抱使上車趙盾顧曰吾何以

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解詁曰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蕭蘇桑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解詁曰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爲與此甲兵豈不爲盾乎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解詁曰之乘卽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矣謹案左傳是靈輒也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解詁曰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解詁曰復大夫位也卽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謹案晉侯天子之邑而穿爲之主將是其人素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爲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犯諸侯會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于手刃其君噫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而立成公黑臀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衰彈猶不書剽立非也君弒自必立剽君與衞有衎剽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此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其言至黃乃復何解詁曰据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有疾也解詁曰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爲難何言乎有疾乃復解詁曰据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爲有疾無惡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解詁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赦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仲遂者何解詁曰据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

子解詁曰据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貶曷爲貶爲弒子赤貶貶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得稱字但加字之故傳文未明竊取劉敞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爲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爲可譏奈何言是乃弒子赤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解詁曰据翬終隱之篇貶欲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解詁曰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張本謹案遂卒不日當與得臣同法辛巳則祭日非辛日范武子曰祭于太廟之日而知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到至遂卒實在前但必退書日下主譏猶繹之意乃顯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解詁曰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

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愼之至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絶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萬者何干舞也解詁曰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謹案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似文舞通得名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爲武舞小正傳亦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爲武舞之證籥者何籥舞也解詁曰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謹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存羽明知萬入去籥者是納武舞去文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解詁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謹案左傳廢六關莊子廢

一子室廢一子室其義皆爲置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知不可祭而猶祭但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檀弓曰卿卒不繹解詁曰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

戊子夫人熊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師說以爲荆楚將伯中國之驗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解詁曰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謹案頃熊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不繫氏楚以熊爲氏芊爲姓或其公族屈氏屬氏之屬乃可更以熊爲姓耳而者何難也言越宿又遲至日中而後得葬乃者何難也解詁曰謂問定公日下昃乃克葬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解詁曰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別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謹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穀梁傳曰葬旣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旣發引至于垣不可因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自當却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士以上皆爲雨止也昔魏葬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弛

期襄王弗許訖惠子託爲欒水齧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而不克葬者禮與之故常春秋之垂訓矣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月者正月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屢也曾鄒於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爲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

八月滕子卒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爲特褒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率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者何晉之邑也杜預以爲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此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解詁曰据陳侯鮑卒不地卒于會故地也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欲見杞伯戊卒于會者是境外之辭解詁曰不書葬者故鬠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郤缺率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死何氏膏肓以爲泄冶無罪是也音義泄同成石經作洩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解詁曰据歸讙及僤齊已取不言我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解詁曰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尚屬于魯凡歸邑物例皆時讙案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爲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崔杼其稱崔氏何解詁曰据齊高無咎出奔名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解詁曰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于周室彊莫大于齊國世卿猶能危之讙案穀梁傳云氏者衆族而出之之辭也殺矣曰郇稱氏爲衆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以爲衆族死乎

公如齊解詁曰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解詁曰据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賢王之子臣王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于蔡叔紀季唯尊內亦得言季子耳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

公孫歸父率師伐邾婁取蘱解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須朐日者異于公取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卽悉因其廢禮之實以刺譏當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解詁曰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稟贍振乏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解詁曰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會文在狄上者殊狄也傳義見成十五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据下入陳稱子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解詁曰辟天子故貶見之卽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謹案蔡人殺陳佗從討賊辭此不爲討賊辭者佗淫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楚非天子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

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曷爲不與實與故與于楚子虔而文不與故稱人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故陳恒弑其君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是也

丁亥楚子入陳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日以入善義兵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据刹及接菑蒯聵之等皆納使爲君納公黨

與也（解詁曰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楚爲討徵舒而納之生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据葬生者之事）君子辭也

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恕陳臣子力不能討假手于楚而討之也不月者泄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劉敞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凡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苫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率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解詁曰据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言不以晉人爲直而善楚子爲有禮也林父録名氏反爲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以義退以仁卓然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輕取敗衄中國遂喪故特出主名專見其罪得臣囊瓦可以貶稱人者下有弃殺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音義〕不與至禮也舊作一句連讀者非）

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解詁曰皇門鄭郭門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謹案放至也）

鄭伯肉袒左

執茅旌右執鸞刀（解詁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麾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解詁曰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己有過于楚邊垂之臣謀不敢斥莊王干犯也）

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解詁曰沛焉者怒有餘之貌諸侯自稱國曰敝邑）

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耋老謂其卿大夫解詁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六十稱耋七十稱老綏安也）

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解詁曰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辭令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爲惡言）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微署也深入國邑而言署至乎此遜辭也）

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手旌手持師飾也周禮曰析羽爲旌）

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子重楚左軍將公子嬰齊也解詁曰南郢楚都不能二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

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解詁曰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謹案司馬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廏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廝汲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蘇林曰廝取薪者也古廝與斯通詩云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扈圍也傳言鄧扈樂是也漢兒寬爲弟子都養而鄭君讀易兌爲養以爲無家女行賃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矣）

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

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杅盂也皮所以爲幣杅積）

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畵幣有餘也此與漢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貫朽不可校其喻相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以明今伐鄭致有損喪固其所也 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 解詁曰篤厚也本所以伐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 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 解詁曰從服從善用心曰詳何日之有猶無有日 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 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爲客晉爲主也救鄭不書者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 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 解詁曰淹久也 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 言避晉將爲天下笑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 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是也晉稱寇者敵國辭 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 解詁曰時晉乘舟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墮舟中身墮邲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 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 解詁曰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君命來 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綏晉師令得逸去也已上並申明與楚子爲禮之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解詁曰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 謹案莊王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日始於此也

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考之左傳是晉先縠宋華元衞孔達也大夫而專同盟於是始故壹貶稱人以疾之

顨軒孔氏所著書六　二十

宋師伐陳

衞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衞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衞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解詁曰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

晉侯伐鄭

顨軒孔氏所著書六　二十一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圍例不月九月爲此葬出也日卒則月葬月卒則時葬是例之正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地以宋者與傳二十七年同說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据上楚鄭平不書 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 解詁曰己二大夫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 子反楚右軍將公子側也解詁曰堙距堙上城具謹案距堙築土爲山以闚望者也左傳曰堙之環城傅於堞 司

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解詁曰析破骸人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解詁曰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畜積〔音義〕柑音箝使肥者應客解詁曰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解詁曰猶曰何太露情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解詁曰矜閔幸僥幸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解詁曰諾者受語辭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解詁曰反報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

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解詁曰先勉受子反語言將舍宋止而弗攻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繼乃道王本意終弗舍而止赴其憊甚七日不解必內潰云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解詁曰大其有仁恩此皆

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解詁曰据大其平平者在下也解詁曰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謹案平側舉國獨此稱人故知見貶義不發文實傳者在君側無專道實亦不與也雖大其平猶不與所以醇事君之義杜要上之漸凡平而後有反復者月信者時與盟同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何以稱子据赤狄未嘗見君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足以亡其躬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解詁曰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故稱子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解詁曰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謹案所閔之也小國君猶未名名嬰兒者亦以行進錄之也凡滅國而以君歸者例日惡其虐之甚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解詁曰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起其為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二人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弒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觀謹案春秋文不空設皆為後世法觀於王札子知貴戚之禍觀於三世內娶知外戚之禍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穀梁傳曰去公田而履畝
十取一也蓋古者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藉而不稅今去公田則九家同井而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
貢法也或以爲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公用田賦以後耳初稅畝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
古者什一而藉孟子曰助者藉也不言徹言助者傳順經意有從殷之質故取法其
善者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
乎什一大桀小桀解詁曰奢泰多取于民比于桀也寡乎什一大
貉小貉解詁曰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什一者天下之中
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解詁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
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

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
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
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
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藉也廬舍二畝
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
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
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
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
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
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
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
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
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司空謹別田之
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
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
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
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
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
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
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
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
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
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
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
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
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
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閒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
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
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
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
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
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
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
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
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
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
其業故曰
頌聲作矣

冬蝝生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解詁曰蝝卽蝝也始生曰蝝大曰蝝
蝝生不書釋所以未有言蝝生之意此何以書幸之也釋此言蝝生之
意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
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上上
文也變古易常初稅畝是也蝝應變而生故始生
未爲災而卽書之幸其見譴咎之蚤宜於此時立
憂懼變動深察天意而大改過則必有金穰反風
之應宜公不能率致凶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子
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此之謂也董仲
舒曰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
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于心外以觀其事
宜有驗于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
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儆我也春
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爲幸國莊
王天不見災地不見孼則禱之于山川曰天其將
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夫災之應

過而至也異之驗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謝災音義謝北監本作榭

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解詁曰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謹案成周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周漢地里志曰河南故郟鄏地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書所謂又卜瀍水東者是也成周非王居而宣宮在焉者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謝讀如序則物當榭之序謝之言射也堂後無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解詁曰据宋災不別所燒樂器藏焉爾解詁曰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難更遷成周作傳者据時言之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鄶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爲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于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五復反向使周人實長譴異修政更始與宣王之禮樂則子朝之亂必不作必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探經旨上本天意稱言約而取義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晉儒王祖游譏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乖硋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者也

秋郯伯姬來歸來歸者出也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也始嫁不書者容郯子爲世子時歸之

冬大有年大有年稔歉而饑所以譴君也饑饉而旋乃天之愛民也君恒悅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爲與賢比肹責輕故葬但不月而已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顏氏師以爲是十四日食案史記漢文帝二年亦十二月望日食陰陽之異容有非可理度意測者但此傳無明文未知其本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是盟同欲仇齊而不與信辭者傷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解詁曰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肹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解詁曰支解傳斷之故變殺言

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郈者刺郈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

甲戌楚子旅卒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解詁曰旅卽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還者何善辭也善曰還不善曰復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其事成十五年傳詳焉墠帷哭君成踊解詁曰埽地曰墠將祖踊故設帷重形也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

反命乎介解詁曰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介以士爲衆介自是走之齊解詁曰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謹案禮宋地故不言出遂在外也不日者無罪也以歸父公子慭與敖紇僑如數之可決內大夫奔有罪日無罪不日例

公羊春秋通義卷六終經傳凡三千八百七字

公羊通義卷之七

春秋公羊經傳成公第八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解詁曰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始邱使者言始不甸使也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使邱出一甲則甸有甲士四人率三甸而增一乘左傳曰爲齊難故作邱甲正義曰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也解詁曰月者重

錄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解詁曰時者謀結鞌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年聘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聞之世詐敗于戎狄與詐敗戎狄同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劉敞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率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率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解詁曰据爲無氏憂內也曹以內被齊難遣大夫助戰故善而錄之內衆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爲二軍之佐也使衆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錄內畧外之義也解詁曰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謹案從外不後日者先日者前定之期也緩辭也後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牽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解詁曰据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佚獲也解詁曰佚獲者已獲而逃亾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解詁曰還繞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禮介者不拜而今而拜稽首者重難執獲人君故爲加恭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左傳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軍中上下同服所謂均服代頃公當左解詁曰升車象陽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解詁曰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意邪勢未得去邪曰革取清者解詁曰革更也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亾去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解詁曰顧問執法者曰法斮解詁曰斮斬音義斮在略反於是斮逢丑父董仲舒曰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于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自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

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于春正之閒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此傳覆舉經句也毋此似公羊經本云齊國佐今文無齊者後人沿二家之經而誤脫耳推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例之則國佐上正當而繫齊也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

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事在宣十七年不書者臧孫許於今元年始以名氏見經壹聘齊之時猶未爲卿也凡內大夫行非卿例不書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蕭同者蕭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公之母是蕭同叔之姪女也兄弟之子猶子故左氏直云蕭同叔子矣踊于棓而闚客解詁曰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齊人語謹案謂登爲踊亦齊人語也晏子春秋曰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音義〕棓普口反則客或跛或眇左傳曰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然則郤克跛也眇者謂許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迓迎蘐賓者也聘禮記曰卿大夫迓大夫士迓士皆有迓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解詁曰閭當道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將別恨爲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謹案閭穀梁以爲胥閭也移日然後相去齊

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解詁曰齊襄公滅紀所得甗邑其土肥饒欲得之或說甗玉甑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杜元凱曰使壟畝東西行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解詁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惠士奇曰古土杜通毛詩自土沮漆齊詩自杜沮漆土齊猶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埤東衛之畝者亦以此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音義〕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今推此注有是不可行之語而下不可注唯云言王者不可爲質則似土齊也下亦有不可字者合蕭

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解詁曰如欲使耕者東西畝質齊君之母當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解詁曰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音義〕眣開成石經作眣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解詁曰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謹案傳道此者明晉未能怙齊進退權在國佐與屈完來盟于師者異也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遬卒

取汶陽田

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共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家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据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得一貶焉爾大夫不敵君本當貶稱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

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閒無事再舉地者以公在焉從諸侯會盟例也鄫敵國盟會恆不序獨此序者鄫君戕于邾婁未三年而二國之大夫同盟忿讐莬君莫此爲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竝在譏限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衞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時諸侯次于伯牛遣師東侵鄭敗于邱輿故以不得意致伐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始入宮廟未忍遽以神事孝子之志也 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 解詁曰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謹案穀梁傳曰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謹案桓宣皆篡立者而二公之宮並以災書于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 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解詁曰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得曰取不得曰圍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將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聘也其言盟何 解詁曰據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 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解詁曰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

鄭伐許 解詁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音義堅釋文作臤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

鄭伯伐許 解詁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爾雅曰梁山晉望也不繫國者與沙鹿同義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沂解詁曰故不日以起之〔音義〕沂古流字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山者高大尊道也河者所以宣通潤澤此象君位陵遲德澤壅過自是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偏于天下

秋大水時謀立毀廟故有飭宗廟之戒魯人不悟卒蹈失禮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解詁曰定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胡康侯曰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正月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敖煬公之曾孫隱公之曾祖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解詁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于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于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于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謹案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然則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武世室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

取鄟

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左氏經曰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解詁曰鼷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與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吳伐郯胡康侯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云命圭有命因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

而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月者爲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間有異事猶文無所承故復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不重言諸侯者間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曷爲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勸死士也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志復讐也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解詁曰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鞌之所喪邑董仲舒曰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于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獲齊頃公斮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亾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于憂而禍起于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晉欒書率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据紀履綸來逆女不書納幣錄伯姬也解詁曰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于衆女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解詁曰据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元年春王正月正也解詁曰正者文不變也其餘皆通矣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言天王或言天子並是至尊之稱猶覲禮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舍臨文隨稱無有意義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解詁曰棄而日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郯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

人錄伯姬也隱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迄于致女事事詳錄之解詁曰媵例時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解詁曰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下旋執鄭伯不日者嫌畢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背盟晉執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發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錄伯姬詳矣獨不書逆人者宋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爲伯姬榮故自從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解詁曰古者婦入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運潰日者惡楚比克莒二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莒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中城內城也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解詁曰据僖公不從言免牲也不免牲故言乃不

郊也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不免牲亦可知五卜非禮不發傳者四卜猶瀆過此何言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不致者此所會實晉世子也時晉侯有疾使太子以君禮會諸侯經就書其爵譏代父位而用公會大夫不致例以起之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解詁曰侈大也朝廷侈于妒上婦人侈于妒下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月者時晉人止公危録之也左傳曰晉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然則是年無冬者本當繫葬晉景公于冬三月之下但緣諱不書其事令如常例書首時嫌若冬實無事故去冬以起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月者為下盟出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

自其私土而出也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為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不致之義未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趙汸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為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

其言自京師何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公鑿行也解詁曰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解詁曰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

曹伯盧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謚莒無謚故不書葬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至是始娶者公即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

鄭公子喜卒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卒名及稱婦例並見宣元年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解詁曰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於經為仲嬰齊顧炎武曰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為仲遂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則子叔聲伯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

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寧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于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法而氏之云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謂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爲人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乎可乎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歸父使子晉而未反何以後之解詁曰据已絕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解詁曰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惠謚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碏使告于陳曰老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當稱名今惠伯自稱老夫者蓋藐僾遂之辭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相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解詁曰臧孫許宣謚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解詁曰時見君幼歸欲以防示諸大夫

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久而更傷歸父無罪逐絕不廢臣禮故爲立後言仲遂大惡當絕直以賢歸父故存其世爾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戌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爲伯討也晉義僖二十八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特爲此經發傳而今板本于上仍有之字甚誤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爲國亂渴葬例也葬卜葬日而今用庚辰亦渴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畏難遠害能假晉力以威蕩氏卒拔强族輯公室智足以奠亂功足以安國故褒辭大之也

宋殺其大夫山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公室貶罪之

宋魚石出奔楚解詁曰與山有親恐見及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曷爲殊會吳外吳也世子殊會吳亦殊會貴賤不嫌辭可同也然同之中有異焉鄭玉曰首戴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楚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橫函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悉在內外之文最明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解詁曰据大一統言自近者始也解詁曰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謹案此春秋爲後王大法建首善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羈縻弗絕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治治夷狄椉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其義然也會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危月之音義始一本作難

顨軒孔氏所著書七　六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朱文公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謹案五行志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文公也

鄭公子喜率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据鄭上稱伯下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痍傷也晉呂錡射楚子中其目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也解詁曰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凡衆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當蒙上日也謹案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爲主人而戰言晉侯及者蓋以楚數凌諸夏鄭附從僭夷善晉之能敗之故與使爲主與獻同義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

顨軒孔氏所著書七　九

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不得爲晉侯所見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解詁曰据不得意邑之會公失序不致謹案此兼問兩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因誤以爲行父再執與經不合不恥也

曷爲不恥公幼也公不見見實以叔孫僑如淫通繆姜而譖公于晉之故特公尚幼未能親政凡有咎辱責在大臣故不以病公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王之上大夫稱子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解詁曰据曹伯襄復歸于曹易也解詁曰易故末言之不復舉國名其易奈何

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解詁曰和平其臣民分專心于負芻謹案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則名喜時內平其國以待君歸若與未失國者同故不名以起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解詁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謹案此釋不言復之意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緣賢者之心而為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稱侯以執罪已明矣其言自京師何解詁曰据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後歸于衛與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咎國人不得易其位故無難矣因明喜時能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負芻之罪也例歸文在上者若言自京師歸于曹則嫌自者京師有力辭與歸功焉時意錯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解詁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善其能以身衛君故仁錄之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晉厲公音義板本云將會厲公從闕成石經增襄三年疏引此文亦有晉字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徐彥曰言聽獄者失之大者矣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此一事而再言之者先凡而後目也前此者以下釋代公執之意自成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申其事而詳敘之蓋晉人緣乞師不與恚公而以會不當期為罪名耳傳本釋經經唯一書執季孫行父而郤公言再執是不善讀傳矣內大夫無罪被執者例月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日者有罪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解詁曰行父執釋不致者卑公至為重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日者有罪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二家經曰北宮括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

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不復言諸侯者尹單與盟與葵邱異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解詁曰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或曰用然後郊或意未明舊說以為用事于頖宮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闕疑殆焉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解詁曰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解詁曰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解詁曰不書者以爲公請除出奔之罪也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上年行父代執晉憾未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復欲執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解詁曰十月壬申日貍軫魯地無君命不敢卒大夫解詁曰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解詁曰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婁子貜且卒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鄭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實欒書弒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去日者衆弒辭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解詁曰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衆伐於上起其意也楚已封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君錄之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解詁曰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丁未葬我君成公

公羊春秋通義卷七終經傳凡三千三百八十一字

春秋公羊經傳襄公第九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追釋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解詁曰据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不與諸侯專封也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取直言彭城嫌與逋逆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于楚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

夏晉韓屈率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

秋楚公子壬夫率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婁子來朝

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不及時書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不葬者棄夏附楚與接同罪

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晉宋將卑師衆衞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徐彥曰左氏以爲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解詁曰以下戍繫鄭其言城之何解詁曰据外城邑不書取之也取其邑而城之爲守固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晉伯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從諱其惡不言爲晉諱者鄭背中國甘心于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伐喪所爲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罃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責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率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解詁曰盟地者不於都也

公至自晉解詁曰以晉致者上盟不於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日在下者齊侯始使世子亢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曷爲殊及陳袁僑據非貴非外爲其與袁僑盟也杜元凱曰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廣森謂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雖間無事必再舉地首戴葵邱平邱是也大夫盟間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間無事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教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率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故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羮不地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解詁曰襄公者成公之妾子謹案弋氏左氏經爲姒氏姒姓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姒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姒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鄫由太姒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甯武子曰杞鄫何事是鄫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鄫爲姒姓襄公之母其鄫女與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解詁曰以不殊鄫世子俱言如也

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定弋鄫女蓋即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解詁曰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謹案殆危也告危于晉也

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

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解詁曰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謹案主書者罪鄫子也

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稻不殊孫林父者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衞先通好言及衞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衞孫林父則非衞尸其事文不可施故不殊衞以起晉志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解詁曰據上善稻之會不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不得先言鄫人而後殊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爲之也若言吳鄫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嫌進吳者後會于祖仍殊之自明矣鄫叙于會者刺晉將乎莒鄫之難卒弗能正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解詁曰離至離別前後至也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邱辟魯獨戍之戍例時

楚公子貞率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所聞世再見斯進故日且名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解詁曰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謹案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責莒脅鄫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鄫亾而歸惡於莒人滅鄫也已姓之子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享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有旣亾國有旣滅滅而不自知由别之而

不别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亾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王於鄫取後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衰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一見法而已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据譚弦温之等國滅君死之正也諸言奔者皆責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率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音義）頑疏云一本作原字非

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解詁曰据陳侯鮑卒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𦔮常地則不地爲變外諸侯卒常不地則錄地爲變各從變例以起問發微不拘一概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左傳曰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解詁曰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鄭伯髠頑何以名解詁曰据陳侯如會不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解詁曰舍昨日所舍止處也謹案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連而辭急明是尚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閒既緩卽不得預名也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据陳侯如會是見諸侯文致其意也解詁曰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

陳侯逃歸范武子曰背華卽夷故書逃以抑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月者正月也上鄬之會不致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解詁曰深順上事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黃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也蔡侯肸鄭伯喻皆以從楚不葬鄭僖公之卒弒也子駟未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弒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爲之衡者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此侵也其言獲何解詁曰据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解詁曰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鬭當坐獲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率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

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大小者分別延燒甚不甚也解詁曰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大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大災也檀弓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也解詁曰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晉悼公圖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錄日責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率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斐鄭大夫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弒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楚伐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斐同謀亦與聞乎弒者也前弒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

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解詁曰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無主有之者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

楚公子貞率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軍將皆命卿故以三卿解之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頌則曰公車

千乘明五百乘爲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傳公之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率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音義)疏云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解詁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解詁曰爲楚救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凡以兵取內邑者悉諱言圍也月者爲下入例(音義)熹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季孫宿率師救台遂入運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莒已取台救之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穀梁傳曰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運惡季孫宿也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解詁曰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謹案吳終春秋未嘗日卒惡而略之尤外于楚

冬楚公子貞率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

己未衞侯衎出奔齊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篡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衞侯衎見逐于孫甯名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言不顧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没孫甯之罪者後弒君入戚已顯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率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爲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連王后君前臣名之義外逆女不書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竝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解詁曰明魯當共送迎之禮謹案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其言至遇何解詁曰據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不敢進也著畏齊之甚

季孫宿叔孫豹率師城成郛者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解詁曰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音義）文選西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解詁曰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自是迄哀公地比四動皆季氏專強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前爲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瞯卒宣公也音義二月開成石經作三月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率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

齊高厚率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率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必復舉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解詁曰据諸侯圍許致圍未圍齊也解詁曰故致伐起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此二者皆齊罪蓋兼惡之春秋抑彊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

取邾婁田自漷水

其言自漷水何据取漷東田不言自漷水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解詁曰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葬者襃明

夏衛孫林父率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晉士匄率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据公孫敖言不至復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解詁曰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

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
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
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蘇轍曰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焉必君命而
後可則安用將矣劉敞曰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
而後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日止師而請之
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
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父也凡在家無專焉
臣子之大節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

冬葬齊靈公 解詁曰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

城西郛 解詁曰言西郛者据都城錄道東西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遬率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之弟履及故出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解詁曰為二慶所譖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月者正月也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 据盟會恒言邾婁人 重地也 惡叛臣竊邑故錄名以見其罪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月同行而有揜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頻月日食古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躔離乖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

庚子孔子生 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

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書有十有一月字者
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別自後為所見之
世故也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
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
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為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
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翱翔始以龍見終以

此歲是有德而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卯謹案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意但酉極之位也漢四分歷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歷序以爲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元年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歷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歷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甚祺遂古七歷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正月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婁鼻我來奔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据非以地來奔以近書也近者所見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退錄其接我者以見法必見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解詁曰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据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左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率師救晉次于雍渝

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解詁曰据次于聶北救邢先通君命也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豹也先書君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教也然救不言次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義云爾

己卯仲孫遫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日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晉人殺欒盈

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秩今盈入晉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解詁曰稱人者從討賊辭

大其除亂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率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絶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

齊崔杼率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咸宜咎出奔楚音義釋文云咸本又作鍼按開成石經是鍼字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率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率師入陳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焉入國之善者也故日春秋之例日入者善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間有異事與祝阿同例据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路晉侯晉侯許之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遂亂受賂黨弒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爲內諱而存中國也重邱之盟稷之會其迹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之所謂遠世近世異辭

公至自會

衞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衞之邑也本邢邑衞滅邢而有其地曷爲不言入于衞諼君以弒也衍在陳儀蒯聵在戚其未得衞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衞爲難者蓋以衍與蒯聵若有君衞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以入于衞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衞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畀者卽不與使有衞之辭也若衍者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謀爲諼于逐我者之子甚足賤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其奔名其歸名則於此可省文因別見罪輕于朔矣

楚屈建率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蠆率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巢楚邑名時巢人以吳子勇而輕死開門誘之謁果入其門爲所射殺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與鄭伯髡頑同義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解詁曰衎盜國林父未君事衎言叛者林父本逐衎衎入故叛衎得誅之故正之云爾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此諼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解詁曰据齊陽生至陳乞家詩書入于齊不書復歸者入無惡文惡剽也解詁曰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曷爲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解詁曰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于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讒禍故惡以爲戒也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据晉欒弒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異知非篡託始省文故問其義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解詁曰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謹案春秋之於衎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喜之弒而衎之失德見曰衛侯衎復歸于衛又正孫林父之叛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而不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動爲社稷之大計剽失當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醇乎惡衎矣明於惡剽之說則爲臣者儆明於惡衎之說則爲君者懼范武子曰衎實與弒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獨鄭見名氏者起本當言晉趙武也左傳曰趙武不書尊公也此著明大夫不敢君之義也晉之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霄不嫌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解詁曰据甯喜弒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孫林父以戚叛如晉晉黨於孫氏而爲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

解詁曰固猶必也喜者殖子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解詁曰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解詁曰縶馬絆也僕從者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謹案此言是鱄時從獻公在外而何氏責其移心事剌背爲姦約抑又過矣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解詁曰鱄見獻公多詐不敢保獻公怒

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解詁曰欲以此語迫從令必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左氏述其約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已約歸至殺甯喜殺甯喜不以討賊之辭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既愧負甯氏又以獻公淫刑無信見幾而去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解詁曰攜猶提也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謹案穀梁傳云鱄之去合乎春秋癈疾曰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鱄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音義〕釋文云昧舊音刎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曷爲再言豹解詁曰据盟于首戴不再出公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解詁曰殆危也謹案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瑗後亦皆弒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雜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爲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會盟一地不衆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解詁曰豹竊爲政之所致

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解詁曰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解詁曰靈王

乙未楚子昭卒解詁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謹案閏書者積月之餘日而附于前月故不更繫月與壬申同例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解詁曰据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正月以存君也解詁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解詁曰以刑人為閽非其人故變盜言閽謹案祭統曰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司農以為夏殷時也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污情變黠僞則防姦遠慮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曰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左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解詁曰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宗廟社稷當坐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解詁曰据向之會稱國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解詁曰與并也并季子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解詁曰迮起也倉卒意迭猶更也音義迮子各反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解詁曰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曰天苟有吳國解詁曰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尚速有悔于予身尚庶幾也解詁曰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徐彥曰成十七年左氏傳晉士燮祈死下何氏作膏肓難之曰休以為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公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夭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為果死因著其事以為信然於義左氏為短然則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見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早卒遂忿死不可祈之義矣猶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閽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為信然故得難之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不在曰亾即之即位也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解詁曰闔廬謁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嗜炙魚因進魚而刺之音義焉開成石經作惡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季子受之比其

卽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既自立因而不討也慶父無可立道魯季子處之以義國處有可立道吳季子處之以仁去之延陵解詁曰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終身不入吳國解詁曰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解詁曰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解詁曰故降字而名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爲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有君有大夫今爲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之意故仍未許辭同諸夏此春秋以忠孝教也讓國事在昭公時褒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爲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取其敬慕中國王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凌轢諸夏之甚故爲諸夏危錄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弒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絶固無爲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亾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焉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爲鑒也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解詁曰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

天王殺其弟年夫解詁曰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爲諱者年夫有罪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解詁曰據葬紀伯姬不言謚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解詁曰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衞其身也謹案傅傅母也母保母也

逮乎火而死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宋伯姬又加賢焉故錄其謚也共姬之謚從共公者也善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睢而大雅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女失所淫俗流行極十五國之弊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刺于上澤陂月出風于下淫泆百餘年閒小人不復知有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亾詩亾于陳靈者春秋之所爲懼而作也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之匹於內女賢不肖必謹而別之觀鄫季姬之淫泆則數年之閒而婦喪其躬夫虧其禮仇及奕世子孫見戕此春秋之所以爲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閒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三國之賤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爲勸漢廣行露之意也左氏顧譏託君子之言譏其女而不婦殆猶漸於末世流俗之見者與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與欒盈同義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怨蔡人不敢討君之嫡嗣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般弑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録伯姬也解詁曰重録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

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解詁曰更復也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左氏以爲晉趙武之等是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解詁曰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謹案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録其所爲尤見專藴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戌幷貶者亦偏刺之意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解詁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范武子曰朁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解詁曰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

公羊春秋通義卷八終　經傳凡四千九百七十六字

春秋公羊經傳昭公第十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音義〕齊惡二家經並如是今公羊本作石惡石惡前已奔晉此必誤也釋文未言左穀有異且本疏亦作齊字故定從之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据八年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解詁曰難八年事言將自是弒君也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致哀公自縊故云爾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据貶必於其重者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故特著其爲同母弟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目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若招殺世子商臣弒父皆所謂不待貶絕者也其貶絕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王晉卻缺之屬一者事隱若夫人氏仲遂之屬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解詁曰据棄疾不豫貶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戮其殺世子之罪已見亡陳之爲罪首尚未見故春秋甚惡招重於此貶著之也

三月取運

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本內邑久叛屬莒今復取之不言伐莒者諱伐喪也月者錄責之起諱意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鍼有寵于桓公景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與莒慶爲譏逆女特書同例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

晉荀吳率師敗狄于大原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公羊師以今說讀之爲大原故弟子難之地物從中國解詁曰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邑人名從主人解詁曰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謹案此言大鹵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原之言遠也隰之言濕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莒去疾者當國辭入者篡辭展之罪重矣而去疾不免爲篡者著去疾之不正也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稱爲弒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已顯故於其弒也從莒無大夫常文啖趙之徒自不守踰年稱公之法誤以曹羈莒展與鄭忽比類反疑經無惡展之文而斥左氏記莒事爲失實其妄至此

[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故亦不得月諸侯奔例矣]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解詁曰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

葬邾婁悼公[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矣春秋不言弒者爲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弒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弒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畧其實沒其文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解詁曰辟內難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解詁曰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　謹案昭公之篇屢言至河乃復蓋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志于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壹以爲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詞耳是行經書于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魯史官欲飾成公復爲晉辭弔喪故移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耶]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畏齊晉大國閒有使卿行者屬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解詁曰爲季氏]

北燕伯款出奔齊[解詁曰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解詁曰爲季氏〔音義〕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誤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無所殊也]

楚子執徐子[二家經皆曰楚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解詁曰故繫之齊]

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解詁曰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已絕於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圍宋彭城同例]

故直言伐失而已　辟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解詁曰稱侯而執者伯討也董仲舒曰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與專地而封晉文不與致王而朝楚莊不與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

遂滅厲　伐執例不月七月為此滅出也（音義）厲疏云有作賴字者按古文厲賴通論語厲己鄭讀為賴漢武帝紀祖厲河李斐曰音嗟賴是也此厲即僖十五年齊所伐者左氏經於彼作厲於此作賴寫者異耳又桓十三年傳有賴人杜預云賴國在義陽隨縣僖十五年下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明厲與賴為一水經注溠水篇曰厲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

九月取鄫

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　內諱滅國辭難日入易日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為上有莒人滅鄫嫌實取莒邑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初作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者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為名春秋就以善復古書之者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　然則曷為不言三卿　解詁曰据上言作三軍等則不言軍云卿者上師解言三卿因以為難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解詁曰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以中也今此據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據上言作三軍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為其將復據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謹案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經舍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　其言及防茲來奔何　解詁曰据漆閭邱不言及　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解詁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劉敞曰私邑者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

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傳釋其地有涌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當戰而涌甚謬

秦伯卒

何以不名　至此始發難者据所見之世錄小國　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　解詁曰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謹案秦居西陲雜犬戎之習非實夷國也用或俗聞　其名何　解詁曰据秦伯罃稱名　嫡得之也　解詁曰獨罃稱以嫡得立

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云則不辭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解詁曰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衞

秋九月大雩

楚薳頗率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何曰暨不得已也左傳亦曰齊求之也解詁曰時魯方結晉于吳外慕强楚故不汲汲于齊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謹案左氏許惠卿說此為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莅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篇衞人侵狄秋衞人及狄盟較之彼閒無他事而重舉衞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燕其非燕齊平審矣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莅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日食于娵訾降婁之交左傳士文伯說魯衞惡之衞大魯小應在其君卿之衰也

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穀梁傳曰鄉曰衞齊惡今曰衞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解詁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輙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為亂故危錄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變其曰陳者也子繫君言其則可繫招言其則不可言其公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招所立也

秋蒐于紅

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蓋過實不與弒而招歸罪焉若魯翬討寪氏之比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瑗葬陳哀公解詁曰日者疾詐諼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劉敞曰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曷爲貶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稱人則疑于討滅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謹案孔瑗不言大夫討賊之辭也蓋招所使殺偃師者若成濟之比承上滅陳文已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按左傳時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同如陳經唯書內大夫者離王也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火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解詁曰据災異爲有國者戒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解詁曰月者閔之罪人招也孔瑗弑君賊也徐彥曰悕謂悲也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滅國多矣曷爲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敢議楚罪者若是陳將竟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森謂陳已滅則春秋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錄之不用外災常例矣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左氏經曰齊欒施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率師伐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解詁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謹案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王自吳不書姬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月若移冬于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爲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託以見端云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子虔何以名解詁曰据誘戎曼子不名謹案虔即元年經公子圍也本共王審之子康王昭之弟篡立後更名虔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左傳曰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解詁曰蔡侯般弑父而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解詁曰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董仲舒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已別矣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路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

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人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寛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寛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佹于上而非僻之行則于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音義〕讀惡而討不義讀當於討字絕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范武子曰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衛安不忘危廣森謂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厲衆比時有喪重致衆罷遣故君子緣人情不譏也

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解詁曰歸氏胡女謹案齊歸子野母敬歸之娣何氏以為襄公嫡夫人非也疏因附會其初至不書者蓋為世子時娶之據左傳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即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解詁曰據陳子也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解詁曰靈公即般也不君靈公坐弒父誅不得為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云爾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解詁曰據惡惡止其身誅君之子不立解詁曰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弒父誅當以誅君論之謹案此亦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當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即是絕之若併去世子無以知是嫡與否不與立之義反不見也劉敞橫議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為

難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即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書鄭忽于前不嫌不當立矣春秋美惡不嫌可以同辭必欲強相援比又可謂蔡世子般亦與使有蔡之文乎非怒也無繼也徐彥曰非由惡其父遷怒其子孫但由靈公大逆理無繼嗣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意時有所築隄善崩潰殺人釁之解詁曰日者疾諼滅人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解詁曰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按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闕謹案此當為納北燕公子陽生于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爾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解詁曰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

不如何寧可强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也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解詁曰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其詞則口先聖諱有罪焉爾詞有褒與貶絕假天子之事故謙以爲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不日者慭無罪也慭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慭惶懼出奔公之復季氏爲之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解詁曰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强令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謹案鮮虞姬姓之國見于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于中山者卽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爲諸夏盟主楚爲覆姬宗坐視不救又效楚之尤亦加兵于同姓故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者初楚入爲中之會請諸侯于晉晉弗敢競楚由是大得志于中國放乎滅陳蔡者晉君臣爲之也蘇轍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非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率師圍費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蒯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此弒其君其言歸何解詁曰据齊陽生入惡不言歸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解詁曰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弒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音義弒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弒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于左穀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解詁曰据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其意不當也解詁曰据上傳知其脅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卷綸而比出比歸而虔縊比自謂於虔無一日君臣之誼然而君子惡比受棄疾之君己而樂成其弒也故歸弒於比以爲後世大防比不立而殺虔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虔是弒而已矣高閌曰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遂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弒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己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弒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

氏以弑何難不言楚人又不言殺公子比意言將自是為君也解詁曰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棄疾即楚子居也謹案棄疾奉比為王而已為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弑公子比既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以弑之實春秋一言而權衡各當如此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晉人辭公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之亂而飾為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為無恥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解詁曰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謹案吳世子偃師之子廬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者罰弗及嗣猶毀朔之子無絕義也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疑為平丘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氏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為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蓋邢衛緣陵雖犯專封之猶為興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楚自復之安足為德且棄疾本以利動故直畧之不復為文實壹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即春秋貴明義不貴明事之效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書葬者為廬仲討賊之志也志苟不忘復讐雖假手於楚猶蔡討也亦葬陳靈公之意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達乃以僑如為尊夫人隱如為尊晉尊夫人或可通尊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盭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禍重又以在近世合錄名氏也若然秦鍼莒牟夷之屬皆得言以近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小國事事載之亦不勝文繁其特書者要各有主書之義若秦公母弟莒殺公子假令在所聞限雖可責猶不責今而責之即是以近書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解詁曰畢竟祭事謹案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然非卿喪不得以聞檀弓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太史非卿故也經言有事不

舉祭名者署爲變禮張本不主議祭與宣八年同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後魏清河王懌曰攝主者攝飲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嚴森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曾子問固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酳獻而事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畢對文以爲節也禮曰士不攝大夫若兄弟宗人爲士者卽不可使攝若同爲大夫同當奔喪又孰相爲攝盒知解詁錯誤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獻尸事畢不賓尸也假令當賓尸而聞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

夏蔡昭吳奔鄭徐彥曰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爲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

秋晉荀吳率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

楚子何以不名解詁曰據誘蔡侯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

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解詁曰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

戎曼稱子者入昭公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率師滅賁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解詁曰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爲孛異猶問錄之

其言于大辰何解詁曰據北斗言入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解詁曰大火謂心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時也謹案參伐連體六星故舉伐以統參正猶考工記云熊旗六旒以象伐也北辰亦爲大辰解詁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謹案劉子政說以星傳曰心大火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解詁曰據於越敗吳于醉李敵也解詁

日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月者畧兩夷謹案左傳時楚人以詐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何以書據衛陳鄭非二王後記異也何異爾宋火以災書此亦火也曷為以異書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三國為衆況至于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穀梁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

六月邾婁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左傳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解詁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失其補寫寒溫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解詁曰聽之宜止罪張洽曰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于商臣般者過與故不同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壹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解詁曰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謹案書葬者起非實弒也蔡景公亦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弒而代之者般也買弒而代之者非止是可以辨矣穀梁傳曰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善乎斯言孝子之至也推止之心過失而

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即死而天下明之謂由愛父以死雖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由弒父以死是以一朝之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後罪少可償耳若止者雖不慎其始可謂善其終矣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為之諱殺喜時不欲負芻有篡名春秋為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即止自責而責之者猶附於樂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自責然後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曰非故也藥誤也甚或曰非藥之誤疾不可為也設有不肯欲速代其父宜補故寫之宜寫故補之宜寒故溫之宜溫故寒之亦曰藥誤也疾不可為也是尚可道予故止與趙盾加弒似同然止自責則書葬盾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微而其辭甚顯也左傳言止奔晉殆避之晉以致國於弟而實哀慕咎傷以殞其身者也或因彼文遂疑止實酖弒若然止之奔乃與宋萬同科經必特書而悼公又與宋閔公同科不得書葬矣為此說者其心必以加弒為過苟以加弒為過是必以誤殺父為無罪苟以誤殺父為無罪即與于亂臣賊子之甚者也邪說橫議經義曰晦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解詁曰据始出奔未有言自者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畔也解詁曰時會盜鄸以奔宋畔則曷為不言其畔解詁曰言畔者當言以如邾婁庶其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解詁曰諱使若從鄸出奔者故與自南里同文謹案不言以鄸者雖諱也而與自南里同文者乃正起其畔也諱文不諱實諱自為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揜爾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解詁曰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解詁曰喜時曹伯廬弟謹案左傳為主于師者蓋喜時也在師中為喪主也負芻宜公之長庶子宜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也監國負芻弒其世子而自立故謂之當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宜公母弟次宜為君喜時不受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非謂賢者子孫畔遂無罪此春秋託王義以為文王之用刑宜在議賢之辟也昔祁奚之論叔向曰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蹈大辟可無宥乎春秋治趙鞅之嚴也臣道也治公孫會之寬也君道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知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為首君與讓則息兵臣與讓則息貪庶民與讓則息訟故天下莫不亂于爭而治于讓凡經稱讓國者五人叔術前矣曰夷喜時並有定國之功叔武又不幸羅于患難春秋沒其事併沒其名而第託他事以見賢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彼三公子卽皆有讓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札義雖高顧未能免僚于篡弒之禍猶在三公子之後也乃獨使以名見可以窺君子之論次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解詁曰据立適以長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解詁曰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衛侯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謹案注廣言諸疾爾輒之疾則跛屬也有惡疾不立者為其不可奉宗廟也春秋記事皆為後王示法常辭立適以長而有衛侯之兄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卽如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辭不包舉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趙汸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人劫宋公取太子為質見討而出者故書月以異之比于宋萬王子朝佚賊之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解詁曰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謹案畔臣從刑人情事為近若漢時作亂者發中都官四徒之意也杜預以南里為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與師圍宋九月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乃為却四十里而舍于盧門之闔則盧門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者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解詁曰是後周有簒禍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解詁曰出奔者為東國所篡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解詁曰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

大蒐于昌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解詁曰據天子之居稱京師言不及外也室猶家也景王不能齊其家適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前此頹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而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一時三書周以年孟八年始革敚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繻葛之敗未及丙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賓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稱王猛何解詁曰據未踰年已葬當稱子當國也景王世子壽蚤卒未有命嗣王崩尹氏黨于朝劉氏單氏黨于猛猛之貴賤不可知然子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為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為君於不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正視朝固有間矣劉

與尹氏別見曲直也稱王猛所以為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等猶之詩以王比十五國也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郟鄏也對成周為西其言入何篡辭也天王入于成周不為篡此知為篡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篡可知也本句當立故猛為篡崔彥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據天王崩不名卽此為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壽死而句及正也猛非次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

前不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稱之曰王子猛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為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卽明不能辨正

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鞅卒問于周衆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衲鑿也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壬寅朔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解詁曰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於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衆見篡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据艾陵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時六國之師爲楚伐吳若偏戰之辭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爲主故不可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据敵之戰可變使伐人者爲主中國亦新夷狄也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爲夷楚役亦不可與使爲主解詁曰不稱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解詁曰髡楹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名者從赴辭也生得曰獲徐彥曰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卽此獲陳夏齧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解詁曰据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吳少進也解詁曰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

天王居于狄泉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解詁曰据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著有天子也先著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辭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

尹氏立王子朝解詁曰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謹案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

八月乙未地震解詁曰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弒僚徐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据非若遂有譏道殺恥也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殺矣董仲舒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再氏者爲舍賢而錄之也公孫于齊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爲怨咎自殺蓋魯之賢大夫也預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善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榮辱其終身者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鬱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

有鸛鵒來巢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中國國中也鸛鵒不踰齊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宜穴又巢也解詁曰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鸛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据驥丞不言又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解詁曰昭公依託上雩生事聚衆欲以逐季氏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謹案祭禮諏口不諏辰詩曰吉日維戊少牢饋食日日用丁己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錄日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辭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解詁曰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解詁曰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解詁曰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言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解詁曰失禮成俗不自知也子家駒曰設兩觀解詁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乘大路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尚質周祀天以玉路尚文魯郊不敢純與王同故乘殷之路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解詁曰干楯也以朱飾楯戚斧也以玉飾斧大夏夏樂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謹案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解詁曰繫馬曰維繫牛曰婁柔順也謹案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己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爲之用君必無功削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意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解詁曰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說謹案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昭公曰喪人不佞解詁曰不善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不敢斥齊侯謙言爲齊執事之羞再拜顙解詁曰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解詁曰慶賀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解詁曰鈇鑕要斬之罪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解詁曰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笥食

卽下所致糗也屈曰脯伸曰脡謹案用四脡者凶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五脡鄉射記曰薦脯用籩五臟聘記曰薦脯五臟則吉事用脯之數也唯士喪禮及虞禮脯皆四脡國子執壺漿解詁曰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朝食曰饔夕食曰餕解詁曰未就未成也糗糒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解詁曰衽衣下裳當前者乏器謙不敢求素謹案諸侯非見于天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國遂同齊臣也故下文高子辭之云辱大禮高子曰有夫不祥夫讀如夫如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君無所辱大禮解詁曰禮臣受君錫荅拜謂之拜命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太卑故曰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志不在食景公

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解詁曰腆厚也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謂致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解詁曰不敢當大禮故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顏以受賜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解詁曰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解詁曰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解詁曰猶曰誰爲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解詁曰噭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諸大夫皆哭解詁曰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旣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解詁曰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幦車覆笭（音義）幦與詩淺幭禮然複幦字聲訓並同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以禮爲國致有此辱也（音義）與平聲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解詁曰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解詁曰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月者善錄齊侯孫覺曰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爲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爲己得特書其爵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穀梁傳曰公次于楊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解詁曰月者閔公次國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

夏公圍成從內邑不諱例書者凡黨于季氏皆叛邑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解詁曰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爲大信辭

公至自會居于運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解詁曰據入者篡辭不嫌也解詁曰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篡故言入者起其難也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誅柔敵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皋言以居于狄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較然可知也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也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敵

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

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解詁曰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名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不舉光弒者從吳無大夫例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與鼻我同義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解詁曰月者爲下出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解詁曰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後不月者錄始可知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公羊顨軒孔氏所著書九　三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解詁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解詁曰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不月者例時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解詁曰據國曰潰邑曰叛郛之也運非都故

不曰國之而曰邾之曷爲邾之君存焉爾解詁曰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赶訪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逆潰者季氏誘逐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据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解詁曰閔公逆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爲所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不死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解詁曰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公爲此會也季氏負極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

文何以無邾婁解詁曰据讀言邾婁謹案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師法自連邾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横謂是魯史闕文後世有爲斷爛朝報之說以廢春秋者預其罪首與通濫也解詁曰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謹案通濫義如周書但存云通殷命有國之通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解詁曰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孝公懿弟九公子於宮中顏於魯爲妻父因得入宮淫女公子因以納賊弑懿公也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蓋魯公子伯御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孝公時尚未立懿弑則孝當爲君故傳遂以公言之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科取其一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解詁曰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

也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解詁曰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當賞以括公爲重也賊至湊公寢而弑之時伯御既弑懿公將并除孝公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音義愬開成石經作訴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國語所謂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自是已下並傳所不信聊異聞言之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解詁曰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娕叔術所生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

者也與盱同母異父兄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奚斯之味也荀子曰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解詁曰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而盱有餘解詁曰人父自謂也叔術覺焉解詁曰覺悟也知少爭食長必爭國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所受即濫是也服氏成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廣森謂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三十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豈虔不曉算術抑苟取一時之辨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以正之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豈有稱人國之賢者而所行若此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解詁曰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故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感兒爭食之事謹案時天子猶言時君也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死義如蔑死我君之死解詁曰猶曰何故死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解詁曰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耳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假令與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醜爲叛人而叔術子孫無寄濫之道是絕之也今爲叔術賢故既不欲絕其世不絕則世大夫也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又嫌大夫皆得

世其邑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故使仍與大夫以邑叛者同文而又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絕之義皆可推而知矣蓋叔術雖世爲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濫爲竊邑也解詁曰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解詁曰是後昭公死外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解詁曰與取濫爲亟諱案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諱然春秋意不變其常辭者所以存公而正名分也杜預以爲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運唯繫之齊得言取耳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爲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於順逆之甚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羊春秋通義卷九終經傳凡四千八百九十七字

春秋公羊經傳定公第十一　公羊通義 卷之十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三月

定何以無正月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眜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着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爲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略不知之作抑懃蓋闕之義

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本所以不言卽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卽位之實也定公卽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然三月雖繫執仲幾事其實外執大夫例時徐邈曰改元卽位在于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以謹仲幾也說是

不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解詁曰昭公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解詁曰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卽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卽位謹案是時昭公之世子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尚未有定屬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解詁曰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于是謹案微辭者意有所託而辭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旣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仲幾之罪何不衰城也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衰分之衰顏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卲公讀爲蓑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蓑字者誤也定从閒成石經作衰

其言于京師何據晉人執衛甯喜不地伯討也解詁曰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伯討則其稱人何解詁曰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貶故不稱名氏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解詁曰據伯討實與解詁曰言于京師是也而文不與解詁曰貶稱人是也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解詁曰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謹案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成周稱京師者起敬王遂安居東周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卽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卽位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閒魯有王禮辟時天子故多雜殷法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卽殷法也喪自外來當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日卽位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卽位鄭司農以爲殯之明日此亦所謂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此後師別自爲說謂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穀梁傳云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卽位也均稱沈子之語而與此傳正相反弟子之易乖其師說如此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解詁曰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謹案卽位不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日正始必以月之朔書日月正元日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杜元凱曰煬公伯禽子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昭公之出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趙汸曰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

冬十月霣霜殺菽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菽大豆時獨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解詁曰據無麥苗以災書異大乎災也解詁曰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謹案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解詁曰據桓僖宮災不言及兩觀微也解詁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其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兩觀先災而後言之稱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曰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言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加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何以書記災也此季氏擅廢昭世子之罰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據新延廄不言作脩大也解詁曰天災之當誠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西宮災復脩不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朝覲重地致災彌五月然後脩之晉雉門如天子應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解詁曰月者久也當卽脩之如諸侯禮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月者正月也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不月者入春秋來邾婁數伐我邊鄙內亦亟取其邑唯終定公之世二國修禮未嘗相犯故特與大信辭也未踰年稱爵者與其所可與譏其所可譏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解詁曰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率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解詁曰爲不會召陵故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解詁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初卽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謹案鹽鐵論曰春秋存君在楚浩油之會書公殆夷狄也彼意似以楚強無信使之有危爲公危錄此盟蓋會盟與地間有他事又劉子不與盟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邱重邱之等不書公及今再言公卽與會于宋再言豹同意故知是殆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不日者與益姑同義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解詁曰月者爲下劉卷卒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我主之也解詁曰劉卷卽上會劉子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劉敞曰何以不言爵畿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謹案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遘疾道卒魯人爲之辦護其喪事與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解詁曰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謹案戰稱人適可見大夫不敵君意故別貶見其罪於此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明內有恩禮故錄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吳何以稱子解詁曰據滅徐稱國夷狄也而憂中國解詁曰言子起憂中國以明爲蔡故也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解詁曰挾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以干闔廬解詁曰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讐闔廬曰士之甚解詁曰言其似賢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言若使君爲匹夫興師則是虧君之義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

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解詁曰時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謹案穀梁傳曰用事乎漢左傳亦曰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若時言如此時也傳主釋經進吳子之意善其救蔡非善其爲子胥復讐云爾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讐奈何就舉上子胥辭責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解詁曰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謹案可也

者亦可也緣孝子言之即復讐爲愛父緣忠臣言之即不復讐亦爲善成其父之志子胥適託憂蔡與師得免於惡假令正爲匹夫復讐春秋猶當貴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解詁曰子復讐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復讐不除害解詁曰取讐身而已不得兼讐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解詁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衞不使爲讐所勝迿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謹案已上二事因方論復讐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楚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解詁曰舍其室

因其婦人爲妻蓋案此左傳所謂以班處宮者也反其故俗故不足進然猶日入者成其憂中國之事而以惡楚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解詁曰時爲蔡新被强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據昭五年有越人三十二年云吳伐越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本受中國封號曰越其俗自名曰於越先言倪而後言小邾婁進之也先言越而後言於越退之也楚荊中國繼之以吳春秋所不樂言也末復繼之以越君子尤惡之故深絕而外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翬是不卒者也比之於遂是不日者也今卒又日者定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己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如其恩禮而錄之云爾蓋惟君臣之大義於翬遂既明之矣故於此得施微辭焉此之謂所見異辭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率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率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侵例月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爲副也不各言如晉者其

事不正故其辭不繁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率師圍運

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解詁曰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今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此春秋之制也謹案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周制以爲後王法若周人尊尊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成王既殯康王冕服受羣臣朝春秋之義則踰年即位於其封内三年稱子凡此類非一欲見則禮本得二名但春秋譏之耳而許叔重横引文武賢臣蘇忿生散宜生爲難烏足與議也杜預執以不稱何爲闕文名闕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

此獨一年有兩事取其同罰異名易以相起故就此譏之拚論語注子服景伯亦名何忌左傳又謂之子服何或單言何或單言忌蓋時多有此春秋取其單言者爲正焉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再盟皆不月者齊聯衛鄭晉始失伯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

大雩

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侵月者創也至月者爲下曹伯卒出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解詁曰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謹案左傳時趙鞅等來救魯也瓦內地

公至自瓦 趙汸曰公會外大夫不致此獨以會師致重師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趙鞅率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 解詁曰復文公之逆祀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趙汸曰前言躋則後爲降後言從則前爲逆互文見義謹案躋僖公曰從祀先公不日者此陽虎爲之也猶立武宮曰煬宮不日之法也 文公逆祀去者三人 解詁曰諫不從而去之 定

公順祀叛者五人 左傳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此傳云叛者五人虎叛已見下文故略舉其黨即寤也極也不狃也輒也志也傳意明順祀非實得正亦微辭耳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壹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察於此可以治公羊之學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 解詁曰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 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 解詁曰季氏之陪臣爲政者 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

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臥而睨之曰睋鍥刻也板鎖食器上蓋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解詁曰於是時至乎日若時而出左傳曰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解詁曰爲季孫御謹案臨南臨楚字出姊妹之子也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解詁曰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解詁曰爲季孫車右貴衛之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解詁曰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臨南投策而墜之解詁曰策馬搥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

車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解詁曰捶馬銜走音義釋文云駷本又作撽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解詁曰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然而甲起于琴如解詁曰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左傳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說然猶脫然也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解詁曰時季氏邑至于千乘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孺子謂季桓子丈夫虎自謂也言必不敢追己解詁曰如猶奈也睋而曰彼哉彼哉解詁曰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趣駕解詁曰使疾駕既駕公斂處父率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處父誑氏家臣慬能也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解詁曰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弓繡質龜青純解詁曰質柎也純緣也謂緣甲頤也千歲之龜青頤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謹案經未見龜者虎止竊弓璋傳廣言魯所有寶爾明堂位曰封父龜即此也大弓繁弱之弓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爲辱得之足以爲重故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爲盜所竊不可言爲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

已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趙汸曰外次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晉世主夏盟諸侯宗之王室賴焉及其衰也齊景公不度德量力欲伐之而代與故經不忍言伐晉而五氏垂瑕籧篨之次屢書之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元凱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穀梁傳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

驅止之齊侯遂逃而謝曰寡人之過也

公至自頰谷

晉趙鞅率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

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解詁曰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

齊人爲是來歸之解詁曰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費郈費皆內邑不繫者

宋樂世心出奔曹晉義疏云世字亦作泄按禮記泄柳唐石經亦作世柳古音通

宋公子池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遬會于鞌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解詁曰辰言暨者明仲佗强與俱出也謹案宋公文繫於弟不足包下故仲佗再舉宋以明之明年經承此已明卽不復言宋仲佗也佗强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

入于蕭以叛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

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解詁曰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春秋未嘗相犯故特與涖盟同爲大信辭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解詁曰不日月者子無道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率師墮郈啖助曰毀全除之也墮但損之

衛公孟彄率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墮費

曷爲率師墮郈率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率師墮郈率

師墮費解詁曰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謹案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据爲中都宰時此据爲司空時也鹽鐵論曰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

雉者何五板而堵解詁曰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五堵而雉解詁曰二百尺謹案韓詩說八尺爲板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又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牆高丈長四丈一雉之牆高三丈長二十丈百雉

而城解詁曰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謹案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都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一方三九里者九七里之城其積四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五而强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三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制不利公室故譏使墮之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二家經曰齊侯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爲孟氏不肯墮成故

公至自圍成解詁曰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故危錄之邇訪曰昭圍成不月異在圍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率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之私邑也寅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曲沃同以入言之者唯君有國臣不專地苟專私邑以叛即與入公邑同誅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解詁曰據叛與出入惡同以地正國也解詁曰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范武子曰地請晉陽也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與師以拒二子君爲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

叛言之然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爲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苟無君命不免爲叛鞅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壹施之此臣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宇文之徒猶託名清君側之惡爲義師者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左氏經曰衛趙陽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率師滅頓以頓子牄歸 不別以歸何國者楚主兵可知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吳子光卒 趙汸曰吳楚之君雖卒于外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解詁曰天子上士以名氏通 脤者何俎

實也 解詁曰實俎肉也 腥曰脤熟曰燔 周禮曰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解詁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黃道周曰歸脤而不彔月日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錄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解詁曰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解詁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 杜元凱謂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郎部言公者乃特譏也

城莒父及霄 無冬者邵說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雖諱而削其事事繫于冬故去冬以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遺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是受女樂在是冬之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 月者爲下錄郊牛之變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爲不言其所食 解詁曰據食角 漫也 解詁曰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曷爲以夏五月郊 解詁曰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 三卜之運也 解詁曰運轉也謹案魯郊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爲改卜牛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

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得吉小乃郊也然失殺牲唯具之正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傳曰高寢非正也

鄭軒達率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蘧篨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解詁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譏案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 解詁曰姒氏杞女哀公者即定公之妾子 何以

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未踰年未成爲君猶未得遂尊其母晉之未失妾齊於嫡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吳楚主諸夏之象

九月滕子來會葬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解詁日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

辛巳葬定姒

定姒何以書葬解詁曰据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雖未踰年其義成爲君當得爲其妾母別築宮廟故從廟則書葬之例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虞卒哭既畢然後敢違也

冬城漆

公羊春秋通義卷十終經傳凡二千四百六十字

春秋公羊經傳哀公第十二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解詁曰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耳許男者戍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戍復見者自復護案何氏必知許自復者令諸侯復之當有不與專封文陳蔡爲楚所封春秋以自復之辭書之許實自復即不復書足與彼相起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始卜郊特此一卜得吉爾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解詁曰漷沂皆水名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解詁曰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率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難意與陳儀同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以蒯聵對輒言之固父也雖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聵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聵即蒯聵不得而有衛也解詁曰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

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爲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鄭康成曰蒯聵欲殺母蓋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率師及鄭軒達率師戰于栗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解詁曰畏楚也州來吳所滅趙汸曰蔡既以吳入郢其依吳避楚非得已故得與邢衛同書月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率師圍戚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率師圍戚伯討也 解詁曰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 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 曼姑之義爲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蒯聵本靈公所逐曼姑爲父距子非爲子距父也假令輒以受父之故委國而去衛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悖靈公之命迎蒯聵而君之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解詁曰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距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 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 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 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蒯聵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爲有王父之命也 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 解詁曰輒之義不可以距父故但問可立與否 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解詁曰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謹案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偃然居位也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爲可立蒯聵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蒯聵即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即似與蒯聵與蒯聵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道命距蒯聵則可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之事故援以爲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詆公羊有助子讐父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此推類及之廣言尊尊之義

夏四月甲午地震 占與昭公同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 解詁曰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 復立也 曷爲不言其復立 解詁曰據立武宮言立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春秋之大法凡主識者有所託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事于武宮復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爲廟毀復立未明故特見也 何以不言及 解詁曰據雉門及兩觀 敵也 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故言敵也 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災不言立

季孫斯叔孫州仇率師城開陽 音義釋文云開陽左氏作啟陽開者爲漢景帝諱也

宋樂髠率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解詁曰稱人者惡大夫騎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解詁曰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弒蔡侯申 音義弒板本誤作殺从開成石經改

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 據文十六年傳文

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賤乎賤者猶爾雅云微乎微者也解詁曰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

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 左氏以爲皆弒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 弟子讀經文似晉人執戎曼子爲一事赤歸于楚爲一事疑與赤歸于曹同類故設問云爾

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引先師言以正之此蓋晉爲楚執欲言晉人執戎曼子歸于楚則辭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爲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與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蒲社災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 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蒲社薄與亳音訓並同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爲蒲字轉寫脫下寸耳書序蒲姑馬融本亦作薄姑而何邵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于諸侯呂氏貴直論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穀梁傳曰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

社者封也

其言災何 解詁曰據封土非火所能燒

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 解詁曰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書葬明賊已討不見討文者盜賤不足錄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率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楚子昭卒不書閏喪以閏數也喪
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喪數法略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喪服以年爲節者不數閏以月爲節者數閏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然何氏竟指大功已下數閏釋此傳則非也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寧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云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葬是齊之末失雖以年數者閏亦數閏矣
六年春城邾婁葭解詁曰城者取之也諱案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率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弒而立者謂繼弒君而立者若宋督弒殤公而立莊公未嘗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弒靈公而立景公未嘗言晉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
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謂陽生不氏公子爲讓也馮黑臀等皆君弒而後復國此則先復國乃以讓弒舍故特爲義辭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此
其爲讓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舍者嬖人鬻姒之子
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
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解詁曰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
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解詁曰教陽生走與之
玉節而走之使詐以使命出防關稽也周禮有金節竹節此言玉者蓋若龍輔之類也解詁曰奔不書者未命爲嗣謹案子糾來奔亦不書同此例景公死而舍立陳
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解詁曰于諸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
之喪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祥而禫各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左傳有既葬除喪則謂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而杜預藉以飾其短喪之說尤可嗤疾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

魚菽之祭解詁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謹案牲用魚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陳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服期常即陳恒也漢博士避文帝諱讀常字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不將禮而相過曰化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
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
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解詁曰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諸
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解詁曰色然驚駭貌闖出頭貌〔音義〕闖說文解字引作覘云暫見也陳乞曰此君也
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
爾解詁曰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本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逡君之

自是往弑舍解詁曰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于陳乞家然後往弑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爲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諛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謹案陽生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爲篡辭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爲臣子防也然比猶加弑陽生不加弑者彼言歸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棄疾弑公子比于下疑弑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而義實同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宋向巢率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率師侵鄭

晉魏曼多率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解詁曰據當舉入爲重內辭也若使他人然若公伐既歸而使他人入之者然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朐同意不嫌閒日入例者下有獲惡明邾婁子益何以名據滅而以歸者乃名經無滅文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解詁曰據獲晉侯言獲內大惡諱也解詁曰故名以起之也謹案外言以歸內言以來別其辭也辟順諱文不舉公至故特辟不言以至而穀梁以爲言來有外習之辭焉非經意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率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據滅而以歸者乃名經無滅文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解詁曰故名以起之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解詁曰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謹案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爲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衛滅同姓此主責魯不救同姓之滅直書宋滅則責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與譏之爲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略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知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亦不言秦滅勿獨嫌責宋公之薄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罪同不滅於滅矣滅不日者順入文例

吳伐我不言鄙者近過城下之辭

夏齊人取讙及僤音義僤音闡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左傳曰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解詁曰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僤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率師取鄭師于雍丘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解詁曰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爲征不義不爲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諸侯奔有罪例也益反國仍爲無道見逐於吳故出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率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薛伯寅卒解詁曰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率師伐陳

吳救陳何焯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意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率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率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解詁曰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衞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貝从武昔伯禽徂征淮夷芻茭餱糧郊遂峙之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

蓋吳女也解詁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謹案謂之吳孟子猶言吳之長女特避不稱孟姬耳杜預以爲詭託宋姓者非也孟子者貫母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歸可證也

公會吳于橐皋公行殯有忌從不書葬已諱故不更沒公也

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運諸夏之會止于是故不月不致復爲大信辭所以撥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殺曹匪風終鄶之意與

宋向巢率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解詁曰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宗國以亾齊并于陳氏晉分爲六卿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率師取宋師于嵒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解詁曰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

夏許男戌卒 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何以稱子 據橐皐稱國 吳主會也 吳自是遂墠長列國不可復得抑故稱爵存其實

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春秋不欲以吳長晉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次云爾

其言及吳子何 解詁曰據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 會兩伯之辭也 解詁曰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 解詁曰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衆晉者諱而不盈 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嫌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魯說時吳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左傳是會有單平公經不書卽其一例也

楚公子申率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解詁曰會吳不書至此先會晉侯而後及吳子乃以會晉侯致也

晉魏多率師侵衞

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 解詁曰據上七年言曼多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解詁曰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 謹案世本曰獻子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重宋樂祁犂卽謂之樂祁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非本二字作名而强削其一矣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 解詁曰據北斗言星名 見于旦也 解詁曰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 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法滅絕之象

盜殺陳夏彄夫 彄夫之名未詳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非魯國中所有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麟一角而戴肉音中律呂行中規矩遊必擇處不犛不旅不履生蟲不踐生草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睹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解詁曰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反袂拭面涕沾袍解詁曰袍衣前襟也謹案左傳正義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增成其說然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孔子以爲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和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道不行終老而樂之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爲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治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爲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解詁曰噫咄嗟貌祝斷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謹案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拆洄水侯之沒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有棺無椁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三年閒也此年三見傷悼故子深痛之傳亦逆述之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隱公以來之事祖聞

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聞者己之所逮聞也至於祖之所逮聞而父之所受之祖己受之父則所傳聞也世遠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復讐納鼎歸寶文姜淫泆皆得質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襄有所尊恩有所諱定公受國于季氏不敢名其篡昭公娶同姓不忍斥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用必託始乎所傳聞之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目言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別其世而不亂斯異其辭而不揉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下錄定哀而尊親之義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釆毫毛之善譏纖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浹於上人事備於下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漸裁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解詁曰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明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辨穀梁固囿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

公羊春秋通義卷十一終 經傳凡二千二十一字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

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絶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粤唯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于爐火之餘時則有胡母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于朝廷立于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絶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絀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

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寔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衎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皐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嗚呼是非相淆靡不然矣自有書而梅姚僞之自有禮而鄭王爭之自有易而荀虞之象陳邵之數焦京之五行王弼何晏之浮虛並起而持之往時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毛詩孤行亦既杜其歧矣顧小序復不信於後世況乃公羊穀梁左邱明並出於周秦之交源於七十

子之黨學者固不得而畸尙而偏詆也雖然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要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卽篤信一傳斤斤罔敢廢墜其失者猶曰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疏通證明誠可以俟聖人復起而不惑倘將參而從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為擇善者詎揣量其智識之所及匪唯謬于聖人且不逮三子者萬分一逞臆奮筆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大失所棄者反一傳之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遠已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然今之左氏失其師說久矣漢世謂公羊為今學左氏為古學以其

書多古文訓讀賈逵服虔號能明之雖時與此傳牴牾而一字予奪必有意日月名氏詳略必有說大指猶不甚相背杜預始變亂賈服古訓以為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苟如是因陋就簡整齊冊牘云爾董狐倚相之才偏優為之而又何貴乎聖人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卽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小序者必待傳而後顯則且等於揚雄之首贊朱子之綱目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聖人之所為經詞以意立意以詞達雖無三子者之傳方

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敝魯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亾矣啖趙橫興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為所奪其嘗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

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為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為篡天王入于成周乃非篡出者為有外天王出居于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于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

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逃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柴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弒亹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

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屬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閒特殊異二子于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駮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呶呶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淳于髡設滑稽之辨欲窮孟子孟子直應之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方將任膠滯庸鄙之見而贊游夏之所不能贊不亦難矣世俗之爲說者曰春秋据事直

書美惡無所避豈不甚明而顧假時月日以爲例乎此言非是春秋之序事甚簡稱言甚約記戰伐知戰伐而已不知其師之名記盟聘知盟聘而已不知其事之爲若乃情狀委曲有同功而異賞亦殊罪而共罰抑揚進退要當隨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据記事一言終無自尋其抑揚進退之緒誠求諸繫時繫月繫日繫殺之不相襲則其明析有不啻若史傳之論贊者東山趙氏嘗言之曰事以日決者繫日以月決者繫月踰月則繫時此史氏之恒法也東周王室衰微夷狄僭號五等邦君以强弱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

於改物其災祥禍福之變禮樂政刑之亂必皆有非常之故焉史氏以其三例者一以施之是非得失混淆雖有彼善於此者亦無從見矣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恒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

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汸一人哉摧舉其槩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鄭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丘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侯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

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于殽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肯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誘弒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

又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慝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媢桓弒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範于禮義先師言春秋夫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弒君亂國蚤已放流之竄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

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名其禍也故貶招于溴貶翬于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疏者不具當絕其位親者不具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

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含賵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絶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湨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

從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寧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郯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絰與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絶爾弟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睔而蔡之肸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貶絶然後罪惡見者貶絶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

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絶于春秋何則般之弑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絶世子有絶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盧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讐此其比在刺桀館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逆不宜爲大夫旣爲大夫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絶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

諱惡如可諱何以瘫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榠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譏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英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戍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

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名陵高泓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亾國之諱亾也其條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夫凡伯以

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于征南穀梁本義汩于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註疏漢儒授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癈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謚例之等尚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醇乎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强殊鼻我于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

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傳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

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毋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毋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

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
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
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
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
鑽仰旣竭不知所裁
乾隆卅有八年孟冬甲子裔孫翰林檢討廣森謹言

敘終

子公羊子業受西河師尊尼父百二十國之寶書咸在三十萬字之記載皆詳傳明于例體辨以裁論復讐則有功聖經讖褒貶則長于左氏漢初鄒夾之傳學官特立西京江都之術識緯奚疑迄乎何氏乃作解詁先有顏嚴早精傳述洵墨守之非虛誣賣餅而可誚顧其經由口授文雜齊言登來往黨踊為筍將眾賊如之訓既殊昉梧服之義亦判苟非審厥音聲蓋無以明其旨趣也更有進者古訓留貽師讀各異古音通斠假借為多考經典則包浮犂黎並合證僉石則兒郳御禦相承羊之與祥為一字詭之于

訛無二音壬臣等于王臣世室猶之大室廧牆
同用段堅本通釋古文之為芖則陳侯則之弟可
辨讀協佞夫以之為壬夫則天王之弟曷疑若斯之類
難以殫述蓋非惟葳䏏欽唫婼舍東朱之異而
已也他如胥俞胥速之字召伯毛伯之文文五年
犀丘實作蔿丘雨雪本書雨雹昭四年賈景伯多
見古本徐仙民篤信遺編一字之殊蓋有根據
一音之別必有從來詎可信今非古泝流忘源
也哉間從誦習之餘隨識文字之異體可辨之
許書音得參之陸氏稽諸家義訓之精袪曲說
拘牽之陋爰為纂輯用備遺忘庶幾音訓可徵

不疑紀錄之誤斯豈有當于三科九旨之一端
或聊以備二類六輔之餘事也夫是為序
嘉慶六年歲在重光作噩海寧吳壽暘書于拜
經樓

公羊經傳異文集解卷上

隱公

海寧 吳壽暘 學

邾婁

左氏穀梁無婁字 後同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

吳氏澄春秋纂言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

張氏洽春秋集註

注本亦作甫

儀父

左氏穀梁作父

禮部韻略父男子美稱通作甫

昧

左氏作蔑 穀梁作昧

五字改

注當作釋文

張氏參五經文字昧音蔑見春秋傳

顧氏炎武唐韻正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穀梁傳並作昧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傳作昧　荀子楚人兵殆于垂沙唐蔑死注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蔑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與蔑同今按商子呂氏春秋並作唐蔑　賈誼新書宋鄭無道欺昧諸侯昧即蔑字

無駭

左氏作駭穀梁作侅

周氏春十三經音略依釋文音鈸又戶楷翻音嶰左氏作駭按駭蟹澥字戶買翻本匣母字今通讀曉母惟嶰獬字讀匣母

率師 左氏穀梁作帥後同　礼部韻畧率朔律切領也通作帥

履綸

左氏作裂繻穀梁作履綸 礼部韻畧繻繒采色曰帛邊亦作緰

程氏端學春秋本義陸氏曰履綸左氏作裂繻誤也

紀子伯

左氏作帛穀梁作伯

春秋纂言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帛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

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穀皆作伯　李廉

曰紀本非子爵恐子上猶有闕文字　或云子伯二字即侯字之誤

何氏焯義門讀書記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子者衍文也

尹氏

左氏作君穀梁作尹

黃氏震黃氏日抄左氏謂君氏者隱公母聲子也為公故曰君氏若曰君母氏云爾公穀皆作尹氏諸家多從公穀春秋本義尹陸氏曰左氏作君誤也張氏曰當以公穀為正葉呂諸家同

此在日抄後本義前

張氏洽春秋集注尹氏左氏作君氏以為隱公之母聲子名稱義例皆無考據故当以公穀為正

春秋纂言金氏曰按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謂聲

子也為公故曰君氏非也古語氏猶今云家也
國君之母卒而云公家卒則不詞甚矣故當從
二傳 森
梁氏玉繩瞥記左氏春秋隱三年君氏卒以為
隱公母聲子公穀作尹氏以為天子之大夫文
殊解異予嘗疑二說皆未確毛檢討奇齡春秋
毛傳及春秋毛條貫謂即鄭大夫尹氏公與偕
歸者此一尹氏生則係公之患難歿則係公之
存亡故書之西河說經多鹵莽斯論頗愜然此
解見吳祭酒偉業文集中毛檢討蓋用其說

宋繆公

句

解字下照前一樣
用大字連寫

左氏作穆穀梁作繆

唐韻正春秋隱三年葬宋穆公公羊穀梁傳並作繆僖四年葬許穆公宣三年葬鄭穆公成三年葬衛穆公襄九年葬我小君穆姜同　史記魯世家大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

衛州吁

左氏作州穀梁作祝

唐韻正祝平聲則音州　春秋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穀梁傳作祝吁

惠氏棟九經古義棠州有祝音故或作祝音之誤也

塗裘

左氏傳作菟裘

觀魚于棠

左氏作矢穀梁作觀春秋集注觀左氏作矢知也棠濟上邑今單州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春秋本義朱子曰左氏矢魚是將弓矢射之如漢武帝射江中蛟之類張氏曰左氏作矢非也

入盛

左氏穀梁作郕

梁氏玉繩人表攷成叔武文王子始見史管蔡世家成本作郕春秋隱五及十桓三莊八文十二左僖廿四公羊莊八經作成

也又作盛公羊桓三文十二經莊八傳穆天子傳郕國伯爵左隱五疏

輸平

左氏作渝穀梁作輸

王氏應麟困學紀聞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

黃氏日抄左氏作渝平渝變也渝前日之平猶絕交也公穀皆作輸平公羊曰輸平猶隳成也敗其成也穀梁曰輸墮也不果成也是公穀雖作輸義亦與左氏之渝一也然諸儒多從公穀

此段在日抄後集註後

呂氏祖謙

春秋集解劉氏傳輸平者何輸平猶致成也曷為致成為伐鄭故致成也然則何致致初成也　泰山孫氏曰鄭人來輸誠于我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　高郵孫氏曰輸者納也鄭人請和來納其平

作輸而不從其訓春秋集註輸左氏作渝臨江劉氏曰字之誤今從輸

春秋纂言按輸平左氏作渝公穀皆作輸文不同而訓義則一公穀訓輸為隳與左氏渝義一耳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輸亦即渝也但左氏更成之意謂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公穀則直謂敗成絕平此其不同耳以經考之前年公子翬伐鄭是嘗有憾而未嘗有平公穀隳成之說既不通矣而左氏更成之義謂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則渝與平為二義經文簡嚴何不直云鄭人來平之為明曉乎是以諸儒多從公穀作

輸而不從其訓

九經古義秦誓文云即詛楚文變輸盟刺廣雅曰輸更也渝與輸同云朱子輸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

歸邴

左氏作祊穀梁作邴

唐韻正春秋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祊字公羊作邴　九年公會齊侯于防公羊傳作邴

急就篇邴勝箱注邴一作祊音柄又音丙　按古字从丙从方多通用晉陸雲贈鄭曼季詩發

愩潛惟㑂彿有詩即彷彿字玉篇彷方往切一
作仿㑂籀文

包來

左氏作浮穀梁作包
唐韻正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二傳並作包來　禮記投壺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　鹽鐵論李斯與包丘子同事荀卿包丘子即浮丘子也漢書楚元王傳云浮丘伯者孫卿門人
九經古義釋文云包來左氏作浮來古包浮字

同泰有儒生浮丘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鹽鐵論作包丘孚蓋古音通也

俠卒

左氏作挾穀梁作俠

黃氏曰抄挾魯大夫也未賜族止書名公穀皆作俠穀梁又以為所俠注云所其氏也

公會齊侯于邴

左氏穀梁作防

伐載

左氏作戴穀梁作載

萬氏斯同石經考載誤作載

此係洛大名石上

錢氏大昕金石文跋尾續石經春秋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此據陸氏釋文非誤也

鄭入入盛

左氏穀梁作郕

夏五月公會鄭伯

左氏無五月字穀梁有

祁黎

左氏穀梁作時來

桓公

紀侯來朝

左氏作杞穀梁作紀

張氏大亨春秋五禮例宗秋七月紀侯來朝　左作杞侯

春秋纂言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公會紀侯

左氏作杞穀梁作紀

春秋集注左氏穀梁紀作杞今姑從公羊

春秋纂言汪氏曰程子云杞稱侯皆當為紀左傳云杞求成也因入杞而附會與

于盛

左氏穀梁作郕

黄氏曰抄郕魯地公羊作盛

仍叔

左氏作仍穀梁作仕

蝝 左氏穀梁作螽 經典釋文蝝音終本亦作蝩說文螽或作蝩字 五經文字二同並音終見春秋傳 釋氏元應一切經音義螽敦煌古文螽同止戎反 夏代隷古定四體顏系 石經螽 崔希裕纂古

公會紀侯于成

左氏作成穀梁作郕 春秋本義穀梁作郕未詳孰是

盟于折 注本亦作析

左氏穀梁作折

夫童

左氏穀梁作夫鍾

黃氏曰抄夫鍾郕地 公羊作夫童 賈氏羣經音辨夫童宋地也音鍾春秋傳會宋公于夫童

公會紀

毆蛇 左氏作杞穀梁作紀 春秋本義紀左氏作杞公羊穀梁作紀今從程子所定作紀

左氏穀梁作曲池

黄氏曰抄曲池魯地公羊作毆蛇

唐韻正春秋桓十二年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蛇亦音沱又曲平聲則音區

又曲平聲則音區　春秋桓十二年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傳作毆蛇汲冢書作區蛇音略毆邱于翻又曲侯翻音邱蛇音移又音池案曲區邱三字同音轉相通用也又楊氏慎云燕趙齊魯無入聲故曲逆地名漢書音去遇此曲池曲作平聲音區

公會宋公于郱
左氏穀梁作虛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氏穀梁作禦
衛人蔡人左氏穀梁蔡人在衛人上
公會齊侯于鄗
左氏作艾穀梁作蒿
音鄗呼洛反翿音郝郭璞三蒼解詁音臛字
林火沃翿音熇沃韻韋昭呼告音谷翿音熇屋韻闞駰云讀
磽确同謂讀如磽五經文字交翿音敲苦也　桓十五年
公會齊侯于艾穀梁傳作蒿公羊傳作鄗戶老

于侈 公會齊侯宋公 左氏穀梁無齊侯字 翻音皓又火各翻音郝

左氏穀梁作袲

黃氏曰抄袲宋地公羊作侈

五月 公及邾婁儀父 左氏穀梁作會 丙午 春秋集註公羊穀梁並作及今從之 春秋本義及左氏作會陸氏曰或作及故知誤也

此條在本年義後 春秋集解高郵孫氏曰及者內為志会者外為志邾儀父魯附庸小國之君非敢盟公公欲與之盟耳 此當以及字為定

左氏穀梁有夏字

黃氏曰抄不書夏闕文也穀梁有夏字

及齊師戰于奚 春秋本義公羊無夏字闕文也

左氏作奚穀梁作郎

黃氏曰抄奚魯地穀梁作郎左氏謂戰者疆事

也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氏穀梁公下有與字

春秋本義公羊無與字蓋闕文

此條在本義後

春秋集解劉氏意林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原其禍之所自始以伉言之公子遂秉孫行父如齊則以起子赤之弑李孫斯仲孫忌如晉則以起陪臣執國命之禍事之始構而文已變矣此亦春秋慮患於微除禍于早之情也

莊公

單伯逆王姬

左氏作送穀梁作逆

黃氏曰抄單伯公穀皆以人為魯大夫送公穀皆作逆諸家多從之

春秋本義逆左氏作送公羊穀梁作逆葉氏曰左氏誤作送王姬後以為天子之卿如祭伯然衆不知即當為天王使單伯送王姬杜預以為既命魯為主不言使非是不如公穀得經之正張氏曰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豈得預書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

左氏作禚穀梁作郜

第一〇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版次內

黃氏曰抄禚齊地公羊作郜

唐韻正禚去聲則音告　春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穀梁傳並作郜

溺會齊師

狩于郜　左氏作齊師穀梁作齊侯

左氏作禚穀梁作郜

公次于郎

左氏作滑穀梁作郎

黃氏曰抄滑鄭地公穀作郎

夫人姜氏饗齊侯　左氏作享穀梁作饗

倪黎來

左氏穀梁作郳犂来

朱氏彝尊曝書亭集溧陽長潘校官碑跋辭稱惠我犂蒸犂黎通蒸犂字乃顛倒用之顧氏藹吉隸辨魯峻碑陰魏郡黎陽即黎陽犂與黎通書泰誓播棄犂老左氏傳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黎皆作犂又陳球劉寬張表碑陰黎陽皆作犂陽靈臺碑犂元賴榮三公山碑羣犂百姓造橋碑撫育犂元黎亦作犂脩華嶽碑犂氏時雖隸釋云以犂為黎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左氏作正月穀梁作三月

衛寶

左氏作俘穀梁作寶

黃氏日抄俘二傳皆作寶諸儒多從之胡氏援俘厥寶玉為說合以經文為正然皆不過以俘獲為賂也（春秋集注二傳作宝胡氏曰案商書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

李氏康春秋諸傳會通左氏注公穀經傳皆作衛寶此傳亦言寶疑經誤

春秋纂言俘軍所獲也公穀作寶所獲重器也朔之奔也齊侯賂之其入也連諸侯納之故以

寶賂齊而齊以分于三國焉故王齊言之

辛卯夜恒星不見　注一本無夜字　春秋本夜夜穀梁作昔陸氏曰非也

左氏作夜穀梁作昔　吳氏元滿六書總要昔借夜也左傳為一昔之朝莊子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

此二条在九經前

九經古義王逸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崔譔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昔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為國君張湛曰昔昔夜夜也

星霣

左氏穀梁作隕　後同

古文四聲韻霣

禮部韻略楚人謂雷為霣又左傳有死無霣廢隆也隸辨北海相景君銘奄霣絕奄忽夏承碑夙世霣祚戚伯著碑奄遂霣殁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瀇滑霣隧師古曰霣即隕字

祠兵

左氏穀梁作治陸氏曰周禮有治兵春秋本義治公羊作祠非也九經古義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治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為授兵于廟謹案三朝紀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玄之聞也以下鄭駁祠兵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

為祠因而作說之於周司馬職曰中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中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為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鄭以公羊祠當為治故詩采芑箋引此傳直作治臧氏琳經義雜記琳案周禮左傳穀梁尒疋皆為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博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徑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五經異義所

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因曲為之說益俱株守一經依文順字之過也惟鄭氏精于校勘故不為誤本所惑

圍成

左氏穀梁作郕

鄭氏樵通志郕氏亦作成伯爵文王第五子郕叔武之所封或言武王封季載于此其地在今濮州雷澤北三十里郕國故城是也其後以國為氏或去邑為成氏與周之成肅公楚之成得臣同為一成

九經古義傳云成者盛也盛則曷為謂之盛諱
滅同姓也案成本盛國成與盛通故釋名云成
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姓盛伯之子郭璞云盛
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國伯偕二傳皆
作郕僖廿四年左氏傳云管蔡郕霍文之昭也
是盛為姬姓故穆天子傳云天子賜盛伯為上姬
之長郕後為魯邑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
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云郕魯孟氏邑是郕
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郡國志云濟北
成縣本成國舊屬泰山郡地理志泰山有式縣

式當為成

暨

左氏作蔇穀梁作暨

納糾

左氏作子糾穀梁作糾

春秋諸傳會通按張氏曰三傳惟左氏作子糾而正義曰今定本有子字則左傳古本亦無子字矣

春秋纂言程子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

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于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國子也公穀并注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此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

蔡侯獻舞

冬十月

二條添入君捘前

君捘　左氏作舞穀梁作武　左氏穀梁作十月

左氏穀梁作捷

九經古義捘以大牢注云捘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羸強氣也棟按捘與捷通故訓為捷鄭氏周易晉卦云晝日三捘注云捘勝也音捷

犀音辨捘勝也　以人齊康成傳　音捷易晉曰三捘　捷捷談言也　音捘又在捘詩捷捷幡幡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捷此段在九經古義前樹字詁古文捷今作捘同子葉反相捘也言捷捘樹枳痕也

是讀爲提者春秋經云宋萬弒其君捷賈逵曰公羊穀梁曰接

經義雜記春秋莊十二年秋八月（丙午）宋萬弒其君捷今左氏穀梁皆作捷公羊作接解云正本皆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據此知賈景伯所見穀梁本與公羊同作接今作捷者蓋後人誤從左氏改耳當從賈注校正

注當作釋文

單（春 齊作宋人）伯會齊侯（左氏作侯 穀梁作人）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注本亦作甄

左氏穀梁作鄄

隸辨引漢殘碑鄄別口口字原云即甄字按集

韻郳通作甈

伐兒

左氏穀梁作郳羣經音辨兒國也春秋傳求八伐兒五兮切加邑宋附庸國

隸辨魯峻碑陰兒雄太平　按漢書兒寬傳注師古曰兒音五奚反通志氏族略兒氏即郳氏省文作兒又楊統碑陰兒銀字伯玉隸釋云前史已嘗書倪寬為兒此有兒銀乃知兩京之所通用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左氏穀梁無公字

一第一二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5　反文卜

黄氏曰抄按公羊本書公會雀氏張氏謂當從公羊　春秋本義左氏穀梁無公字陳岳氏曰闕文也春秋纂言杜氏云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此說非也諸侯皆序非微者明矣他時猶不敢以微者會公況斯舉乎又按趙氏曰不言公諱與讎同盟也此說無理敵患敵怨不在後嗣況人方以尊天子安中國為名以合諸侯而吾欲拒之是逃義也非能讎也胡文定云不書公諱也惡失信也據十七年受鄭詹此只緣經文脫公字而將生說耳公羊本有公字從公羊為

子精廉翻

主

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無曹伯穀梁有

鄭詹

左氏穀梁作詹

瀸于遂

左氏穀梁作殲

五經文字瀸子廉反見春秋及公羊傳

春王三月　左氏作正穀梁作三

齊人伐戎

左氏作戎穀梁作我

肆大省

左氏穀梁作眚

春秋纂言啖氏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公羊云忌省有何義乎何休謂子卯曰為省日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

公子禦寇

左氏作御穀梁作禦

隸辨魏大饗碑乃備禦御御通作禦費鳳碑御口貸張納功德敘且衛敍暴李翊碑御侮鎮

此條在父筲下築微前
公會齊人宋人郱婁人
左氏穀梁無郱人
築微 此條接公下 曹瀆 左氏穀梁作郿
戎皆禦守
此條接冉前有
二十六年公伐戎
左氏穀梁年下有春字
春秋本義公羊無春字脫也
左氏作郿穀梁作微 秋公會 此條接伐戎下
左氏穀梁有公字
春秋本義左氏古本無公字公羊穀梁有公字張
氏曰案有宋皆衍者內之當從左氏為正
郿氏道元水經注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
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
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
臧孫辰 左氏作辰穀梁作臣
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穀梁有
春秋本義左氏無師字
春秋纂言張氏曰當從公穀書師
任氏曰當從公穀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左氏作巳穀梁作乙

閔公

洛姑

左氏作落穀梁作洛注一作路

九經古義按路洛同音漢書揚雄校獵賦曰兩乃虎路三爨以為司馬晉灼曰路音洛

秋八月辛酉 左氏穀梁作僖公

鄭棄其師 左氏作弃穀梁作棄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

左氏作曹伯穀梁作曹師

唐氏元度九經字樣春秋傳次于嵒北從三口

注言作釋文

二傳皆在僖公前

一作路　當云一本作路始（立字大字連寫）相連之形令經典相承作屛北屭音黏入行之已久不可改正

陳儀

左氏穀梁作夷（後同）

于朾

左氏穀梁作桯

音略桯勑呈翻音頳（徹）公羊傳作朾勑貞翻音同

于纓

左氏穀梁作偃

第129冊 續修四庫全書

于犂

左氏作酈穀梁作麗

唐韻正酈平聲則音犂　春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羊傳作犂穀梁傳作麗山海經支離之山注今濟水出酈縣西北山中酈音離字亦同

虞郭

左氏穀梁傳作虢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郭音虢又如字

通志郭氏春秋有郭公遂以爲字氏公羊曰虢

謂之郭聲之轉也
唐韻正韵補引蔡邕郭有道碑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建國命氏或謂之郭高誘戰國策注云虢即古之郭字或氏也左氏傳假道于虞以伐虢公羊傳作郭

夏陽
左氏作下穀梁作夏
水經注谿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太陽東三十里城南春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杜元凱云下陽虢邑在

一 第(一)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版 叉 內

河東大陽縣按漢志弘農陝縣注故虢國在太陽東馮翊夏陽縣注故少梁龍門在北則下陽夏陽兩地也公羊傳下陽作夏陽服因誤矣

春秋本義陸氏曰據下陽下陽俱虢邑左氏是也

此條在本義前

春秋集注棄下陽與上陽為對下陽虢之塞邑在今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当從左氏作下陽

貫澤

左氏穀梁無澤字

水經注汳水又東逕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

闞駰十三州志以為貫城也在蒙縣西北西北

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杜預以為貫也云貫貫字相似貫在齊為貫澤也

此三條添貫澤下陳袁濤塗上

蒞盟

左氏作涖穀梁作蒞

禮部韻略蒞臨也亦作涖

此條在九經古義

九經古義鄭氏易需彖云位乎天位上位字

公子友

左氏作友穀梁作季友

陳袁濤塗

左氏作轅穀梁作袁

讀為泄泄與莅同

許男甯臣
左氏穀梁作新

道志袁氏亦作轅亦作爰媯姓舜後陳胡公之
裔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十八世孫莊伯生諸
字伯爰孫濤塗以王父字為氏世為陳上卿
春秋諸傳會通袁左氏作轅按釋文左氏本作
袁
人表攷陳轅濤塗始見春秋僖四經傳即轅宣
仲左僖五本作袁公穀及左釋文史齊世家又作爰廣韻注通志氏族略
三

公孫慈

左氏穀梁作兹

首戴

左氏作止穀梁作戴

水經注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

春秋諸傳會通首止公穀皆作首戴衛地

小邾婁子

左氏穀梁無婁字後同

春秋諸傳會通公作小邾婁即郳犂來也

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左氏穀梁有鄭世子

春秋集注案陸氏纂例公穀無鄭世子華云左氏有之誤加之也今公穀皆有姑存之

甯毋

左氏作甯穀梁作寧

此段在春秋集注前

羣經音辨寧毋高平亭也

晉侯春秋傳盟于寧毋

春秋集註寗甯音通甯毋魯地杜氏注高平方與縣有泥毋亭音如甯

李氏文仲字鑑甯乃定切姓也說文所願也从

用寧省聲

曹伯般

左氏作班穀梁作般

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洮 春秋集註班公羊作般古通用

左氏無鄭世子穀梁有

宋公禦說

左氏作御穀梁作禦

人表考宋公禦說始見公穀僖九經 左莊十一十二僖九

經傳作御釋文于穀梁云亦作御于左云或作禦

甲戌

左氏作子穀梁作戌

黄氏曰抄甲子公羊作甲戌張氏曰前巳書戊辰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

春秋纂言以前戊辰推當從公穀作甲戌為是

謕諸

左氏作傂穀梁作謕

隸辨鄭固碑造膝傂辭按溫嶠侍臣箴云或造膝謕辭與碑語正同謕與傂古蓋通用穀梁傳晉侯謕諸卒釋文云謕左氏作傂荀子賦篇天

石下脫文字

下不治請陳佹詩楊倞注云請陳佹異激切之辭言天下不治之意也碑云佹辭即佹詩之義錢氏大昕金石文跋尾續鄭固碑春秋晉侯詭諸卒陸德明云左氏傳作佹諸今本左氏亦作詭惟石經猶是佹字此碑造膝佹辭亦以佹為詭則古書佹詭通用矣

弑其君之子奚齊

左氏穀梁作殺

春秋五禮例宗公羊殺作弑

君卓子

九經古義十有一年傳何隱爾弑也蔡邕石經弑作試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父殺者弑言弑祥猶文漸云漸弑之从名式臣殺子从云殳殺不乎同賤君之意字多亂故時復音之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弑之詞荀卿子議兵曰傳曰威厲而不試

左氏穀梁無子字 刑措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〻音試古音同

冬〻大雨雹

左氏穀梁作雪

經義雜記漢志中下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左氏穀梁同 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曰為公脅于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也孟康曰為陰陽漸脅行專壹之政云案左氏穀梁無說何注公羊云夫人專壹〻所生也與先儒義同

平鄭父

左氏穀梁無父字穀梁有

王三月 左氏作三月 穀梁作正月

陳侯處臼

左氏穀梁作杵

鄫子

左氏作鄫穀梁作繒 後同

高氏士奇春秋地名攷畧臣謹案鄫穀梁作繒

國語或作鄫或作繒 姒姓禹後子爵

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 左氏作陳侯衛侯穀梁無衛侯字

伐厲

左氏穀梁作賴

八月螺

經典釋文屬舊音類　群經音辨屬國也音獲春秋傳遂滅屬又如字　此條刪

左氏穀梁作螽

經典釋文螺音終本亦作蜚說文蜚或螽字

五經文字二同竝音終見春秋傳　一切經音義螽蝗古文螽同止戎反

霣石

左氏穀梁作隕

六鷁

左氏作鷁穀梁作鶂

經義雜記說文鳥部鶂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

此段在經義前　復古

一切經音義鷁鷁下說文作鶂司馬相如作鷊

或作鶂司馬理蒼作艗字書作鷁同五歷反水鳥善高飛者也析曰鶂鳥也春秋傳六鷁退飛或从鬲作鷊司馬相如說鶂从赤作鵝作鷁者俗字張氏復古編有鶂鳥也从鳥兒或作鷊同别作鷁艗非五歷切

曰六鶂退飛鷊䳄或从鬲鶂司馬相如說䳄从赤案春秋傳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鷁字或作鶂釋文六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鶂五歷反可證三傳本皆作鶂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惟何注六鶂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鶂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二五經文字同見春秋傳鷁鶂穀梁疏引賈逵云鶂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闘也賈景伯以閱解鶂是取同聲字為詁尤可見

六鶂字本从鶂兒也此疏引賈亦誤作鷁史記宋微子世家六鷁退蜚集解引賈注作鶂引公羊傳作鷁索隱引左傳六鶂退飛漢書五行志下六鶂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鶂音五狄反玉篇鶂午的切又五兮切鷊䳩鷁並同上猶根據許書以从兒爲正从鷁者說文不收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鷁五歷切鶂上同說文又作鷊鶃反以鷁爲正首尾倒置矣郭忠恕汗簡上之二鶂作鷀云出李商隱集案商說文載司馬相如說鶂从赤李書所載即鷊字音略六鶂之鶂音覓韻會音與勿韻疕同魚乙翻中原韻入喻母

案左傳公羊傳竝作鷁穀梁傳作鶂音同或讀鷁如益因偏傍而誤今本公羊傳或作鶂穀梁傳或作鷁非謝靈運山居賦自注鶂音艗傳六鶂退飛字如此

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

左氏穀梁無會字

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

左氏穀梁作宋公

春秋纂言蜀杜氏曰公羊宋稱人誤

鄫人

左氏穀梁作子

會于邾婁
左氏穀梁作會盟于邾
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穀梁無公字春秋本義程氏曰公羊會上有公字以諸侯皆稱人考之當從左氏穀梁
會于霍邾子此條在公于霍前左氏作邾穀梁作邾
左氏作盂穀梁作雩
既左氏作盂穀梁作雩蓋誤或所見異
須朐
左氏穀梁作句後同
水經注杜預曰須朐在須昌縣西北非也地理

志曰壽張縣西北有朐城者是也　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為縣

音略須句之句其俱翻音劬公羊傳作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鄆州即魯附庸須句國句音劬

圍緍

左氏作緍穀梁作閔後同

宋公慈父

左氏穀梁作兹

胥遬

左氏穀梁作速 一切經音義阿遬同桑鹿反人名也 案說文籀文作遬 古文作謷 今作速

至巂帥及

左氏作鄐 穀梁作雋 古文四聲韻速遬 古史記 斷朱育集字

春秋纂言鄐戶圭反 公作雋 穀作雋帥 古作不

音畧鄐公羊傳穀梁傳作巂戶圭翻音攜 一音

似轉翻音近戲 公穀釋文似宄翻仝

楚人滅隗

左氏穀梁作夔 春秋集注夔今之歸州秭歸及興平縣皆有夔子城 公羊作隗非是 朱林春義曰單作隗非是

此條在滅隗後公會前

晉侯齊師 左氏作齊侯 穀梁作齊師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

人于溫

左氏有齊侯穀梁無

按春秋五禮例宗引經文作冬十二月會公羊有公字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邾子秦人于溫與今三傳經文並異

狩于河陽

左氏作狩穀梁作守

公會王人

左氏無公字穀梁有

春秋五禮例宗公穀皆有公字左氏經雖無之

狄泉

兩傳亦　公會但云卿不書也

春秋本義公羊穀梁会上有公字諸國皆稱人當從左氏

左氏穀梁作翟

唐韻正翟徒歷切　令翟姓音澤乃相沿之誤說文徐曰姓本音狄後人姓乃音澤也今江南人猶作狄音周禮內司服揄狄闕狄鄭元謂狄當為翟又引書羽畎夏狄顧命狄設黼扆綴衣禮記祭統作翟喪大記作狄春秋盟于狄泉穀梁作翟長狄僑如史記作翟漢書匈奴傳戎狄皆作翟而天王居于翟泉史記又作澤則此字

之音其訛久矣

鄭伯㨗

左氏穀梁作捷

人表攷鄭文公㨗　鄭文公始見詩清人序左僖廿三晉語四屬公子始見史鄭世家名㨗惟見公羊僖卅二經㨗與㨗木手通寫古本作捷左穀僖卅二作周語中史侯表古字通又作踕疑譌世家亦曰鄭捷左定四

敗秦

左氏穀梁作秦師

春秋諸傳會通按殽戰公穀皆以為狄秦張氏

釋文石經及監板鄭伯㨗云从木者誤一作字而辨之代之曰也史記鄭世家作踕漢書古今人表作㨗皆沿古閩板本之訛

世有秋定兩音見通志氏族略以踕音定見元和姓纂蓋因之澄偶標所以相通非傳誤也

此段在諸傳會通前

春秋集注劉氏胡氏從公羊違老成之言貪利越國以襲

入而襲師夷狄之道 公羊無師
蓋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穀梁
傳以敗秦師為狄之蓋援中國
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之例
恐非春秋意其曰秦之為狄自
殽始焉亦必有所傳而失之也

曰公羊經不書師蓋必有所傳故啖趙劉氏胡氏多從之

春秋纂言公羊經脫一師字諸家遂有狄秦之說蹇叔諸人諫秦伯但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不知縱使幸而捷秦豈能越晉而邑鄭乎故燭之武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伯非不知此然而為之竟不可曉

于殽 涼本又作肴

左氏穀梁作殽

蹇叔子

左氏傳無子字穀梁傳有

人表改蹇叔始見左僖卅二蹇姓注廣韻亦曰蹇

嶔巖

取敢

叔子公穀僖卅二岐州人史正義引括地志

穀梁傳作嗌之下

左氏作訾婁穀梁作訾樓

文公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穀梁無朔字

黃氏日抄不書朔失之也公羊本有朔字

君髡

左氏作頵穀梁作髡

音畧頵憂倫翻音奫又丘倫翻音囷又廣韻居筠翻音麇集韻有紆倫俱倫二翻無丘倫翻頵史記作惲於粉翻即憂倫之上聲也公羊穀梁二傳作髡即丘倫之小異也襄七年穀梁傳釋文髡本又作郡武作頵音於倫翻

晉士穀

左氏作縠穀梁作縠

音畧縠戶木翻音斛本又作穀音同今俗讀如穀

垂斂

左氏作朧穀梁作斂代是穀江

胥俞來聘左氏楚下有以字穀梁無疏解五正本作速字

左氏穀梁作俞

春秋諸傳會通公羊正本作胥速賈氏從之

經義雜記春秋文四年衛侯使胥俞來聘左氏公穀並同案公羊解云正本作速字舊譌故賈氏云公羊曰胥速是也據此知賈氏所見本公公羊作胥速來聘即徐所謂正本是也後人依左穀改之釋文云胥俞下音餘已同今本矣

召伯來會葬

左氏作召穀梁作毛

經義雜記穀梁經作毛伯釋曰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也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于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

許男業 疏解云正本作乍字

左氏穀梁作業

經義雜記許男業卒左氏公穀經並同公羊解云許男業卒正本作辛字案辛字誤當作丵說文丵叢生艸也象丵嶽相並出也凡丵之屬皆从丵讀若浞業大版也从丵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葢許男本名丵因此字經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為業或誤為辛也

晉侯讙

左氏穀梁作驩

狐射姑

左氏作射穀梁作夜

音畧孤射姑穀梁傳作夜姑糜氏又作亦姑釋文云射音亦一音夜棠僕射秦官名射羊謝翻音夜顏師古以爲關中語音之轉

宋公王臣

左氏作王穀梁作壬春秋本義王穀梁作壬盖傳寫之訛也

隸辨魯峻碑陰壬端子行按即王字穀梁傳文七年宋公壬臣卒左傳公羊傳皆作王臣據此碑王書爲壬壬臣即王臣傳寫譌耳

按孔龢碑廿七日王寅又王寅詔書壬亦作王

先眜
左氏穀梁作茷
以師奔秦
左氏穀梁無以師字　春秋本義張氏曰其說無據當從左氏穀梁
莅盟　此條删
左氏作涖穀梁作莅
九經古義鄭氏易需彖云位乎天位上位字讀
為涖涖與莅同
公子遂會伊雒戎
左氏穀梁無伊字
春秋集注案僖十一年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　杜氏注戎雜居伊水雒水間者

不至復

使椒來聘左氏穀梁至下有而字

左氏作椒穀梁作萩

音畧椒或作菽穀梁傳作萩子遥翻音椒又子小翻音勦萩萩本音秋左傳襄十八年雍門之萩音秋今此音子遥翻蓋字有椒萩之異而音仍同也

屈貉

左氏穀梁作厥

音畧厥貉公羊傳作屈釋文居勿翻又音厥貉左傳釋文武百翻穀梁傳釋文亡白翻並音麥公羊傳釋文音麥又戶各翻音惟

伐圈
左氏穀梁作麇
音暑麇釋文九倫翻音磒俱倫翻同案麇字有九倫
見渠云屏邱粉泯三翻公羊傳麇作圈〻驅圓
翻犬平聲則麇字亦讀如困區倫翻即邱粉翻音趣
之平聲也此讀溪母又圓字有求阮曰萬二翻
又昭元年麇公穀並作卷音權此讀羣母

承匡
左氏作筐穀梁作匡

盛伯

左氏穀梁作郕

使遂來聘

左氏穀梁作術

唐韻正術去聲則音遂　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

古人術遂通用康成以為聲近此古今之變也亭林先生本中原韻以為術去聲則音遂誤同依今讀法入聲之術何能轉為去聲之遂乎

城諸及運

左氏穀梁作鄆後同

水經注瓠河又東逕鄆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

也

通志鄆氏魯大夫食采于鄆子孫氏焉鄆亦作運

蘧蒢左氏作蘧蒢穀梁作蘧蒢

世室屋壞

左氏穀梁作大

春秋五禮例宗穀梁謂周公稱大廟魯公稱大室羣公稱宮公羊亦然而又以大室為世室曰世世不毀也以左氏參之當為大室大宮廟之別揔羣公言之則曰廟指一宮言之則曰宮而大室則當宮廟之中所以藏主者也舉廟則可

以包宮室指宮室則不可以兼廟故凡稱廟者皆不主乎一宮也凡稱宮稱室者不徧及也蓋禮稱七廟五廟則宮亦謂之廟詩稱閟宮則廟亦謂之宮書稱王入大室祼則周亦謂之大室此則二傳誤矣

九經古義公羊皆以世為大如衛大叔儀為世叔齊宋樂大心為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

云大子光明古世與大同義是世室猶大室也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筭碑云魯不脩大室春秋作譏又樊毅脩華嶽碑云世室不脩春秋作譏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知字本通也

衛侯會于沓

左氏穀梁會下有公字

還自晉左氏還上有公字穀梁無

會公于斐

左氏穀梁作棐

接菑

左氏穀梁作捷

犀丘

左氏作犀郪穀梁作師
經義雜記解云春秋本義云羊疏云正本作菑盟于犀丘正本作菑丘故賈氏
云案云字今補公羊曰菑丘穀梁曰師丘是也據此
知公羊經本作菑丘當從賈氏所見本陸氏釋
文作犀丘音西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丘則
唐以來本多不作菑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為
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
也
音畧郪音西又七西栖音妻公羊傳作犀穀梁
傳作師案西犀心師審音近唐趙匡所云三傳

經不同者或以音相近而致誤昧蔑潛吝之類

是也

其君處臼

左氏穀梁作杵

聖姜

左氏穀梁作聲　春秋本義聲公羊作聖非也

公羊經傳異文集解卷下

宣公

此下別為一卷當另鈔

斐林

左氏穀梁作棐

侵柳

左氏穀梁作崇

春秋諸儒會通按公羊以柳為天子之邑不係于周者不與晉伐天子此無所据不可取

夷獋

左氏穀梁作皐

九經字樣獋音高又音豪見公羊傳

祈彌明

左氏傳作提羣經音辨祈祈姓也上支切春秋傳晉遊眉申石邦彌明人表攷祈彌明始見公羊宣六四同水經注祈本作祇左宣二釋文續郡國志一注引史又作提釋文及今左傳本又作示

二條在夫人熊氏前

史晉世家彌又作眛

賁渾戎

左氏穀梁作陸穀同

渾經音辨賁渾戎也俗音陸春秋傳楚子伐賁渾之戎

音畧陸渾公羊傳作賁渾釋文舊音六今音奔下戶門翻穀梁傳釋文音渾又戶困翻

戎

夫人熊氏左氏戎上有之字穀梁無穀同

子叔姬左氏無子字穀梁有

春秋本義張氏曰左氏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有子字當從公羊穀梁

左氏作嬴穀梁作熊

春秋本義嬴公羊穀梁作熊胡氏曰非也當從左氏

滅舒蓼

左氏穀梁作鄝

音略舒蓼音了文十四年左傳同穀梁傳作鄝音同

小君頃熊

左氏作敬嬴春秋本義趙氏曰嬴惡謚也宣公追尊其母不應加惡謚穀梁作頃嬴

唐韻正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傳並作頃嬴頃音近敬熊音近嬴正義不得其解乃云一人有兩號非矣

九經古義疏云按文十八年注云宣母敬嬴此云頃熊者一人有兩號故也棟案謂頃聲近敬熊聲同嬴二傳由口授故字異而音同而云一人有兩號非也

義門讀書記八年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　注

僖字不是文字之訛

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人子以宣公為僖公子

湨、闈

楚子伐鄭左氏作子穀梁作人

洩治

左氏作洩穀梁作泄

黃氏曰抄洩治公穀皆作泄治張氏洽曰泄左氏本作洩因唐人諱世字雖偏傍亦然故改泄為洩設古緬泄水名从水世今作洩音私列切非

春秋纂言作洩非唐人諱世字雖偏傍亦然改泄為洩治音也

取類濟西之田左氏穀梁無之字

閔工敬去能匣瀛喻似乇而訛綫不相ㄓ況能為楚姓瀛為秦姓也非兩號不可一訛也

左氏穀梁作繹

音略繹公羊傳作蘱釋文音類又力對欺類二

頛紫力對頛音耒與類韻異類寘未隊欺類頛音欸

尒疋力愧力對

二頛音同義異

盟于辰陵

左氏作辰穀梁作夷

春秋諸傳會通辰陵陳地穀作夷陵齊地恐非

公孫甯

左氏穀梁作寧

齊師伐衛

左氏穀梁作伐莒

先穀

左氏作穀穀梁作穀

牟婁

左氏穀梁作無婁

春秋地名考略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杜注無婁杞邑臣謹案公羊作牟婁蓋即莒人所取也然此時已為莒邑而杜注杞邑未詳

春秋本義張氏曰無公羊作牟恐當從之牟之誤也

此條在牟婁後宣榭前

冬蝝生饑

此段用知字至下公羊作牟婁以下

春秋本義任周大令云程氏端學曰公羊無饑字然今本公羊有之未知何據

左氏穀梁有饑字

宣榭災注宣榭火左氏作宣謝火

左氏作火穀梁作災春秋本義公羊作榭災左氏作火案經未有書火者當依公穀

薛氏尚功鐘鼎款識宣榭盙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illegible]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以名其室曰射音謝後從木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謂之榭爾雅云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重書之如桓僖宮之比二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

九經古義釋文云左氏作宣榭火棟案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郙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劉逵

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字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謝甚高泰誓云惟宮室臺榭釋文云本又作謝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

楚子旅

左氏作旅穀梁作呂

人表攷楚嚴王子稷王　楚莊王始見左文十四

楚語上稷王子始見史楚世家名旅左氏公羊春秋宣十八又作呂穀梁春秋

至檉

左氏作筐穀梁作樫

成公

貿戎

左氏作茅穀梁作貿羣經音辨貿戎戎地音茅春秋傳王師敗績于貿戎又音茂

唐韻正春秋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羊穀梁傳漢書劉向傳並作貿　張弨曰本從丣聲省作卯亦諧

曹公子手

左氏作首穀梁作手

袁婁金石文跋尾續邢敦銘其云拜手䭫手即稽首春秋曹公子首二傳或作手聲同假借也

左氏作袁穀梁作爰

蕭同姪子

左氏傳作叔穀梁傳作姪

衛侯遬

左氏穀梁作速

入表考衛穆公遬見左成二春秋成三成公子

遬見史衛世家名速春秋成二又作遬公羊成二世家而侯表作

將咎如　取汶陽田　諱遬

左氏田上有之字穀梁無

左氏作廧穀梁作牆

九經字樣廧音牆左傳廧咎如相承作此廧字書無文

隸辨曹全碑戢治廧屋按與牆同書五子之歌峻宇彫牆古文尚書作廧詩小雅常棣兄弟鬩于牆釋文云牆本或作廧左傳狄人伐廧咎如穀梁傳作牆漢書鄒陽傳牽帷廧之制文選作牆

鄭伯堅卒注本或作臤

注當作釋文

左氏穀梁作堅

此段在隸辨前

隸辨校官碑親臤寶智又師臤作明按說文云臤堅也古文以為賢字說者謂臤蒙下文賢故

一切經音義賢於胡堅反士之美稱也又多才也賢士堅明故从臤又賢者

國之寶用與貝同故從貝字意也說文賢多才也从貝臤聲臤堅也從又臣聲古文以為賢字案賢之从貝取其多才之意古文作臤臤堅也亦取堅剛之義蓋取士用才惟剛乃得為賢也

故省貝非也碑中師臤二字不蒙下文袁良碑優臤之寵賢亦作臤

九經古義四年經鄭伯臤卒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穀梁仍作堅今定本亦作堅字公羊釋文云臤本或作堅棟案公羊作臤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臤古文以為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臤寶智國三老袁良碑云優臤之寵今文大誓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優臤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絙二與堅同臤亦為古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紀記云後漢紀注陰城公主名賢得繽

以下脫文字

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臤公羊從古文作臤穀梁以爲賢左氏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廣韻引孝經說云臣者堅也金石文跋尾續校官碑說文臤堅也古文以爲賢字公羊經鄭伯堅卒釋文本作臤疏云穀梁作賢蓋臤賢本一字古今文異爾今本公羊穀梁皆作堅與左氏同矣此碑親臤賓習師臤作朋皆从古文

荀秀

左氏穀梁作首

此條接前彥下
侵鄭
左氏穀梁作救
春秋本義救公羊作來
此條接侵鄭下
公會晉侯侵非也
左氏晉侯下有齊侯宋穀梁無
來錫公命
左氏作賜穀梁作錫
春秋集注賜公穀並作錫書天子所以加賜當從左氏
黃氏曰抄賜公穀作錫義則同
春秋本義錫左氏作賜疑誤
秋七月公如晉此條接入沛下
左氏穀梁晉下有冬十月三字
春秋本義公羊無此蓋闕文也
春秋諸傳會通冬十月按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為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令又如晉過郊乃反無事天之意當絕之其說迂謬不可取
金石文跋尾續　桓二年隱賢而桓賊也　僖廿六年乞者卑辭也　宣六年此非弑君如何　成二年郤克眣晉衛之使　襄廿七年橋其妻子而與之盟　定元年不書城也　竹汀先生據石經証而說此等論公羊傳異文當宋
此條接公命下
楚人入運
左氏穀梁作鄆
金石文跋尾續成十年經無冬十月注云去冬者惡成公令石刻依左穀增入非何義矣　開成石經公羊
郃州

左氏穀梁作犨（後同）

九經古義（犨注音犫郤州晉人也）世本曰郤（犫尺由切春秋傳晉郤州來聘）豹生義ゝ生步揚步揚生州ゝ即犨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犨世本亦作州司馬貞云州犨聲相近字異耳

沙澤

（公自京師）左氏穀梁作瑣

曹伯廬（左氏有至字穀梁無）

左氏作盧穀梁作廬

宋世子戍

左氏穀梁作成

人表攷按平公之名春秋成十五昭十左穀作成公羊作戍史從左穀公羊釋文云本或作成據何休昭元注謂向戍與君同名音恤則作成似誤平公之曾祖謚成公平何以名成乎春秋定四杞伯成哀十三許男成公羊一作戍一作戍並以形近譌混也

歸之于京師

左氏穀梁無之字

招丘

左氏穀梁作苕

衞北宮結率師

左氏穀梁作括帥師　春秋存義括公羊作結誤

貍軫

左氏作脤穀梁作蜃

士彭

左氏穀梁作魴

唐韻正彭古音旁　春秋成十八年晉侯使士魴來乞師襄十二年晉侯使士魴來聘公羊傳並作彭

九經古義釋文云二傳作士魴古彭旁通用旁

與魴同音故亦作旁聲之誤也

入表攷按路史發揮同名氏辨注謂入表士鞅有二一在中上一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蓋未知此士鞅為士魴之譌也士魴始見成十八經傳字季謚恭于食邑于彘故曰彘恭子亦曰彘季士會子（並見左成十八晉語七及韋杜注）晉語所謂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魴鞅以音近而譌公羊經作士彭亦曰音近致誤

襄公

韓歷

左氏穀梁作厥

人表攷韓厥子韓厥並見左宣十二晉語五厥

又作屈 公羊襄元經蓋古通借字文十經厥貉 昭十一經厥慭公羊皆作屈也

次于合

左氏穀梁作郚

夫人弋氏

左氏穀梁作姒

經典釋文莒女也

此段在經典釋文後誤倒於前

春秋本義葉氏曰左氏穀梁不能辨二字乃字

訛之事言之遂誤以弋氏為姒氏愚案此既稱字姒

不應哀公時復稱之姒當以公羊為正

春秋諸傳會通姒杞姓也公羊作弋莒女也

定七

左氏穀梁作姒春秋本義公羊作弋今從之

善稻

左氏作道穀梁作稻

黃氏日抄善道公穀皆作善稻云吳地也

春秋地名攷畧臣謹按善道公羊穀梁皆作善
稻范甯云吳地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
中國名從主人注云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
從中國言之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
本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

伯脊世子光救陳

左氏無莒邾滕薛穀梁有

髡原

左氏作頑穀梁作原

于操

左氏作鄵穀梁作操 群經音辨操鄭邑也七南切春秋傳鄭伯髡原卒于操

音略鄵七報翻音操又七南翻音驂采南翻同字林千消翻音鍬

蔡公子燮

左氏作燮穀梁作溼 注本又作隰又音燮 羣經音辨隰蔡公子也音隰春秋傳蔡公子溼又音燮

宋火

左氏穀梁作災春秋本義公羊作火非也

繆姜

左氏穀梁作穆

偪陽

左氏作偪穀梁作傅

九經古義釋文云偪音福棟案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

人表攷福陽子　棟案穀梁作傅陽本書地理志

楚國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偪音福路

史注音扶目切續郡國志注引左亦作福葢福輔輔傳為一音之轉而偪諸畐聲福有偪音故二字通借釋文列甫目彼力二反然以音福為是又釋文云本或作逼恐非

公子斐

左氏作騑穀梁作斐春秋本義陸氏曰據字子駟宜為騑

京城北

左氏作亳穀梁作京春秋本義葉氏曰當從二傳京鄭邑大叔所封也未詳孰是

九經古義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棣案京鄭

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邑城無攷此傳寫之譌當從公穀是正
嚴氏嚴春秋內傳古注輯存服氏之經作京城北跐公羊

闐台
左氏作台穀梁作郃
音畧台敕才翻隔標出切音胎又音臺成十八年左傳同一音異之翻音怡穀梁傳作郃他來翻本毋出切音胎

取詩
左氏穀梁作郝

衛侯衎出奔齊，

左氏穀梁無衍字

春秋諸傳會通公羊作衛侯衎陸氏例亦從之

公孫囆 春秋字義葉氏曰闕文也 左氏穀梁作蠆

晉侯雕 釋文本作雕 五字刪

晉周 釋文本作雕 左氏穀梁作洮成 城 侯郯邾 左氏穀梁作周

吳梁 釋文本又作湨

湨梁 釋文本又作臭 左氏穀梁作湨

邾婁子瞯 圍郕 左氏穀梁作成

左氏作牼 穀梁作瞯

九經古義案攷工梓人云數目顅脰注云故書顅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為鬜頭無髮之鬜是牼有䁯音故或作䁯劉昌宗周禮音云牼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䁯音閑或下奸反

圍洮

左氏穀梁作桃

齊高厚師師伐我北鄙

左氏無齊字穀梁有

齊師伐我北鄙

左氏作師穀梁作侯

祝阿

左氏穀梁作柯

水經注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曰玉水又西北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經書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春秋作柯左傳所謂督陽者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漢高帝十一年封高邑為侯國王莽之安成者也故俗謂是水為祝阿澗水北流注于濟

齊侯瑗

左氏穀梁作環

公子喜

左氏穀梁作嘉

仲孫遬

左氏穀梁作速後同

陳侯之弟光

左氏作黄穀梁作光六書總要黄胡光切从田諧炗音炗同光或曰从谷諧炗音古作灮

隸辨陳球碑陰故吏内黄焦松按說文作黄从田炗聲炗古文光字碑省作黄他碑亦作黄或作黄令俗因之

九經古義案說文𡭚古文光𤆍古文黃字相似白虎通云璜之為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

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

左氏無滕子穀梁有

邾婁鼻我

左氏穀梁作畀

經典釋文二傳作畀我古鼻畀同音

雍渝

左氏作榆穀梁作渝

仲孫偈

釋文本又作𥛚亦作𦐉

傳在陳侯後邾婁子前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左氏無此經穀梁作有

按困學紀聞公羊傳于襄公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于二十一二十一誤作二十庚陵同本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九經拜之然以

字寫

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閻云按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近黃太沖以歷上推斷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悉合余亦推以歷數為定論

左氏穀梁作羯

鄭公孫蠆　左氏穀梁作夏

吴子謁　左氏作遏穀梁作謁

陳孔瑗　穀梁作痤　左氏穀梁作奐

衛侯之弟鱄　左氏作鱄穀梁作專

馬氏驌繹史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按公羊穀梁二傳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史公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為明年故也王後云年七十三實差一年前輟杖

入表放公子鱄始見公羊襄廿七又作專穀梁

衛世叔齊

左氏穀梁作大叔儀

人表攷大叔儀始見左襄十四大叔又作世叔春秋襄廿九儀又作齊公羊襄廿九經

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

左氏無邾人穀梁有

薳頗

左氏穀梁作罷

經典釋文薳頗音皮又音彼一音普何反一本作跛者音同

羣經音辨薳頗楚人也蒲悲切春秋傳楚大夫薳頗來聘又補美切

曰陳陽標也年寧佞同母也故可通協若佞之與壬風馬牛不相及以土音為古讀妄言音韻一派佞話而已

唐韻正春秋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昭六年楚薳罷帥師伐吳公羊傳並作薳頗頗音皮

宋災伯姬卒

左氏災下有宋字穀梁無春秋本義公羊穀梁無宋字脫之也

其年弟年夫

此段在本義下九經上

群經音辨秊夫周人也乃定切春秋傳天王殺其弟年夫又如字

左氏穀梁作佞春秋本義佞公羊作年非也

九經古義古佞讀為壬故晉語輿人誦云佞之見佞果喪其田田協是讀為田年殊不知年讀為寧田讀如字為陳故詩信南山云畀我尸賓壽考萬年此公羊不作壬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爲田年讀如字

昭公

葬宋共姬

宋災故 左氏有宋字穀梁無 左氏故下有也字穀梁無 昭公

齊國酌

左氏穀梁作弱

衛石惡 春秋內傳古注輯存賈氏作齊國酌服氏作齊國弱 公羊疏

左氏穀梁作齊惡

鄭軒虎

左氏穀梁作罕

經典釋文軒依字許言反舊音罕（覃按音辨軒虎鄭人也）

入表攷子皮始見左襄廿九（鄭有軒罕春秋傳鄭軒虎今）魯語下即罕虎三襄

十春秋昭元　又作軒虎公羊昭元

魯語　棄軒有呼旱切與

罕通用故公羊定十五經罕達作軒達左昭四

渾罕韓子外儲說左下作渾軒也毛氏春秋簡

書刊誤謂罕為鄭穆七族之一不得有別出字

殆考之未審

于鄗

左氏作虢穀梁作郭

此段在年義后
春秋集注杜氏注大鹵大原晉陽縣公羊疏云案古文及夷狄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及師資皆謂之大原說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兌為剛鹵西方之澤也春秋大原為大鹵亦西方也

經典釋文鄗音號鄗又音號

九經字樣鄗𨞬入又音郭見公羊傳

大原 取運 左氏穀梁作鄗

左氏作鹵穀梁作原

黃氏日抄大鹵即大原也華曰大原夷曰大鹵

春秋本義左氏經作鹵傳作原公羊穀梁經作原傳作鹵

莒展

左氏作展與穀梁作展

春秋諸傳會通穀梁無與字陸德明注左傳云一本無與字

楚子卷

左氏作麇穀梁作卷

滕子泉

左氏穀梁作原

按說文原作厵篆書作原二字形相近

大雨雪

左氏作雹穀梁作雪

春秋五禮例宗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左作雹穀梁注云亦作雹春秋本義藁氏曰當從左氏

經義雜記公羊春秋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

釋文大雨雪左氏作大雨雹徐疏本作大雨雹

解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誤也據此知公羊本同左氏作雹穀梁作雪有賈景伯之言可證范注穀梁云雪或作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范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亦作雪釋文同則誤也漢志云劉向以爲昭取于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案何注云爲季氏說本此

楚子執徐子

左氏穀梁作人

遂滅厲

左氏作賴穀梁作厲

濆泉

左氏作蚡穀梁作貲

經典釋文濆泉踊泉也

春秋諸傳會通蚡公作濆穀作貲狄人謂貲泉

按公羊以濆泉爲涌泉蓋濺而水涌爲異

叔孫舍

穀梁釋文佚溺

左氏穀梁作姡（後同）

音曷姡（昭十年）奠（襄十一年）十二字並勑略翻（朱翔褚徹竹翻同）毋音近綽（又昌約尺約二翻音綽穿毋）紫二字並人名取義未詳石鼓文奠音毋若翻（顏注如姡音鐸）當即奠字之別（姡公羊傳作舍姡之作舍自是異文）

陳佚溺

左氏作陳佚溺穀梁作陳溺

陳火

左氏作災穀梁作火（春秋本義趙氏曰案前後未有書外火者此事若一一書之固不勝紀諸侯亦不當告也唯宣榭火書之耳當依左氏為災也 莘老孫氏曰書春秋火不書災此書耳 愚案宣榭火公穀亦作災）

晉樂施

左氏穀梁作齊

通志欒氏有二晉欒賓之後姬姓也以邑為氏

齊子欒之後姜姓也以字為氏

春秋諸傳會通公作晉欒施非也

義門讀書記晉者齊之訛當從左氏

季孫隱如

春秋本義意公羊作隱訛也

左氏穀梁作意

春王正月

左氏穀梁作二

宋公成

左氏穀梁作成

楚子虔

左氏作虔穀梁作乾

侯羊

左氏穀梁作祲祥

九經古義疏云穀梁傳作祲祥字服氏注引者

三條移入李孫隱如

羊前

一切經音義 續卓從

川段在九經前

穀反 古名干卆 祥名

云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

直作詳無祲字皆是所見異也棟案古祥字皆作詳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本又作詳尚書君奭云其終出于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祲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祲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為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疑古祥字詳字皆省作羊

張氏燕昌金石契吉羊洗有紋作羊形銘曰吉羊按説文羊祥也漢元嘉刀銘宜侯王大吉羊

洪氏隸釋云漢代器物多以羊為祥

屈銀

左氏穀梁作厥慭

九經古義按左傳厥慭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猌讀若銀又云慭从心猌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為屈慭為銀字異而音同

蔡世子友

左氏作有穀梁作友

伯于陽

左氏伯下有狄字穀梁無

成然

左氏作熊穀梁作虎

第12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0版反內

公子整 釋文或作慭

左氏穀梁作慭 春秋諸傳会通公羊作整字之誤也

音略慭魚覲翻牛刃翻吾牛同銀去聲徐五巾翻音銀

厥慭公羊 一音五轄翻音鬣此地名之慭也魚

作㒦銀

覲翻一讀為整此人名之慭也

乾谿

左氏作谿穀梁作溪 復古編谿山瀆無所通者从谷奚別作溪非苦兮切

弒公子比

左氏穀梁作殺 春秋本義殺公羊作弒案經但書公子不曰其君不可言弒也

月甲戌 此條在吳子前下此誤

左氏作甲穀梁作庚

吳子夷昧

左氏作末穀梁作末

昭吳

左氏穀梁作朝

奔鄭

左氏穀梁奔上有出字

戎曼子赤

左氏穀梁作蠻 羣經音辨曼戎人也音蠻春秋傳戎曼子

二條在戎曼後自鄭前

秋八月己丑 左氏穀梁作亥

自鄭

冬十一月 左氏穀梁作十月

左氏作鄸穀梁作夢 春秋集注鄸穀梁作夢今興仁府乘氏縣有大鄸城古老云古鄸城也

莫工切 春秋傳 音畧 鄸莫公翻音夢蒙一音亡增翻音曹此字

此段在集注後

羣經音辨夢曹地也 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

入東蒸兩韻也左傳釋文云字林音夢字林夢亡忠翻（無工翻同）此微明輕重互切即平聲音蒙也又公羊傳釋文亡貢翻穀梁傳釋文亡弄翻此亦輕重互切乃去聲音夢也

兄輒

左氏作縶穀梁作輒

經（春秋本義陸氏曰衛侯之條名輒故宜為縶）義雜記春秋穀梁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曰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踙衛謂之輒釋文兄輒如字或云音近縶左氏作縶綦音其又其冀反劉兆云綦連

此段在本義前

一切經音義如縶知立反及詩云縶之維之傳曰縶絆也謂拘執也兩足不相過謂之縶也星行曰兩足不相過謂〻縶本

穀梁傳又縶亦作輒也

經文明云楚謂之踂衛謂之輒何等直捷輒知母字故与縶近且与馽同踂孃母字兩字義同而音迴別妶从耴者正从取者俗此字之尚易識者也今審音不真糾纏無理殊以从取爲是从耴爲非矣

併也踂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馽本釋文作縶紏譌今從舊刻注疏本也案說文馬部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縶馬或从糸執聲則輒當作馽益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縶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縶者馽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馽之同聲假借字也蔡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踂當從宋刻注疏本作踙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度集韻踙遵須反切司馬光類篇踙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德明从耴女輒反玉篇足

部女軌切两足不相過廣韻廿九葉尼軌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軌反足不相過楚言字俱作軌疑非是案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無能字疑今穀梁傳能為衍文

向甯

左氏穀梁作寧

蔡侯廬

左氏穀梁作盧

人表攷蔡平侯景侯子始見侯表蔡世家名廬春秋昭十三二十經傳釋文本作盧古字通侯表徐廣一作虛則譌也

穀梁釋文輒如字易識不丑音下弍云音
年外輒上無音
近埶不竟云音埶而云
近世近而韵異也
踊女輒翻朋踊以輒出切二
字母異韵同也
臧先生不知古人如
此精細一味剖新湯
每主意皆由于字
母不明耳

以畔
左氏穀梁作叛

叔瘧
左氏穀梁作輒

蔡侯朱
左氏作朱穀梁作東

昌奻
敢鬲古左氏穀梁作間

雞父古丙穀梁作姑
左氏作父穀梁作甫

釐

氂

沈子楹

左氏作逞穀梁作盈

叔孫舍至自晉 此條接公有下

左氏穀梁無作婼至自晉叔孫字舍作婼

此段在集注後
春秋集解呂氏曰婼不言叔孫前見也劉原父以為二傳不言叔孫而公羊獨言叔孫似是聖人本意因遂以為可喪而喪之必儒說往往鑿鑿皆類此原父能知他人之鑿而不自知其鑿也惜哉

公有疾 春秋集注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 此條接子楹下

杞伯鬱釐 春秋本義公羊穀梁有上有公字羨文也 此條接叔孫下

左氏無公字穀梁有

左氏穀梁作郁

經典釋文鬱釐音來又力之反本亦作釐二傳作郁釐

叔倪

左氏作詣穀梁作倪

春秋內傳古注輯存左氏經賈注者適作叔詣公羊沉

宋槃世心

左氏穀梁作大

跬字以輒出切非作輒也

鳥 鳥

左氏穀梁作鸛

五經文字鳾巨俱反春秋及周禮並作鸜公羊

此在李義府鵒也从鳥肉

渠古編鳾别作鸜非

作鸛音雚又古玩反水鳥

春秋本義鸜公羊作鸛誤

音略鸜其俱翻音衢嵇康音權本又作鴝鳾音

鴝公羊傳作鸛音權穀梁傳釋文本又作鸛音

灌

此段在後上的前

一切經音義鴝鵒又作

鸜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

反舌頭有兩毛角者山

海經公羊傳並作鸛音

灌

屬字下脫反字

己亥公孫于齊

左氏作巳穀梁作乙
次于揚州
剸陵左氏穀梁作陽
郚寇氏穀梁作郭
左氏作郚穀梁作郄
五經文字郚去逆反作郄者訛
鄭伯甯郭氏忠恕佩觿郚郄上去逆反翻姓也作郄郄並訛下主約翻前郚作却者俗
左氏穀梁作寧
滕子甯
左氏穀梁作寧

「叔倪　此條移在前此處删

左氏作詣穀梁作倪

徐子章禹　春秋附傳注解存左氏注賈注逵作叔詣公羊疏

左氏穀梁作羽

荀櫟

左氏作躒穀梁作櫟

黑弓

左氏穀梁作肱　春秋本義吳氏詩補音云弓肱同音

春秋諸傳會通肱公作弓古音二字通

唐韻正宋吳棫韻補曰弓姑弘切春秋昭三十

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公羊傳作黑弓儀禮鄉射禮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注今文改弓為肱

衛世叔申

左氏作世叔穀梁作大

莒人邾婁人薛人 定公

左氏無邾人穀梁有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

左氏作二月穀梁作三月

「莒人邾婁人薛人 此條移在前此處刪

左氏無邾人穀梁有」

莒人邾婁人一條當在上昭公卅衛世叔申中一條之下

盟于枝

左氏穀梁作扳

蔡公孫歸姓

左氏穀梁無歸字後同

浩油

左氏穀梁作臯鼬羣經音辨浩油晉地也

九經古義釋文云浩古老切春秋傳会于浩油又戶老切二傳作臯鼬古讀臯為浩鼬為油鹽鐵論又作誥鼬爾雅釋訓云臯臯琄琄刺素食也樊光本浩浩琄琄

杞伯戊

左氏作戍穀梁作成

孔圄

左氏穀梁作圉

伯莒

左氏作柏舉穀梁作伯舉

瞥記定四年柏舉之戰左穀作舉公羊作莒蓋古以音全通借故水經江水注江夏有舉洲舉口庚仲雍江記作莒酈氏非之以爲得其音而忘其字欠考

吳入楚

左氏作郢穀梁作楚

春秋本義左氏作郢陸氏曰誤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穀梁作三月

鄭游遬

左氏穀梁作速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左氏穀梁無澤字

晉趙鞅帥師伐鄭

左氏穀梁作士

臨南

左氏傳作林楚

鄭伯嚾卒

左氏穀梁作蠆

音畧蠆公羊傳作嚾勑邁翻音近釵去聲勑戒翻同

字林作蠆丑介翻與上二翻同又他割翻隅標出切

音近察

劉改害

劉改爲害讀入泰韻與勑邁丑介音同韻異但無不可但此字本有入聲他割切達一音曰曷韻無撤母字借用黠韻穿母字以爲音近庶合于撤遠隔標之法穿撤相通之理也

頰谷

左氏穀梁作夾

運讙龜陰田 左氏作鄆 穀梁田上有之字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費

左氏穀梁作郈

春秋諸傳會通公作費誤也

宋公子池

左氏穀梁作地

會于安甫

左氏穀梁作安甫

春秋地名攷略定十年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

安甫 臣謹按公羊作鞌張洽傳曰齊地

暨宋仲佗

左氏無宋字穀梁有

公會晉侯盟于黃

晉荀寅及士吉射
齊侯衛侯次于
二條調轉

左氏穀梁作齊侯

春秋諸傳會通 公作晉侯誤也黄齊地

晉荀寅及士吉射 此條接垂瑕後

左氏穀梁無及字

經典釋文吉射食亦反又食夜反

齊侯衛侯次于 此條接公會後

左氏有衛侯字穀梁無

垂瑕 此條接齊侯後

左氏穀梁作葭

經典釋文垂瑕如字又音加 二傳作垂葭

晉趙陽 毛氏注疏本作晉趙鞅誤
三月辛巳 左氏作衛穀梁作晉
陳公子佗人 左氏穀梁作佗 六月
左氏穀梁作公孫
頓子牄
左氏穀梁作牂
醉李
左氏穀梁作檇
經典釋文本又作檇音醉
春秋諸傳會通檇公作醉李吳郡嘉興南有醉

李城今為秀州治所

于堅

左氏穀梁作牽

鄭軒達

左氏穀梁作罕

次于蘧蒢

左氏穀梁作渠蒢

姒氏卒

左氏作姒穀梁作弋 春秋本義姒穀梁作弋非也

日下昃

左氏作昃穀梁作稷

隸釋郙閣頌勛勞日稷亏（春秋异義昊穀梁作稷乃古昃字）按易豐卦日中則昃

釋文云昃孟作稷穀梁傳定十五年戊午日下

稷乃克葬左傳作昃太元經君子應以大稷注

云大稷日將暮也費鳳別碑乾乾日稷亦以稷

為昃　造橋碑□□日稷按碑亦以稷為昃

靈臺碑日稷不夏按碑亦以稷為昃

哀公

食郊牛　郊牛穀梁作郊牛角

戰于栗（左氏作）注一本作秋

左氏穀梁作鐵

城開陽

左氏穀梁作啟

經典釋文開者為漢景帝諱也

四年春王三月

左氏穀梁作二

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氏作殺穀梁作弑

蒲社災

左氏穀梁作亳

唐韻正亳平聲則音蒲　春秋哀四年亳社災

公羊作蒲社　書序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傳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前作蒲姑經義雜記案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為殷社杜注左傳同　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俾諸侯以亡為戒令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為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為先世之亡國疏又云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

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書釋文蒲如字
非是當從徐仙
民扶各反
春秋內傳古注輯存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
既公羊
當作釋文

城比，注本又作沘亦作庇

左氏穀梁作毗

春秋地名攷略哀五年城毗公羊作庇又作沘

竹書紀年殷祖乙居庇南庚更自庇遷奄奄

魯奄也

齊侯處臼

左氏穀梁作杵

城邾婁葭

左氏穀梁作暇

君舍

左氏穀梁作荼　春秋本義公羊作舍陸氏曰誤也

唐韻正詩何人斯五章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元熊朋來曰舍非但與與車盱協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公羊作舍字音舒此經中明證　韻補舍商居切說文舒郤皆以舍得聲又曰余語之舒也舍省聲公羊傳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舍左氏穀梁傳皆作荼音

舒

九經古義釋文云舍二傳作荼音舒熊朋來云詩云爾之安行亦不遑舍與車盱協知舍讀作舒棣案史記律書云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音略荼音舒公羊傳作舍與舒音近又音從一音丈加翻音荼直加翻同

入表攷安孺子始見左哀六杜注號也安又作晏名荼左哀五春秋哀六公羊作舍蓋舍有舒音假借用字不然齊昭公子名舍於景公為從祖不應其子名舍也

取讙及闡僤
左氏穀梁作闞
菆釋文　叢石經
經典釋文字林作⿰阝單左氏作闞
許伯寅
左氏穀梁作夷
唫　崯
陳袁頗
左氏穀梁作幪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
左氏穀梁作鄆
許男戌

左氏穀梁作成

晉魏多

左氏穀梁作魏曼多

義門讀書記十三年此晉魏曼多也（春秋本義公羊無曼字陸氏曰脫也）至二名非禮也　不譏于七年春之侵衛而譏于此何哉

然則魏多者闕文也

陳夏彄夫　釋文一本作傴音同

左氏穀梁作傴

音寇彄苦侯翻口平聲讀如摳（說文廣韻並恪侯翻同）定十三年同

嘉慶己卯夏刊

春秋公羊禮疏

蜚雲閣藏受堂題

春秋公羊禮疏序

序曰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乙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迨至唐虞命秩宗典三禮而祭天地宗廟[illegible][illegible]爰分爲天地人而三禮之名乃立降至夏殷互有損益商辛不道彝倫乖舛治法淪亡維時西伯日擊王章禮壞樂崩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官禮萌牙造端於此亦越武王克商反政當其所重民食喪祭文公繼志經曲粲然禮有五經吉凶軍賓嘉也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討不庭以嘉禮合昏冠父作子述蔑以加矣東遷而後九服徒存一綫未絕宗邦積弱盡失侯度親盡之廟不毀昭穆之主逆祀是祠祭不以禮而吉禮亡矣亂聖人之制欲久喪而不能是喪祭不以禮而凶禮亡矣以大夫而會諸侯以諸侯而召天子是朝覲不以禮而賓禮亡矣作三軍作邱甲逾時不蒐而忘武備是師旅不以禮而軍禮亡矣取同姓以爲昏立妾媵而爲適是昏姻不以禮而嘉禮亡矣觀夫古帝王之經理天下也得禮治失禮亂得失之所關治亂之所本也可不愼與是以淫辟之罪多昏姻之禮廢也爭鬬之獄蕃鄉飲之禮廢也骨肉之恩薄喪紀之禮廢也君臣之位失朝聘之禮廢也由是觀之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尤急周禮在魯何以視爲具文也然道無終晦聖不虛生倉帝失權水精繼王孔子以有宋之裔生衰周之末自衞反魯道曀不行乃退考五代

之禮修六藝之文因魯史而制春秋焉睹東門化鳥之書創西狩獲麟之制五始提要三統參微承百王而號素王總千聖而爲元聖經立九月道光奕世治國之體備矣生民之紀在焉在昔三王之道一質一文若順連環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捄溢扶衰非故相反亦所遭之變然也說者謂春秋爲漢帝制法故其制度文爲多所採擇魏晉而後沿襲相承元魏景明時孫惠蔚因禘祫上言謂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原夫公羊至漢始著竹帛鄒夾無傳嚴顏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讀亦失於是任城何君起而修之探東國之微言闡西河之至教依

經立注厥功偉矣觀其解詁言禮亦詳徐氏之疏乃詳於例而略於禮未能如孔賈之該洽也今取徐氏之疏而補疏之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便徵他議自鄭氏三禮注晉宋諸志通典唐志苟有合於何義者罔不甄綜凡以疏通證明而詳其論說云爾

嘉慶歲在己卯後四月上浣江都淩曙撰於粵東之節署

序

公羊之學蔽冒久矣言之失實者是蕞殘也議之蹈空者猶拾瀋也君子何貴乎譸言自七十子之後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於是奮其私智創爲流說者有之師資既無功力亦薄世有如仲舒之下帷邵甫之閉門知幾藏往而潛心大業者乎班固以董生爲儒宗王嘉以何氏爲學海後有作者漢儒弗可及矣若夫覗皮面墻要眇之論無由而知雖有日月之光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聾人不能聞是至明無補於矇矇至震無救於聾聵也欲治公羊而末學膚淺亦終不能精已荀卿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太史公曰約其文辭而旨博范甯曰君子之於春秋

沒身而已矣由是觀之口傳耳剽之譚無怪乎億錯之妄也大抵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舊疏嫌其闕略故撰公羊禮疏十有一卷正徐氏解禮之失破諸儒持論之偏引据經史疏通而証明之復撰禮論三十篇都爲一卷又有緒論未著於篇而不盡涉乎禮者撰公羊問答二卷在昔荀爽有公羊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今自爲問答變其例而仍襲其名其間有與惠定宇先生之九經古義錢竹汀先生之答問相同者諸如此類一概從删恐不知者以爲似伯尊之攘善矣蓋自隨唐以後儒者以爲孤經幾不磨懷何氏之學雖盛行于河北而北方之明公羊者魏梁祚一人

而已漢儒之書遺佚殆盡猶幸仲舒之繁露十有七卷尚在人間叚已爲之注釋固表裏而相資矣舉凡所著之書冀成一家之學不欲掔扯左穀爲三傳之調人先儒爲事莫詳於左氏義莫精於公羊春秋乃明義之書非紀事之書也若云紀事一良史之才已足何至游夏之徒一辭莫贊將謂春秋非事實不明孔子不能逆料邱明爲之作傳世無左傳而聖經亦因之而晦乎似非通論也春秋固無傳而明者也孔子假當日之行事而王法寄焉爾其事實不足繫有無之數也故公羊略之史重事經重義未修之春秋魯史也既修之春秋孔經也古者人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左史其職也此指未

修之春秋而言若已修之春秋重義而不重事矣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事與義之辨豈不彰明較著也哉若舍公羊而求義是水行而棄舟楫也陸行而無橇樺也江河之惡沱不可知況滄海乎衆山之峛崺不可知況東岳乎然則公羊其治經之梯航也乎吾以爲治是經者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度典章以進求夫微言大義猶魯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也僕以闒茸之資無摩研編削之才亦無游博持掩之好唯篤嗜公羊春秋覃精竭思力索有年矣然窮其枝葉而未及宗原是知執寸莛以撞鐘熛一炬而爨鑊其無益也明甚不有

賢哲何足以知春秋管子云老馬識途予雖駑駘亦既爲之前驅矣士有志於春秋者尚或覽焉不致驚濵洋而悲歧道也乎

嘉慶歲在己卯秋八月既望江都淩曙撰於粤東之節署

凡例

疏不破注向例如此今間有未安者引先儒之說以正之實事求是非敢難詰也

注中雜引四代之禮不盡周制也可證者證之無則闕疑若舊疏概以為時王之禮殊欠明晰

注中如郊禘六宗明堂祥禫之制異議紛如今但取其合於何義者引一二說以證之餘則不敢濫登

疏中所引皆序而不斷然覩其去取亦可知從違之所在矣若臚列諸說而上下其議論是經說而非疏體

漢書藝文志公羊經傳各十一卷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以閔公附莊公也今疏之卷數一仍何注之舊

春秋公羊禮疏卷一

江都淩曙學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

疏班固白虎通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卽事天地沈約宋書禮志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樂資春秋後傳惟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晉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為歲首而秦譜至宣公初志閏月不惟改元又改歷矣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為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為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卽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白虎通所以有夏殷周之號何以為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

王之號與繼體改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
也
注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尙黑殷
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尙白周以斗
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尙赤
疏伏生尙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
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
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
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
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
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二月爲正者當

用十三月也
注禮年二十見正而冠
疏荀子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劉
向說苑周召公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
矣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白虎通禮所以
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而成於
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其不
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
月也又陽小成於陰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
注士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
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疏注杜佑通典後漢何休冠義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
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爲主主人告所
素敬僚友一人爲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
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
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
命主人洒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爲冠者設北
鄉筵又設賓東鄉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
又設罇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
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白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
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西聽命之禮賓冠
者與西鄉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

鄉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
子賓起就東鄉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
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冠者即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酹地然後啐酒訖賓
與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
父父爲起若諸父昆弟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
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及姑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
命冠者出更設酬爲勸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
自如舊祭禮常儀
注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疏白虎通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

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叔仲季聽其所當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賈公彥曰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而呼之周文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

注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疏通典五經要義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爲禮之始矣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莊以莅之則民

不敬此人君早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元皆以爲夏末衰亂篡弒所由生焉故作公侯冠禮明天子無冠禮之審又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受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故筮賓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者也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采行焉

注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疏白虎通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爲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

注禮男子年六十閉房

疏白虎通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

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疏白虎通會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

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范蔚宗後漢書光武十九年詔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荀悅論聖人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緒也春秋之義立適以長立子以貴是其言適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

注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

疏劉熙釋名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太卜疏按昭

二十六年傳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休以爲春秋之義三代異建適媵別貴賤有姪娣以辨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絶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繆哉

注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疏許愼五經異義公羊說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李百藥北齊書刁柔傳時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子孫弟柔以爲無適孫應立適曾孫不應立適子弟議曰柔按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元亦然然則適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百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盾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

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据周禮然則商以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嫡子之子爲適孫故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適子孫死而立適子母弟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適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旣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誼本不應適子死而立適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

傳子以母貴

疏陳壽三國志魏志注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据豐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

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

疏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得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

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駁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晉書禮志哀帝卽位

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霦議曰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耶故當告於宗廟以先君之命命之耶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冊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欲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毋乃不順乎宋庾蔚之謂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

注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疏白虎通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褒其君謂之爲帝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爲同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譚公維私譚子也春秋曰葬許繆公

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注禮公族有罪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疏文王世子注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通典晉劉智釋疑問曰昆弟骨肉以罪惡徒流死者諸侯有服否智答曰凡以罪惡徒者絕之因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也舊說諸侯於兄弟有弔服服緦經素服而已不弔臨

其喪也諸侯之身體先君奉祭祀是以不得盡其情於
所絕耳然則不爲父後者則服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
疏釋名父甫也始生已也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
槁於義爲成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白虎
通告於祖禰廟
注以無謚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
不適同姓
疏白虎通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
獸別昏姻也故禮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

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
禮之稱字婦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
注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
疏通典皇后謚及夫人謚議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
共於廟定之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
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
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脩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
設謚以彰其善惡公羊曰葬宋共姬稱其謚賢之也卿
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
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
傳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注此道

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元纁束
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
疏劉向說苑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賵賵及事之
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
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含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
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
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
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元
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元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
纁二各三十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

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
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
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
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
親者賻賵含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
地而制奇偶度之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
也
注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
疏干旄疏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
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
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

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
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
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
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
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鎗鎗是則
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
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
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
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
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
易春秋同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

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
而一師監之也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
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
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
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注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
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疏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
馬株林箋馬六尺以下曰駒傳大夫乘駒陸佃埤雅曰
傳云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
之說文從句字音枸以駒血氣未定宜枸執之焉爾

注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
事

疏士昏禮注束帛十端也孔鮒小爾雅五尺謂之墨倍
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
端謂之束媒氏疏昏禮每端二丈其餘行禮則用制幣
丈八尺爾雅三染謂之纁考工記三入爲纁鄭注六入
爲元

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此皆春秋制也賵
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
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襚

疏白虎通贈襚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

爲言遺也衣衾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
恩重終副至意也賻賵者何謂也賻者助也賵者覆也
所以佐助不給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賵貨財曰賻車
馬曰賵

傳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
喪告於諸侯注經言王者賵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
諸侯

疏白虎通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
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尙告於諸侯諸侯薨告
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
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况於夫人
乎
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
疏荀子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
曰唅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
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
及事禮之大也禮者政之輓也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注王者据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
疏詩嗟嗟臣工箋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
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疏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
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謹按禮王者所不純

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
所親建純臣也元之閒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
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据大行
人之文以爲不純臣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
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爲賓主行禮是爲不純臣君與
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爲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
爲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
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
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
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
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

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皋陶謨云萬邦黎獻共爲帝
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裳氏之譯曰
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
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爲純臣故此所以正君臣之禮也
白虎通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
世世稱君南面而治與凡不臣者異於衆臣也朝則迎
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
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
公子益師卒
注時恩衰義缺
疏大戴禮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舉有恩

有義有節有權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
制者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服斬衰
三年以義制者也
注禮爲父母三年
疏喪服斬衰章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疏答
云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中至
極故爲之斬也戴德喪服變除斬縗三年之服始有父
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襲
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
注爲祖父母期

疏齊衰期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疏不云祖
至尊而直云至尊者以是父之至尊非孫之至尊戴德
喪服變除齊衰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
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哭踊無數旣襲無變

注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
疏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
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正言小
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据
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
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
其日月恩殺也戴德喪服變除其齊衰三月者始有曾

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注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
疏尚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天子游不出
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賈子新書齊桓公
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
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
六十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
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
恐後世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
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竟而後去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傳婚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耻也
疏白虎通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
何遠恥防淫佚也
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
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
使
疏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
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
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
稱主人變禮也白虎通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

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
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渭
傳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注
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
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
疏班固漢書杜鄴傳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
古注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
不通也
傳譏始不親迎也
疏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傳時不親迎故陳親迎
之禮以刺之司馬遷史記外戚世家故易基乾坤詩首

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白虎通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曲禮疏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駮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

子則誰乎

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

疏荀子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說苑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産未諭於傅姆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正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婦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外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産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注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疏許慎說文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通典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於庭殷於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於戶注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於

戶示其親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注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疏白虎通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衰老代至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注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

疏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

正室喪服鄭注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
月而葬

三年春王二月

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
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
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
而觀之

疏白虎通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
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
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
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得服其正色行
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服助
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
郊特牲疏尊賢不過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
但代易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則不可盡行
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爲法也按
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引此文
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
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按云治魯詩丞相韋
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
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駮之云所存二

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
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
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据二
王之後左傳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通典三恪二王之
義有三說焉一云二王之後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
据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
封夏商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二云三王之前但立一
代通二王之後爲三恪此据左傳封胡公以備三恪明
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
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三云二王之後爲一恪妻
之父母爲二恪夷狄之君爲三恪此据王有不臣者三

而言之按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爲長何者禮記
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序云二王
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傳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
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
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
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殷夏爲三恪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
存不得必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
必其時故恩錄之

疏白虎通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

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也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般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王制疏諸侯奔喪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

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慎謹按易下邳傳共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駮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

傳天子曰崩注大毀壞之辭

疏白虎通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也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隕涕海內悲涼

傳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

疏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

傳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

疏白虎通大夫曰卒精燿終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

傳士曰不祿注不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

疏白虎通士曰不祿不終君之祿也祿之爲言消也身

消名彰漢戴聖石渠禮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曰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傳世卿非禮也注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

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
疏白虎通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又曰孫首也庸不任輔政妨塞賢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士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注公羊傳譏世卿也
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
疏喪大記喪有無後無無主疏喪有無後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其衰抱幼之義無後則已自絕嗣無闕於人故可無後也若無主則相對賓有闕故曰鄰里尹主之無得無主也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傳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
疏孟子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岐注悅

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
疏越絕書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彊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雜記疏按異義今春秋公羊傳諸侯曰薨赴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
癸未葬宋繆公
注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疏注禮天子至外姻至白虎通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左傳注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同盟同在方岳之盟三月者古者行役

不踰時疏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王制注尊者疏卑者速疏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

疏注孔子曰至故也白虎通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四年

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

疏王制疏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愼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於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駮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按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朝通名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注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疏按宗伯冬曰遇鄭注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又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疏若今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也所以爾者遇禮易略既期未至故用簡易禮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弒隱公於鍾巫之祭焉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

疏注男曰覡女曰巫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冢人疏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也不變直名巫無覡稱

疏注起淫祀之無福白虎通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徧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秋衛師入盛五年

注二千五百人稱師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

疏白虎通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於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

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羣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夏官大司馬疏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卽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衆名獨舉師者故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衆之名移矣正言師者出兵而多以軍爲名次以師名少旅爲名言師舉中言之也由此言之故以師爲大名

九月考仲子之宮

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

疏注考成也服虔左氏傳解誼宮廟初成祭之名爲攷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孫毓毛詩異同評斯干宣王考室也箋宣王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大戴禮成廟釁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旣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於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

疏注不就惠公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帝永光五年韋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册府元龜宋臧燾初仕晉孝武太元中爲國學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爲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

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衞后旣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祖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旣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

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虞龢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

疏注禮妾廟至禮也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疏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以其昭穆者觧所以祖無妾不祔曾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耳匡衡告毁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

初獻六羽

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六八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

疏白虎通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也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蔡邕月令章句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佾八人每服冕而執戚

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疏五經異義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紬職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紬職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爲其威故抑之也明有所屈伯也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

注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

疏白虎通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况於實以微見著

注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

疏注不言至文樂劉向五經通義王者之樂有先後者
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
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
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
疏注羽者至疾也樂師有羽舞鄭司農云羽舞者析羽
宗廟以羽樂記德莫如文羽籥象焉五經異義公羊說
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毛詩說萬以翟羽
韓詩說以大鳥羽
注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
疏黃佐樂典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爲樂也本於詩今之
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慝而樂淫樂

節則禮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焉禮和則
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違正樂則夷鄭之音無自
入也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
注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
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脉
通流精神存寧正性
疏五經通義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
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
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邢鄺綽五經析疑聞角聲無不惻隱而慈者聞商聲無

不斷割而無事者
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
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
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
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
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脩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
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紂也
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
疏注魯詩至琴瑟白虎通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
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
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

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
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詩傳曰大夫士琴瑟
御
疏注王者至同歸春秋元命包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
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是故作
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已爲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
業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
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
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
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
不可一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疏注叔姬者至國也白虎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

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又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於紀明待年也

疏注婦人至君子尚書大傳文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注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疏白虎通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聘禮至於朝主人曰不忝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注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已當之

疏王制疏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間

年一聘以至十一歲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按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

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注小序瞻卬凡伯刺幽王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八年

傳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

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齋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
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
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
足舍止共槀穀而已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
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
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
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
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
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
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

於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於禰祖用特是也
疏注有事至禮也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
望祀山川注柴祭天告至也疏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
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
疏注故謂至邑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
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
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
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
否
疏注禮四井至二里小司徒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
二里白虎通所以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

國矣
疏注王者所以至黜陟白虎通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
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
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敬謹重
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尚
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
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
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
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
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
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又所以不歲巡守

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
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
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
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
出爲二伯中分天下主黜陟
疏注五年至而已王制天子五年巡守注五年者虞夏
之制也
疏注歲二月至岱宗馬傳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詩含
神霧五嶽視三公岱宗爲之長五經通義泰山五嶽之
東嶽也爲兖州鎮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
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羣

岳之長也一名天孫言爲天帝孫也

疏注協時月正日書鄭注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鈌誤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守而合正之

疏注同律度量衡漢書律志云虞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

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

疏注歸格於禰祖用特王制歸格於祖禰用特注格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孔叢子巡守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白虎通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也事死如事生尚書歸格於祖禰十三經校勘記段氏玉裁按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何所据者今文尚書按馬傳作藝祖藝訓作禰何注竟作禰從今文也

八月葬蔡宣公

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

疏白虎通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

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傳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疏春秋繁露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一終

受業儀徵阮福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二　　江都淩曙學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注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疏顧命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傳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康王之誥王釋冕反喪服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授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即位尅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

艱難逮乎末葉縱横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仰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而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一二臣衛者也蕭子顯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見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文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端臨文獻通考按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祭以告嗣位

宋朝唯孝光宗以親受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此禮然自以日易月之說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告祭一事以爲不可行乎

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

輩主一時

疏魯朝宿至邑焉王制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齋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疏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

疏注時朝至一時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注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

疏曲禮疏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按此文左氏說同於公羊注而許氏以爲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未詳所據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注郜本所以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

疏漢書郊祀志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斄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

之則郊梁酆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也

注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疏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荀爽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

戊申納于太廟

注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

疏注周公稱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注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

疏注廟之爲言貌也白虎通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繼養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

疏注質家至尊尊五經通義王社籍田中爲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据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飾也通典注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元曰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按公羊魯桓公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是

秋七月紀侯來朝

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疏白虎通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明王者必取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者何開天下之善示不遺賢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三年

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

疏爾雅曰胥相也注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荀子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繁露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

王道迫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
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曲禮約
信曰誓涖牲曰盟注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
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疏約信
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
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
故曰誓也鄭注司冠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
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
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云涖牲曰盟也
異義云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故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

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
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
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
詛之禮鄭氏不駮從許愼義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傳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
妹不出門
疏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
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
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
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
鞶去不辭誡不諾者蓋恥之重去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傳冬曰狩注狩猶獸也
疏惠氏棟九經古義搏獸於敖水經注引云薄狩於敖
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
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
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
疏王制疏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
爲短鄭元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於苗
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
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之以傳

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
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
穀梁也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不
田蓋夏時也說苑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
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
鳥不搏蝮蠆不螫鳥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
古者必有豢牢
傳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
庖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
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
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

大夫六士二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
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充備也庖厨也三者第三之殺
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
之庖厨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
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
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
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
疏諸侯至之庖周易王用三驅馬融曰三驅者一曰乾
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
三田
疏注豆祭器名狀如鐙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

瓦豆謂之登注葅醢器也鐙飣膏登也疏周禮旊人爲
豆實三而成觳崇尺鄭注云崇高也豆實四升又祭統
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云校豆中央直
者也鐙豆下跗也又禮圖云口圓徑尺黑漆飾中朱大
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
也史游急就章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杅而
中施釭有柎者曰鐙無柎者曰錠柎謂下施足也
疏注已有至除害尚書大傳文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注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
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

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天子
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率民之至
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
貴臣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
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
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
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
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疏注天子至且字說文且所以薦也張揖廣雅且借也
曲禮有天王某甫鄭注某甫且字也疏音義隱云且假
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

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
疏注是以王者至五更白虎通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
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
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廱親袒割
牲以養三老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輭
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容謙敬順貌也禮
記祭義曰祀於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
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何
老者壽考也欲言其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
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
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

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疏注禮君至是也白虎通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之加於百姓者也春秋曰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肹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五年

注禮七十懸車致仕

疏白虎通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所以長廉遠恥也懸車示不用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疏伯兮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正義曰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霸者之禮

大雩

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

疏注雩旱請雨祭名爾雅曰舞號雩也陸德明釋文音于祭名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注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女巫旱暵則舞雩注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疏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月令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於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

疏注君親至倡與此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

疏注使童至之雩王充論衡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

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
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
出也風乎舞雩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
疏注不地至地也酈道元水經注雩門南隔水有壇曾
點所謂風乎舞雩即其處也通典注阮諶云壇在巳地
按得衛宏漢儀稱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
云壇而又作墠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
說魯城東南舊跡猶存焉
注日食獨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禮
疏白虎通日食必鼓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於社社者
衆陰之主以朱絲營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

曰日食鼓用牲於社春秋繁露大雨者陰滅陽也陰滅
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賤傷貴逆節也故
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絶慢
易戒不虞也
疏聘禮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
請帥奠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質徑也
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
秋八月壬午大閱
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大簡閱
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
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
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
也
疏注大閱至稀也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
習兵簡其車徒之數
疏注孔子至棄之漢書刑法志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
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
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弊無伏節死難之誼孔
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非其不素習
也

疏注不地者常地也周禮大司馬注天子諸侯蒐狩有
常至其常處
九月丁卯子同生
注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
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
有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於廟以名徧
告之
疏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
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
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
子所有事也疏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新書太卜

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
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
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
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
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
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
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
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
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
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
左說苑弧之爲言豫也豫吾意也故古者子生三日桑

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白虎通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
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
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與人
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
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
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質略
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
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適子執其右
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竟
四竟者所以遏絶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
三月以名告於祖禰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

竟天子太子使士負之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
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
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
之有司齋肅端委之郊見於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
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注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
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
仁也

疏司馬法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
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淮南子故聞敵國

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臨其竟責之以不義刺之
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
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傳春曰祠注薦尚韭卵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
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

疏爾雅春祭曰祠春秋繁露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又
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

傳夏曰礿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礿故曰礿

疏爾雅夏祭曰礿春秋繁露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又尊
實麵也夏之受初也夏約故曰礿貴所初礿也

傳秋曰嘗注薦尚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
先熟可得薦故曰嘗
疏爾雅秋祭曰嘗春秋繁露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又
札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
傳冬曰烝注薦尚稻鴈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
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疏爾雅冬祭曰烝春秋繁露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
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畢熟故曰烝烝之言衆也冬
之物成者衆
注無牲而祭謂之薦
疏范甯穀梁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

也蔡邕獨斷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韭卵夏薦麥
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通典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
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
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
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
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
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
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
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注蜀譙

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
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
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
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葉廟
皆一朝之間祭畢
注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
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
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
疏注天子至再薦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
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
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又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

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
疏注祭於室至差也爾雅廟門謂之祊禮器設祭於堂
爲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
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
神非一處也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
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
遠者與祊之爲言倞也疏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
既祭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於祊
注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
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祊是求神之
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有司徹上大夫

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
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
注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疏大宗伯注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
必先灌乃後薦腥孰疏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
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
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
疏禮器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正義君子大夫以
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太牢故祭用太牢
而謂之禮也曾子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
羊曰少牢士之祭特牲豕曰饋食阮尚書元注釋此諸

侯大夫士宗廟之祭也太牢者牛羊豕三牲舉牛以該
羊豕少牢者羊豕二牲舉羊以該豕士祭惟豕故曰特
牲也饋食者饋孰也大夫少牢亦饋食茲徒言士饋食
者大夫既舉少牢略言饋食也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
用太牢天子之士祭如大夫用少牢
注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
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疏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曰錄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
廟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注曰錄特牲饋
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疏曲禮云
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
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
注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
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大夫洞洞乎屬屬乎如弗
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
乎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
疏禮運疏祭日之旦王服衮冕而入尸亦衮冕祝在後
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
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九變而
致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太室祼當灌之時衆尸
皆同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
啐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

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啟
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
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按逸禮
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
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
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
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
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薦於主前郊特
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
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
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

卽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
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
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熟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
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
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
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卽此之謂也旣奠之後
又取腸間脂焫蕭合馨薌特牲注云奠謂薦熟時當此
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
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
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
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

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
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
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
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
以酳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
尊相因也再獻謂后酳尸饋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
是王乃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醍
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
注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
天道感四物而思親也
疏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
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注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
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
注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
疏晏子春秋天子以下至士祭以首時王制注祭以首
時薦以仲月
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
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疏特牲饋食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
矣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
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
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

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
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
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
疏白虎通春秋世紀季姜歸於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爲
王后尊不加於父母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
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往離宮
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
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私朝或以爲當交拜也令后存
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儀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

第521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版 版序內

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不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履綸來逆女冬伯姬歸於紀又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於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紀女或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於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

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宜從子禮丞相徵事邴原駮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一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履綸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於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於京師尊已成稱紀姜從禮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識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篲卻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

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寧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禮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晉殷融爲太常穆帝即位幼冲褚太后臨朝時議后父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融議依鄭元衞將軍裒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新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仲謝尙義爲父尊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注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

疏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鄭忽出奔衞十一年

注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

疏白虎通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十四年

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於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

疏御廩者何至藏也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注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疏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

疏注黍稷至曰盛周禮甸師注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

稷也穀者稷爲長以名云

疏注廩者釋治穀名廣雅廩治也

疏注禮天子至百畝雷次宗五經要義天子藉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藉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祀先農白虎通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新唐書禮志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帝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縶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

疏注后夫人至天下白虎通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祭義疏后太陰故北夫人少陰故合西郊晉書禮志於是蠶於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隋書禮志周禮王后蠶於北郊而漢法皇后蠶於東郊魏遵周禮蠶於北郊吳韋昭制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於西郊依漢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西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

乙亥嘗

注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

疏伏虔解詁魯以壬申天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晉書禮志蔡謨議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

春秋譏之災事既退尤追懼不已故廢宗廟之祭

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十六年

傳見使守衞朔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廟告朔是也

疏周禮太史頒國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又以皮弁聽朔於大廟注皮弁下天子也三禮義宗天子視朔之服諸侯受朔於天子於祖廟告而行之天子受朔於天宜於明堂而配以祖考

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

薪
疏爾雅蓐謂之茲郭注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周本紀衞康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白虎通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不豫者不復豫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負薪犬馬皆謙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十八年

注桓者謚禮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蓋以爲祖祭乃謚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以公配謚者終有

臣子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

疏注桓者至惡也大戴禮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彰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愼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愼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譙周古史考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爲謚所以勉爲善也

疏注禮諸侯薨天子謚之白虎通諸侯薨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釋名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誄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君子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

疏注卿大夫受謚於君周禮小喪賜謚注小喪卿大夫也白虎通卿大夫老歸死者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

疏注唯天子稱天以誄之白虎通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襃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

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五經通義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曾子問注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之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疏注蓋以至是也白虎通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又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檀弓疏按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遷於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用夷

床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柩西此奠謂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啟奠乃設遷祖之奠於柩西自日側乃却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設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二終　受業儀徵阮祜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三

江都淩曙學

莊公

三月夫人孫于齊元年

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

疏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

注禮飲不過三爵

疏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

以去矣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

夏單伯逆王姬

注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疏白虎通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貪義也

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三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為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

傳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

疏白虎通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注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於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於外

疏詩殆及公子同歸正義曰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白虎通春秋傳曰築王姬館於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館者尊之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注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

疏曲禮疏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按何休注與孔疏不同此公羊說當是章句家言

注舉謚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

疏五經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弒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

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疏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奔父母喪也白虎通婦人不出竟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

五月葬桓王三年

傳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

疏喪服改葬緦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故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

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注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

疏牛人軍事供其犒牛舂人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子高誘注酒肉曰餉牛羊曰犒

三月紀伯姬卒

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疏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檀弓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注以大斂而徙棺曰殯

疏釋名衣尸棺曰斂斂者斂也斂藏不復見也棺關也關閉也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賓客遇之言稍遠也

注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

疏白虎通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也故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

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注禮父母之讎不同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

疏白虎通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曰父之讎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隣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

甲午祠兵（八年）

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
饗士卒

疏宋忠世本蚩尤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漢書
郊祀志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鄉齊之西竟
也又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應劭曰蚩尤古天
子好五兵故祭之

注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衞
後也

疏爾雅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
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十九年）

注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
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
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

疏儀禮疏古者嫁女必以姪娣從謂之媵者媵有二種
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秋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
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
女弟也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
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爲媵

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預設故
云爾

疏聘禮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
必順且說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

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
忌凶事故禮哭不避子卯日所以事孝子之思也

疏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注旣殯殯後朝夕及哀至
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避吉事闕焉

冬公如齊納幣

注納幣卽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
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

疏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
成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
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
兩皮爲庭實皮鹿皮疏此納徵無雁者以有束帛爲贄
故也是以孝經鉤命決云五禮用鴈是也按春秋左氏
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
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
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

注凡婚禮皆用鴈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
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

疏白虎通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

逆以鴈爲贄納徵用元纁故不用鴈也贄用鴈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儷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

夏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

注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

疏白虎通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别於衆土也又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

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秋丹桓宫楹

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宫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

疏尚書大傳天子之堂其稱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注礱礪之也密石砥之也禮器

疏禮緯含文嘉云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注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縰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

疏雞鳴傳東方明則夫人縰笄而朝正義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縰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縰笄而朝君者又士昏禮注纚縚髮纚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白虎通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

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注腶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腶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正

疏白虎通婦人之贄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肉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腶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

脩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段脩云乎曲禮疏腶始
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修身早起肅
敬也按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
注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
爲調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
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
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
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
疏白虎通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
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
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

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
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
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
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
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
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
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
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
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
侯爲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
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

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
疏孫武子云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
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均停則設伏
奇計以勝之彼衆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隙
擊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注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於地而
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美於君
疏春秋元命包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

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爲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
乙不興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從天下勤動勞
出於地功歸於天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二十七年
傳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疏雜記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同僚
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
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
不辟外難
冬杞伯姬來
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

雖無事歲一歸寧
疏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鄭志答
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
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
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
故許之耳
莒慶來逆叔姬
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
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
疏穀梁注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
竟逆女紀罪之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注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
漸也
疏郊特牲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禮緯文爾雅屏謂之樹注小墻當門中疏按天子外屏
屏在路門之外是屏之內門以外其間謂之宁諸侯未
集天子佇立於此設屏以蔽內外也諸侯既集則出至
屏外負屏而立荀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
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白虎通所以設屏何所以
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
小所照見近故內屏

注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
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方
而高曰臺
疏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
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
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
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
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
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
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
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

茅葦取其絜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
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
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
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按公羊傳左
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注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
疏注旗軍幟名各有色禮含文嘉牙旗者將軍所建也
旗有九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
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黃帝
出軍決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方赤

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墨子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旂薪樵爲黃旂石爲白旂水爲黑旂陳氏禮書兵法行則持五旂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

疏注與金鼓俱舉管子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住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而駕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三十二年

注有攻守之器曰械

疏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鬬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兵甲而治强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

疏通典五經異義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駁曰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不論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

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示冠引殤欲以何明也

閔公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二年

注都未可以吉祭

疏廣雅都凡也小宗伯疏若喪中對二十八月復平常爲吉祭則禫祭以前皆爲喪祭也宋書禮志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

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
禫卽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裸享之義
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
存無綾縞之變蒸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祀禮既弗殊豈
獨以心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
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
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
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
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
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元云閔公心懼於
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

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按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
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
祫鄭元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如宏之所上
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耳
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官以禮爲正亦求
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
權制卽吉御世宜用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
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大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
祠爲允詔可

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
禘遭祫則祫

疏舊唐書禮志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
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迭相
乘矣韋縚奏曰禮有禘祫俱稱殷祭二法更用鱗次相
乘或云五年再殷一禘一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法天象閏大趣皆同皆以太廟禘祫計年有差請以今
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以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
周而復始

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
二月所以必二十五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
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

疏白虎通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
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
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
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
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
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

注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祥事又期而大祥曰
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疏檀弓疏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
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
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

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
尙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
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
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
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
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
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三
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
月其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爲禫爲月
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按喪服小記云

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
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
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
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
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月文公二年
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
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
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
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据省樂忘哀非正樂
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卽此下文
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

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据喪事終除哀去杖其餘哀未盡
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
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
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
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据喪之大斷也又
肅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
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月中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
故鄭云二十六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
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
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似禫後許作樂者

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卽
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
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堊室復殯宫之寢大記云禫
而後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
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爲之其祝辭猶不稱以
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

春秋公羊禮疏卷三終　　　受業儀徵阮亨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之四　江都淩曙學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注僖公者閔公庶兄据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疏白虎通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又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已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又諸侯爲天子

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後漢宋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通典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宋書禮志孫盛晉春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二年

傳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

疏家仲子禮經釋例廷堪按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晉人平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甯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

夏四月不雨三年

注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旱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

疏春秋考異郵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

服避舍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責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釋更繇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齋南郊雨大澍也後漢黃瓊傳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郎顗傳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晉書袁甫傳志盈心滿用長歎娛公羊有

言魯僖甚悅故致早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五年

注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

疏白虎通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於首止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年

注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

疏通典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宋子卽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稱子卽

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不以殤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

疏注笄者至飾也士冠禮注笄今之簪魏收北魏書劉芳傳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士冠疏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特牲疏云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

疏注不以殤禮降也喪服大功章年十九至十六爲長

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
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
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
不哭也緦麻章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
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喪服小記大夫冠而不爲
殤女子笄而不爲殤射慈喪服變除未許嫁十九猶爲
殤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年十
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
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
焉

疏大戴禮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
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庠門
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年十四
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
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
絕賤之也
疏白虎通聘適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
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季
姬更嫁鄫春秋譏之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二年
傳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注軍法以
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
成陳之師
疏春秋繁露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
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史記
宋世家贊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缺
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淮南子泓之戰軍敗君
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衞侯燬滅邢
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

疏春秋繁露滅人者不絕衞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
祖而忘先也
宋殺其大夫
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
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
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
疏白虎通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已一體恭承宗廟欲
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又
譏宋三世內娶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又諸侯所以不得
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
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

天王狩于河陽（二十八年）

注一失禮尙愈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

疏史記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王肅家語子貢問曰晉文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十一年）

傳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疏董仲舒曰魯曷爲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比句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

傳求吉之道三注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

疏曲禮卜筮不過三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疏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義也

傳禘嘗不卜郊何以卜注禘比祫爲大嘗比四時祭爲大据故之

疏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王制疏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

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

傳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以魯郊非禮故卜爾

疏五經異義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禮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率執事而卜古春秋左氏說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卽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郊傳天子所祭莫重於郊居南郊者就陽位也

疏通典注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郊祀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

傳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

疏注土謂社也至於社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王制諸侯祭社稷風俗通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白虎通尚書曰乃社於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荀子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

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鉅宜小者小

疏注卿大夫至先祖尸子先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廟也白虎通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灶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灶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灶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

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注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

疏陳氏禮書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樂左傳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

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

疏說苑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崇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

宜哉

注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

疏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淮南子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

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

疏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也陳氏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

傳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注此皆助天

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
疏說苑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
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
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
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
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
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於六宗望
秩於山川徧於羣神矣
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

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
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
柴上燒之
疏注禮祭天至角握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宗廟之牛
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禮緯社稷牛角握
疏注六宗大宗伯疏按尚書堯典禋於六宗但六宗之
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星也
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宗按異
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
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
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

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
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
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
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
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國山
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元之聞也書曰肆類
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四物之類也
禋也望也偏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
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
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
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
祭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爲易
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光武即位依虞喜禋於六宗
禮同大社至魏明帝時召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
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迎於
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
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評從鄭君於義爲允
疏注雨升釋名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
布取其象之布也

疏注取俎至燒之崔靈恩三禮義宗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訖事卽收祀神者與牲俱燎今國家郊祀天地祀神之玉常用禮神之玉則無請下有司求良玉造蒼璧黃琮等九器訖則藏之其燎玉依常制從之又祭天以燔柴而始然後行正祭

傳河海潤於千里注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於千里

疏淮南子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

傳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

疏春秋繁露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

及不郊而祭失祭之序逆於禮故必譏之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三十三年

傳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

疏含文嘉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列子孔子曰望其壙宰如也墳如也注宰冢也

注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謂其拜如蹲

疏賈子禮介者不拜孔叢子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

春秋公羊禮疏卷四終

春秋公羊禮疏卷五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疏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桉魯文公之書卽位也僖公未葬諸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子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

丁丑作僖公主二年

注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疏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許愼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今山陽民俗祀石主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祏有主者其祭所出公之主爾又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凡

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
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
禘於廟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
侯一尺皆刻謚於背
注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
已下壙皇皇無所見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虞主用
桑者桑猶喪也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
疏注禮平明至安神也問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注
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釋名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謂
虞樂安神使還此也射慈喪服變除為父既葬日中反
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為卿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別

子為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王
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
疏注用桑者至之心白虎通所以虞而作主何孝子既
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
故設喪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
桑五經要義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桑禮
取其名
注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
祭
疏注禮虞至士三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
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

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
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
然後作栗主
疏注其奠處猶吉祭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
也以虞易奠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虞喪祭也既虞
之後卒哭而祭卒哭吉祭士虞禮疏卒哭時虞為吉祭
卒哭比祔為喪祭釋名喪祭曰奠奠停也言停久也亦
言樸奠合體用之也
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
疏穀梁傳立主桑主於虞吉主於練白虎通練主用栗
主祏之西壁檀弓疏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

祖廟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
事畢反之殯宮按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
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墉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
文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
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
之禮亦當然綠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
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
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
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
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

疏白虎通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据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曰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栢栢者所以自迫從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示不相襲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按漢安昌侯齊論本問社社字是主字

注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

疏後漢書禮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於其背姚氏

鼐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

傳用栗者藏主也注藏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

疏穀梁疏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左傳疏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北壁之內所以避火災也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漢舊儀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坐於牆下

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

疏春秋繁露亂聖人之制欲久喪而不能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

疏元烏箋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

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疏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

注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太祖廟中

疏守祧疏鄭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已上父祖不可入下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太祖廟不可復

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太祖也諸侯既不可與天子同有
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
注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
疏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
御者沐疏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煑汁孰
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爾雅屋上薄
謂之筄注屋笮正義在椽上而傅於死者名笮玉篇笮
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亦有用
木者則謂之軒板
注太祖周公之廟陳者既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
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

穆取其北面尙敬
疏漢書韋元成傳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
於大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鄭禘祫
志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
祖之祖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
孫爲穆南方北面至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决疑要注
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
疏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注百王通義五經通義
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以祫五年以禘何三年一閏天道
小備故三年一祫祫者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
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
太祖廟中
注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
疏春秋說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書盤庚茲予
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傳古者錄功臣配食於
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
勳詔之注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
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
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
今漢祭功臣於廟庭
注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

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
高祖
疏注祫合也至遺失元鳥箋祫合也張純曰禘之爲言
諦審諦昭穆尊卑之義也
疏注大夫至高祖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
及其高祖疏若此大夫士有勳勞大事爲君所善者則
此是識深故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雖得
行祫唯至於高祖並在壇空而祫之
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
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
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

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
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
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
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
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
疏左傳正義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禘祭之禮審禘昭
穆諸廟已毀未毀之主皆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
父爲昭子爲穆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
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据
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
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

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又禮父子異昭穆兄弟
昭穆同故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當閔在僖上今
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
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
疏春秋繁露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不過
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乃四十一月方娶
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
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
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

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
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
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
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
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
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約而居約則君子予之居喪故
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夏逆婦姜于齊四年
傳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注賤非所以奉宗廟故
略之
疏春秋繁露娶於大夫以卑宗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傳含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
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
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
疏白虎通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
雜記疏按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
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竝夏殷之
法荀子飯以生稻注生稻米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疏服問疏曰妾先君所不服也者天子諸侯爲妾無服

唯大夫爲貴妾服緦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
後爲其母緦者按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
母是也云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
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今以爲
君得著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緦是近臣得從
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
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
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是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
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
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喪服疏向來經傳所云
者据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爲

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
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
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爲君所服服也注云
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爲君所服
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
不可据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据小君在則練冠五
服外服問所云据小君沒後其庶子爲得伸故鄭云伸
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然天子諸侯禮同與
大夫士禮有異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六年
注禮諸侯甍使大夫弔自會葬

疏王制疏其諸侯自相弃喪禮按公羊說遣大夫弔君
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
大夫弔卿共葬事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正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
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
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
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瀆
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
疏太史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
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

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穀梁疏凡告朔之禮
因聽視此月之政故謂之視朔謂之聽朔也其朝廟之
禮孝子緣生以事死因告朔在廟故感月始而亦享祭
宗廟故亦謂之朔享其歲首謂之朝正也
注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
無告朔禮也
疏玉藻疏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
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
朝廟譏之御覽異義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
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

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
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蔟殘餘分之月
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譏之者是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
疏白虎通父沒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
之漸也
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
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
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
冢宰三年

疏注孝子至稱子白虎通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
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
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
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阼爲主
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
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
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疏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鄭注諒闇謂凶廬也葛洪
喪服變除子爲父三月既葬草廬內納廬則柱楣剪屏
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爲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爲之
作廬先橫一木長樑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曲就東墉
以草被之既葬則剪去此草之拍地以短柱柱起此橫
梁之著地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
作障但下用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
葬乃泥之既柱起梁又立小障以辟風凶事轉輕詩正
義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
喪三年之禮
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疏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三年稱王乃斷虞
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
夫人姜氏如齊
注奔父母之喪也

疏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春秋繁露婦人
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傳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母
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
死繫子
疏前漢杜鄴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
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
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冊府元龜
梁何佟之議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夫則
當俯繫於子

世室屋壞十三年

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

疏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

傳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

疏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攷工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

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注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於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

疏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傳王爲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因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王莽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注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

疏白虎通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一於周也荀子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注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謙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不毛

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疏春秋繁露臣湯問曰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

傳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

疏孫侍御志祖讀書脞錄釋言廩廯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廯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休注云廩者連

新穀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
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
證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十四年

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

疏白虎通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
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五終　　受業儀徵阮祜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六　　江都凌曙學

宣公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元年

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
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
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

疏白虎通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己父母者示婦與夫
一體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傳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
也

疏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
猶未絶焉箋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
玦乃去白虎通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爾事已行災咎
將至無爲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
不朝孔子行臣待放於郊君不絶其祿者示不欲其去
也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
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
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
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注古者刑不上大夫

疏五經異義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

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駁之曰凡
有爵者與王國族大夫以下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
云刑不上大夫白虎通刑不上大夫者据禮無大夫刑
或曰答撻之刑也
傳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
恩也
疏白虎通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
其大禮說苑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桓寬鹽鐵論古
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
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後漢陳忠傳臣

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
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
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
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
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
行之禮也荀爽傳對策曰昔翟方進以身備宰相而不
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
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
也
注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
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

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
親也
疏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
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
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
親也此之謂乎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
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
而卒哭又案鄭康成注既夕禮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
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
傳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
也注此說時衰正失非謂禮當然

疏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
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禮運云三年之喪期
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
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爲爲之
也喪大記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
哭而使非正禮也
注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
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主所以入宗廟
疏儀禮周弁殷冔夏收釋名冔亦殷冠名也冔幠也幠
之言覆言以覆首也收夏后冠名也言收斂髮也儀禮
疏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

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

傳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疏問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縁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喪服注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

疏五經通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春秋元命包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紫微宮爲大帝中有五帝座座五帝含朗天生大列爲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王光祿鳴盛按乾鑿度有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北辰之神則太乙卽北辰耀魄寶亦卽天皇大帝在北辰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於太微則仍爲太乙

注不吉者有災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

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

疏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養牲必養二也滌牢中所搜除處也疏若帝牛不吉或死喪以爲稷牛者爲猶用也謂用稷牛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獨斷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徙之三月示其潔也

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

疏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駮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

注配配食也

疏荀子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楊倞注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禮記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

注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

疏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白虎通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何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

注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

疏大傳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三輔黃圖周明堂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或曰明堂在國之陽大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牕四闥考工記云明堂五室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三十六戶牖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牕卽八牖也四闥者象四時四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禮記明堂位曰諸侯朝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又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則周有明堂也明矣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五年

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

疏齊衰三月章注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齊衰期章天子諸侯夫人卒不得歸宗以其人君絕宗

傳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疏士昏禮疏何休以爲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注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
疏荀子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楊倞注吉事朝廷列位也
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爲序也皇侃疏
喪服以麤爲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焉
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麤
注禮臣拜然後君答拜
疏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疏君
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大射儀疏三曰空
首君答臣下
注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
疏惠氏棟禮說此坐朝之禮燕饗行之王饗諸侯乘車

送逆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之則有下階之禮
凡大朝覲大饗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大朝覲者諸
侯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也若夫路門視朝君臣皆立
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公問儒行蓋燕朝也
路門內之朝太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太
僕二人相代而更於是爲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
此古禮也及秦而亡
傳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
曰拜手
疏大祝一曰稽首三曰空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空手
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

三曰空手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
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相禮諸侯於天子臣於君
稽首禮之正
傳方食魚飧注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
疏詩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
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
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
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
疏曲禮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
式則下步行疏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
在右也又詩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

右也太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如今道引也道
而居左自御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
注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
疏禮器疏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白虎通天子之堂
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爲言明也所
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
尺士三尺
傳躇階而走注躇猶超遽不暇以次
疏燕禮記疏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
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

一集 62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6 版反大

弓云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
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八年
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急行又爲君當使
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疏白虎通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
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
反聘禮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
先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於館衰而居不敢以
私喪自聞於主國服凶於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
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辛巳有事于太廟
仲遂卒于垂
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絶也
疏石渠禮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絶父
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絶言適子不爲後者
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
云大宗有絶子不絶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
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
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
禮則無有誤敬愼之至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据今日道
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絶据昨日道
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
疏商頌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鄭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
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
之肜疏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
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
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曰賓尸耳牧人注
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之祭於廟明日
繹祭在廟之西室郊特牲疏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
之稱求神在室繹尸在堂祭義注此時君牽牲將薦毛

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
自東房薦韭菹醢疏證儐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儐
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
注祭必有尸者飾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
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
疏曲禮疏天子至士皆有尸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
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
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
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
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旣醉注云天子以卿
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旣然明

諸侯亦爾故大夫士亦用同姓適者曾子問云無孫取
於同姓可也
注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
疏禮器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
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疏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
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鄉爲發
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
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
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祫多主而唯
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竝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注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

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
之云爾
疏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注干盾也干戈萬舞象武也
樂典河間獻王樂記德莫如文羽籥象焉刑莫如武干
戚象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
讓其義一也出則民莫不聽從入則民莫不誠服是故
五帝用羽三王用萬
注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
疏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注羽籥籥舞象文也籥師掌
教國子舞羽吹籥左傳疏鄭元云籥如管六孔何休云
吹之以節舞也故吹籥而舞謂之文舞

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
人語
疏莊子廢於一堂釋文廢置也鄭志答張逸云廢置也
於去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九經古義今去樂注云
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人去籥萬言入則
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棻古人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
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
皆訓爲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
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
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按古語
以藏爲去

注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
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繹
疏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
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
以義誅之以行通典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
熊遠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
穀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注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
而行事可
疏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
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宮中五祀在喪內亦祀之漢

第 1-4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6 返正冂

書郊祀志李奇注引棺車謂之紼當祭天地五祀則越紼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注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

疏王制疏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毁不得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愼謹按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氏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

疏五經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謹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之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元駁云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故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間其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二年

傳鄭伯肉袒

疏爾雅襢裼肉袒也注脱衣見體曰肉袒

傳左執茅旌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

疏任徵君兆麟云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道道祭謂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夏官大馭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栢爲神主按男巫旁招以茅招即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

以爲主士虞記祭於苴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楚語屏攝之位注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指表神位之所在非爲神主也若五經異義云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此直以茅爲主矣今者用茅旌以迎道神或即以茅旌爲道主也

注斷曰藉

疏司巫及蒩館注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若今筐也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筐注苴猶藉也疏易云藉用白茅无咎埤雅孔子曰茅之爲

物薄而用可重也茅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之
以藉亦以縮酒
注不斷曰旌
疏左傳宣十二年前茅慮無注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
史記宋世家武王伐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
陳氏禮書茅之爲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者也後世
祭有翟蓋茅旌
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
疏郊特牲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
也釋名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以擊之也其末曰鋒言
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

注諸侯自稱曰寡人天子自稱曰朕
疏爾雅釋詁朕我也白虎通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
朕我也獨斷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
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
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
稱漢因而不改也
傳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注六十稱耋七十稱老
疏錢少詹大昕答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
禮七十曰耋豈徐彥所見本特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
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徐所見者蓋即此本故引
以証何氏六十稱耋之異同後人轉寫訛八爲七耳八
十曰耋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
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
氏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耋二字
者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
以上稱耋之說與犍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
又云七十曰耋蓋漢人說耋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
正也
注自以手持旌也縮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如燕尾曰
旆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旟注旄首曰旌
疏釋名龜蛇爲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
察度事宜之形兆也白旆殷旌也以帛繼旐末也雜帛

爲旆以雜色綴其邊爲翅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交
龍爲旗旗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鳥隼爲旟旟譽也
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綏有虞氏之旌也注
旄竿首其形燊燊然也
傳左右撝軍退舍七里
疏淮南子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
注撝揮也舍次宿也
注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亨
者曰養
疏韓策卒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漢書陳餘
傳有廝養卒注廝取薪者也廣雅廝扈養役使也孫子

魏武帝注養二人主炊司馬法炊家子十人廐養五人
樵汲五人
注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
疏詩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
舟箋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故王基云自
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
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
差記以爲後世法是也王侍郎引之述聞家大人曰造
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
舟相比次爲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
冲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爲至爾雅釋文訓造爲作宜十

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爲詣又轉訓爲成皆由不
知造爲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十五年
注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
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
同母兄弟起其爲庶兄也
疏白虎通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
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
之稱也
初稅畝
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

疏詩譜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
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注夫飢寒竝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
并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强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
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
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十一而稅也
疏尚書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
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
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五經異義今春秋
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
小貉十一稅天下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

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
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
芻秉二百四十觔釜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
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
注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
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
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
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
爲市故俗語曰市井
疏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
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

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後漢書劉寵傳注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謹按

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

注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後食肉焉死者得葬焉

疏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按食貨志不言種荻荻當依穀梁注作楸

注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

疏穀梁注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食貨志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

疏何休墨守公侯方百里按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爲一乘則不合論語注包氏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鄭樵曰古者十井出車一乘千井出百乘孟子曰千乘百乘之家謂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也此古者封國之制也

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革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

疏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注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

疏食貨志在埜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

注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

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疏食貨志降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

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公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載黜陟餘三年食進業

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

夏成周宣謝災十六年

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

疏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駮

注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

疏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而言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爾雅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鄉射禮注凡屋無室曰榭漢書五行志榭者所以藏樂器宜其名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十七年

注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

疏白虎通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肹

甲戌楚子旅卒十八年

注旅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

疏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注埽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將祖踊故設帷重形踊辟踊也禮必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

疏士喪禮注成踊三者三疏凡九踊也檀弓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歛小歛而踊又明日大歛大歛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歛朝一踊至小歛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歛朝不踊當大殯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歛朝一當小歛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歛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歛爲

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歛則其朝不踊也大歛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奔喪注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疏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爲五哭

春秋公羊禮疏卷六終　　受業儀徵阮福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七

江都淩曙學

成公

三月作丘甲元年

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注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

疏穀梁傳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司甲注

甲今之鎧也疏今古用物不同其名亦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二年

傳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

疏大祝疏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拜法白虎通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傳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

項公相似

疏坊記注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

疏公羊成二年鞌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頃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

注禮皮弁以征

疏白虎通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依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

注迓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至於館卿致館

宰夫朝服致飧䏌厥明至於館

疏聘禮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又宰夫朝服設飧注食不備禮曰飧又厥明訝賓於館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疏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三年

傳新宫者何宣公之宫也宣宫則曷爲謂之新宫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注以無新宫知宣公之宫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宫者因新入宫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

疏注謂之至改更也邵學士晉涵爾雅正義太平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沐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灶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按士虞禮云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唯曰雨漏訓屋漏爲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所白日光所漏入案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饌於宫中西北隅鄭注

云於此尸謖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鄭注云得[illegible]之地漏見日光故爲當室之白孫炎義本康成也

疏注善得禮至哭之穀梁傳新宫者禰宫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注宫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白虎通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宫火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也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爲災所中故哭也

鄭伯伐許四年

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加其意以著其惡

疏春秋繁露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柰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六年

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書而重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疏注禮天子至一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疏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訣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据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

疏注臧孫許至武宮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疏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宮以求勝故立其宮

衛人來媵八年

注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

疏白虎通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卽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爲適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九年

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

疏注古者至之義也白虎通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

没亦婦入三月奠菜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疏注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坊記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注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婦於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曲禮納禮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注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疏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

疏注必三月至成婦禮昏禮若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疏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此言舅姑俱没者若舅没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没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曾子問疏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没者三月廟見是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異義也

齊人來媵十年

傳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注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

疏白虎通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衆禮之中昏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宜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獨斷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

明者爲正妃三者爲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夏制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十五年

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也

疏後漢安帝紀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注爲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

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疏徐氏讀禮通考按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

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沒而旁支入繼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卽立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卽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子姪者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爲禰紇而顧必以嬰齊禰歸父此魯人之杈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後寧後其子爾乃

不自知其已悖典制矣故何氏以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

九月辛丑用郊十七年

傳郊用正月上辛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尤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

疏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白虎通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

疏注正月至之意春秋繁露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傳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

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

疏注齊人至蜚林盧植小戴禮注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事之先卽其漸天子則否

疏注又夕牲至日下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牷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後漢書禮志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

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注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廪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腯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祀然也北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祼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員外散騎常侍劉芳對曰臣謹按周官牧人職正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秘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否臣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証有据當從卿議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傳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注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

疏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雜記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春秋公羊禮疏卷七終　受業儀徵阮祜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八　　江都淩曙學

襄公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年二

注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疏劉智喪服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不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

莒人滅鄫年六

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

疏通典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莅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

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晉書賈充傳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氏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秦秀傳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疏曲禮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疏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按易曰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鄭不駮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然則公羊之說正禮左氏之說權法

襄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爲軍置三卿官也

疏明堂位疏魯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

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十六年

傳君若贅旒然注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民就壻爲贅壻矣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

疏注若今俗民就壻爲贅壻矣賈誼治安策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

疏注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詩商頌爲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正義曰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攷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十九年

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侵齊也

疏注禮兵至所在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制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

已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白虎通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衆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又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

疏注士匄至善之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白虎通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

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
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
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二十八年）
乙未楚子昭卒
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
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
死月不得數閏
疏通典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案左
氏春秋經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
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

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
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証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
則祥除應在閏月尙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
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舍之論時有不同惟
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
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
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唯魯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
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故傳曰於
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証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
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
爲然朔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

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
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疑從
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
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
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
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祖皆以閏崩
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尙爾閏附七月用之何
疑荀司徒亦以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
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爲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
羊穀梁今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
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

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
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
謂不惟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
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
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
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
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
閏益合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
周年沒閏者議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
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
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於閏者則以所附之

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申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即順物情因可申之故數年則没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旣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申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理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戴謐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

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除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而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而復延月耶議者据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証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名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於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者月中之遠耳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麤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

採尋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月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旣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耶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曰忌日之歲終身之慼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

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過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云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臣請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寧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玆言之可不爲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二三無据義實致疑愚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郗愔書云有別書並諸議具三禮証据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既爲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舍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應以十其月

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應皆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未本乎歷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過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過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其喻至於凶事尙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仰申物情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旣已過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卽復進退致闕尙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卽吉詔可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

疏鹽鐵論春秋存君在楚白虎通書曰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改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注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粗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

闕弑吳子餘祭

第一四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版反內

傳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
賴而用作關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不言其君
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
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
疏君子至道也穀梁傳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曲禮
刑人不在君側注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
輕死之道也祭統曰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
人守門注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疏注刑人至所之白虎通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
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墝埆不毛之地與禽獸
爲伍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三十年
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
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
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
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禮后夫人
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
老大夫妻爲母
疏宋災至賢也白虎通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
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羣下亦化
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
謚何賢也

疏注禮后至身也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
下堂則從傅母苟爽女誡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
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母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
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
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
以爲高也
疏注選老至爲母白虎通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
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至於宗
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
至矣姆未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注聚斂也相聚斂財物
疏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注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
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於澶淵宋裁故是其類大行
人致禬以補諸侯之裁注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
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三十一年
疏通典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
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
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後漢周舉傳永和元年災異數
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

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以天子之禮天卽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降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八終　受業儀徵阮祜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九

江都淩曙學

昭公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元年

傳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

疏禮運故大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

叔弓帥師疆運田

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注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

疏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衆其民大卜注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十五年

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注恩痛不忍舉畢竟祭事

疏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宋書禮志永嘉中散騎常侍江統議曰陽秋之義去樂卒事是爲吉祭有廢樂也

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

疏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按此與傳異義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二十年

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

疏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注親身棺曰椑文王世子其在軍則守於公禰疏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据立適以長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也

疏穀梁傳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白虎通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

疏坊記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二十三年

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

疏載馳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正義曰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卽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天王居于狄泉

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疏白虎通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於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五年

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

疏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疏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彼云僭天者未知僭天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後漢書五行志注春秋考異郵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貢禹傳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疏洪州判頤煊禮經宮室答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

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闍者謂之臺禮器孔疏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庫門既可繹祭則其門堂之制當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數而不及雉門庫門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云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公三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大宰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

傳乘大路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

疏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路也爲車爲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

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注干楯也以朱飾楯戚斧也以玉飾斧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

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疏注干楯也至樂也明堂位注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五經通義戚斧干盾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

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
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祀分
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
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
興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聲之調歌者謂堂上琴
瑟之音但于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聲爲
調升歌者常以陰禮爲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地以咸池宗廟以大磬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
美故三祭用之宗廟加九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
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
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道共作一代之

樂故爲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
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
疏注東夷至曰昧明堂位昧南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
也疏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
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
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
老取晦昧者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
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
也鈎命訣亦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魯詩傳
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傳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

疏禮器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
僭禮也注言此皆天子之禮也
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
絻
疏詩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梁賀述禮統
弔生曰唁弔死曰弔生謂之唁何非爲喪之位哭泣之
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素有厚恩禮
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
傳再拜顙注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
疏檀弓拜稽顙哀戚之至也
注簞葦器也圓曰簞方曰笥

疏曲禮注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疏簞笥竹器
也
傳與四脡脯注屈曰朐伸曰脡
疏說文朐脯挺也段大令玉裁注許書無脡字挺即脡
也何注公羊曰屈曰朐申曰脡朐脡就一脡析言之非
謂脡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左朐右末鄭云屈中曰朐
屈中猶言屈處末即申者也士虞禮曰設俎於薦東朐
在南鄭云朐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朐曰朐在南則朐
在脯端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注引
曲禮左朐右末鄉射記薦脯五膱膱長尺二寸注膱猶
挺也然則每一脯爲一膱謂之一挺每膱必有屈處故

亦可謂之一朐
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
疏大戴禮壺脰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脩五寸急就章壺圓器也腹大而有頸阮諶三禮圖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皆方圓壺受一斛腹方口足皆圓畫雲氣
注餕熟食饔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糗意
疏廣雅熟食謂之餕饔詩箋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枝餕讀若飧
注糗糒也
疏贊耆峙乃糗糧後漢隗囂傳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

鄭衆周禮注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糒乾飯也
傳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
疏問喪疏按深衣篇云續衽鉤邊故知此衽深衣之衽按深衣衽當旁此云深衣之裳前者既扱之恐踐履爲妨故解爲裳前也其實衽象小要屬裳處皆狹旁與在前俱得衽名但所扱之處當衽也按公羊傳云昭公以衽受於齊之唁禮亦謂裳當前者也
傳昭公蓋祭而不嘗注食必祭者諫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
疏膳夫疏凡祭皆祭先造食者曲禮云殽之序徧祭之

論語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
傳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
疏注禮天子朝皮弁司服眂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爲裳士冠禮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
疏注夕元端玉藻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左氏解詁禮衣端正無殺曰端

疏注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白虎通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
注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禫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
疏注諸侯朝朝服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

冠元端素裳也
疏注夕深衣玉藻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深衣疏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鄭注目錄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疏又云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疏注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玉藻裨冕以朝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覲禮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天

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疏今云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
注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
疏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祭於公助君祭也典命疏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
注士爵弁緇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
疏注士爵弁雜記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疏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也弁師注士變冕而爵弁疏制如冕但無旒為異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
疏注緇衣裳五經要義韠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既備故復制之示不忘古韠名有三朝廷則謂韍韠宗廟謂之韠韐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天子朱韠諸侯赤韠赤盛色也

疏注元端以祭其祖禰士冠禮注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又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疏按特牲士禮祭服用元端三禮圖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
傳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嫌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
疏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注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曰喪人其何稱疏引公羊証失位者稱喪也表記無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

傳旣哭以人爲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衞威儀

疏考工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掌舍注陳列周衞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也中庸注築墻立板亦曰栽

冬黑弓以濫來奔三十一年

傳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疏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孟子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

傳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疏蜀志秦宓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

傳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注禮也

疏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疏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大夫妾不並取之

春秋公羊禮疏卷九終

受業儀徵阮福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十

江都淩曙學

定公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元年

傳不蓑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

疏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魏志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

疏注禮諸侯至所主漢書五行志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注師古曰中幾宋大夫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曰蓑蓑城謂以草覆城

蓑音先和反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

戊辰公卽位

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注正棺者象旣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於北墉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絰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卽位凡喪三日

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

疏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後漢書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

疏注正棺至之禮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外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

謂兩楹之間去輤及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爲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僕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疏注禮始死至以遠白虎通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疏注童子至故也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白虎通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以杖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二年

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其主觀爲其飾故微也

疏其言至微也穀梁注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爾

疏注雉門至其飾閽人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

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元謂雉門爲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爲二門必知雉門爲中門者凡平常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亢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者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說魯制三兼四云庫門天子皋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疏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爾雅觀謂之闕注宮門雙闕說文云闕門觀也釋名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

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何闕疑也闕者所以飾明別尊卑也三禮義宗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象故以施政教爲名也周禮曰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闕也崔豹中華古今注闕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元武闕畫元武朱雀闕畫朱雀二枚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兩觀在縣東南五十步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即家語孔子戮少正卯之處也

葬劉文公四年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

疏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白虎通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不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蔡邕議按古之以子配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衞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疏荀子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墨弓禮也行葦疏雕是畫飾彤弓注彤朱弓也

從祀先公八年

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

者五人

疏後漢質帝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

盜竊寶玉大弓

傳寶者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莪莪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

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疏注半珪曰璋春官疏按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
疏注傳獨言璋至是也春秋繁露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蹐蹐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疏注禮珪至徵召白虎通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外

曰琮禮王度記曰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撓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圭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位在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方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於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衆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

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
傳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頓也千歲之龜青髯
疏樂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尚書中候有元龜青純蒼光背甲刻書上躋於壇赤文成字周公寫之漢書食貨志曰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說文䶬龜甲邊也从龜冄聲天子巨䶬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論衡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

也故生遲留歷歲久長故能明審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十二年
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
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
雉百雉而城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禮天子千雉蓋
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
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疏家不藏甲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
君漢書毋將隆傳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
私力也
疏邑無百雉之城坊記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

一尺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疏異義
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
爲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爲五百步詩疏王愆期注公
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
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疏注天子至過也水經注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
蓋缺之以象軒城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十四年
傳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注實俎肉也禮諸侯
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
疏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白

虎通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宗伯疏按
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曰燔社
稷之肉曰脤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
熟居俎上曰燔
壬申公薨于高寢十五年
疏說苑春秋曰壬申公薨於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
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
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
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
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
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於成

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
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
曰承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
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小大之德異矣
邾婁子來奔喪
注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
疏白虎通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
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
不弔三畏壓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
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
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鄭注畏者謂人

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也厭者行止危險
之下溺者不乘橋船者也
辛巳葬定姒
注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
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疏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
服斬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
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疏葬母既竟不卽虞祔而更修
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卽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
未忍爲虞祔也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卽
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

曾子問疏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
故令重者居先也周續之喪服答問葬奠之禮何先何
後答曰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
而後輕葬服斬衰

春秋公羊禮疏卷十終　受業儀徵阮祜校

春秋公羊禮疏卷十一　江都凌曙學

哀公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三年
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注据禮親過高祖則
毀其廟
疏左傳魯廟災孔子在陳曰其桓僖乎伏虔解誼季氏
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俱在迭毀故不言
及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
加桓僖也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注親過高祖則毀
其廟
六月辛丑蒲社災四年

注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
疏白虎通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
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
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
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誡當近君
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
賤之也
閏月葬齊景公五年
傳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
故并閏數
疏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朞也朞者

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言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射慈喪服變除三年周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也

齊陳乞弑其君舍六年

傳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也

疏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陳祥道曰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書郎掌璽節班右而藏左先王之節蓋亦如此

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

疏釋名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絰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

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疏鹽鐵論古者庶人魚菽之祭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强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疏太宰注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故師注且以制貢賦也疏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又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而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按公羊十一而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注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

疏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諱按易曰同人於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絶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絶

晉魏多帥師侵衛十三年

傳二名非禮也

疏越絶書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與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五經異義公羊譏二名謂

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
言之注據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於河陽公狩於郎
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
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
疏大戴禮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傳狩者言王之時田
也冬獵爲狩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
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
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
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

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
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夫殷變夏
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宋書禮志
黃武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
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注上有聖
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
疏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
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生於火而遊於土麟是中央軒
轅大角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
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
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謹按公羊議郎尹
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
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駮曰
元之聞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言
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
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爲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
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
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
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
若立言之說密也何法盛徵祥記曰麒麟者毛蟲之長
也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開元占經麒麟引禮記曰王

者之嘉
注尚書曰簫韶九成
疏樂典河間獻王樂記凡樂有本有文惟招大備六府
三事本也簫韶九成文也金石之縣十有六聲詠九歌
焉清角以幬之流徵以截之變羽以叙之三才之道也
宮往而必反商分而實合臣之承君猶地之承天也故
曰樂者象也韶者繼也宮唱商和是謂善本非徒美其
聲容也祭祀大饗歆然後薦薦然後獻獻則大合樂肅
肅如也雍雍如也一唱三嘆使人繼其聲斯善歌者已
故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歌有九德舞有九韶擊石拊石
以歌籥舞和以鐘鼓自褻始氣形於聲謂之變變形於

舞謂之成究於九而反乎一則大樂與天地同和矣一變羽合角而徵動水火之府也舞人自南徂西爲一成二變角合徵而宮動水土之府也舞人自西徂東爲二成三變商合羽而角動金木之府也舞人自東徂北爲三成四變徵合宮而商動火金之府也舞人自北回旋從南至西爲四成五變宮合商而羽動水土之府也舞人自西循中而東爲五成六變清角唱流徵天氣下降而民德正矣舞人自東徂南爲六成七變宮徵相交五材並用而百穀昌矣舞人自南向西爲七成八變流徵承清角地氣上齊而民用利矣舞人自西循中而東爲八成九變宮角徵羽各復其初天地訢合而民生厚矣舞人自東側向北爲九成

春秋公羊禮疏卷十一終　受業儀徵阮福校

道光辛巳夏刊

春秋公羊問答

蜚雲閣藏板

公羊問答序

昔春秋一經親授子夏公羊六傳始著竹帛秦燔書而行口說漢崇儒而立學官鄒夾二氏俱亡佚於建武嚴顏兩家均淵源於董相瑕邱屈而學聿興張湯傳而道益顯其由博士爲丞相以經義斷庶事者賢良三策決獄十卷不啻爲之指南導以先路厥後鄭衆舉十七事賈逵作四十條咸難公羊以崇左氏而張霸仍授樊侯之書何君復述李育之義竊悲二創覃思三闕守羊弼緒說依子都條例三科九旨以經之七等六輔以緯之墨守之稱良不誣矣學海之譽諒非徒爾世不能考其聲音訓詁與夫典章制度但詆其爲漢制法以緯汩經幾何不以春秋爲司空爰

書邵甫爲公羊罪人乎乃若氾毓釋疑之篇劉兆調人之作欲殊塗而同歸究南轅而北轍然則隋志所云公羊之學至晉但試讀文今殆絕無師說者其信然已舅氏曉樓先生專治公羊謹守家法嘗以董子之書合乎聖人之旨深悲其生見嫉於主父沒被詆於劉歆又其甚者謂繁露之名取象古冕玉杯之例殆等連珠厚誣古人貽誤來學乃注春秋繁露十有七卷昔毛公出守北海康成爲其郡人故其箋詩不忘崇敬此則懷蛟徵夢下馬名陵式祠堂于舊治想謦欬於遺書斐然之思不能自已者也又以公羊舊疏不著撰人言例雖詳考禮則略遂乃覃精研思遐稽博覽著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說一卷馮君章句旁通禮

經麋信漢議獨理何氏方諸前賢如合符契若其暴桑周狗伏雞搏貍大義無關讖小斯在僂疾黨所踊上鑿行咸屬方言俱非雅訓亦必疏其由來爲之左證作公羊問答二卷荀慈明之問徐欽王愆期之答庾翼昔有其書今存其目舊疏自爲問答兹編葢仿其例凡以導揚古義遵守舊聞文淇賦質檮昧莫測涯涘猥忘謭陋重荷諈諉但乏孝綽之奇作未許同遊試元幹之藏書或堪授讀云爾

道光元年二月受業甥儀徵劉文淇謹譔

序

公羊之學蔽冒久矣言之失實者是蕞殘也議之蹈空者猶拾瀋也君子何貴乎講言自七十子之後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於是奮其私智創爲流說者有之師資旣無功力亦薄世有如仲舒之下帷邵甫之閉門知幾藏往而潛心大業者乎班固以董生爲儒宗王嘉以何氏爲學海後有作者漢儒弗可及矣若夫視皮面墻要眇之論無由而知雖有日月之光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聾人不能聞是至明無補於矇矇至震無救於聾聵也欲治公羊而末學膚淺亦終不能精已荀卿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太史公曰約其文辭而旨博范甯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由是觀之口傳耳剽之譚無怪乎億錯之妄也大抵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舊疏嫌其闕略故撰公羊禮疏十有一卷正徐氏解禮之失破諸儒持論之偏引据經史疏通而証明之復撰禮論三十篇都爲一卷又有緒論未著於篇而不盡涉乎禮者撰公羊問答二卷在昔荀爽有公羊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今自爲問答變其例而仍襲其名其間有與惠定宇先生之九經古義錢竹汀先生之答問相同者諸如此類一概從刪恐不知者以爲似伯尊之攘善矣蓋自隨唐以後儒者以爲孤經幾不盾懷何氏之學雖盛行于河北而北方之明公羊者魏梁祚一人

而已漢儒之書遺佚殆盡猶幸仲舒之繁露十有七卷尙在人間曩已爲之注釋固表裏而相資矣舉凡所著之書冀成一家之學不欲掇扯左穀爲三傳之調人先儒爲事莫詳於左氏義莫精於公羊春秋乃明義之書非紀事之書也若云紀事一良史之才已足何至游夏之徒一辭莫贊將謂春秋非事實不明孔子不能逆料邱明爲之作傳世無左傳而聖經亦因之而晦乎似非通論也春秋固無傳而明者也孔子假當日之行事而王法寄焉爾其事實不足繫有無之數也故公羊略之史重事經重義未修之春秋魯史也既修之春秋孔經也古者人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左史其職也此指未

修之春秋而言若已修之春秋重義而不重事矣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事與義之辨豈不彰明較著也哉若舍公羊而求義是水行而棄舟楫也陸行而無橇檋也江河之惡沱不可知況滄海乎衆山之岣嶁不可知況東岳乎然則公羊其治經之梯航也乎吾以爲治是經者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度典章以進求夫微言大義猶魯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也僕以闒茸之資無摩研編削之才亦無游博持掩之好唯篤嗜公羊春秋覃精竭思力索有年矣然窮其枝葉而未及宗原是知執寸莛以撞鐘熿一炬而爨鑊其無益也明甚不有

賢哲何足以知春秋管子云老馬識途子雖駑駘亦既爲之前驅矣士有志於春秋者尙或覽焉不致驚濆洋而悲歧道也乎

嘉慶歲在己卯秋八月既望江都淩曙撰於粵東之節署

公羊問答目錄　一百一十五事

卷上　四十九事

例　三公
掾　三府掾
百二十國寶書　公羊疏所据之本
隱括　徙居處
立子　原心定罪
駕六　乘馬
二歸　春王二月三月
子　分陝
書外取邑　書首時
歷　爾
許田　娟
僅　送女
周之正月　三老五更
縣車　寔來
以不敎民戰　權
三等五等　衛侯朔
岱宗　負茲
九命　紀季
魯子　星霣
國氏　博戲

乳犬攫虎　殲
蜚　大災
趺　僂
妻事夫有四義　械
操

卷下　六十六事

宿畱　詐諼刼質
撟　雨升
祟朝　四望
隻輪　拜如鐏
六宗　諼
大夫以碧　眣
竫　河曲
黨所　出
接菑　臬
荷畚　赫然
逡巡　超遽
周狗　暴桑
不毛　撝軍退舍
杅　詳
秣　堙距
廬舍　井田之義

荻　換土易居
辯護　得乘馬
三老孝弟　里正
一月得四十五日作　大學
墠　甗
踊　鼷鼠
坐盜天牲　侈
鞶行　廩廩
閭　傅母
大原　我知之矣
時孔子年二十三　王城
鈇鑕　旴
公扈子　棰
格　逆祀
白藏青藏　昊
晡　魚菽之祭
用田賦　爲漢制法

公羊問答卷上

江都淩曙著

問春秋何爲以例言也曰禮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漢書陳寵傳注比例也刑法志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春秋之世功有小大罪有淺深非例不明管子春秋之記注周公凡例諸侯國史也例之說由來久矣何氏解詁之例非其自創略依胡母生之條例何氏之文謚例疏中所引之外餘不概見又公羊傳條例一卷見於七錄今佚董仲舒有春秋決事比漢志云十六篇今佚又繁露精華篇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例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故例莫詳於公羊至於左氏之例始於鄭興賈徽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與從博士金子嚴

爲左氏春秋其子鄭衆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以釋春秋穀梁之例始於范甯別爲略例一百餘條唐以前無有不言例者至宋人以爲都無義例全憑赴告之辭始置例於不講矣

問徐疏司空漢三公之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曰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方獄事物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

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沖帝冊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爲大司空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是也

問徐疏掾者即其下屬官也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答天子干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淸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

問徐疏若今之三府掾也何爲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衆馴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憙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注三公府是也

問徐疏云閔因序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後儒以其出於緯書而疑之外此別有可証否曰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周公朝讀書百篇墨子已具有其文不獨始於緯書與閔因之序矣

問公羊疏所据之本即陸德明音義之本否曰未必是也按釋文孝經士章食廩必錦反公羊傳云廩賜槩祿也今公羊傳無此文故知非陸氏之本

問何邵甫自序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檃栝也栝檃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檃栝又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檃栝之力檃假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栝假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正邪曲之器揉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栝舊云隱括令審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

問隱元年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於古有

徵乎、曰、按沈約宋書禮樂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朱氏經義考以爲此是逸書、据此是唐虞以來相沿之舊制矣、不獨大傳有其文也、孔安國注尙書湯革命改正易服、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二說不同、鄭義爲允、

問、隱元年疏、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如徐此言所据何法、曰、徐彥唐人、以唐法而疏經也、唐律疏議立適違法者徒一年、卽適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亦如之、徐氏之所据本此、

問、隱元年注、何以云原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問、隱元年疏引駮異義云、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於漢事有徵乎、曰、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問、隱元年傳、以乘馬、何自昉乎、曰、世本、相作乘馬、宋衷曰、相土、契孫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以其作乘馬之法、

問、隱二年傳、婦人謂嫁曰歸、注、有二歸之道、何也、曰、儀禮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据此有二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公夫人所以有載馳之詠也、此指歸寧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於齊是也、

問、隱三年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於魯史而並記夏殷正、何也、曰、春王正月者、周之正月也、春王二月者、殷之正月也、春王三月者、夏之正月也、春秋通三王之統、故尙書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之三正、必通三統者、二王之後使爲三恪、各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如微子朝周常服黼冔是也、孔子刪詩存周頌五篇、以備三頌、孔沖遠以爲所以通大三統、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書、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魯恭傳、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

三正之微、定律著令、魏明帝青龍五年詔書、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又云、仲尼大聖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祖述堯舜、則其明義豈近在殷周而已乎、自此以後不復言三統矣、後儒旣昧此義、遂以三月亦爲時王之月、豈不謬乎、卽左氏傳解誼、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舍此不談、而逞其肊說、何耶、

問、隱四年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臣可以子稱君乎、曰、詩子之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

問隱五年傳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其分陜之地可考否曰郡國志陜縣有陜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陜原在陜州陜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陜從原爲界集古錄陜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陜所立以別地里

問隱六年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然則師出有時乎曰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宋人取長葛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問隱六年傳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

問隱六年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春秋正歷明時當用何代之歷曰五行傳歷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萬國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歷也五家之歷多疏闊唯顓頊歷微近故張蒼用顓頊歷元封中用太初歷測弦望最密也晉志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以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廿一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据此則用殷歷矣

問隱八年注引書歸格於藝祖何氏作禰祖何也曰何氏所引者今文尚書也

問桓元年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何以知許爲魯邑曰魯頌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孔沖遠曰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

問桓二年傳楚王之妻媦注媦妹也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媦廣雅媦妹也

問桓三年注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於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父不下堂之証也士昏禮記母誡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証也庶母及門內施鞶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証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是也白虎通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之說合明係周禮徐以爲時王之禮誤矣

問桓三年注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疏多少二字或衍文也當衍否曰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若存字解之多爲麥禾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注無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

問桓四年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於何徵之、曰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以夏時冠月之說爲不足据、

問桓四年注、養三老五更、白虎通與獨斷不同、當何從、曰、蔡邕曰三老三人、五叟五人、白虎通曰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白虎通之說爲允、鄭君亦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何氏此注所引、與白虎通略同、

問桓五年注、禮七十縣車致仕、疏云、淮南子云、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亦有作輿字者、有別解否乎、曰按白虎通、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職事趨走爲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避賢也、所以長廉遠恥、縣車示不用、竊謂白虎通之義較長、

問桓六年經寔來、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虛實而言也、詩實墉實壑、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蓋本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訓寔不可從、

問桓六年徐疏、以不教民戰、何氏之意、與鄭別、其異同安在、曰穀梁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

問桓十一年傳、以爲知權、前此有言權字者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釋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据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

問桓十一年注、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朝廷立官必法天地乎、曰周禮天官注、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

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周禮如此、不獨春秋說文也、

問桓十六年注、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誰絕之、曰、孔子絕之也、孟子、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劉熙注、知我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我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問桓十六年注、岱宗泰山也、泰山何以謂之岱宗、曰、風俗通、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三禮義宗、東岳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東爲岱也、

問桓十六年注、諸侯有疾稱負茲、白虎通作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此說然否、曰爾雅、蓐謂之茲、郭注、公

羊傳曰屬負兹兹者蓐席也史記周本紀衛唐叔封布兹注徐廣曰兹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兹索隱曰兹公明草蓋取此草以織席當指臥病不起展轉牀第惟與席相枕藉而已雅訓較爲親切子與兹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多又以爲皆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

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莊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王制之說當時包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

問莊三年經紀季以酅入於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注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夫既欲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而得之繁露曰齊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復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有所依歸据此則季紀之復罪紀侯實使之故雖迫於兄命而猶有不忍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皋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者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

問莊三年傳魯子曰元郝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訛昭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魯賜碭人也据此則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尚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之爲曾子更無疑矣又按王伯厚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

問莊七年星霣如雨注星霣未墜而中夜反者有据說文而解此事者可從否曰說文霣雨也齊人謂雷爲霣玉篇申之曰雷起出雨也今傳言星而不言雷注明言星霣未墜則霣字作墜字解此如淮南子丙午于壬子星墜是也

霣與隕通說文隕從高下也繁露星墜謂之隕可証說文霣字又一義不當据以解此

問莊九年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後漢鄭衆傳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何故不同曰鄭衆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以不知也

問莊十二年注極其禍生於博戲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

皆君之所明知也薛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
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碁以象十二辰之纏次桉博
之爲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矣
問莊十二年注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何所本曰文子
也桉其傳曰姓辛氏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
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録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子
也
問莊十七年注瀸者死文瀸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
瀸積衆多何也曰爾雅殲盡也鍵爲文學注殲衆之盡也
故何氏以爲瀸積衆多瀸二傳作殲
問莊十八年注蜮之猶言惑也其義何所取曰人臣蠱惑

其君則蜮生周禮蟈氏疏引服虔云蜮短弧南方盛暑所
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
身中濩濩蜮蜮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
問莊二十年經齊夏大災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
痢也以痢爲瘠以瘠爲災於事有徵乎曰劉向說苑古者
有災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
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以病不能
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
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
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重童子擊鼓苣火入官
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於阼事

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按痢
與厲通瘠一本作瀆禮記鄭注引作大災者何大瀆也呂
氏春秋仲父之病矣瀆甚古瘠瀆通也
問莊二十二年注跌過度何也曰此如後漢書律歷志無
有差跌之跌
問莊二十四年傳夫人不僂注僂疾也他書有此訓詁否
曰荀子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又賣之不可僂售也
注僂疾也
問莊二十四年注妻事夫有四義雞鳴蹝笄而朝君臣之
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
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得純以君臣之義責之不

知其何所本也曰白虎通亦引此文而不明出處齊風雞
鳴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作夫人纚笄而
朝疏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
則有君臣之嚴據此則何氏所本者列女傳
問莊三十年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何也
曰詩江漢鄭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
之也孔沖遠引公羊傳何休注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
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
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又兎爰箋急者有
所躁蹙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漢書貢禹傳勇猛能操
切百姓者可証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躁字

問大傳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未審所從曰三倉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榶衞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鬬周禮王官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蓋望文生義也

公羊問答卷下

江都淩曙著

問僖元年注則知桓公宿畱城之爲一事陳氏浩曰宿畱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五帝紀宿畱海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畱告曉人備具深切郊祀志東海宿畱之數曰列子黃帝怪而畱之視釋文畱之視宿畱而視之也何以言他書未之見耶

問僖二十一年注詐諼劫質諸侯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有之自此始此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楊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並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長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魏志夏侯惇傳呂布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質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

浩數責皆斬之停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刼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曹子求邑則與之楚人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刼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刼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不得一例視之也若管仲目夷眞有當於春秋之義也夫

問僖三十年注撟君命聘晉釋文本又作矯何也曰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人欲撟邪防非注師古曰撟正也撟與矯同其字從手

公羊問答 卷下 二十一

問僖三十一年雨升徐疏以爲雨升無文何氏更有所見雨升果無文乎曰釋名有此文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徐特未之見耳

問鄺風崇朝其雨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與僖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訓詁何以不同曰何注崇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從爾雅釋詁崇重也郭注增崇皆所以爲崇疊何氏之意言崇朝則兩朝不崇乃一朝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強合毛傳適形其謬妄而已

問周禮春官言四望公羊僖三十一年言三望何也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故四望魯下天子故三望陳氏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曰鄭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賈逵服虔杜預皆以爲三望爲分野之星國中山川据楚語諸侯二王後祀天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也鄭元云謂海也岱也淮也何故曰考之於經書明言望於山川此其確証公羊非無据矣爾雅梁山晉望也禮器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汙池經言望祭無不指山川者外傳之說不必從

問僖三十一年注六宗何氏所主者何說曰堯典禋於六宗有其數無其名先儒各以意說之謂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於六宗此之謂也此尚書大傳之說也謂六宗者上不

公羊問答 卷下 二十二

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忽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並祭之此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也謂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此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也安帝以尚書歐陽家說云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中以元始故書說六宗亦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又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此續漢書祭祀志也謂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此孔光劉歆之說許愼賈逵從古文尚書馬融從尚書大傳李

部從今文尚書謂六宗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此鄭康成之說也謂禋於六宗爲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此張純六宗表也張髦從之謂六宗爲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此劉邵之說也謂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此乾坤六甲子也與孔光劉歆之說同此王肅對魏明帝之言也謂六宗者日月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此司馬彪之說也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爲六六爲地數推較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此虞喜別論也謂肆類於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於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禋者埋也祭之名非升禋之祭此劉昭之說也謂六宗爲六代帝王此張迪之說也杜佑以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此通典之說也桉蓋自漢魏六朝以來六宗之說紛如聚訟互相攻駮莫定從違是以三禮義宗謂先儒所釋義各不同亦各有通此皆調停之說亦無一定之解若何氏所主又異於諸說蓋以日月星辰風伯雨師當之與鄭略同鄭有司中司命而無日月也何氏之說惟與劉向五經通義相同餘不合也

問僖三十三年傳匹馬隻輪無反者注隻踦也此方言乎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

楚之間謂之踦漢書五行志劉向作觭輪師古曰觭隻也觭倚踦皆奇字之通借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穀梁注倚輪一隻之輪皆同公羊說釋文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

問僖三十三年注揖其父於師古介者不拜謂其拜如蹲何也曰此軍禮也孔叢子介胄在身執鋭在列雖君父不拜此其証徐疏云曲禮上篇彼文蹲作蓌按陸氏釋文盧植本作蹲然則何所据之本與盧同

問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注諼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諼詐也前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諼之策

問文五年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當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得以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而改公羊也賈公彥云諸侯用璧此言大夫不當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

問文七年注以目通指曰眣於書有徵否曰此亦如漢書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問文十二年傳惟諓諓善竫言注竫猶撰也其訓詁可証否曰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僎鄭注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祭統論譔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譔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譔又作僎卽其証

問文十二年傳河曲矣河千里而一曲也何所据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也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六曲也東至洛會七曲也東至大伾山八曲也東至洚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

問文十三年傳往黨衛侯注黨所也所猶時也齊人語也古書有徵乎曰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至於所猶時也見墨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作時字解

問文十四年傳貜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何所据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

問文十四年傳子以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性之正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縣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

問文十六年注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要斬殺人者刎頭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棘上梟首濫觴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腰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刎斷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据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

問宣六年傳有人荷畚注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說文甾部畚蒲器餅屬所以盛種二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左傳宣二年正義引說文蒲器可以盛糧今本說文作種誤也

問宣六年注赫然已支解之貌未詳其義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故何以赫然爲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之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証爲衰世之淫刑

問宣六年傳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逡巡有作逡巡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廣雅逡巡却退也有作逡遁者爾雅逡遁也管子桓公蹵然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有作巡遁

者晏子巡遁而對有作逡循者漢書萬章傳章逡循甚懼有作蹲循者莊子蹲循勿爭有作遵循者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却亢倉子荆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之假借字也逡又與俊通王恭傳俊儉隆約以矯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遁與巡同遁甲開山圖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切音義則一可証

問宣六年注躇階猶超遽不暇以次何也曰左傳距躍三百注超越也疏爲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說文作超歫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

問宣十六年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犬能知人意乎曰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

問宣六年傳活我於暴桑下注暴桑蒲蘇桑何也曰左氏作翳桑杜注翳桑桑之多蔭翳者公羊注作蒲蘇韓非子木枝扶疏易林扶疏條桃長大美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蘇卽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吒蒲蘇可不同証呂氏春秋作骫桑淮南子作委桑骫古委字呂氏春秋淮南子說同

問宣十二年注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諫不敢求肥饒何也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墝确之處漢書食貨志磽磽确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墝埆以肥饒相讓管子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嘉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

問宣十二年左右撝軍退舍七里或以爲卽用鄭伯之茅旌以撝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肊說也淮南子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注撝揮也舍注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爲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退舍之說與賈杜不同左傳退舍三十里而與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矣

問宣十二年注杅飲水器說文盂飲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杅卽盂之假借字也旣夕禮兩敦兩杅注杅盛湯漿尸子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員則水員

問宣十二年注何以謂善用心曰詳曰詳者祥也古字通耳易視履考祥虞翻注祥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

問宣十五年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何也曰說文䬴食馬穀也今借作秣後漢崔寔傳方將柑勒鞬鞴以救之注引何休注柑與鉗通後漢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

問宣十五年注堙距堙上城具有据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孫武子攻城篇攻城

之法修輴輼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傅其城也

問宣十五年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別有所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岐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廛二畝半也按廛卽里也何注下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趙同不獨合於漢志

問宣十五年注井田之義云云食貨志無文何氏何所据耶曰此見之於後漢書劉寵傳注引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戸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

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云云何氏之說本此

問宣十五年注還廬舍種桑荻何也曰荻爾雅釋草蕭荻注卽蒿也荻字當從穀梁作楸彼注云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古楸字往往作荻史記貨殖傳千樹荻楸之誤也今食貨志種桑下無荻字

問宣十五年注上田一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今食貨志無三年一換土易居之文何也曰此卽漢志三歲更耕自爰其處也國語作轅田賈逵注轅易也爲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疆界也唐云讓肥取墝也孟子使從無出鄉注從謂爰土易居平肥墝也孟康注漢地理志轅田云三年爰土易居古訓也

問宣十五年注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何以謂之辯護曰詩疏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云辯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

問宣十五年注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者非散民可比矣

問宣十五年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三老孝弟之名始

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以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敎化秦制也高后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問宣十五年注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里正於經有据乎曰此卽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戸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卽正也

問宣十五年注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而食貨志無作字何也曰荀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据此可知食貨志有脫字

問宣十五年注學於太學何爲太學曰魏文侯孝經傳太

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問、宣十八年注、埽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此於經有据否、曰、說文云墠野土也、東門之墠傳曰墠除地町町者、疏封土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賈公彥以爲謂四邊委土爲壝、於中除地爲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

問、成二年傳以紀侯之甗來注、或說甗玉甑、何也、曰、說文甗甑也、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甗、郭璞注音言、

問、成二年傳踊於棓而闚客、注踊上也、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景公爲露寢之臺、而鴞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不踊、此其証、

問、成七年經鼷鼠食郊牛角、鼷鼠何物也、曰、說文鼷小鼠也、博物志春秋書鼷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問、成十年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据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

問、成十年傳、何爲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又疏侈者、因物而大之名、是婦人以多爲侈之証、

問、成十三年傳上鑿行也、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鑿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按西南夷傳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

問、襄二十三年注、庲庲近升平、何以爲庲庲也、曰、漢書循吏傳此庲庲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庲庲言有丰采也、

問、襄二十九年傳、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而損益之、不獨用周禮故不同、

問、襄三十年注、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疏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於何徵之、曰、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注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

問、昭元年經言敗狄於大原、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何也、曰、元和郡縣志曰、中國曰大原、夷翟曰大鹵、按晉大鹵大原大夏夏墟晉陽太康六名、其實一也、

問、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所引不同、何也、曰、當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字耳、

問昭十二年傳子曰我知之矣注時孔子年二十三何氏何所据依而知其時孔子年二十三歲乎曰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据此推昭公十二年孔子正合二十三歲

問昭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酆鄗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中土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

食是爲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据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於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謐据本初而言故曰東周然謂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

問昭二十五年注鈇鑕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鈇鑕注崔浩云質斬人椹也又郭注三倉云質莝椹也范睢傳何當横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

問昭三十一年傳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釋文以爲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何也曰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問昭三十一年傳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公扈子者氏也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其証

問昭三十一年注季氏負棰謝過棰何物也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路温舒傳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棰聽刑之禮也

問定四年注挾弓者懷格意疏格猶拒也或曰格來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格敵也闘也殺也史記張儀傳驅羣羊攻猛虎不格明矣周語穀洛闘韋昭云二水格周禮注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莊三十一年何休注云古者方伯征討諸侯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絶其國獻捷於王者此皆格之明訓疏後說非也

問定八年傳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順祀而叛何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

問定十二年注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此何說也曰此不見

於經當是逸禮何注半珪曰璋此天子與諸侯用以爲合符者也故各執其半漢書司馬相如傳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注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卽此可以証之魯諸侯用白者以郊天之故

問定十五年注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何也曰孟喜周易章句佰日在西方時側也

問又曰下昃蓋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曰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謂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

問哀六年傳有魚菽之祭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

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

問哀十二年注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免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强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注以漢法況之

問哀十四年注待聖漢之王以爲法此漢儒之空言與抑果有確証否曰兩漢君臣皆以經義發爲文章觀其詔誥奏議凡決疑定策悉本之於公羊舉其大略可得而言焉公羊之義大一統路温舒曰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公羊之義立子以貴不以長光武之詔曰春秋立子以貴不以長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王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公羊之義子以母貴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据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公羊之義大居正袁盎等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

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公羊之義天子嘗娶於紀故封之百里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据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公羊之義子尊不加於父母鄭元伏后議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禮及皇后在離宮拜如子禮公羊之義昏禮不稱主人不稱母母不通也杜

鄭曰臣聞陽尊陰卑卑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公羊之義褒儀父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公羊之義三公之職號尊名也翟方進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公羊之義昭公出奔國當絕匡衡曰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

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公羊之義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陳忠曰夫父母與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人緣人情以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公羊之義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公羊之義譏世卿樂恢曰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公羊之義原情定罪霍諝曰

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公羊之義人臣無將膠西王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公羊之義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張純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朝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以行此禮公羊之義未踰年君不書葬周舉曰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崩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

公羊之義譏逆祀質帝詔曰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公羊之義不書閏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公羊之義懷藏以襲微是月不殺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公羊之義通三統劉向曰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愼民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凡此皆散見於兩漢書中是以東平王蒼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

之冕爲漢制法王充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

維揚磚街青蓮巷柏華昇董刊

敘曰昔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孟子所謂行天子之事繼王者之迹也傳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傳當漢景時乃與弟子胡毋子都等記于竹帛是時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講明而達其用而學大興故其對武帝曰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絶之弗使復進漢之吏治經術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胡毋生雖著條例而弟子遂者絶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書之顯亦不及繁露綿延迄於東漢之季鄭衆賈逵之徒曲學阿世扇中壘之毒焰鼓圖讖之妖氛幾使羲轡重昏昆侖絶紐頼有任城何邵公氏修學卓識審決白黑而定尋董胡之緒補莊顔之闕斷陳元范升之訟鍼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密若禽墨之守禦義勝桓文之節制五經之師罕能及之天不祐漢晋戎亂德

儒風不振異學爭鳴杜預范甯
吹死灰期復然漑朽壤使樹蓺
時無戴宏莫與辯慈唐綂中外
弃立學官自時厥後陸淳啖助
之流或以棄置師法蔽說郢書
開無知之妄或以和合傳義斷
根取節生歧路之逵支室錯迕
千喙一沸而聖人之微言大義
蓋盡晦矣
大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
路招文學之士以表章六經為
首于是人恥鄉壁虛造競守漢

師家法若元和惠棟氏之于易
歙金榜氏之于禮其善學者也
孫束髮受經善董生何氏之書
若合符節則嘗以為學者莫不
求知聖人聖人之道備乎五經
而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先漢
師儒畧皆亾闕惟詩毛氏禮鄭
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而撥亂
返正莫近於春秋董何之言受
命如響然則求觀聖人之志七
十子之所傳舍是奚適焉故尋
其條貫正其綂紀為釋例三十

篇又析其疑滞强其守衛為箋一卷答難二卷又博徵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為禮議決獄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為申何難鄭五卷用冀持世之志猶有折衷若乃經宜權變損益制作則聰明聖智達天德之事概乎其未之聞也已

嘉慶十年六月蘭陵申受劉逢祿撰于東魯講舍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目錄

卷一　張三世例弟一　通三統例弟二
內外例弟三
卷二　時月日例弟四
卷三　名例弟五　褒例弟六
譏例弟七
卷四　貶例弟八　誅絕例弟九
卷五　律意輕重例弟十
卷六　王魯例弟十一　建始例弟十二
不書例弟十三　諱例弟十四
卷七　朝聘會盟例弟十五　崩薨卒葬例弟十六
大國卒葬表弟十七　小國進黜表弟十八
秦吳楚進黜表弟十九
卷八　公終始例弟二十　娶歸終始例弟二十一
致公例弟二十二　公大夫世系表弟二十三
大夫卒例弟二十四
卷九　侵伐戰圍入滅取邑例弟二十五
地例弟二十六　郊禘例弟二十七
闕疑例弟二十八　主書例弟二十九
卷十　災異例弟三十

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一

武進劉禮部逢祿申受著

張三世例第一

隱元年注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

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

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畧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畧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畧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据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于惠隱之際

二年公會戎于潛注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

桓二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按哀十四年傳注並同

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書離不言會也注春秋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畧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

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注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畧但絕不誅之

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欑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下發傳于吳者方具說其義故從外內恐舉者明言之

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傳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注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醇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

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邾婁無大夫以近書也注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畧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畧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

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注名者所見世著治太平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畧之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于終畧責之見其義

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注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太

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

二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責

定元年立煬宮注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

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譏二名注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

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太平之終小國卒葬極于哀公皆卒日葬月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注人道浹王道備欲見撥亂功成于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于周為異春秋託以為瑞明太平以瑞應為效也

釋曰傳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春秋緣禮義以致太平用坤乾之義以述殷道用夏時之等以觀夏道等之不著義將安放故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於所見微其詞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由是辨內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畧之文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內諸夏不言鄙疆是也董子觀德篇云稻之會先內衛奉本篇云諸侯伐哀者皆言我俱勝何氏注義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譏二名西狩獲麟是

也昔者夫子正雅南以先公之教繫之召公著王道之始基而騶虞為之應以文王之風繫之周公著王道之太平而麟趾為之應小雅文武為牧伯之事也諸侯歌之其衰也至於四夷交中國微大雅文武為天子之事也天子歌之其衰也至於西土亡王迹熄嗚烏不聞河圖不出天乃以麟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憮然以身任萬世之權灼然以二百四十二年著萬世之治且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易之六爻夏時之三等春秋之三科是也易一陰一陽乾變坤化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要其終於未濟志商亡也詩書一正一變極於周亡而一終秦誓一終商頌秦誓傷周之不可復也商頌示周之可興也

夏時察大正以修王政修王政以正小正德化至於鳴隼而推原終始之運本其興曰正月啓蟄戒其亡曰十有二月隕麋角春秋起衰亂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極太平尊親至於凡有血氣而推原終始之運正其端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著其成曰西狩獲麟故曰治不可恃鳴隼猶獲麟也而商正於是建矣亂不可久孛於東方螽於十二月災於戒社京師於吳楚猶匪風下泉也而夏正於是建矣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

通三統例弟二

隱元年春王正月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夏以斗建寅之月

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又注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注此道周制也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此者春秋制也

二年紀履綸來逆女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于廟告本也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案注几詳三代異制多本禮說不悉載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

宋公和卒注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

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

公薨傳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注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

桓三年春正月注無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案在漢言漢即傳所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于巢走獸未離于穴恐傷害于幼穉故于苑囿中取之

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子則與諸侯改伯稱子辭同于成

君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君子不
奪人之親故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為承衰
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
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
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
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于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
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子者制由
中也
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注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
也
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注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為黜說在僖
二十三年
僖二十三年注始見稱伯卒稱子者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
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
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
故貶不失爵也
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注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
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
聽訟必師斷與其衆共之
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傳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剛注殷牲也周
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

當以夏辟嫌也騂剛周牲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
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外災書新周也注新周故分別有災
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
災中與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榭于成周使若國文黜而
新之從為王者後記災也
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叔仲惠伯注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
字積于叔叔仲有長幼故連言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
于仲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傳郊用正月上辛注言正月者因見百
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案傳所謂正月即夏正
定六年仲孫忌傳譏二名注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
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此春秋之制也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
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按春言狩下當增不從桓四年以正月譏者十字乃明
釋曰昔顏子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終
之曰樂則韶舞蓋以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
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
若循環終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
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
故春秋變文而從質受命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

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而措之萬世無難矣曰然則三正見于夏書而春秋繼詩亾而作詩顧不言何也曰詩之言三正者多矣而尤莫著于三頌夫子既降王爲風而次之邶鄘之後言商周之既亡終之以三頌非新周故宋以魯頌當夏而爲新王之明徵乎夫既以魯頌當新王而次之周後復以商頌次魯而明繼夏者殷非所謂三王之道若循環者乎故不明春秋不可與言五經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曰通三統之義既得聞命矣子思子之述春秋也則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傳亦曰樂道堯舜之道而其釋五始則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不兼舉二月三月而通之何歟曰春秋之義固上貫二帝三王而下治萬世者

也文王雖受命稱王而于繫易猶以庖犧正乾五之位而謙居三公晉明夷升三卦言受祖得民而伐罪也臨商正言改正朔也夫文王道未洽于天下而繫易以見憂患萬世之心春秋象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明春秋而後可與言易易觀會通以行典禮而示人以易春秋通三代之典禮而示人以權經世之志非二聖其孰能明之

內外例弟三

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

祭伯來傳奔也注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

二年注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

又傳外逆女不書注內逆女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

三年傳外大夫不卒注原仲不卒 案文三年定四年傳同

宋公和卒注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

四年傳外取邑不書注義與上逆女同 案六年莊元年三十年宣元年昭二十有五年哀八年傳同

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入諱例者不重出

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

桓五年傳外相如不書 案本年及襄五年傳並同

十年傳內不言戰 十二年十三年同

十三年傳內言戰恃外故從外也

十八年注加我君者錄內猶君薨地也

莊元年注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

二年傳外夫人不卒注內女卒例日外女不日

四年傳外夫人不書葬 案莊三十年襄三十年傳同

九年傳內不言敗

十一年傳外災不書 案二十年宣十六年襄九年傳同

十九年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 案此類皆內辭

二十五年注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

二十七年注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

僖四年來盟于師傳言來與桓爲主也注以從內文

十六年傳外異不書 案文三年成五年昭十八年傳同

二十五年注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以彊疾其末故正其本

二十六年傳乞師卑辭也外內同若辭重師也

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見案例諱

公朝于王所注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

三十二年鄭伯接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也就葬別有罪無罪惟內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別之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注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公文

十五年傳外平不書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注大夫敵君不貶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君獲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

三年注內不言叛昭元年注同

十五年傳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襄九年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

昭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見進黜表

釋曰昔文王繫易著君德于乾二辭與五同言以下而升上以內而及外也夫子贊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旨哉愼言行辨邪正著誠去僞皆所以自治也由是以善世則合內外之道也至于德博而化而君道成春秋所謂大一統也夫治亂之道非可一言而盡易變動不居由一陰一陽而窮天地之變同歸于乾元用九以見天則春秋推見至隱舉內包外以治纖芥之慝亦歸于元始正本以理萬事故平天下在誠意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春秋之化極于凡有血氣之倫神靈應而嘉祥見深探其本皆窮理盡性之所致爲治平者反身以存誠强恕以求仁而已矣

公羊何氏釋例卷一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二

武進劉禮部逢祿申受著

時月日例第四

隱六年傳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注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十一年傳隱無正月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定元年春王傳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

桓四年注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

七年注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

十七年注夏陽也月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

冬十月例注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爲内懼其將見殺無日

莊二十二年注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

僖二十八年注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

成十年注去冬者惡成公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

昭十年注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

定十四年注去冬者坐淫故貶或說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

成十七年傳非此月日也以此月日卒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成十八年注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注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孰下而逐上

隱元年注十言有二者起下復有二非十中之二

僖十有六年傳是月者僅逮是月也春秋不書晦也

隱二年注朝聘會盟例皆時案朝公會公同盟如會皆同

莊二十五年注内朝聘言如者尊内也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

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朝輕

僖十年注書如者錄内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已者

隱四年注遇例時

隱元年注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時

又注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

桓十一年注未命大夫盟會用兵不日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故責之略

桓十四年注莅盟來盟例皆時從内爲王義明王者當以王信先天下案來聘而尋舊盟例日惡之又伐而盟者例日爲將復伐

僖十九年注會盟不日者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
莊十三年傳桓之盟不日信之也（案曾桓盟皆日危之也）
補注平例時不易者月
隱二年注侵伐圍入例皆時又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案穀兵例月）
莊二十八年傳伐不日
僖二十二年傳偏戰者日三十三年傳詐戰不日注不言敗績
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
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
隱二年注滅例月定四年八年注定哀滅例日
僖二十八年注夷狄滅微國不月略之
僖元年注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

隱十年文七年傳取邑不日
隱四年注取邑例時
宣十年注凡歸邑物例皆時
莊三十一年注獻捷例時
莊六年注救例時
僖四年注潰例月叛例時
莊三年注次例時
莊十八年注追例時
襄五年注戍例時
僖二十六年注乞師例時
哀九年注詐取師不月疾略之

桓七年注焚日者疾之
桓十六年注致例時僖四年注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
補注天王崩例日葬例月從大國例
隱三年注夫人薨日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
桓十八年注葬我君例日赴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
與諸侯共會之
桓十八年注凡公薨外致日危痛之（案夫人薨外致同例）
隱八年傳卒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隱三年傳葬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
也不日訓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日危不得葬也
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國例

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國卒葬極於哀
公皆卒日葬月
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所聞世
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所見世有罪無罪皆日錄之（案內未命大夫卒例月外大夫不卒卒例月不葬葬例時視小國君次內大夫也）
莊二年注內女卒例日外女不日者是不如魯女（案內女不葬葬例月）
僖九年注許嫁卒者有即貴之漸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
從諸侯夫人例
宣十六年注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
莊二十七年注女會來例皆時
隱二年注內女歸例月莊元年注外女不月者是不如魯女

成八年注媵例時
桓三年宣元年注夫人至例月文九年注夯喪致例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案夫人出會如他國月者譏之
莊二十四年注覿夫人例日
隱四年注弑例日從外赴詞以賊聞例案諸侯相殺同例
文元年注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子弑父不忍言其日
文十八年注稱國以弑例皆時者略之
僖九年注外弑未踰年君例月
隱四年注討賊例時
僖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

案殺世子母弟同例
文八年注大夫相殺例皆時
定元年注大夫執無例疏諸侯相執例月案當例時
桓十一年注執大夫例時
閔二年注凡公夫人奔例日月者有罪昭二十九年注唁例時
昭二十一年注大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月者小國也
閔二年注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案世子奔放大夫相放同例
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為篡
襄二十三年注篡大夫位例時
僖二十八年注復歸例皆時

定元年傳即位不日
定九年注竊寶不月得亦不月
隱五年文二年注失禮鬼神例日
莊二十三年注失禮宗廟例時
成十七年注郊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案卜郊例月
文十三年定二年注不務公室例月案新作例時不務者久不修也
隱七年注城邑例時案外城例月別于內城
莊元年注築例時案浚同例
文十六年注毀例時案墮同例
補注變制例時新作南門初稅畝用田賦不月是其例也
隱五年注觀例時

桓四年注狩例時六年注蒐例時
隱二年注親迎例時不親迎例月
桓六年注世子生日者喜錄之
成八年注錫命例月為魯喜錄之
隱元年注王使歸賵月者為內恩錄之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疏諸侯身來書月皆解非也
桓十五年注求例時
隱元年注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時者加自文為異案災不書知書例時

朝例時

桓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注月者明不臣后父所以廣孝敬

六年春正月寔來注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之疏不備責故不書日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注月者甚惡內也

內朝如錄文例

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
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
二十八年冬壬申公朝於王所傳其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曰

不繫於月
三十三年冬十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
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
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
襄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鄬之會鄭伯以弑陳侯逃歸公獨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
昭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爲强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後不月者錄始可知

聘例時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疏若有作如楚字者誤也宋當作楚襄昭皆如楚楚子不來朝故云希見答疏非希見答今見聘故喜錄之

會例時

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案十有一年夏五月同例
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朾注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不從有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也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注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豎刁易牙堕功滅項自此始也

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注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
襄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衞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强夷臣日以强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

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
後歸之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

君大夫盟例日小信月大信時

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注盟不日者未命大夫
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故責之略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注不月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
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
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
也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注冬齊
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

不信也
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傳公也注以其日微
者不得日大夫盟當出名氏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傳注日者起公盟也見諱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注不日者
欲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爲疾惡故褒與信詞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注文公內則欲久喪而
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
諱爲不可知之詞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注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注時者淺結鞌戰不相負
也後爲晉所執謂十六年季孫行父不日者執在三年外背舊盟後非此
盟所可保
十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
盟于虛朾注不日者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詞或
喪盟略
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
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
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注不日者盜諱喪盟使
若議結善事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

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爲易詞使若議結善事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注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
慕化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
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
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
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注不日者桓盟例皆日危之也戎怨隱不反國
善桓能自復翕然相親信
僖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
婁注没襄公使若微者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會盟不
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注日者諱也

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注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案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非公命也今有公命故詳其月以別之且起前之非公命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

成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注約備強楚案六年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日責之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注不日者已得鄭盟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

信所以甚中國與下潰日相起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晉人執邾婁子注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齊故褒與信詞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鄟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爲内喜爲大信詞

定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與信辭

微者盟例時

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

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

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於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憂危錄之

僖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晉文威信不行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霸功之廢於是案左氏經文無公字何氏例及此注正當從公羊傳寫之誤

來盟例時

文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月者文公微弱大夫專政宋亦蔽於三世之篡三亂結盟故不與信辭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

桓之盟不日

莊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傳何以日危之也我貳也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傳何以日危之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平例時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注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案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易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注月者惡錄之

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注月者專平不易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於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於齊

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

侵例時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注月者屬北敗彊齊之兵南侵强宋南北有難故危之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注月者善義兵也

冬十有一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注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患距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

罪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注月者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案僖四年月爲潰出此月爲會出

六年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內有强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出入月者內有强臣之讎外犯彊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

伐例時

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錄義兵也

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注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故月也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

僖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義兵葵邱之會叛天子命者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厲注月者善義兵案例月當爲滅出夷狄滅微國至所見世乃月始此又案昭五年冬楚子越人伐吳注義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則此著伯討義兵益明何待加月乎

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注不日者鄭詐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

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詞繁而不殺者正也

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傳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晉人敗狄于箕注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狄者何注嫌夷
狄不能結日偏戰長狄也其言敗何注据敗者內戰文非殺一
人也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注如結日大戰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不言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注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
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傳詐戰言戰敵也注不月者略
兩夷

圍例時

襄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注蕭魚之會服鄭最
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取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
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

知
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月又致者天子不
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
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入例時傷害多則月

隱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
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也
爲弟守國不尙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灾諂臣進謀終不覺悟
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
僖二十七年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注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
無禮君子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
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注義兵日者善
義兵得時入
文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其日何至之日也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
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也
襄二十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皆
楚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爲
中國憂錄之
定四年庚辰吳入楚注日者惡其無義
哀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已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注日者

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

滅例月

隱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注不月者移惡上三
國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
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案當是盈諱文使若非滅不諱
滅者遷內也不書齊師遷取降者嫌項邑也不言大去者項君死位且無當遂義也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傳燬何以名滅同姓也
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
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注日者
痛錄之

襄六年莒人滅鄫注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滅
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注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為不仁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
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葬陳哀公注日者疾詐諼滅人也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注日者疾諼滅人
定哀滅例日
哀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不言滅諱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不日者深諱之

夷狄滅微國不月
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咎
十三年吳滅州來注不日舊本作月者略兩夷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責
遷例大國月小國時

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注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閔二年齊人遷陽同例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陳儀注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三十一年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注月者惡大國遷毛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強遷徙畏人故惡之
潰例月
成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為夷狄所潰
取邑例時
隱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甚之也

莊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傳紀之遺邑也盡也注月者重於取邑
文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遂城郚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傳為賂子赤之賂也注月者惡內甚於邾婁子益孫彼為使奪小國此為其適罪重於彼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注月者行義為利惡錄之
昭元年三月取運傳內之邑也注月者為內喜得之辨見箋
二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侯取運傳為公取之也注月者善錄齊侯

獻捷例時

莊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注月者刺齊桓驕慢恃盈非所以就霸功也

救例時

莊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注月者嫌實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突

至例時凡公出滿三時月

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注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

莊六年秋公至自伐衛注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注月者爲臣子喜錄上事

成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

十三年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

十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注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襄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疆𨻳漷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今與會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

昭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月者閔公失國居運後不復月者錄始可知

定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案見前侵例時下

天王葬例月

莊三年五月葬桓王傳改葬也注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

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注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案昭六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不日故云

大國例卒日葬月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繆公傳葬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謂之不

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注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不能不爭也宣公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

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日者內娶略

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

右宋

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

右晉

襄十九年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案謂十九

年發伐言闕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
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略也注
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 右齊
桓五年春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曷為以二日卒之㤪也甲戌
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夏葬陳桓公注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
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
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注不日者賤其歧意於楚
宣十二年春葬陳靈公注不月者獨寄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
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 案殺泄冶無罪例去葬此責不討賊故書葬不月終以殺無罪略之
注非也 右陳

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讎故略
之甚也
宣十七年夏葬蔡文公注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
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
昭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
與楚故略之月者比肸附父讎責之淺也 右蔡
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　丙戌衛侯晉卒注不蒙上日者
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
明同
僖二十五年秋葬衛文公注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
昭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注當

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
廢上鮮不為亂故危錄之 右衛
襄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注不月
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 右鄭

小國始卒卒月葬時極於哀公卒日葬月

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注卒日
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為魯恩錄之
尤深
莊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常卒月葬
時也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
復日

宣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
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
子者必使人父也 右曹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注不月者為下盟去月方見大信
哀十三年夏許男戌卒秋葬許元公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
葬略 解云陳蔡為大國所復戌自復罪惡深故去日月以見矣 右許
成十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庶
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
昭十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卒注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
故因不序不葬者為下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
責之 右莒

一集 12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 版正內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婁子克卒注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不日始與伯者未如瑣瑣卒在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解云邾婁如例所不書故無其文何氏以理知之

文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邾婁子遂篨卒

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瞷卒

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秋葬邾婁悼公

定三年辛卯邾婁子穿卒秋葬邾婁莊公案隱元年傳云儀父稱字漸進也桓十七年注云元功之臣有誅無絕故入所見世日卒時葬比於許也 右邾婁

宣九年八月滕子卒　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注滕始

卒于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解云莊十六年克卒二十八年瑣卒以行而得書卒書日非其常例故云始卒于文公案宣七年書滕侯卒桓二年退本爵書子明封同姓亦非常例

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注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明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 右滕

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葬薛獻公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實皆當略

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禍端在定故略之

哀十年夏薛伯寅卒秋葬薛惠公注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右薛

僖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注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

襄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秋葬杞桓公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

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夏葬杞文公注卒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于終略責之見其義

定四年杞伯戊卒于會注不日與盟同日案上注盟不日與信辭 右杞

襄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朞月閏期

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 右楚

襄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卒皆不日吳遠於楚 右吳

文十八年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因其賢解左氏以爲康公穀梁無解案說見箋

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四年春王三月葬秦惠公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于哀公者皆卒日葬月 右秦

所見世大夫日卒所聞世無罪日有罪不日所傳聞世不日

隱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注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于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挾又未命也故獨得于此

日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注日者錄季子遏惡也行誅親親雖酖之猶有恩也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注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

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絶卒之者爲後齊留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尚爲大夫案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注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然則卒日者亦爲諱文

宣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注據叔孫得臣卒不貶爲弑子赤貶注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絶也日者不去樂也日者起明日也案去公子罪重於得臣日者[illegible]世日譏非禮爲閔大[illegible]十敖通例

補注外大夫不卒卒例月不葬葬例時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

文二年夏五月王子虎卒注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案來會葬在元年

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注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

此卷主會經故不日

內女卒例日補注葬例月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

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案叔姬媵也卑卒日葬紀季葬之例同上

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日卒者爲下晉杞歸其喪張本文使若尚爲杞夫人

內女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注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案歸公孫敖之喪注

不月者不以恩錄與子叔姬異

夫人至例月

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補注夫人出會如外國例月

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邱注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

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

弑例日案諸侯相殺同例

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注不日

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

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注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

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注從成君不日者與卓子同

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注不日者內娶略賤之

宣十八年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注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

襄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案不蒙日卒本不日也

三十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案不日者卒本不日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注不日者惡靈王無道

十有六年春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注不日者本不卒案十六年殺蔡般日者蔡本[illegible]卒

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注不日者與卓子同

世子弒例分內外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注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注日者加弒爾非寔弒也

稱國以弒例時

成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爲有國者戒也

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書闔閭弒明季子不忍相殺讓國闔閭也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之案不日者卒本不日也

外弒未踰年君例月

莊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注月者從未踰年君例

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

附　昭二十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注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

討賊例時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注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

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月者久之也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案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又起下丁亥正貶楚子文

內殺大夫有罪不日無罪日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注日者行誅親親猶有恩也案傳以叔肸稱弟牙不稱弟莊以莊不卒大夫而卒牙知有罪誅也

諸侯相執例時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畧之

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月者深責之案定元年疏知諸侯

相執例書月者正以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皆書月故也案二條俱不蒙月晉平非伯又不在錄責之例故知例時

執大夫例時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注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案大國奔例月

成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注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

定元年春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注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爲天子執之

大國君奔例月小國例時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案不月者紀本子爵小國

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注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猶當加意厚遇之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注不月者小國也

襄十四年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注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

哀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

內大夫奔例無罪日有罪月

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注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

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注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案注還善辭又宣公同篡不當逐

外大夫奔例時

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

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

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

大國篡例月小國時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注不月者非納篡詞

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移惡於魯

附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注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別輕重也

復歸例皆時

桓十一年秋九月突歸于鄭注月者奪正

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注日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入同文也以歸出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

附昭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言入不嫌也注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

即位不日

定元年夏五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傳曰錄乎內也注善得五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

失禮鬼神例日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注不日者嫌獨考宮以非禮書故從末言初可知

失禮宗廟例時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不日者下用失禮明

外城例月

莊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注月者功重於丹楹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注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

變制例時

成元年三月作邱甲注月者重錄之

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注月者重錄之

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注月者善錄之

狩例時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

蒐例時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注日者桓既無文德又忽忘武備故

尤危錄

求例時

桓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注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

外災例時

昭九年夏四月陳火注月者閔之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釋曰昔子思之贊春秋也曰上律天時又曰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是以知聖人之文天文也矇者不知日月董子不知經緯以之言天猶扣槃捫燭也故深于天文者不惟知其位次度數而已又能推其薄蝕圜亡之故本于人事而整

齊之故天不言以三光四時為言視言相萬也聖人不辨以時月日為辨視辨相萬也詳畧之以理嫌疑如內殺大夫稱歸女以日月別行罪無罪又以別內外又如外城例月別于內城而錄陵文言諸侯則不月之類偏反之以御新義如狩乃常事不書譏致天王以止冬狩桓四年以于郎譏遠即以作正月譏不時則狩制定復于獲麟之春去正月以改正朔三者皆以書狩而實非也又如夷狄子弒父書日中國子弒父不書日許止加弒仍書日以別之之類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感之者意變色動如子游感弱牟之屬春秋不待褒譏貶絕以日月相示而學之者湛思省悟如美戰卉朔貶內去時日之類是也故曰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勿辨其言彌微其旨彌顯使人屬辭比事而辨惑崇德斯善學矣不善學者或欲屠其贅而悉豐之或不得其說而膠執之如穀梁左氏及晉以後治春秋者皆不免崔子方本例趙汸屬辭尤甚以其身陷于非聖之法而不之

救是猶童昏而强言圖亡藥偭與以詔相反若誣之其不轉
于溝壑則幸耳可不謂大哀乎

公羊何氏釋例卷二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三

武進劉禮部逢祿申受著

名例弟五

隱元年春王正月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注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云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

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傳其稱天子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注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

隱五年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三公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注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

桓八年祭公來傳天子之三公也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

僖八年公會宰周公傳天子之爲政者也注與天子參聽萬機

隱元年祭伯來傳天子之大夫也注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天

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傳下大夫也注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上敬老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脤傳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傳宰官也咺名也以官氏宰士也注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劉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而已禮曰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顧爲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明非禮也

定四年劉卷卒葬劉文公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
隱三年辛卯尹氏卒見譏例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傳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注自王者言之以屏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上大夫之衆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
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貴也母弟也注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其骨肉貴體親也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長庶之號也注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
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

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注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案十七年葬蔡桓侯非爵臣子辭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注質家爵三等法三光文家爵五等法五行合三從子制由中也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傳荆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注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
定五年於越入吳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

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
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
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
襄十有一年作三軍傳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說
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
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為治襄公
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
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傳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
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
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
一人

隱九年俠卒傳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內之微者也注謂士也春秋上刺王
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
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
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
之臣是也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注稱字者葬從主人
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始有大夫也見三世例
襄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傳以近書也見三世例
釋曰昔子路問為政子曰在正名名不正則政事不成禮樂
不興刑罰不中然則辨名正分莫著于春秋春秋上刺王公
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則爵等之數尤所汲汲矣傳曰德
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
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夫
皇象元則帝象春易曰帝出乎震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說苑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不及春秋說董子為正武王句見
董子云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故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
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為三王
絀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絀為九皇下極其為民故雖絕地
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代岱通宗故曰聲名魂魄施于虛
極壽無疆此言唯王位在德元而儀刑萬邦也王官之等三
公一位上大夫卿一位下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

士一位凡六等其受采公視大國上大夫視次國下大夫視
小國上中下士視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
者方十五里亦參用董子說國州者狄之其命數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
四命皆陰爵屈于諸侯也士則三命再命一命不嫌也及其
出使雖下士必列諸侯之上尊天子也月遠日則息而象疑
于日邇日則消大臣諸侯之象也故三公執璧同于子男卿
以下則爵摯寢內之爵同于蕃服雖大曰子其義不世仲于
諸侯之大夫者世祿而已侯國之制公一位侯一位伯子男
同一位凡三等其受地公侯皆方百里伯子男方七十里如
五十里其臣命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其命數則公九命
侯七命伯子男五命公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伯子

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入所見世小國有大夫是也周公立政之制曰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謂公卿也由其參聽萬機曰任人亦曰常任山其糾逖王慝曰準夫亦曰準人由其分陝左右曰牧亦曰常伯三公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虎賁綴衣趣馬近臣給事者也設之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宮正以下官也庶府常任之屬治京師者大都常伯之屬治畿甸者設之小伯藝人表臣百司準人之屬糾察官府都鄙者也太史上司天事下掌邦國官府都鄙之貳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者也設之尹伯王官之制如此司徒司馬司空天子之命卿也亞以置其伍經所謂未命之大夫也旅以陳其殷經所謂微者是也是謂邦國之制夷微盧居九服之

四設之烝烝君也三亳阪居四方之塞設之尹尹正也城虎牢以制楚是也春秋之制略同文王官人而譏尹氏以絕禍貶王子虎以任賢則克知灼見之要也書王季子王札子辨親疏長幼之節皆不名敬長也親親也祭伯凡伯不名貴貴也伯糾女叔不名貴老也孔父叔肹不名貴德也不純臣諸侯治統所寄也二王之後以客禮師法所存也夫是以天子嚮明諸侯自爲正禮樂行于上刑罰措于下則正名之道得也

夏五月辛亥郊傳三卜之運也

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傳毀廟也言災復立也不言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十二年用田賦傳譏始用田賦也注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哀公外慕强吳空盡國儲故過什一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兼之非禮也

三年尹氏卒傳其稱尹氏何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案凡言非禮皆譏也

武氏子來求賻傳其稱武氏子何譏父卒子未命也來求賻何以書譏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

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注婚禮成于五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

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譏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追命也注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

三年葬桓王傳改葬也注榮者改葬故惡錄之

僖二十八年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注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案與曹伯襄同義

文元年天子使叔服來會葬注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譏其早任以權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注古者三載考績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兼之非禮也注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案去天之義穀梁文無天得之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
九年毛伯來求金傳譏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注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
愛幼少之義當與賢師良傅如父教子不當賜也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注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
使三公案此注非桓八年注是也祭公以逆事見義故不復既
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
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
舉重者當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書也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言不及外也注刺周室之微故變京師

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
二十二年天王居于狄泉傳未三年稱天王著有天子也注明
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傳譏始不親迎也
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傳譏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譏父老子代從政
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譏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僖元年邢遷于陳儀注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
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爲衛所滅是也
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遂
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

于人恩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
也案文七年八年十五年傳同
二十八年陳侯如會傳後會也注刺諸侯不慕霸者反歧意于
楚失信後會陳歧意于楚在二十七年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傳爲諼也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兼之非禮也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近正也古者大夫已去三
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雙行匹至似
于鳥獸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復見譏者嫌
諸侯大夫任輕可世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
襄五年戍陳傳不言諸侯離至不可得而序注刺中國之無信
七年陳侯逃歸注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侯也
十年戍鄭虎牢傳離至不可得而序注刺諸侯既取以爲蕃蔽
不能同心安附之
十六年戊寅大夫盟傳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注不
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非但會上大夫
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葬許悼公傳賊未討者葬不成
于弒也止進藥而藥殺譏子道之不盡也
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注

書者惡營衞不固失親親也
定五年歸粟于蔡傳不言諸侯離至不可得而序注與戍陳同
義
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注非邾婁子會人于都也言公者不受
于廟
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非禮也注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
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衞傳此晉魏曼多也譏二名非禮也
右譏内小惡九十天王二十諸侯二十三凡乙百三十
三條
釋曰司馬遷述董生之言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王于辨

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非唯禁暴討賊而已亂之
所生唯禮可以已之禮之失也王侯降爲徒隸荊吳交主中
國所謂小雅盡廢其禍如此夫大雅多刺厲王而小雅盡刺
幽王何哉曰序不云乎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而
瞻卬召旻二篇獨言刺幽王大壞以是知文武之大經大法
皆厲變更之而大滅之者幽也其細節數曰幽復悉去之而
階之禍者宜也是謂三代之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繼三代
而治萬世者也夫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可以盡復先正乎
内之治而諸夏可以盡同董子云悖亂之微細惡不絶之所
致故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傳曰内小惡書外小惡不
書言自近者始也是以譏觀魚貪也取郜鼎衞寶甚焉狩于

郎遠也築三臺甚焉毀泉臺亦非也君道失也觀社納幣淫
也國君淫宜絶故僅以非禮書也覿用幣女用男摯也會杞
伯姬于洮來朝其子大夫妻未及歲歸宗失教戒也夫人姜
氏言入失教戒亦志淫也逆婦姜賤也以妾爲妻僭也婚禮
之失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喪娶也宣之過甚於文而書之尤著猶桓之不諱成宋亂也
忌省殺哀也吉禘速吉也作僖公主欲久喪而不能猶吉禘
也喪禮之失也躋僖公亂昭穆也仲嬰齊不稱仲孫亦亂昭
穆也獻六羽僭禮于宗廟也丹楹刻桷奢也世室屋壞怠也
立武煬桓僖廟僨也春夏烝亟也御廩災而猶嘗慢也無正
朔而朝廟不奉天也郊禘之僭不可言也不郊猶三望猶朝

廟也四月五月九月郊不時也鼷鼠食郊牛或食其角傷其
口視不謹也用牲于門非應變也祭禮之失也蒐閱以空書
弛武備也以亟書不恤民也取郜取防貪而慢疆界也受叛
臣邑猶是也來歸侵地取運圍成不矢文德也次郎次合伐
齊納糾無勇也楚蔡次厥貉齊衞次五氏畏人也齊侯來獻
捷畏也楚使來獻捷畏而受惡人物也會伐宋綏也初稅畝
用田賦作邱甲作三軍變制不恤民也聘問帥師不舉重空
國也軍禮之失也朝王所非所朝也來歸賑不助祭也不會
葬天子慢上也不會葬同姓不親親也襄久于楚畏楚也昭
没于乾侯不容于晉又不事齊也賓禮之失也公子遂以疾
復卒而猶繹君臣交失也公子友葬原仲失賢也鄭詹逃來

納佞也馭臣之失也告糴不制國用也築微（見諱例）新延廐不急荒政也城邑旬而勞民也築三囿三臺楚宮勞民以事游畋也馭民之失也新作南門變常也新作雉門及兩觀久不脩又踰制也築王姬之館于外通讐又慢王事也狩郜通讐也臣子之道廢也傳曰不可勝譏者壹譏而已此通例也注曰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以魯爲天下化首彼王化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然則詳于王而畧于侯國正王以率侯也詳大國而略小國正大以率小也詳諸夏而不及夷狄正內以率外也故譏求賻求車求金而王心正譏祭公劉夏逆后而體本正（紀履緰同義）譏王世子宰周公會諸侯而儲貳宰輔之體正譏尹氏武氏子仍叔

之子而世卿之禍正（齊崔氏同義）譏叔服而用賢之義正譏宰渠伯糾祭叔榮叔聘錫小人而九伐之法正譏毛伯錫文公命而考績之典正譏召伯錫成公命而教曾之經正譏加禮妾母而尊卑之分正譏一使兼賵（秦人歸襚同例）一使含賵而下交之禮正（此始從傳注辨見箋）譏歸衛侯鄭曹伯襄而建侯之權正譏殺年夫奔王子瑕而親親之倫正（盜殺衛侯兄輒同義）所謂正王以率侯也書王室亂王居狄泉而衆著于勤王矣譏次匡救徐戍陳鄭歸粟于蔡而衆著于恤鄰矣譏伐楚救江而衆著于惡詐矣譏鄭伯不盟乞盟陳侯如會逃歸而衆著于親中國矣譏大夫盟而衆著于慎名器矣譏晉放大夫而衆著于禮去臣矣譏宋內娶而衆著于敬宗廟矣譏齊送女而衆著于謹侯度矣所謂正大以率小也譏邢遷而衆著于固國不在險矣譏蕭叔邾婁子而衆著于朝會之禮矣譏邾婁子奔喪而衆著于親疏之節矣譏曹許世子而衆著于事父之道矣譏莒慶高固而衆著于事君之義矣凡皆所謂正內以率外也是以子思子述春秋之化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言乎大者如三辰之建四時小者如列宿之錯峙而各有職也

褒例弟六

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傳稱字褒之也

七年滕侯卒

八年辛亥宿男卒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注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時未爲諸侯所信向故使微者會桓公不辭微者欲以昇下諸侯遂成霸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由是翕然信鄉復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霸功

十六年邾婁子克卒（見進黜表）

二十八年丁未邾婁子瑣卒同上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不稱使我無君也不名喜之也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救不言次不及事也蓋狄滅之不言狄滅爲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二年正月城楚丘傳城衛也蓋狄滅之注不書遷與救次者使若始時尚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傳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

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注不進江黃者爲偏至之詞

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此大會也曷爲末言耳注貫澤言盟　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敢不從曷爲用盟哉故告誓而已案十三年注自此會後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行大國惟曹許以上乃會

四年春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傳侯屈完也注楚強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録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敍則有功

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于師者桓公師無危不月者爲下盟去月方見大信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不稱使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再言盟喜服楚也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與桓爲主序績也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城杞也蓋徐莒脅之注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

十七年滅項傳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注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奠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名當如其事也

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

于甗齊師敗績見伐例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見諱例

二十二年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注言朔亦所以起其有君而無臣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陸戰當舉地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

二十三年庚寅宋公慈父卒見諱例

二十八年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齊桓先朝天子晉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彊所遭遇異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注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諱也

公朝于王所注不書如不言天子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詳條諱例

桓二年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及者累也何以書賢也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注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君死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為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

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傳賢也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乳犬攫虎伏雞搏貍精誠之至也

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傳賢也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起時莫不背死向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

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鄭相也不名賢也以為知權也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傳突名挈乎祭仲也言歸順祭仲也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名奪正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傳復正也

鄭伯突入于櫟傳不言入于鄭末言爾祭仲亡矣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注皆所以終祭仲之言辟不虛設危險之嫌

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

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傳紀侯之弟不名賢也服罪也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為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存先祖之功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

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十二年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二十九年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辟內難也詳見公終始例

閔元年季子來歸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傳賢也注閔公不書葬故復于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終當錄也

桓十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注稱字者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

書者方以起季子奔喪歸故使若非出奔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爲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曾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于蠻荊故賢季抑桓稱侯以起其事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歸之于者罪已定矣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讓國也詳見誅絕例諱例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無君無大夫此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讓國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

足也季子所賢也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季子讓在殺僚後豫于此賢之者移諱于闔閭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

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書闔閭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閭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之

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

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

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不名而不言復歸易也公子喜時在內也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自京師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與內臣子致公同文欲言甚易執歸書者賢喜時爲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

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奔言自畔也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注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不通鄸爲國如通濫者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術功惡相除裁足通濫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讓國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注如不□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絕[illegible]

國又觸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如□不絕邾婁文言邾婁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世大夫因就大夫竊邑奔文通之則大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

宣十七年壬午公弟叔肸卒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于貧賤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案其因一事見賢者如齊襄伍員之復仇公子結卜句鄉鞅之制命子反華元之專平國佐之不辱命晉魋之去君行父之代執嬰齊之待命歸父之復命曼姑之守義仲莊之追戎公子手之憂內隨文張義非特褒不悉載列

釋曰昔者孔子論列春秋列國卿大夫之賢如衛甯俞齊晏

晏鄭公孫僑之倫詳矣顧于春秋絶少概見何故㭗春秋垂法萬世不屑屑于一人一事而諸賢又無殊尤絶異之行可以爲世立教故别錄于諸弟子之記其愼也如此是以論王政則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又曰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六者行而王政立矣春秋譏稅畝田賦謹權量也改制質文審法度也詳官制修廢官也嘉死位興滅國也明氏族繼絶世也褒賢良舉逸民也故王者之治將欲養民興學莫先延侯進邾宿封滕薛明元功也崇紀子廣孝也詳桓文重牧伯也宋襄功未遂而有志焉貴志也楚莊秦穆雖賢偁使之長帥族類相與親諸華漸王化中國之政罔或干焉辨内外也將欲興滅繼絶又莫先辨賢義動天地忠貫日月誠徂金石

貪生惡死之世未之或尚也爲表三人焉曰孔父仇牧荀息苞桑社稷柱石國家權輕重之義别尊親之倫容悅事君之朝莫之或究也爲表三人焉曰祭仲紀季季友修明仁義敝屣千乘忘身以紓難頌功以掩過頑懦鄙薄之俗頻以不亡也爲表五人焉曰蔡季吳札衛叔武曹喜時邾叔術貪夫高張廉貞不名舉世混濁特士乃見不滑于物不攖其守其志可則其行可尊古之逸民今未見其匹也爲表一人焉曰公弟叔肸嗚呼智名勇功後世所以開國承家者其秉禮度義則相與詬病以爲不祥而春秋所貴乎持世乃在此不在彼爲上可以知取人爲下可以知勉學矣今小民有罪則能以法治之有善則不能賞而爵祿所及未必非有文無行之士是以賢不肖混淆而無所懲勸是宜修春秋舉賢之制而唐宋以來試士之法以次漸廢則朝廷多伏節死義之臣而閭巷多砥行立名之士斯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也

譏例弟七 以時月日見者入彼例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傳譏遠也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美大之之辭也

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

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譏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譏遠也注月者譏不時也

六年大閱傳盍以罕書也 案此譏廢禮餘倣此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傳譏亟也

夏五月丁丑烝傳譏亟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譏嘗也注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

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于外傳譏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

三年公次于郎傳刺欲救紀而后不能也

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于郜者將壹譏而已莫重乎其與讎狩也

六年齊人來歸衛寶注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耳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傳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案大國篡例月註不月者非納篡辭小白篡不月移惡于魯凡書納者諸侯不得專廢置君以上無天子除之爲小惡糾非篡則又存亡繼絶之功也故反譏其不能納爲小惡與納衛朔異下殺糾乃爲大惡入諱例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後會也注刺其不信

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傳書甚佞也注痛魯知而受之

二十二年肆大省傳譏始忌省也註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尊孝子之思也

公如齊納幣傳譏親納幣非禮也案公一陳佗誅絶之罪外淫大惡諱故傳反不譏喪娶若僖以非禮譏喪娶文

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傳譏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與親納幣同義

蕭叔朝公傳公在外也注惡公不受于廟

丹桓宮楹傳譏非禮也

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傳譏非禮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言入言日難也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

大夫宗婦覿用幣傳用者不宜用也非禮也

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傳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伯姬不卒益無服

杞伯姬來案譏失教戒也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辟內難也注惡莊公不能任用

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傳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

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二十九年新延廄傳譏凶年不修

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傳譏臨民之所漱浣也注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

築臺于薛傳譏遠也注禮諸侯之觀不過郊

齊侯來獻戎捷傳威我也注不書威我者恥見輕侮也案書威魯當如州公如曹寔來之例而變其文曰齊侯來

築臺于秦傳譏臨國也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始不三年也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注禮外

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避教戒之不明也

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不稱姜氏譏以妾爲妻也

二十年新作南門傳譏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

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注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也

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傳不言如京師天子在是也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傳其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卜郊非禮也魯郊非禮也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傷者曰牛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卑者獨食惡失禮也

文元年公孫敖如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案此荅納采之屬然無綴文從納幣譏之

二年作僖公主傳譏不時也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婚

四年逆婦姜于齊傳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注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

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

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傳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注惡文公不自往

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

十三年世室屋壞傳譏久不脩也

十六年毀泉臺傳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注誤揚先祖之惡也

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注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也案八年注遂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不稱姜氏貶譏喪娶也夫人與公一體也

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注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絜清而災

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有疾也譏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以喪喻疾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猶者通可以已也

十五年初稅畝傳譏始履畝而稅也注時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

成元年作丘甲傳譏始丘使也注四邑爲丘使丘民作鎧也古

者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

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注魯舉四大夫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

六年立武宮傳立者不宜立也非禮也

十五年仲嬰齊卒傳公孫嬰齊也謂之仲嬰齊爲兄歸父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注更爲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案傳正月亦謂夏正

十八年築鹿囿傳譏有囿矣又爲也注剌奢泰妨民案昭九年郎囿定十三年蛇淵囿同例

襄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宋人衛人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剌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非救鄭者鄭皆中國不能救不得剌

十一年作三軍傳譏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踰王制故譏之

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邱來奔傳邾婁無大夫書重地也注惡受叛臣邑

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傳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正月以存君也注成十一年在晉不書在楚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

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

昭元年取運注不言叛者爲內諱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

叔弓帥師疆運田傳與莒爲竟也帥師而往畏莒也注刺魯微弱失槩煩擾百姓

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莒無大夫重地也案與漆閭邱同義

八年蒐于紅傳以罕書也

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以罕書也

二十六年公圍成注昔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還復擾其民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明臣子當憂納之

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注非公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

立煬宮傳立者不宜立也非禮也

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傳脩大也譏不務公室也注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

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譏二名非禮也注爲其難諱也

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善魯却難早案當與厥貉同義

十年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注歸濟西不言來此言來者已絕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

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注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

大蒐于比蒲注譏亟也案與十三年大蒐于比蒲爲亟

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傳不言所食漫也注災不敬也

公羊何氏釋例卷三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四

武進劉禮部逢祿申受著

貶例弟八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不氏貶疾始滅也

三年尹氏卒傳貶譏世卿註不官不名

四年翬帥師傳不稱公子貶與弒公也

八年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註嫌上貶起入爲滅故復爲終身貶之足見上貶爲疾始

十年翬帥師傳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註嫌上一貶可移於他事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案注每以去時爲貶傳所謂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詳時月日例又案傳無以王不稱天爲貶之義故莊九年文五年經注詳譏例

十有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注蔡侯稱叔者以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不稱姜氏貶與弒公也注貶者見王法所當誅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傳此鄭之微者言齊人執之書甚佞也注不得爲伯討者罪未成伯當遠之而已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齊侯來獻戎捷傳齊侯也其稱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先言次後言救君也其稱師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注道太平制案二年城楚邱十四年城緣陵不言

桓公同義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不稱姜氏貶與弒公也不於其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案二十八年注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

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不稱姜氏貶譏以妾爲妻也

十有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討者妄執之甚有罪者爲襄公殺恥

二十有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楚子也注據稱使貶爲執宋公貶注詐刼諸侯求其國當絕故貶

二十有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

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傳其稱人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又注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衛侯之罪殺叔武也此晉侯也其稱人貶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注逐之文不見故貶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傳襄公親之稱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文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眛奔秦傳先眛也稱人貶以師外也

十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傳此晉郤缺也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

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不稱姜氏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曷為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傳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注諸侯為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案與得臣同義）

七年仲遂卒于垂傳公子遂也不稱公子貶為弒子赤曷為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貶譏世卿

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傳其稱人貶不與外討也雖內討亦不與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貶平者在下也注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於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得一貶焉爾

成四年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案猶其子稱）

襄二十六年晉人執衛甯喜傳執有罪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襄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其稱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注時雖各諸侯使之恩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禍也（案辨見箋）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不稱弟為殺世子偃師貶不于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言楚之托乎討招以滅陳也

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其言于京師伯討也其稱人貶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注辟諸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決于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

四年楚人圍蔡注囊瓦稱人者楚為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

誅絕例弟九

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傳以國氏當國也注與段同義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傳稱人討賊之辭也注明國中人人得

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傳立者不宜立也稱人衆立之之辭也注明下無廢上之義聽衆立之篡也立納入皆爲篡

桓二年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注不稱公者脅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案非伯討者不盡入誅例當案罪狀]

突歸于鄭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言歸順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名奪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不以失衆錄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稱世子復正也

許叔入于許注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

鄭伯突入于櫟傳不言入于鄭祭仲亡矣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名絕之得罪於天子也注衛侯出奔楚不名

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名絕之犯命也注据衛侯入于陳儀不名其言入篡辭也注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書入不直言篡事各有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詞言之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詞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曰納從外曰入有屬託力加自文也

九年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傳脅我使我殺之也稱子糾宜爲君者也注脅爲齊殺之皆當坐弒君因解上納糾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

十一年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注爭搏弒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

宋萬出奔陳注弒君復見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之

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不[案不字宜衍]書葬嫌與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案盜國者并絕國]

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晉殺其大夫里克傳里克弒二君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孰立惠公里克也不言惠公之入歸爲文公諱也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

文元年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注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惡世子弒父之禍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

十四年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立儲嗣不明使臨葬更相篡弒

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後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傳未踰年之君言弒其君舍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重輕也

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注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弒君

莒弒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

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獋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趙盾弒君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加之趙盾不討賊也注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注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出爲重

二十五年衛侯入于陳儀傳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注未得國言入起詐篡從此始

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傳此諼君以弒其言復歸惡剽也不言剽之立以惡衛侯也注不舉衎弒諼成於喜孫林父本逐衎衎得誅之衎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

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傳門人也刑人也近刑人輕死之道也注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故不繫國

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弒者莒無大夫密州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弒之

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公子篡重不嫌本不當氏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案元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言將自是弒君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葬陳哀公注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

本懷滅心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注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

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傳其言歸無惡于弒立也靈王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傳比已立矣稱公子其意不當也曷爲加弒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其稱名氏以弒言將自是爲君也

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葬許悼公傳賊未討書葬不成乎

弒也止進藥而藥殺也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注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注爲東國所篡見日月例

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書葬篡也不書篡者以惡朱失衆見篡

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傳稱王猛注已葬當稱子當國也注不與猛爲正者時猛尙幼以二子爲計勢故加以二子不舉重爲同權等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言入篡辭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王子猛卒何注子卒不名外未踰年君不卒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注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猶楚嬰齊

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舉專諸起闔閭當國不書闔廬爲季子諱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

奪其國文不貶蒯聵者嫌曼姑可爲輒誅之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主書者與頓子同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伯討也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注義不可爲子誅父故但得拒之

四年盜殺蔡侯申傳稱盜賤乎賤者也謂罪人也注不言其君與刑人義同

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注據公子商人此以當國之辭言之爲諼也注不舉陽生弒者諼成於乞

右篡弒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傳殺之也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不稱弟當國也其地當國也注不當自已行誅殺使執政大夫誅之

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注書者殺君之子重也案不言大夫者未爲大夫不言世子者未爲命嗣蓋疑於命嗣而相殺也

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不名衆也不死於曹君者也注曹無大夫書殺者起當誅也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案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

平公
書葬

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傳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道殺也注坐與至國同

三十二年鄭伯捷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皆就葬別有罪無罪惟內不可去葬故就殺時別之

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射姑殺也其稱國君漏言也

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注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至令殺尊卿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弒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

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注復出宋華元者以憂國為山所譖出奔晉人理其罪宋人反之而誅山故繫文大之歸者出入無惡山不氏嫌直自見殺故貶之明以譖華元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

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不書叛者本受於楚非得於宋繫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

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為宋誅也魚石走之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宋大夫山譖華元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傳入晉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注曲沃大夫當坐

晉人殺欒盈傳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注大其除亂

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喜欲納公公使鱄約之注獻公無信鱄兄為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為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為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狥小介而失大忠

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莒殺意恢以

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書也不為諱者年夫有罪

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

右殺大夫世子母弟附大夫相殺附

昭七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為齊誅也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右伯討

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佗者何陳君也謂之陳佗絕也注國當絕曷為絕之淫乎蔡蔡人殺之注從討賊辭去爵者起其見卑賤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

十二年陳侯躒卒注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躒葬也（案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

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傳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

宣十八年邾婁人戕鄫子于鄫傳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惡無道也言于鄫者刺無守備

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虔何以名絕之爲其誘討也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注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予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此未踰年之君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注父誅子當絕

十三年葬蔡靈公注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讎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臣子

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若不疾乃疾之也注顧以無知薄責之

右諸侯相殺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王者無外其言出不能乎母也注罪莫大於不孝故言出絕之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

隱元年祭伯來傳奔也注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案此謂天子之臣與侯國臣異無自絕之義若其出奔則與寓公同義不繼世絕也凡書奔皆絕例倣此）

成十有二年周公出奔晉傳其言出自其私土而出也注此起諸侯入爲三公也明當并絕其國

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注衎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爲天子諱

衛元咺出奔晉○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傳自者有力焉者也爲叔武爭也注臣無訟君之義故著言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爲霸者恥之使若無罪（案當是移惡於衛侯鄭）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傳衛侯未至稱國以殺道殺也注坐與至國同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傳其言歸歸惡乎元咺也注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尊臣事君之義

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傳還善辭也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注言遂者不待報罪也遂弑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宜公同篡之人父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

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注與逐之無異

十有五年蔡朝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國辭明專封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畔也入諱例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見日月例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傳宋南里者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刑人之地以齊喻也叛臣從刑人於國家尤危故重舉國
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注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
定十年宋樂世心出奔曹宋公子池出奔陳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可知
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叛言歸以地正國也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君子誅意不誅事辨見箋

右王侯大夫奔叛

閔二年鄭棄其師傳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注不書逐高克與棄師爲重
文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眜奔秦傳不言師敗績敵也不言出遂在外也注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

右逐大夫

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傳此大夫也言納納公黨與也注據納謂已絕也

右納大夫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大夫無遂事其言遂公不得爲政爾注當絕
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注言乃不言有疾有疾猶不得

反也敖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敖當誅遂當絕宋敖入諱例
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見貶例
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傳其言遂公不得爲政耳

右大夫專命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此滅也言入內大惡諱也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傳其言伐取之易也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莊十年宋人遷宿傳以地還之也注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傳不言出國已滅無所出也注惡不死位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傳虞微國也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三年徐人取舒傳其言取易也注猶無守禦之備

五年晉人執虞公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注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稱人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治之虞稱公者奪正爾起從滅也

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名絕之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

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注不言獲者舉滅爲重書以歸者惡不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

之

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注錄以歸者因可責而責之責而加進之者謂稱子明不當絕當復其祀

襄六年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

齊侯滅萊傳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案相殺者誅滅人者絕

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

十四年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位爲重

哀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名絕之獲也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名絕之滅也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偏戰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見獲及獲人君者皆當絕也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注晉郤克爲主佚獲也注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

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

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兵禦難不明候伺辟不戰鬬當坐獲

昭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傳偏戰也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君死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言獲何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

右滅獲

僖四年蔡潰傳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十四年蔡侯肸卒注不書葬潰當絕也肸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留卒于楚肸次立非篡也

十九年梁亡傳自亡也注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

右潰亡

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名失地之名也注見不世也獨叓得配大託衣食于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

莊二十四年赤歸于曹郭公傳曹無赤者蓋郭公也失地之君也

僖二十年郜子來朝傳失地之君也不名兄弟辭也注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于鄧穀

右失地君

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此滅國也言歸不與諸侯專封也注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所以能起楚封也陳無君無所責蔡本以篡見殺但不成其子不絕其國即諸侯存之當有文實也

右復封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不言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注與侵柳同義

右伐上

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

右叛上

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朝事之三人爲衆足責故夷狄之

僖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

文七年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今先自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

成三年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注方以吳抑鄫國故進稱人經書莒人滅鄫又與巫訴巫當存惡鄫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

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强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夷狄之

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偏戰也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

右狄中國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傳赤者何戎蠻子之名也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稱子主會也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言及會兩伯之辭也注非實不可奪故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見之重吳也注舉晉者諱而不盈吳在是天下諸侯莫敢不

至也注以晉大國尚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

右吳楚主

釋曰貶絕者所以誅奸慝除亂賊也自王綱不振小雅盡廢彊大兼并君臣放弒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極于中國微滅吳楚狎主而三代之彝倫法制斁壞簡棄無復存者蓋夏商之末失以強而周之末失以弱強則去之也驟而湯武之反正也亦易弱則陵夷衰微而天下之思治也亦難厲幽之亡不生孔子天將以春秋之制統三王而正萬世也周之衰也始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專封專討天子不能問也繼則自大夫出而擅作威福君若贅旒下至陪臣效尤而皁隸輿臺竊假威半休之器外至四夷乘便而文身左衽張僭號爭長之心其在周易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言微陽入而陰始凝馴至其道則充成而代有終也夫子遂爲之極其義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于豐之言妃主當國夷主持世則又微其詞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盛哉扶陽抑陰之心輔相天地之道歷萬世而不可變也然猶以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于是受命制作取百二十國之寶書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上誅平王而下及于庶人內誅魯公而外及于吳楚雖冒萬世之罪而不敢避曰備矣夫醫者之治疾也不攻其病之已然而攻其受病之處小雅盡廢亂賊所以橫行也春秋欲攘蠻荊先正諸夏欲正諸夏先正京師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大夫先正諸侯欲正諸侯先正天子京師天子之不可正則託王於魯以正之諸侯大夫之不可正則託義于其賢者以悉正之曰諸侯不死位者絕其身雖魯隱之賢猶不得免于貶況蔡獻舞晉夷吾齊無野之屬乎曰諸侯出奔者絕其國雖魯定之親猶不得免于盜況衛剽蔡東國之屬乎曰諸侯義不得專封雖齊桓之存三亡猶棄疾之封陳蔡也曰諸侯義不得專討雖楚莊之殺徵舒猶靈王之戮招瑗也曰諸侯不得專地以湯沐易朝宿猶晉之侵柳園郊也曰卿不得憂諸侯雖趙

武貶也曰大夫不得專廢置踰郤缺貶也曰大夫不得專執踰韓不信貶也曰大夫不敵君以戰則貶得臣而貶林父之亢顯矣曰君不會大夫則貶趙盾而楚嬰齊齊世子光之驕蹇顯矣曰大夫不得專平則貶子反而溴梁之偏刺顯矣曰卿大夫不得世而弒光立朝之萌見矣曰君親無將則陳招之殺世子假師楚棄疾之殺公子比猶弒君也曰大夫無遂事則仲遂之弒亦先見于如晉隱如之逐君先見于宿之入運也曰孝子之義宜衛疾則許止之進藥猶商臣蔡般也曰大臣之義宜討賊則趙盾之復國猶甯喜崔杼也曰人臣知賊而不言當誅則叔孫得臣猶齊慶封也曰與于弒君者皆誅則文姜可絕而齊誅哀姜不得讐也（蔡景書葬與哀姜書葬同義）曰不

能乎親者皆絕則天王可廢而衛討蒯聵乃爲義也曰犯命絕國者誅而絕其後則衛朔之篡明去葬罪加于鄭與衎也（衎書葬不明去葬）曰誅君之子不立則楚旅之不得繼商臣猶蔡有之不得繼般也曰殺世子母弟罪加于專殺大夫則鄭莊宋平之刑當其罪猶宜絕而詭諸之不葬則誅也曰滅同姓者罪加于滅人則魯衛之國宜奪而同與燬之身必誅也曰潰亡者不復興則蔡肸之去葬宜絕而梁與沈之失民同罪也曰背殯用師者貶則鄭費晉讙之奪爵而周殺年夫莒殺意恢之失親同罪也曰弒未踰年君與成君同則里克商人之罪著而仲遂誅也曰弒弒君而立者與成君同則邴歜閻職且不得託于討賊而棄疾篡也曰弒無道之君不得以國人

爲辭則晉趙盾楚比之罪定而夷獆楚虔猶庶其州蒲密州薛比也曰立其所宜立不得以反正爲辭則甯喜陳乞之罪定而衎與陽生猶突與小白也曰誅其所當誅不得以討賊爲解則里克甯喜仍繫大夫而翬遂之稱公子罪有主也曰討其所當討不得以伯討爲解則滅陳滅蔡先正其名而陳招蔡般之禍及其國罪益著也曰立所不當立不得以擁戴爲名則單劉尹氏各挾幼主首正其罪而衛晉王孫子朝之見挈于下誅必及也曰大夫相放殺者誅則王札子之罪正而侯國稱人者悉誅也曰士役大夫者比諸盜則刑人不繫國而王其國者與有誅也曰滅人者責之雖齊桓之功不足除惡況虞之受賂莒之取後者乎曰執人者黜之雖桓文之

討罪猶責以自省況宋莊楚成之懷詐者乎曰執諸侯宜歸天子治其罪畀宋人不得已也歸于楚則叛也曰執諸侯而殘于會者坐專執執以歸無王也築防血社尤惡也曰獲諸侯大夫者坐專獲殺陳佗義也戕鄫子亂也曰殺大夫者坐專殺討欒盈義也漏言于射姑亂也誅譖臣可也殺諫臣罪也曰大夫不以道去者絕逐高克罪鄭伯也奔秦罪先眛也曰公子不得臣異國衛蒯聵世子黍鍼母弟尤悖也曰無君命不得稱兵華元圍彭城正也（晏姑圍戚以靈公命故得爲伯討）趙鞅淸君側亂也然則有誅無絕者惟元功之臣（見桓十七年注）及聖人子孫（僖二十三年注）而國不除者鮮矣有絕無誅者惟子于母爲所生雖輕于父而重于君而誅得避者鮮矣（定四年注）夫誅者小則譴罰

之甚者加之五刑又其甚者焚棄之辜磔之先王之典也注補身名慚婁皆秦法僖二十六年宣八年疏亦不的絶者輕則放流之絶其身重者諸侯則變置之絶其子孫卿大夫則絶其小宗春秋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所謂禮義之大宗也

公羊何氏釋例卷四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五

武進劉禮部逢祿申受著

律意輕重例弟十

隱元年傳會及暨皆與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注會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累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

二年注書兵者正不得也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

三年傳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注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

四年衛人立晉注不剌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也疏剌即不書晉立

五年傳將尊師衆稱某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大小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傳邑言圍彊也注惡其彊而無義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

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慎之疏莊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宋下是其一隅耳

我入邴傳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注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時齊與鄭邑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

非獨我起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于惡愈矣

十年注內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注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取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

十一年注已于儀父見褒法復出滕薛者儀父盟功淺滕薛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也

桓元年傳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

二年宋督注不氏起馮當國不書馮弒繆公廢子反國得正故為之諱不得為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

以成宋亂注古者諸侯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屬為連連有帥三連為卒卒有正七卒為州州有伯州中有為無道者長帥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為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

傳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注凡取異國物為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土地有封疆里數不嫌不明故不繫本主宋以不義取不應得故正之謂之郜鼎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

傳離不言會注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三國以上言會重其少從多也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

三年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傳翬不致得見乎公矣注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翬當并致者翬親迎重在翬也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翬故不復致

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君也謂之陳佗絕之外淫也注與使得討故從討賊詞去爵起其賤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

案此謂與國又不知其是陳君立法者抑者仍坐弒君夏徵舒猶得是也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不名賢也以為知權也注權所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為賢也宋不稱公者會鄭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

案宋人誘與齊人執鄭祭仲等同而坐之輕重各異隨事文見也

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傳後日恃外也注得紀侯鄭伯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善

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于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

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注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為四國見輕重

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注皆于還入乃別之者入國犯命禍重也未成君出奔不應絕出惡者不如死之榮也入無惡者出不應絕則還入不應盜國

注二人爲衆衆足責
十八年傳賊未討書葬讎在外也注齊強魯弱不可得立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子可復而不復乃責之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内諱奔謂之孫與弑公也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絶文姜不爲不孝距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又欲以孫爲内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非實孫
築王姬之館于外傳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注爲營衛不固不以將嫁于讎國除譏者魯本自得以讎爲解無爲受命而外之
注内女歸例月卒例日外女歸不月卒不日者聖人探人情以

制恩實不如魯女
二年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三年葬宋莊公注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計除
注紀季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
公孫于郎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
四年注賢襄公爲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
傳于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注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爲愈因爲内殺惡
注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耳
八年師還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
九年注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
齊人取子糾殺之注明魯爲齊殺之皆當坐弑君
十年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
注遂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

十二年齊人滅遂注不諱爲桓公者功未足以除惡
十四年注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
十六年傳同盟者同欲也注同心爲善善必成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
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傳微者也言執書甚佞也注爲甚佞故書執之所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爲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當遠之而已
齊人殲于遂注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
鄭瞻自齊逃來注加逃者抑之也上執稱人嫌惡未明
十九年傳大夫無遂事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

第12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版反內

可也
二十二年注不譏喪娶舉淫爲重案外淫可誅喪娶貶黜而已故當不入大惡諱例
二十五年注纂明當書葬身絕國不絕朔犯命重故去葬與盜國同
二十六年注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非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
二十七年注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
二十八年注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
二十九年注凶年修祀不諱者功費差輕于造邑
三十二年傳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親親之道也注明當以親親原而與之于治亂當賞疑從重于平世當罰疑從輕

閔元年傳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又注季子知樂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真僞
傳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
二年傳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注不書葬賊未討
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爲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于出奔時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
僖元年注臣繼君猶子繼父服皆斬衰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注貶置氏者殺子差輕于殺夫別逆順也
案此謂常例哀姜與弒輕于實弒然伯討宜誅不得嫌辟桓是也

二年傳虞微國也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五年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案春秋法殺子亦論死詳白虎通德論
八年傳譏以妾爲妻也注夫人當坐篡嫡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
九年注襄公背殯出會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
注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恩尤重于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不以殤禮降也
注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
十年傳里克弒二君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注杞見恐曷而亡桓公不能救故爲之諱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行諸侯然後乃能城之
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齊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
十七年注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終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名當如其事也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葵邱之會叛命者也不得爲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
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
二十年郜子來朝傳失地之名也不名兄弟辭也注故不忍言

其絕賤明當尊遏之異于鄧穀也

注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尙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

注善衛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

二十三年注襄公守正爲楚所敗諸夏宜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

二十四年注卜無廢上之義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

二十五年注絕先祖之體尤重

注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納之與之同罪

二十六年注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

二十七年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久注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

二十八年注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

畀宋人注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

衛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

陳侯欵卒注不書葬爲晉文諱陳有大喪而强會其孤宋襄亦背殯獨不言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

注一失禮尙愈再失禮重

注臣無訴君之義言自晉明不當有力于惡人也

三十年注逆殺大夫與至國同故不復別

三十一年注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此差深

又注魯本爲齊所還當明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以得故當坐取邑

三十三年傳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注與衛妃齊宋異故惡不予也

文元年注王者不稱子弟諸侯得稱子弟者一國失賢輕

二年傳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也主於己注吉禘幾始不三年大事從吉禘不復譏娶上于己身不如祭祀尙有念先人之心

三年注救人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故惡其無

信

七年晉先眛奔秦注懷持二心有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貶其族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

十五年傳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文公母在明孝子當伸國恩也

十六年注死刑有輕重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頭案鄭注周禮焚磔加死刑一等皆謂既殺而後焚磔之合于經義此注益滋法也

宣元年傳夫人與公一體也注恥辱與公共之去氏比于去姜差輕可言

注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末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

三年郊牛之口傷傳言之何緩也注不若食角急
五年注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注但言叔姬來則嫌貿教戒重書高固則重在固
六年注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不書成公立者明惡夷獋猶不書剽立
八年至黃乃復注大夫閭喪尚不當反況于疾乎言乃不言有疾有疾猶不得反也赦不言乃明無所難爲重赦當誅遂當絕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注不言來者言取之實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
成二年注獨取孁齊于上者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
三年注內不言叛不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當與圍外邑同罪
四年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八年注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
十二年注周公驕蹇不事天子行之而出奔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案祭伯近于以道去得而王臣無去之他國義耳罪比于出公輒
十五年注叔仲惠伯先見殺不如荀息死之
十六年注舉師敗績爲重衆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
襄二年傳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歟成夫人歟注齊姜宣夫人繆姜成夫人傳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注巫者鄫前夫人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欲立其外孫故如晉訴之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㦲辨見
六年注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
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
七年注古者保辜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
十年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故不當坐取邑
十五年注兵不敵不敢進不書止次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
十九年注抑齊加闢者明當從滅滅二等奪其爵土
注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有之當坐取邑
二十五年注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所以彊守禦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
二十六年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
昭元年注內不言叛書取者當與取外邑同罪
八年注日者疾諸侯滅人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疾諼託義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
十一年傳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注內懷利國之心而外

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
十三年注比宜效死不立而立故加弑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
注不書成楚亂者時不受賂
十九年注原止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
二十年注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善時之讓除會之叛
二十一年注叛臣從刑人于國家九危故重舉國
二十二年注不與王猛爲重者猛幼以二子爲計勢故加以二子不舉重者尊同權等
二十三年注王子朝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
二十六年注立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猶楚嬰齊
三十一年注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于王法當賞以活公爲重也又注惡少功大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顔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除馮弑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弑與夷亦不輕于殺殺顔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辨見箋
定元年注諸侯當決于天子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爾
四年注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
注楚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囊瓦稱人明罪重于圍
注不書子胥舉君爲重子胥不見于經得爲善者以吳義文成之也爲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于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于父重于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
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八年注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又注失之當坐得之當除
十一年注辰言暨明仲佗强與俱出也又注辰言及後汲汲當坐重
十三年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辨見箋
哀元年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報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
三年傳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曼姑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否王法行于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

注毁廟復立不書者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又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

八年傳諱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畜故責之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注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

釋曰或稱春秋爲聖人之刑書又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令而溫城董君獨以爲禮義之大宗何哉蓋禮者刑之精華也失乎禮卽入乎刑無中立之道故刑者禮之科條也春秋之道始於元終於麟絕於夏之冬而猶繫於周之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亦太平之極軌也若乃意深於撥亂故制刑常用重典無變三代之實而有異文武之文然其原心誅意禁於未然其立法嚴其行法恕匪用爲敎覆用爲虐則秋荼也曲學阿世緣經文奸豈非罪哉抑又聞之董生春秋顯經隱權先德而後刑其道蓋原於天故日常盈月常闕（刑上）辰星（刑主）太白（兵主）法不得參午而見（劉向傳注太白過午卽爲參天）此亦以陽爲經以陰爲權著於七政者也夫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矣置於空虛而取以爲佐使陽恆伸而陰恆絀則萬物並育而不害道並行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也矯枉者弗過其正則不能直故權必反乎經然後可與適道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知可與立者未可與權也故執其權則脅嚴社不爲不敬靈出天王不爲不尊上辭父命不爲不承親絕母屬不爲不孝慈易主（如祭仲）逸賊（如季子）專制進退（如公子結士匄子反華元之屬）不爲不忠誅牙宥光滅親議親不爲不義假吳復楚不爲虧主討邾事齊不爲薄親（僖元年不爲君母讐齊文居喪用兵于恩無薄）失其權則趙盾楚比不免於弒趙鞅正國不免於叛討叔段年夫不免於逆親誅里克甯喜不免於專殺臭南崔杼引蔡人之義則亂州蒲庶其恃討賊之法則僨傳門輕爲重重爲輕其是之謂乎故持春秋以決秦漢之獄不若明春秋以復三代之禮本末輕重必有能權衡者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公羊何氏釋例卷五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六

武進劉禮部逢祿申受著

王魯例第十一

隱元年春王正月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又注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又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又注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于正月又注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傳稱字褒之也因其可褒而褒之漸進也注春秋王魯記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于不義又注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兼之非禮也注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又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

無駭帥師入極傳展無駭也不氏疾始滅也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注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也

注記諸侯卒葬者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又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又注錄恩隱者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

七年滕侯卒傳不名微國也稱侯不嫌也注所傳聞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

八年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褒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注日者見結日偏戰不言戰託王于魯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強王義也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傳兼言之微國也注稱侯者春秋託隱

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

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傳器從名地從主人注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不復追繫本主

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無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即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

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

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莅盟來盟例皆時者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

十八年己丑葬我君桓公注葬日者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傳荆者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注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

二十三年荆人來聘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

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注言獻捷繫戎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于王者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注晉至此乃見者著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惡親疎之別

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注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言來盟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楚子也稱人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

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

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

成二年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注春秋託于王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

十五年仲嬰齊卒傳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注顧興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

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注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

黑弓以濫來奔傳通濫也注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又注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

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案春言狩下須增不從狩郎以正月譏者九字
乃明又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于麟者欲見撥亂功成于麟猶
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于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太平以
瑞應爲效也

釋曰王魯者卽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爲
託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
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
魯曰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惟魯爲近故據
以爲京師張治本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莫
不畢照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不得
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

生仲尼爲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曰歸明於西而以火繼之
堯舜禹湯文武之沒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知也且春秋
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于周挫强扶弱常繫于二伯且
魯無可覬也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
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
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讐外淫滅同姓宜絕閔之見弒
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
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彊吳雖非誅絕而免
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吾故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
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于火之德也彼范甯杜
預之徒曉曉不已猶矇瞍之不可語于日月之明繼照之火

也

建始例弟十二

隱元年春王正月傳元年者君之始年也春者歲之始也王者
孰謂謂文王也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大一統也公何以不
言卽位成公意也注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
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春者天地
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斗指東方曰春
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
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
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統者始也總繫
之詞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

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卽位
者一國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
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竟
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
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
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
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
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又注王者受命不追治
前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展無駭也不氏疾始滅也春秋之始也
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傳譏始不親迎也春秋之始也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傳疾始取邑也注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故省文

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

八年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桓七年焚咸邱傳疾始以火攻也注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

莊二十二年肆大省傳譏始忌省也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譏始不三年也注與武始同義

宣十五年初稅畝傳譏始履畝而稅也

成元年作邱甲傳譏始邱使也

哀十二年用田賦傳譏始用田賦也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絕筆于春不書下三時者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

釋曰建始者受命改元之大要也古者改元必大赦所謂與天下更始不追治前事者以為亡主所縱未必非逋逃之藪其所治未必非枉橈之獄也王者時憲咸與維新而後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必當其罪則刑清而民服武王之克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漢之伯九有也入關而除秦苛法皆此意也後世不察或以子孫縱祖宗之囚或以災祥出衆定之獄所謂知日之圓而不知其不可為規也凡經言初者二傳譏始者十是為舉隅

不書例弟十三

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畧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內大惡諱小惡書

元年注外小惡書者來接內也

三年注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為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

僖二十五年注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取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

昭六年注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于終略責之見其義

隱二年傳外逆女不書案襄十五年傳同見娶歸例

三年傳天子不記葬案文九年傳同見卒葬例

三年傳外大夫不卒案文三年定四年傳同見卒葬例

四年傳外取邑不書案六年莊元年三十年宣元年昭二十五年哀八年傳同見取邑例

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書離不言會也

州公如曹傳過我也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

莊二年傳外夫人不卒見娶歸例

四年傳外夫人不書葬案三十年襄三十年傳同見娶歸例

十一年傳外災不書案二十年宣十六年襄九年傳同見災異例
僖十六年傳外異不書案文三年成五年昭十八年傳同見災異例
宣十五年傳外平不書書大其平乎已也
桓四年傳常事不書案八年十四年傳同見譏例
莊七年傳一災不書注水旱螟螽皆以傷二穀乃書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
宣十五年傳蝝生不書
莊十九年傳媵不書案成八年九年十年傳同見娶歸例
二十二年傳納幣不書案文二年成八年傳同見娶歸例
二十九年傳修舊不書案定二年傳同見譏例
僖二十八年傳狩不書見諱例

文十五年傳入郛不書見諱例
隱十一年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
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傳讐在外君子辭也
宣十二年葬陳靈公傳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襄八年葬鄭僖公傳爲中國諱也見諱例
三十年葬蔡景公傳君子辭也同上
昭十九年葬許悼公傳不成于弒也免罪辭也
僖二年葬我小君哀姜注誅當絶不得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內讐齊
昭十三年葬蔡靈公注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讐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臣子
莊二十七年傳大夫不書葬案定四年傳同見卒葬例
宣廿八年傳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僖十六年傳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
哀五年傳閏不書喪以閏數也

釋曰春秋説曰孔子作春秋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蓋魯史記之文本錄內而畧外聖人取百二十國寶書而損益之其大致則畧同故曰述而不作述文王也非述魯也魯史記之例常事不能不悉書備載春秋盡削之其存什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譏爲萬世法故曰非記事之書也連山歸藏之占不存而周易爲文字之祖時訓月令之解不備而夏時則學者多傳正于聖人者文彌約而旨彌博也春秋或筆一而削百或筆十而削一削者以筆見筆者復以削見屈伸變化以著其義使人深思而自省悟應問以窮其奥故曰知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而不著董生亦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得之者皆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有胸而無心者也不憤不悱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聖人皆不告問而不得其應則發憤忘食思而足以發則樂以忘憂仲尼之學唯顏氏子能好之能樂之惟游夏能知之知之故不能贊一辭也嗚呼陸淳趙匡之流以不知而作開非聖之罪而顯經隱權之義旦千有餘年莫有講明而切究之也惜哉

諱例弟十四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此滅也言入內大惡諱也注明魯臣子當爲君父諱

五年公觀魚于棠傳譏遠也百金之魚公張之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去書者從實也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前僭八佾于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

六年鄭人來輸平傳猶墮成也狐壤之戰隱公獲焉不言戰諱獲也注戰者內敗文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紊戰府內敗文與不地者深諱使若實輸平稱人共國辭者嫌獨惡

鄭祊假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邴傳邴鄭湯沐之邑也注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歸魯背叛當誅

庚寅我入邴傳言入難也其日難也其言我齊亦欲之注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爲魯見重難辭齊與鄭魯比聘會者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于惡愈矣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公曷爲與微者盟據與高傒盟諱之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皆諱不明故著其不肖因與上相起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一月而再取也甚之也春秋錄內而略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

桓元年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傳易之也言假爲恭也有天子存諸侯不得專地也此魯朝宿之邑也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注桓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

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傳公不見要也注時實公要之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也言弗遇者起公要之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案桓大惡猶不諱此非大惡而諱之者正以桓弑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盟惡曹是也

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蔡人陳人伐衛傳納朔也不言納辟王也注辟王者兵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傳次不言俟言俟託不得已也注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實俟

甲午祠兵傳爲久也注諱爲久留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

見出竟圍盛非内邑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盛也諱之成諱滅同姓也不
言降吾師辟之也注使若魯自圍之而去成自從後降于齊師
也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
之
秋師還傳還善辭也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非師之罪也注明
君之使重在君非師自汲汲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傳齊無君也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
若衆然
齊人取子糾殺之傳取之内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以下逡
洙知脅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
逡洙傳畏齊也辭殺子糾也注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
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注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
詐劫人也
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傳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傳親納幣非禮也注時實
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
喪娶舉淫爲重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
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注諱淫與親納幣同義
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傳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
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
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先言築微後言無麥禾諱以凶

年造邑也注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傳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注莊公享
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蓄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
夫自私行糴也
僖元年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
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
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鄫子曷爲使乎季
姬來朝内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
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
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絶賤之也
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内辭也不可使往也言
戍衛遂公意也内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
深故諱明臣不得壅塞君命又注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
殺言刺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傳取之曹也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
田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則何諱久也注同姓
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
應以得故當坐取邑案即使當時取之亦坐如鞌戰取汶陽田齊取邾田自漷水是也此重在同姓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傳不氏諱與大夫盟也注使若
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不地起公就于晉也日者起公盟
也俱没公齊高傒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就其國恥不得
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

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句傳取邑日內辭也使若他人
然注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為取邑故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失序也諸侯不可使與
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
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為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
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為善文也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傳不至復者內辭也不
可使往也言如京師遂公意也不言出遂在外也注諱使若已
行還爾即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至黃矣諱使若從外來不
敢復還者也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
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為後齊歸其

喪有恥故為內諱使若尚為大夫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傳道淫也不言齊人執
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注深諱使若各以他事見
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齊稱人者順諱文使
若非伯討
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傳不言來內辭脅我而歸之筍將
而來也注為叔姬淫惡脅類故取其尸置筍輿中傳送而來故
諱起其來有恥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
絕使若他單伯至也案命大夫故不名若去單言伯則不辭
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

都不可知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傳其言來何閔之也父母之於子雖
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言齊人不以棄歸為文者令與敖
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為姊妹言父母者時母在堂孝子當
伸母恩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傳入郛不書書動我也內辭也
我動焉爾注實為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乃爾郛者不去幾亦入
我邦故舉以起脅恥且明兵之所鄉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
十有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傳不見與盟
也注為叔姬故中見簡賤故諱亦所以起齊侯不肯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傳有疾也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猶
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注有疾無惡不當書不言有疾欲起自
是無疾不視朔也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傳言不肯辭取向也注行義為利故諱莒言及明非不肯書齊
侯者公不能獨平也
九年取根牟傳邾婁邑也不繫邾婁諱亟也注屬有小君喪邾
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則加
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
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注不書獲齊侯者內大惡諱案佚獲則仍未
獲且如獲亦晉郤克坐之從外言戰是也注非

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汶陽之不服邑也言圍不聽也注
不言叛爲内諱不先以文德來之而反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
同罪得曰取不得曰圍
六年取鄟傳邾婁邑也不繫諱亟也注諱背信亟也屬相與爲
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傳内辭也脅我使
我歸之也注不言使因兩爲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
來議語之爵宜開義自歸之耳
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日卒者爲脅杞歸喪張本使若尚爲杞
夫人
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内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

歸者與忿怒挑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脅也已棄而脅
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傳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
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若重難不得郊
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
至自會傳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公幼也注因公
幼殺恥爲諱辭
襄十三年取詩傳邾婁之邑也不繫諱亟也注背蕭魚之會亟
昭元年三月取運傳内之邑也言取不聽也注與圍棘同義
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乃難辭時聞晉欲執之
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

四年取鄫傳滅也言取内大惡諱也注因上有滅文故使若
取内邑
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
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傳公不見與盟大夫執
何以致會不恥也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時晉
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諸侯遂
亂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
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
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非雩也聚衆以逐季

氏也注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乃爲所敗
三十一年公在乾侯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注公在外無
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會錄諱亟取邑卒大夫者
爲孫文
三十二年取闞傳邾婁邑也不繫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注立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在春秋中
猶不書
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注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
喪其寶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
五玉爲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
哀六年城邾婁葭注不言取者邾婁未嘗加非于魯而侮奪之

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入不言伐言伐內辭也使若他人然名絕之獲也不言獲內大惡諱也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名絕之滅也不言滅諱同姓之滅也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

齊人取讙及僤傳外取邑不書書所以賂齊也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齊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齊人歸讙及僤注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案于所善者而甚之則其惡愈著且諱畏齊而後歸邾婁子

十二年孟子卒傳昭公之夫人也稱孟子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昭公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注不書諸侯者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

右內大惡諱弒入公終始例

隱元年祭伯來傳不言奔王者無外

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傳執之也言伐大之也其地大之也注尊天王命責當死位所在諸侯宜赴其難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邴庚寅我入邴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傳爲恭也有天子存諸侯不得專地也

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從王正也注稱人刺王者也天下之君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本不爲王舉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

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蔡人陳人伐衞傳不言納朔辟王也

六年王人子突救衞傳王人微也子突貴也繫諸人也注刺王者卒不能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爲愈因爲內殺惡

衞侯朔入于衞注不言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衞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爲天子諱微弱

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傳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天王狩于河陽傳狩不書書不與再致天子也注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

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注言復歸者天子歸之名者刺歸有罪言自楚諱也天子所以陵遲者爲善不賞爲惡不誅

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傳不言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注與侵柳同義

右爲尊者諱

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不諱者桓公行霸不尚文德而尚武力

又功未足以除惡

三十年齊人降鄣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爲桓公諱也外取邑書盡也注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

齊人伐山戎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此蓋戰也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閔二年齊人遷陽注不爲諱者功未足以覆滅人之惡也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救言次不及事也邢已亡矣蓋狄滅之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注故以爲諱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

二年城楚邱傳城衛也不言城衛滅也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注不繫衛者明去衛而國楚邱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次者深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尙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申其任而厚責之

三年徐人取舒傳言取易也注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案此猶狄滅衛諱滅言入正爲桓公諱傳順諱文注非也晉滅夏陽楚滅弦狄滅溫不諱者國大且遠量力不責

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案此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不書葬爲晉文諱同義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里克弑二君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

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注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爲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襄公出文公入潛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惠公文公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

十七年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有罪爲襄公殺恥也

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注君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爲邾婁事也不言君者爲襄公諱也鄫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爲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宋宋無異故没襄公使若微者也不于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辨也

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注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求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之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亡其國故諱爲没國文所以申善志

二十三年庚寅宋公慈父卒傳不書葬盈乎諱也注襄公本以背殯不書其父葬至襄公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賀者薄故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不去日略之者功覆之也

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而强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宋襄亦背殯不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

文十二年陳侯朔卒注不書葬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霸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爲諱

右爲二伯諱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傳執之也言

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獲也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成六年壬申鄭伯費卒注不書葬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强楚伐鄭喪不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見日月例

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注不書葬者諱伐喪

遂城虎牢傳不言取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伐喪也

七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地隱之弒也不言弒爲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强則不若楚于是弒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

八年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

十有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伐而言圍取邑之辭也注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見日月例

冬十月葬蔡景公傳賊未討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爲中國諱

使若加弒月者弒父比髡原恥尤重故足諱辭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稱子主會也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時吳强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夾轂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實不行禮義故序晉于上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案此亦破穀梁說

右爲中國諱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

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傳不言取爲襄公諱也外取邑書大之也注襄公將復讎于紀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不舉伐順諱文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滅也不言齊滅爲襄公諱也復讎也注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

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傳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三諫不從去之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不死於曹君者也不言曹君之滅爲曹羈諱也不言戰爲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以致其意案任師命不可去爲曹羈張義

故取其物者曰侵之

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不稱弟殺也不言刺爲季子諱也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注奔也不言奔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

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傳此圍也不言圍爲公子目夷諱也注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爲諱起其事

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傳衛侯之罪殺叔武也不書爲叔武諱也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注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享國故爲去殺已之罪所以起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

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奔未有言自者言自畔也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何賢乎喜時讓國也賢喜時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及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之爲諱也注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

二十七年四月吳弒其君僚注不書闔閭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弒讓國闔閭欲其享之故爲沒其

罪也

右爲賢者諱互詳褒例

釋曰凡諱皆有惡即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彊王義或屈于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過君子因之醇加吾王心焉温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而于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其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也益堅所謂詞不迫切意已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即于戾其心方跼蹐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

同則善意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意非亂賊也子之
事則亂賊所樂假託者也爲之損益其事馴致其行矯制萬
端而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故習聞春秋者曰君子之
諱尊隆恩避害容身也如此君子之彊其國彌諸夏也如此
君子之善善獨長也如此而一旦事出兩可之間差若豪釐
謬以千里則杳宜而莫知其原嗚呼微言絕矣大義能無乖
乎

公羊何氏釋例卷六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七

武進劉禮部逢祿申受著

朝聘會盟例第十五

隱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不
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正月寔來傳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
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
讓絕慢易戒不虞也
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失地之君也稱侯朝貴者
無後待之以初也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世子言朝譏父老子代從政

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傳公在外也注惡不受於廟
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傳不言如京師天子在是也不言天
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右朝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
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
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
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
君不敢以已當之
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

君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

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注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朝京師大國皆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朝輕

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注知不爲喪聘者聘爲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

右聘

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離不言會蓋鄧與會爾注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

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書離不言會也注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

僖二十八年陳侯如會傳後會也

宣元年會晉師于棐林傳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注唯齊桓晉文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非齊桓晉文則知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不改更信史也

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人人都當修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讓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於廟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主會也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右會

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傳遇者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奸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起公要之

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傳會期辭也言弗遇公不見要也

右遇

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傳會及暨皆與也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注凡書盟者惡之也爲其約誓大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善近正是也

及宋人盟于宿傳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

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書以撥亂也

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舉重也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旣

十六年同盟于幽傳同盟者何同欲也注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不稱使我無君也注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絶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傳莅盟者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來盟於我也

五年諸侯盟于首戴傳諸侯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先目而後凡

也注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世子不與盟案葵邱宰周公不與盟同例

鄭伯逃歸不盟傳不可使盟也言逃歸不以寡犯衆也

八年鄭伯乞盟傳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注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不盟不爲大惡者古者不盟也

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傳後會也

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傳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以不舉重連聘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故舉聘以非之

右盟

昭七年暨齊平注書者善錄內也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

右平

釋曰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又曰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焉何君注云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

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其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宜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而王世子宰周公出會則譏之諸侯相遇則危之屢盟長亂則刺之然則周官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又有時會殷同徧存徧頫徧省諸禮諸侯世然後相朝殷然後相聘司盟掌盟約之載豈平世之法與撥亂異耶然傳言古者不盟唯有會聚朝聘之道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則周官殆戰國陰謀瀆亂不驗之書也康成不通春秋而信之篤過矣注曰非朝不踰竟然則同盟摟伐使臣非禮奔命千路亦春秋之所刺也故其始則大小相陵徵朝徵聘繼則强臣擅命要結外援勢使然也春秋防其漸故謹其始會桓與鄭會垂

盟越而叛王之事亟矣公子遂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篡弒之禍亟矣會稷而宋亂遂成盟平邱而楚亂遂成矣故壞法亂紀之事必託于常禮而後成夫禮以已亂也非以階厲也故君子辨之

崩薨卒葬例弟十六公薨葬見公終始例內外夫人內外女薨卒葬見娶歸終始例諸侯卒葬見表

隱三年天王崩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注書崩者爲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

莊三年葬桓王傳改葬也注諸侯當有恩禮

文九年葬襄王傳王者不書葬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注惡公不自往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

癸未葬宋繆公傳葬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八年葬蔡宣公傳卒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葬有常月不告故從臣子詞稱公

十四諸侯終始表弟十七十八

余覽春秋所治冠帶之倫東窮齊並海南極吳楚西通秦隴北絕燕晉卓哉煌煌聲名之屆何其侈也深探其本皆詳內以畧外究王化之盛一統中外未嘗不殊會夷狄頓胡沈越之邦未嘗通吉凶聘問之禮其於諸夏掜大小侯各七以張治法而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允哉允哉嘗聞賈生之論建侯矣欲天下之久安長治莫若衆建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斯古今之通論也余讀春秋彊侵弱衆陵寡離爲十二合爲六七晉踊三卿齊移田氏秦政乃利觜長距終得擅場血蟲爲蠱其勢然也故諸侯侈則大夫偪中國微則戎狄橫春秋本殷周方三千里以爲諸夏撻殷武以奮伐錫厥福於封建不僭不濫赫聲濯靈廓如也故嘗論之中國齊晉最彊也晉弒

君五奚齊卓子懷公靈公厲公篡國四惠公文公成公悼公齊弒君六諸兒子糾舍商人光荼篡國五小白商人處臼陽生魯亞齊晉則弒君九隱公桓公子般閔公子赤篡國三桓公宣公定公宋衛陳蔡鄭匹也皆弒君二宋與夷處臼衛完剽陳平國世子偃師蔡固申鄭夷髡原若其篡逐出入遞數不能終也夷狄吳楚最彊也皆弒君二楚比虔吳僚餘祭秦於春秋乃在小國治耳見哀三年注曹許邾婁滕杞無兼并之事無弒立之文非其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臣不討賊篡不明殺無罪三者皆去葬殺無罪罪君也不討賊罪臣也篡則君臣皆罪之而絕其國故吾以爲繼體守文之才僅得中佐明春秋之法以制馭其政三代之治未嘗不可復其亂未嘗不可弭則經制定而統紀一雖有淫驕之主而無魚爛之禍封建之於治如宮室之有楹舟之有維楫柞

枝之有葉也其可一日去哉

秦楚吳進黜表弟十九

余覽春秋進黜吳楚之末未嘗不歎聖人馭外之意至深且密也昔聖人序東周之書唯存文侯之命及秦誓著其盛衰大旨其於刪詩則列秦於風序蒹葭曰未能用周禮序終南曰能取周地然則代周而改周法者斷自秦始何其辭之博深切明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比於戎狄然其地爲周之舊有文武貞信之教無敖僻驕侈之志亦無淫泆昏惰之風故於詩爲夏聲其在春秋無僭王猾夏之行亦無君臣篡弒之禍故春秋以小國治之内之也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强也最驟故亡也忽焉秦强於内治敗殺之後不勤遠略故興也勃焉楚之長駕遠馭

强於秦而其内治亦强於吳故秦滅六國而終覆秦者楚也聖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運而反之於禮義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故於楚莊秦穆之賢而予之卒以爲中國無桓文則久歸之矣何待定哀之末而後京師楚哉於吳光之敗陳許幾以中國聽之慨然深思其故曰中國亦新夷狄也黃池之會春秋說曰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夾轂而趨則豈吳公先歃晉侯亞之之以禮義動哉故觀於詩書知代周者秦而周法之壞雖聖人不可復也觀於春秋知天之以吳楚狎主中國而進黜之義雖百世不可易也張三國以治百世聖人憂患之心亦有樂乎此也

晉	齊	宋	陳	蔡	衛	鄭
僖九年九月甲戌晉侯詭諸卒注不日葬者殺世子 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子 二十有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注不錄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 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乙卯晉侯[illegible]	桓十有四年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十有五年四月己巳葬齊僖公[illegible] 莊八年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illegible]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繆公[illegible]	桓六年蔡人殺陳佗[illegible]	隱八年六月己卯蔡侯考父卒[illegible]八月葬蔡宣公 桓十有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illegible]	隱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十有二月衛人立晉[illegible] 桓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三年三月葬衛宣公[illegible]	桓十有一年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七月葬鄭莊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弑例月　辛卯晉侯彌卒　葬宋平公注世　瑯葬陳哀公　三十年十有一月莊十四年己未衛
襄十有五年十有　葬齊靈公注不　子痤有罪故葬　十有三年八月陳　辛卯蔡侯固　侯衎出奔齊二
一月癸亥晉侯　月者先代父從　案不及時不日　侯吳歸于陳傳　二十有一年二　十五年衛侯八
周卒十有六年　政不孝　慢葬　言歸不與弑侯　月葬蔡平公　子陳儀二十六
正月葬晉悼公二十有五年五月二十有五年十有　專封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年辛卯衛侯寧
案慢葬　乙亥齊崔杼弑　一月己亥宋公注四年二月癸巳二十有三年六月　弑其君剽衛孫
昭十年七月戊子　其君光案賊不　佐卒于曲棘傳　陳侯吳卒六月　蔡侯東國卒于　林父入于戚以
晉侯彪卒九月　討不葬　卒于封內不地　葬陳惠公　楚注不日者惡　叛甲午衛侯衎
葬晉平公案慢哀五年九月癸酉　地憂內也二十八年七月戊辰陳　背中國與楚月　復歸于衛
葬　齊侯處臼卒閏　有六年正月葬　侯柳卒九月葬　者比於附父讎二十九年五月庚
十有六年八月己　月葬齊景公傳　宋元公案慢葬　陳惠公案慢葬　責之淺不書葬　午衛侯衎卒九
亥晉侯夷卒十　虐以閏數略也　賊也不當葬　月葬衛獻公案
月葬晉昭公案六年七月齊陽生　未失衆　慢明討賊
慢葬　入于齊齊陳乞　哀四年二月庚戌昭七年八月戊辰
三十年六月庚辰　弑其君舍　盜殺蔡侯申十　衛侯惡卒十有
晉侯去疾卒八十年三月戊戌齊　有二月葬蔡昭　二月癸亥葬衛
月葬晉頃公案侯陽生卒五月　公注賊已討故　襄公注世子輒
慢葬　葬齊悼公　書葬不書討賊　有惡疾臨死乃
　　　　　　　　　　　　　　　　　諸侯得專討士　命國不廢之故
　　　　　　　　　　　　　　　　　以下　　　　　危録
　　　　　　　　　　　　　　　　　　　　　　　　哀二年四月丙子
　　　　　　　　　　　　　　　　　　　　　　　　衛侯元卒十月
　　　　　　　　　　　　　　　　　　　　　　　　葬衛靈公案不
　　　　　　　　　　　　　　　　　　　　　　　　慢葬

卷七　劉禮部公羊何氏釋例　十一　太清樓

卷七　劉禮部公羊何氏釋例　十一　太清樓

曹　許　莒　邾婁　滕　薛　杞

桓九年曹伯使其桓十有五年許叔莊二十七年莒慶隱元年公及邾婁隱七年滕侯卒僖十有一年滕侯莊二十有七年杞
世子射姑來朝　入于許注稱叔　來逆叔姬傳無　儀父盟于眛傳　微國也稱侯不　薛侯來朝傳注　伯來朝注黜杞
注小國無大夫　者春秋前失爵　大夫諸侯夷逆　稱字褒之也注　嫌也注見王魯　見滕　公不稱侯名分
書者惡世子不　在字例出奔書　女　在春秋前失爵　例　　　　　　　以子貶起伯僞
孝　略小國　僖元年獲莒拏　任名例　十有一年滕侯　莊三十一年薛伯　黜
十年正月庚申曹許十有五年許男　皆無大夫大季桓十有五年邾婁　侯來朝傳稱侯　卒注卒者附庸　僖十有四年諸侯
伯終生卒五月　同盟于幽　子之稱也二十　人牟人葛人來　之微國也注見　俱朝隱滕朝桓　城緣陵傳城杞
葬曹桓公注始　僖四年許男新　五年公會衛子　朝傳稱人夷狄　王魯例　公薛獨不朝知　也杞舒亦得之
卒與大國同例　臣卒注不言卒　莒慶盟于洮注　之也桓公行惡樞二十年滕子來朝　去就也　二十三年十有一
者存秋敬老重　於師桓公師無　無大夫書敕崩　而朝事之三人　衰微朝聘人葬　月杞子卒注始
恩　危不月為下盟　之義也　為衆以賤　本爵　見稱伯故獨稱
莊二十有三年十　去月方見大信　十有七年公及邾　子者微弱為徐
有一月曹伯射　葬許繆公注得　婁儀父盟于趡　莒所併不能死
姑卒葬曹莊公　卒葬于所傳聞　注本在名例中　位春秋伯子男
注曹達春秋時　世者許大小次　貶稱人此不名　一也辭無所明
卒月葬時也始　曹故卒少在曹　者元功之臣有　故以一等貶之
卒日葬月嫌與　後　誅無絕　明本非伯乃公
大國同後卒而　莊十六年邾婁子　也又貶于子
不日入所聞世　克卒注小國未　稱子為其前貶
可日不復日　嘗卒而卒為慕　貶不失為不合
二十有四年曹羈　霸者尊天子行　不日不葬從小
出奔陳傳曹無　進也不日始與　國例

大夫奔也亦嫌　二十有七年杞子
于曹日不言奔　來朝注貶稱子
從微者例　起其無禮故略
二十六年殺其　入之
大夫注此當誅
僖七年七月曹伯
班卒冬葬曹昭
公
二十八年晉侯入
曹執曹伯畀宋
人曹伯襄復歸
于曹
文九年八月曹伯文五年甲申許男文七年徐伐莒注文十三年邾婁子宣九年八月滕子文十二年杞伯來
襄卒冬葬曹共　業卒葬許僖公　前其滅杞今自　籧篨卒　一卒　朝
公　宣十七年庚子許　先犯可以起闢成十七年邾婁子成十六年辛未滕　襄六年三月壬子
宣十有四年五月　男錫我卒葬許　惡莒在下不得　獲且卒　子卒注滕始卒　杞伯姑容卒秋
壬申曹伯壽卒　昭公　狄故復狄徐明昭二十一年邾婁　于宣公日于成　葬杞桓公注始
葬曹文公注日襄二十六年壬午　為莒狄之　庶其以漆閭丘　公不名邾婁宣　卒便名日書葬
者公子喜時父　許男甯卒于楚十八年莒弑其君　來奔傳無大夫　卒于文公名與　者新黜宋忍便
也加録義子　葬許靈公　庶其　重地也　葬于昭公皆為　略
之志　成十四年正月莒二十三年邾婁劓　知滕小　二十三年己巳杞
成二年晉公子手　子朱卒注莒夫　我來奔傳以近　伯匄卒夏葬杞
也無大夫卒所　于邾婁至此乃　書也注見三世　孝公
也　卒者莒以國敵　例　二十九年城杞注

以上所傳聞世

卷七　劉禮部公羊何氏釋例　十二　太清樓

十有三年五月曹伯廬卒于師冬葬曹宣公
襄十八年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葬曹成公

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日月
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

無能為王者後
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國當坐

昭十四年三月曹伯滕卒葬曹武公
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葬曹平公
二十年曹公孫會見諱例
二十七年十月曹伯午卒葬曹悼公
定八年三月曹伯露卒葬曹靖公
哀八年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昭十九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葬許悼公見譏例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無大夫書者以當國
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傳無大夫而書也
十有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卒注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不錄故

昭元年丁巳邾婁子華卒葬邾婁悼公
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以近書也
定三年二月辛卯邾婁子穿卒秋葬邾婁莊公
哀七年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八年歸邾婁子益于邾婁

昭三年丁未滕子泉卒五月葬滕成公注末月者以偏來會葬恩錄之
二十八年癸巳滕子甯卒秋葬滕悼公
哀四年甲寅滕子結卒十有二月葬滕頃公
十一年[illegible]滕子虞母卒十有一月[illegible]

昭三十一年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葬薛獻公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比滕最小見二世例 以後[illegible]略
定十二年薛伯定卒[illegible]
哀四年[illegible]薛弒其君比
十年薛伯寅卒葬薛惠公注卒[illegible]

昭六年正月杞伯益姑卒葬杞文公注卒不日者行微弱略之又見二世例
二十四年丁酉杞伯郁釐卒葬杞平公
定四年五月杞伯戊卒于會注不日與[illegible]同日嫌[illegible]日葬杞悼公
哀八年[illegible]始卒九年二月[illegible]葬杞僖公[illegible]

甚

二十有三年莒子庚輿來奔

益始同

月日

秦

僖十有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偏戰者言獲本中國也未能用周禮故諸夏狄之比于戎
秋
三十有三年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傳夷狄之也

楚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荊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二十三年荊人來聘傳稱人始能聘也注稱人當繫國而繫州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二十八年荊伐鄭
僖元年楚人伐鄭注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
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不稱使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再言盟喜服楚也
三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稱人貶
二十一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二十八年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注稱大夫正上貶文不氏者貶

吳

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注始與諸侯爲禮

文元年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髠注楚無大夫言世子甚之

成七年吳伐郯注吳至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於國始見以漸進

十年秦伐晉注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眛以師奔秦今何以足矣而猶不卽之故夷狄之
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公能變也
十八年秦伯罃卒注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
宣四年秦伯稻卒
成十四年秦伯卒

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始有大夫也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案用完得臣起伯事椒以後有大夫未氏條仿此
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大夫不敵君稱名氏以敵楚子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
十八年甲戌楚子旅卒傳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注至此卒者因其有賢行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案楚大夫氏始此
襄十三年庚辰楚子審卒
二十八年乙未楚子昭卒

吳入州來
十有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云云會吳于鍾離傳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注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至所聞世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醇而適見于可殊之時故獨殊吳
襄五年公會晉侯云云吳人鄫人于戚傳吳鄫人云則不辭案此爲貶鄫出非進也
十二年九月吳子乘卒注賢季子始卒其父卒皆不日吳遠于楚
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
吳子使札來聘傳吳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讓國也札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不足乎季子許人臣子者必使臣子也

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秦無大夫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
五年秦伯卒葬秦景公傳不名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嫡得之也注嫡子生以不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立之獨以

昭元年己酉楚子麇卒四年楚子云云淮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
秋七月楚子云云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注伯討月者善之
十一年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昭十三年吳滅州來
十五年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傳偏戰也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主中國也不使中國主之亦新夷狄也[illegible]

嫡立
定九年秦伯卒葬秦哀公
哀三年十月癸卯秦伯卒四年三月葬秦
惠公注小國卒葬極于哀公皆卒日葬
月秦非小國因其本爵治之

傳虔何以名絕之爾其弒何也
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
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傳何以不名
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若不疾乃疾之
也案兩言誘者惡楚多詐
二十六年庚申楚子居卒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傳赤者何
晉而京師楚也注前楚比滅頓胡逐張
中國京師自晉故名赤使若晉非伯執
而赤微者自歸于楚

猶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
二十七年四月吳弒其君僚注見隱例
三十年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
楚昭三世例
定四年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
莒楚師敗績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
國
君子大夫合于大夫誰要死王之母
也
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吳子光卒
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
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案
說同昭二十三年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
子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也其言及會兩伯之辭也吳在是天
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公羊何氏釋例卷七終

嘉應生員葉軨校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八

武進劉禮部逢祿申受著

公終始例第二十

隱元年春王正月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仲子者何桓之母也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成公意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傳隱公之母也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

四年翬帥師傳不稱公子與弒公也

五年考仲子之宮傳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成公意也

十年翬帥師傳隱之罪人故終隱之篇貶也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繼弒君不言即位言即位如其意也

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案翬稱公子罪桓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傳不言及夫人外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注不書齊殺深諱地者在外危重不服

隱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冬十有二月乙丑葬我君桓公傳讎在外
書葬君子辭也
莊元年春王正月傳春秋君弒子不言卽位隱子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傳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言孫念母
也不稱姜氏與弒公也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注又欲以
孫爲內見義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
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傳齊侯也稱人諱與讐狩也
二十有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大夫不書葬通乎季子之
私行也避內難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
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

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
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傳不稱弟殺也不言刺爲
季子諱殺也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
諱莊公病召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注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
不兩書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弒君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傳正寢也注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
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
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在寢地加錄內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
年稱公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公子慶父如齊注奔也時季子新酖牙慶父雖歸獄鄧扈樂猶

不自信于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
閔元年春王正月傳繼弒君不言卽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
般慶父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季子來
歸傳稱季子賢也言來歸喜之也注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
則出奔強齊恐爲國家禍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
此盟書歸者使與君致同言歸者王爲喜出言來者起從齊自
外來盟不日公不致者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
冬齊仲孫來傳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
二年秋八月辛酉公薨傳不地隱之也弒也孰弒慶父也注不
書葬者賊未討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爲淫二叔殺二子出奔不如文姜
於出奔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
公子慶父出奔莒注弒二君不當復見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
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傳不稱使我無君也不名喜之也正我也桓公
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注不書者諱微弱
僖元年春王正月傳繼弒君不言卽位臣子一例也注禮諸侯
臣諸父兄弟服皆斬衰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傳桓公召而縊殺之
注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於邾婁歸殺
之於夷因爲內諱恥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獲莒挐傳大季子之獲
也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慶父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
齊齊人不納却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
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
子之賊矣以求賂於魯魯人不與爲是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不稱姜氏與弒公也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注書葬正齊桓討賊辟責內
讐齊
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傳不日隱之弒也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
王父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
夫人姜氏歸于齊注大歸也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傳其意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傳外取邑書爲弒子赤之賂也注魯以賂
故稱人共國辭子赤齊外孫宜其之恐齊誅爲是賂之亦因惡齊
取篡者賂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
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賊不言當誅

八年仲遂卒于垂傳不稱公子爲弒子赤貶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言我未絕於我也齊已言取之矣其
實未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
十有八年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十有八年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
十有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三十有　年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又雩者非雩也聚
衆以逐季氏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傳外取邑書爲公取之也
二十有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運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公至自會居于運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冬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注見時月日例及諱例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見致公例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冬十月運潰傳邑言潰君存焉爾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元年春王傳正月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雖書
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
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為微辭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傳即位日錄乎內

也注善得五日變禮（案書即位如其意也嫌與桓宜同例故使若得禮）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案隱如逐君定公篡國書葬者輕於弒亦微詞）
十有五年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
克葬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釋曰三代之制諸侯世子誓於天子敘於國學君薨命卿赴
告致國天子天子命其宜立者為之後踰年乃即吉行事事
畢反喪服所謂先君以正終後君以正始也世衰道微既無
誓敘之禮競立私愛更相篡弒司馬弗討亂賊之禍亟封建
之意微矣周道既傷舍魯奚適歷十二公之事不能不喟然

而歎也成隱之讓以正立子之法隱非能讓者又不能誅祭
奸佞故以其身蒙首惡之名桓非果於篡者徒以不能見前
後讒賊故以其身陷篡弒之罪予以大過而勿敢辭辟也鄙
夫也亦非樂以擁戴為能者幸免于隱桓之誅終莫逃于春
秋之討故春秋者禁于未然禮義之大宗也以輿夷不知孔
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
將死召以託國君子以莊之行必不能以善終而書之最正
者徒以有季子也令莊公束身禮教無覩社納幣之行慶牙
雖不道安敢通夫人以脅公令莊公早任季子以削慶牙之
權嗣子雖幼沖何至比遭慘禍矣存則務于遊觀土木（謂築三臺）
之事而忌忠讜之言危急求之而常患于不及魯之幾亡莊

為之也春秋之義繼弒君不言即位謂宜致國天子令誅君
之子而別為立後既不得受命臣下大國亦不得專廢置閔
僖之立僅賢于桓宣定之志得國而已非為免於篡也故魯
為齊弱季氏之禍深于仲遂震廟之戒昭昭甚明昭之失國
萌于僖之賞私勞也魯之宜立唯莊公以適子為得正隱桓
僖宣襄定哀皆庶孽也其終也亦唯莊以路寢為得正僖以
小寢絕于婦人之手懷宴安也文以臺下襄以楚宮荒游觀
也定以高寢避昭也猶近正矣禮君疾顧命大臣皆在側其
嘗衛疾者皆臣子婦寺皆不得與以防亂也桓宣之篡人咸
知之定之篡微春秋孰為辨之故隱十年無正以成其讓元
年有正而去即位以正其讓至定乃偏然反之元年去正而

書其即位夫特書即位則等例于桓宣而定知己之有罪上非所以諱尊隆恩下非所以避害容身也故變文以著正棺之禮而隱示其無恩詳正月而去即位則等例于閔僖而定非其倫故書即位于六月戊辰若善其得變禮而去正月以明受國于賊臣而不知討夫子以昭公出奔之歲適齊以定元年反魯反魯明不仕也或問之曰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昭公不反弟宋先立德季氏而不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服皆斬衰其不孝不友寔甚將如建始之本何哉故于其受國以去就明之其終不覺寤則不得不去正月以告萬世矣于其受女樂復以去就明之其終不覺寤則又不得不去冬十四年注以告萬世矣故春秋始元終麟而魯無

終始無終始者無正也無正安有國哉人知陽虎不狃之叛不知季氏之叛知季氏之叛不知定公之叛知定公之叛不知平王之叛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傷本之失也夫用聖人者天也天不欲孔子救東周之亂而命以春秋救萬世之亂聖人曷敢以尊親之諱辭天討之柄哉世之罪孔子者其知孔子者耶其不知孔子者耶非孔子所知矣

娶歸終始例第二十一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傳越竟送女非禮也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于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注所以崇父子之親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傳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注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翬當并致者重在翬也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翬故不復致不就讙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據都城乃致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喜有正也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歟注感隱桓之禍生于無正

十有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四年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邱

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

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二十二年正月肆大省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難也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閔二年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公子慶父出奔莒
僖元年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元年楚人見諱例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禘用致夫人非禮也不稱

姜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
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見災異例
文十六年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十七年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
四年逆婦姜于齊傳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注不書逆者

主名卑不爲録使也不言如齊大夫無國也不稱女方以婦姜見與至共文重至也不稱夫人爲致文賤不可奉宗廟也不言氏者本當稱女故使從父母辭
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注奔喪也書者大夫家危亟言如齊者大夫繫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
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不稱姜氏譏喪娶也稱婦有姑之辭也
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襄二年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秋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注宣公夫人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注成公夫人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傳昭公之母也注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家至不書者蓋親迎得禮故從常事不書定哀皆同例疏誤
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見諱例
右夫人終始凡八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不稱夫人桓未君也兼之非禮也不言及仲子微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傳隱之母也不書葬成公意也

五年考仲子之宮傳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特廟祭之子死則廢不言立得變禮也

文四年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傳僖公母也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兼之非禮也不言及成風尊也注母尊序在下者夫死繫子

宣八年戊子夫人熊氏薨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宣公之母也注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案僖當作文

襄四年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傳襄公之母也注莒女襄公者成公妾子案弋氏鄫女辨見箋

定十五年七月壬申姒氏卒傳哀公之母也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注杞女哀公者定公妾子未踰年不稱公

九月辛巳葬定姒傳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右妾母六條

隱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傳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稱主人無母也有母不稱母母不通也譏始不親迎也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傳婦人謂嫁曰歸注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明有二歸之道書者父母恩錄之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案此蓋隱之女于莊爲小功姊妹

紀侯大去其國六月巳丑齊侯葬紀伯姬傳外夫人書葬隱之也其國亡矣徒葬于齊爾注明魯宜閔傷臨之

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媵賤書者後有賢行

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傳隱之也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注來歸不書書歸酅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案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見褒例

二十九年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傳外夫人書葬隱之也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案不卒無服也詳歸以會來也

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

冬杞伯姬來傳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歲一歸宗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注禮外

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
辟敎戒之不明也微無君命言朝者明非實
二十八年杞伯姬來
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注無出道也
僖十四年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五年季姬歸于鄫
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宣十八年邾婁人戕鄫子于鄫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十五年單伯至自齊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來歸書者後爲嫡
也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
也
成五年正月杞叔姬來歸注與郯伯姬同
八年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九年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納幣書録伯姬也案傳例稱使者無母
衛人來媵傳録伯姬也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録伯姬也
晉人來媵傳録伯姬也

十年齊人來媵傳録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皆以録伯姬之
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注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
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取十二女
十五年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傳外夫人書葬隱之也稱謚賢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會未有言其所爲者録伯姬也

右内女八條

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傳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
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降也當爲諸

侯夫人有即貴之漸猶俠卒也
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傳其稱子貴也母弟也注不稱
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

右女未適人二條

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
夫任重爲越竟逆女于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内乃得親迎所以
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歸同文
重乖離也
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注主書者無出道也案此當是魯女適大夫者逆不書非越竟逆也
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右女適大夫三條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天子之三公也不稱使婚禮
不稱主人其言遂成使乎我也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
女在其國稱女稱王后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其辭成矣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
母之于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注子尊不加于父母書歸
者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外逆女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
送迎之禮

右王后二條

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傳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使我

主之也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
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築王姬之館于外傳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者必爲之
改築
王姬歸于齊傳我主之也注爲父母道故恩錄
二年七月齊王姬卒傳外夫人卒我主之也注爲父母道明當
有恩禮
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傳過我也注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
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

右王姬二條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傳諸侯
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
注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

右媵一條

釋曰自古王業之隆非獨君德茂也亦有后夫人之行焉易
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禮本大昏春秋譏不親迎是已
春秋首建五始以奉天其言人事則以正適妾建世子爲兢
兢故乃正其制曰天子娶十二女則天數也諸侯娶九女極
陽數也皆不再娶節人情也周制內官有嬪婦九御而闕其
數百二十官應十二子九九而御則誣也親迎之義致女之
文自天子達于士禮之本也鵲巢之首章曰百兩御之言親
迎也其二章曰百兩將之言留車反馬也其三章曰維鳩盈

之謂姪娣也致女之義備于草蟲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憂
己之德薄不足以承事君子且憂君子之於禮未能行而履
之也亦既見止則共牢而食矣必曰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鄭
康成氏傳之何君說春秋亦云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
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又曰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
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從父母辭以彰其自潔清且安樂之
故士禮御布婦席于奥媵衽良席于阼五經異義云昏禮之莫枕席相連緣此而
誤嚴以示賢人寬以容中人禮教盡然昏其本也人所以貴
于物莫先于夫婦之別夫婦正則父子親故鳳皇生而有仁
義之德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謂書子同生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外
娶爲越竟而曠官也國君不內娶爲近漁色且賤非所以奉

宗廟義不得專封也世子不外娶恐貳君也世子妃不得立
爲后夫人賤且未備數也天子不親嫁女而必親迎以繼先
聖而爲天地宗廟主臣王舅不臣后父廣孝也故苟爲中人
以下雖不親迎未爲大惡而大雅之敎必以文王正天子親
迎爲法苟爲中人以下不三月亦可以成婦禮而春秋之敎
必以宋共姬正王后來媵謂三國之行如爲法故王后無出禮而
有廢絕之義亦不得立媵以配宗廟陰有絕月有滅也諸侯
夫人非大故不得反無外事故無出道出姜雖微而動中乎
禮奔喪大歸君子哀之而無譏矣大夫妻無事歲一歸宗高固叔
姬雙行匹至猶以爲近於禽獸文姜哀姜之亂鄫季姬子叔
姬之亂杞伯姬蕩伯姬之失敎郯伯姬杞叔姬之不荅以魯

知他國則關雎之化亡矣且以魯僖之賢而啟邾鄫數世之
禍莊之淫讐女昭之取同姓則不忍言也僖之立妾卑其身
而不知也文宣之喪娶喪其心而不知也隱襄定哀之逆女
不志其近禮矣使三公逆王后何氏依漢制以爲得禮非也猶使卿逆夫
人非禮也亦破左氏逆王姬使同姓禮也魯則喪也且于齊讐也
衰麻接弁冕仇讐交婚姻上無禮孰甚焉故二南者雅頌之
基也道成于麟趾大昏者修身之本也始于元者亦終于麟
撥亂世法文王而已矣法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而已
矣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盛德之至也

致公例弟二十二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會皆月危之也不致之者爲

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
詞成誅文也
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注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
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
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
脫危而至
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
于侈伐鄭十有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
月公至自伐鄭注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
伐鄭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鄭人蔡人伐衛六年三月王人子突

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傳得意致會不得
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注所伐國服
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所伐不服兵將復
用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
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
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注不致者曾地也
公伐齊納糾傳伐而言納猶不能納也注納不致者言伐得意
不得意可知猶遇弗遇例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注不致者有敗文得意
不得意可知例

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

二十有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傳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公一陳佗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案無危也亦以見非禮故奪臣子詞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注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

僖四年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袁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致伐叛盟也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注事遷于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九月公至自會傳桓會致久也案十七年同義

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案不致者得意可知二十七年盟宋同例

二十五年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注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

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傳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强齊屬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注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

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得意可知例

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

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衞侯會公于沓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案公與一

國會盟得意致地在都據國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怨懟不免牲故奪臣子詞以起之案襄十一年注致者不怨懟

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衞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傳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公幼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公至自會案喜患禍解也

襄三年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

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詞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注滅比于取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傳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二十有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十有二月齊侯取運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致者諱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
十年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注致地者齊侯作侏儒之

樂欲執定公孔子誅侏儒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
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哀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注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

致喪坿

桓十八年丁酉公之喪至自齊見時月日例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卷八　劉禮部公羊何氏釋例　太清樓

僖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致大夫坿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三十二年注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
閔元年季子來歸注變至言歸加錄之
文十五年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箋云命大夫故不名若去單言伯則不詞又案隱如叔孫舍書致同義
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注行父執釋不致者與公至爲重
釋曰致公者危之也喜之也宜致不致安之也或賤之也不

宜致而致幸之也亦賤之也或以明不恥也凡公行世子監國命卿輔之遲本幹也雖盟會皆以師從以三年之戒以禪從備不虞也將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載於齋車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歛而藏之兩階之間乃退其行師則授兵於廟戰勝以喪禮處之歸而飲至策勳於廟貴命也其於竟內雖專討不授兵亦不策勳昭闔成不致無臣子也定闔成致著仲孫之耦國也劉歆之徒增飾左氏以告廟不告廟言致不致是春秋乃屑屑焉爲魯有司之事而非奉天命討之權矣且魯有司無託王之文朝聘奔喪會葬宜悉書之而左氏反附於常事不書之例不亦傎乎

公大夫世系表第二十三

隱公名息姑周公子伯禽始封魯爲魯公魯公子考公就考公弟煬公熙煬公子幽公圉幽公弟濟弑幽公而立是爲微公微公子厲公翟厲公弟爲獻公具獻公子愼公埶愼公弟武公敖武公少子懿公戲周宣王立之魯人弑之而立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宣王殺之而立懿公之弟稱是爲孝公孝公子惠公弗皇隱公惠公長庶子也周公八世孫魯弟十四世君攝位十一年弟桓公允公子翬弑之桓公十八年齊侯諸兒夫人文姜弑之桓公子同立是爲莊公三十二年薨子般嗣莊公母弟慶父弑之立子般之弟啟是爲閔公慶父哀姜又弑之莊公之弟季友立莊公之庶子申是爲僖公三十有三年薨子文公興立十八年薨子赤嗣公子遂弑之立文公之庶子宣公倭十八年薨子

成公黑肱立十八年薨子襄公午立三十一年薨子野嗣而卒魯人立襄公之庶子稠是爲昭公二十五年孫于齊三十二年薨于乾侯魯人立昭公之弟宋是爲定公十五年薨子哀公蔣立十四年獲麟考史記自伯禽始封至隱元年凡三百七十五年八春秋至獲麟二百四十二年

公子益師孝公子字衆父

公子彄孝公子字子臧謚僖伯臧孫辰彄曾孫謚文仲許辰子謚宣叔紇許子謚武仲

公子慶父桓公子謚共仲氏仲孫亦曰孟孫公孫敖慶父子謚穆伯仲孫蔑敖庶子穀之子謚獻子遫蔑子謚莊子羯遫子謚孝伯貜羯子謚僖子何忌貜庶子謚懿子

公子牙桓公子謚僖叔氏叔孫公孫慈牙子謚戴伯叔孫得臣牙孫謚莊叔僑如得臣子謚宣伯豹僑如弟謚穆子舍豹庶子謚昭子不敢舍子謚成子州仇不敢子謚武叔

叔彭生牙孫謚惠伯

公子季友桓公子謚成季季孫行父友孫謚文子宿行父子謚武子隱如宿孫謚平子斯隱如子謚桓子

公子遂莊公子謚襄氏仲公孫歸父遂子字子家公孫嬰齊遂子後歸父曰仲嬰齊

叔肸文公子宣公母弟謚惠伯公孫嬰齊叔肸子謚聲伯叔老嬰齊子謚齊子叔弓老子謚敬子叔痤弓子叔鞅弓子謚穆伯叔倪鞅子叔還弓曾孫世本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敬叔生成子還

無駭　公子翬　公子結　公子偃寘公子　公子整

單伯二挾　柔　溺

右內大夫見春秋者四十七人

內大夫卒例弟二十四外大夫卒葬坿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詳三世例

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時日月例見

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見貶例

九年俠卒傳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見公終始例日月例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見褒例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

十年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見諱例

宣四年叔孫得臣卒見日月例

八年仲遂卒于垂見日月例

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見褒例

成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見譏例

十七年十有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見日月例

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遬卒

三十一年九月己亥仲孫羯卒

昭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七年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

二十三年正月癸丑叔鞅卒

二十四年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二十五年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

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

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哀三年七月季孫斯卒

右內大夫卒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外大夫卒新使乎我也注卽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三年中卒恩隆于親親則加報之名者卒從正

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傳外大夫卒我主之也注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于天子也

葬劉文公傳外大夫書葬錄我主也注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于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稱公者明本諸侯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大夫書葬通乎季子之私行也

有外大夫卒葬

釋曰大夫書卒者君之股肱也夫子書士喪禮詳哉乎君臣之禮父子之恩也內大夫執政多由公族命于天子者惟單伯非初制矣未命于君者有柔俠隱之篇託始見之矣桓之大夫不卒者隱之賊也莊之大夫不卒者不以復讎之義告於君猶之無臣子也季友之功足錄矣而閔公不書葬則立僖之私誅牙之權功不足以蔽罪也臧孫辰自告糴之後國有大亂曾不與聞不仁不知之罪彰矣故距其卒也四十餘年雖有事俱削之所謂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季友立僖爲政在三桓之始仲遂弑赤爲祿去公室之始而魯之禮樂刑政大壞矣三代之禮天子之卿世祿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其賢者進之以漸殷道尊賢周道親親命哲不逮也聖如柳下而貢士之典不行罪如隱如而諸侯之討不及君子歎周之衰上無禮下無學而于得臣仲遂叔肸叔弓兩嬰齊之卒三致意焉

公羊何氏釋例卷八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九

武進劉禮部逢祿申受著

侵伐戰圍入滅取邑例弟二十五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傳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注微者不得言遂楚子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尊者兼將

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

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善錄義兵

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案僖三十三年注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

桓四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從王正也

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戰不言伐言伐避嫌也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郎同義

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行其意也

十五年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注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于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傳邾婁之邑也不繫邾婁國之也君存焉爾

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納入詞也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注伐者非入國詞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後會也

二十八年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伐何以日至之日也戰言伐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使衛主之未有罪爾敗不言師未得乎師也注詐戰者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使衛主見直文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二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僖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注春秋前黜稱氏也伐國而舍氏

言之者非主名故伐之得從國舉

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戰言伐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

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言以者行公意別魯兵也稱師者順上文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再言晉侯非兩之也不言遂未侵曹也致其意也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傳爲諼也

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傳此伐也其言會于蕭

魚益鄭與會爾
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戰言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
桓十年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言來戰近乎圍也偏戰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魯不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
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後日恃外也內言戰從外也不地近乎圍郎亦近矣猶可以地也注親戰龍門兵攻都城尤危故耻之積功也取其積聚師衆行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燕戰稱人敗稱師重師也言及者明見伐者爲主故得汲汲敗勝之文
莊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內言敗伐敗也復讎也曷爲使微者公也不言公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注時實不能納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錄之
十年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傳言次伐也齊與伐而不與戰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二國幾止次未成于伐魯卽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近邑賴能速勝之所以強內且明臣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僖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君獲

不言師敗績也
二十八年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見貶例
三十三年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見貶例月日例
文二年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注師敵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
七年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眛奔秦傳偏戰不言師敗績敵也
十二年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傳同上
宣十二年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傳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二十六年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見王魯例內外例
十六年甲午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敗者稱師楚不稱師王痍也不言師敗績末言爾
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傳詐戰言戰敵也
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見進黜表
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傳邑不言圍言圍強也注惡其強而無義必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
僖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傳邑言圍

彊也注惡桓公行霸強非所以附疏
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見諱例
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傳邑言圍疾重故也注襄公爲楚所
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
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邑言圍刺道用師也注以師與魯
未至又道用之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
成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汶陽之不服邑也言圍不聽也
注與圍外邑同罪得曰取不得曰圍
襄元年仲叔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傳爲宋誅也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

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詞也見諱例
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十九年公至自伐齊傳致伐未圍齊也
言圍抑齊也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
之上也
昭二十六年公圍成注惡公失國幸而得運復擾其民不從叛
晉者本與國俱叛不從定公以親圍下邑譏者昭無臣子又卽
如定公當致也
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見致例
哀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伯討也
隱二年五月莒人入向傳入者得而不居也注凡書兵者正不

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構怨結禍更相
報償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
伐不義之道
五年衛師入盛傳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
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
文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入不言伐言伐至之
日也其日至之日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見諱例
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
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與不討同取運而自益其邑
哀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見諱例

八年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見諱例
滅遷潰叛例入誅絕例內外取邑並詳諱例
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見建始例
六年宋人取長葛傳外取邑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
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
圍取也
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漷水傳以漷爲竟也漷移也注諸侯土
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
次戍例見譏例諱例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未有言伐者其言追大其爲中國
追也未至而豫禦之也于濟西大之也

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傳侈也注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去之深遠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

襄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傳不敢進也注不言止次以剌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巂同文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

莊十七年齊人瀸于遂傳衆殺戍者也注遂人以藥投於水中多殺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爲自積死文也稱人衆詞不書戍將帥者封內兵也

釋曰孟子有言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

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然則詳於言兵聖人將以禁暴誅亂而維封建於不敝也夫周之末失强侵弱衆暴寡士民塗炭罷有定止不思其所由失而曰封建使然於是悉廢而郡縣之而天下卒以大壞夫郡縣之法勢不能重其權久其任如古諸侯也一旦奸民流竄盜賊蜂起其殃民而禍及於國秦漢之忽亡晉季之紛擾視三代之衰則偷矣夫王靈不振九伐之法不修則去封建而亂亡益迫王靈振九伐之法脩則建親賢而治道乃久三季之失非强侯失之失馭侯之法也內祖請刑之意變爲下堂矣宋薇治外之制依於晉鄭矣不此之呰而呰封建是因幽厲而廢文武也可乎曰然則春秋救周之敝將奈何曰制國如周初公侯之國不過方百里伯子男之國不過方七十里如五十里其軍賦之法大國千乘寓農者十萬人次五百乘次二百五十乘則五萬人及二萬五千人正羨之卒大國不過二軍小國不過一軍其徵發調遣之兵方伯不過二師諸侯不過一師小國惟卒旅而已故皆稱人以聽於方伯其諸侯世子旣教於學而誓於天子（書曹世子來朝是也）天子復與之賢師良傅（謂錫成公命是也）而理軍國者又皆天子之命卿（單伯是也）得其人如齊二守晉隨會漢之賈董亦足以佐治而名山大川毫阪要害之所又皆王官領之犬牙相制繡壤交錯平治則修朝覲聘享巡守會同之禮一方有警則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飛輓爰集其車三千不勞餽餉而可立致觀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雖萬世不敝可也在易

比之二曰比之自內貞吉言建親也其四曰外比之貞吉言建賢也漸之象曰居賢德善俗太公牽青周公牽兖召公牽甚康叔牽殷其自治皆儉於百里而紂之餘風殄矣二公分陝尚文治內而德廣之所及遠矣賢聖之才不世出則莫若修春秋之制得如齊桓晉文者以爲方伯連帥則滅亡之禍可弭（桓不能救）而侵奪之罪可正（文班侵地）君國子民求賢審官以輔王室以救中國持世之要務太平之正經詩終殷武之意也

地例弟二十六

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傳昧者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又注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

不加于例

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注地者重錄之

桓十五年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注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注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爲盾所會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

僖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注因本會于曹南盟故以地實邾婁起爲邾婁事也詳諱例

三十二年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注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注不地者起公就于晉也詳諱例

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

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郜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當存

襄三年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注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就上地

十六年戊寅大夫盟注不重出地者與雞澤同義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注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盟不地方使上爲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爲媵出地也

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注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郎同義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傳不地近乎圍也郎亦近矣

猶可以地也

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注不地者因都主國

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注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

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傳曷以爲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

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注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墮水而佚晉寇

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見灾異例

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見灾異例

隱六年鄭人來輸平見諱例
隱十一年公薨傳弒也不地不忍言也
桓十八年公薨于齊注地者在外爲大國所殺于國此危國重
故不暇隱也
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
夫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
子般卒注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
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
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扈之邑也諸侯卒于封內不地卒
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注左右皆臣民雖卒于會
上危愈於竟外故不言會出外死有輕重死于師尤甚于會次

之于人國次之于封內最輕
襄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諸侯卒其封
內不地地隱之也弒也見中國諱例
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地憂內
也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傳其地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不地在內
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注明當國者
在外乃地爾爲其將交連鄰國復爲內患故錄其地明當急誅
之
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
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注地者惡以好會誘之

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注不地者略也
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傳用之社也注不言社者本無
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
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蓋以築防也
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傳櫟鄭之邑不言入于鄭末言爾祭仲
亡矣
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陳儀傳衛之邑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
也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衛之邑不言入于
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傳邾婁無大夫重地也

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莒無大夫重地也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傳遠也
桓四年公狩于郎傳遠也
五年大雩注不地者常地也
六年大閱注不地者常地也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其言于濟西大之也
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巂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
公不遠勞百姓得用兵之節
襄十五年公救成至遇注量力不責故與至巂同文
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注地者絕外卒明當有卒外禮也

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注言至檉者善其得禮
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注言至穀者
未使齊也
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案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同見諱例
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地者臣子
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其地大之也注不地以衛者
天子大夫銜王命至尊順在所諸侯有出入當赴其難與國君
等也
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仁之也曰在招丘

悕矣代公執也注善其過則稱已美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
之地故地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
釋曰昔尸子之述春秋曰下襲水土說之者謂襲因也謂
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春秋一字皆以制法況會盟戰取書
重辭復漢之諸儒每言堯舜禹貢三代所域春秋所治考而
列之亦承學之先務矣然余觀傳之言曰器從名地從主人
又曰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
王者起興滅國反取邑不嫌不明大哉言乎春秋正中外十
九國卒葬表十七合王魯十九以張治法自餘雖小國不通盟會戰伐者
常畧之而況土地乎曰然則子思子所云襲水土不亦遠乎
曰夫何遠之有正封疆以建邦國表山川以設險阻春秋所

治仍三代之治也若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
加詳焉爾版圖之要水地之記司徒司馬司空之有司職之
豈聖王之事哉是故有所弗學而後其學博有所弗問而後
其問審有所弗思而後其思慎有所弗辨而後其辨明有稽
焉天文地理術數兵法之是求亦淺之乎視聖人矣

郊禘例弟二十七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三卜禮也
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魯
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
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傷
者曰牛三望望祭也祭太山河海猶者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

望祭也
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傳之口
緩也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郊必祭
稷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書改卜者善應
變得禮
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
不郊猶三望見災異例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傳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
當坐盜天牲故諱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傳用者不宜用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傳三卜之運也注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郊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雖吉猶不當爲也
哀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右郊九條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閔二年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大祫也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注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太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太祖周公廟陳者陳列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
定八年從祀先公傳順祀也注不書禘者後祫亦順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傳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書譏亟也注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
夏五月丁丑烝傳譏亟也注與上祀同爲亟也案亦譏不時夏祭薄冬祭盛也

右禘祫祠礿嘗烝九條

釋曰昔仲尼遊于兩觀喟然而歎魯之郊禘非禮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夫杞宋既不足徵周道則幽厲傷之坤乾之義夏時之等舍魯春秋其奚適矣坤乾雖亡夏時具在正月初歲祭郊也二月祭鮪言祭禘也禘以春夏祫以秋冬皆用仲月郊雩用孟月迎氣以朔氣之始天子制也是以春秋于僭八佾則曰大惡諱于僭六羽則曰小惡譏而郊禘獨不諱且譏者春秋天子之事也然則郊禘之僭何昉乎蓋僖公使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始爲之也里革之頌至深切矣其言成王

命伯禽也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其以天子之禮樂康周公也其言山川也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而已非若龜蒙鳧繹之保有奄有也其言郊禘也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惟恐其以非禮非道誣周公也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魯郊遊夏正而間以春秋言匪解欲辭也謂卜或不從又有鼷鼠災也曰不忒之爲言猶僭也乃申之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謂卜不從者唯不宜斯不饗也且以諸侯而欲受天子之福假以溢我誰其收之既多言弗敢也又申之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蓋曰皇祖后稷乃天子之皇祖周公乃女皇祖也以禘禮祀其不饗乎秋而載嘗以下譏大事所用也泰山巖巖以下譏三望也今妻壽

毋譏尊成風立聖姜也此非與春秋相發者哉昭公將誅季氏子家子以爲不如正己盔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其勢固然行父方請命于周而桓宮已設私家矣徹以雍舞八佾效尤雖甚其孰能禁之故孔子曰周公其衰又曰旣灌而往吾不欲觀之入太廟每事問曰是禮也益譏其小者而大者則春秋壹譏云爾惟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天子故爲朝天子雖時祭猶有廢闕況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哉禮之不明國乃滅亡亂賊之禍接跡天下其以此也夫

闕疑例弟二十八

隱三年日有食之注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

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注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

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悈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十四年夏五傳無聞焉爾

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無聞焉爾

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芶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注卽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不足陽下言于北燕者史文也北燕本在上從史文也

釋曰昔夫子有言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然則春秋受命制作故首卽改元稱王而兢兢於信史文何哉益其所更者皆新義所存由多聞多見而裁乎聖心游夏所莫能贊故曰其義則竊取之矣謂祖述憲章也其所不革者皆義已空貫則闕疑闕殆以明其無我學者所當取法故曰如爾所不知何謂述而不作也聖人之文欲使人疑疑而問問而得乃爲心得闕疑之意又欲使

人信信而執執而固斯莫能破故以其所闕知其無所闕哀十四年傳曰備矣是謂善學矣夫子以天縱之聖明天子之事而于策書大體猶詳愼如此然則不知而作之者猶欲以郢書燕說失其眞悲夫

主書例弟二十九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注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主書者不及事也

祭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

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

三年日有食之傳何以書記異也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

武氏子來求賻注主爲求賻書也
四年衛人立晉注主書者從受位也
五年公觀魚于棠注諸諱主書者從實也
莊六年齊人來歸衛寶注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
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注主書者從齊取也
十年宋人遷宿注主書者從宋也
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傳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
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
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注主書者起託君也
齊仲孫來注主書者賊不宜來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注主書者起文從實案二年注同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注主書者從內不絕餘
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注主書者從獲人例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注主書者錄王者所居也
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注主書者無出道也案三十一年注同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主書者從楚納之
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注主書者以起文公逐之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注主書者名惡當見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注主書者惡天子也
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注主書與甲寅同義
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注以主坐在君側遂爲罪也

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
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
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注主書者善[illegible]
之義齊
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注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据喜時平國反
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
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主書者起其事
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illegible]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注主書者惡納篡也

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注主書者喜爲大國所唁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注主言入者起其難也
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注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
有功顯有德與滅國繼絕世
定元年戊辰公即位注主書者重五始也
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注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
喪其寶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
五玉爲重
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注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
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
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注主書者與頓子同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注主書者善伯討

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注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注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

釋曰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為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為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是以說者各任其意離其宗何氏之于經其最密者也既稱決詖滛判若白黑而引伸觸類離根散葉貫穿周匝網羅究其又慮用之者輕重失倫源委莫究輒下宗

義以正指歸竊嘗以為先漢以公羊斷天下之疑而專門學者自趙董生齊胡毋生而下不少槩見何氏生東漢之季獨能隱括兩家使就繩墨于聖人微言奧旨推闡至密惜其說未究于世故竟其餘緒為成學治經者正焉

公羊何氏釋例卷九終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卷十

武進劉禮部逢祿申受著

災異例弟三十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記異也日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象君行外強內虛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朔也二日食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失正朔於前己巳是也晦日食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莊十八年三月是也是後衛州吁弒君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傳盡也注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尤甚也不書者後治夷狄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夫人僭公為齊侯所誘殺又見月日例

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注是後戎犯中國魯敝鄭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書者善應變得禮

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
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與上略同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注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溫晉里克比弑二君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
文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世子商臣弑君楚滅江六狄北侵中國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弑其君處臼齊人弑其君商人宣公弑子赤莒弑其君庶其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圍宋伐鄭勝晉中國病焉屈服彊楚之應
十年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鄫子四國大夫敗齊師于鞌齊侯佚獲君道微臣道彊之所致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戕殺尤重故十七年復食
十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爲彊臣所逐湨梁之盟信在大夫
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湨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偏之禍徧滿天下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湨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
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衛甯喜弑其君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同
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吳蔡莒弑君之應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陳蔡弑其君虔

于乾谿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注并十七年食恭與孛于大辰同占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周有篡禍
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弑其君僚又滅徐
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圍蔡

定五年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臣恣日甚魯失國寶宋
大夫叛
十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弒其君比晉大
夫叛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衞蒯聵犯父命蔡齊弒
君
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傳晦冥也震雷電擊也夷伯者
季氏之孚也其稱夷伯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此象桓公德衰强
楚以邪勝正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
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
成十六年甲午晦注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傳恒星者列
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
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星當見參
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
之象明天子微弱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霣未墜而夜中星反
者房心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齊分其
後齊桓行霸陽殺之會有王事
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傳彗星也言入北斗有中
也注孛者邪亂之氣彗者埽故置新之象北斗天之樞機玉衡
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息王都不能統政是後齊晉並爭吳楚
更謀競行天子之事宋齊莒晉弒君之應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傳大辰者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
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注是時周分為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
亡
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傳見于旦也注周十一
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
爭明者諸侯代王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
為秦所滅燔書道絕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不時也注有聲名曰雷無聲名
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于地中其雉
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
反于桓失其宜也發于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于桓之

之所致
庚辰大雨雪傳俶甚也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
以為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
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傳不時也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
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
昭四年正月大雨雪注為季氏
僖十年冬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
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
昭三年冬大雨雹注為季氏
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霣霜不殺草李梅實傳不時也注周之

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旱霣霜而
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
陰威刻索故陽冐霣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
遂之應
定元年冬十月霣霜殺菽傳灾菽也以異書異大乎灾也注異
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不重灾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
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强季氏象
也是時定公喜于得位不念黜逐之恥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
成十六年雨木冰注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
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
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注周正月夏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温
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
成元年二月無冰注周正月夏十一月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
房傳曰當寒而温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
任之所致
襄二十一年冬不雨注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
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注說與前同
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
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注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
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
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旱即能退避正殿飭過求已循

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
澍雨故善其應變改政
六月雨傳上雨而不甚也注僖公飭過求已六月澍雨宣公復
古行中其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大旱之日短而云灾
故以灾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灾故以異書注此祿去公室政
在公子遂之所致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所致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傳記灾也注新作南門之所生
宣七年大旱注爲伐萊踰時也
桓五年大雩傳旱祭也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記灾也注
善其能戒懼大灾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旱者政教不施之應
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
邱故致此旱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注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復會于鹹城緣陵
煩擾之應
成三年秋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邱甲
爲鞌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
七年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
襄五年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

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恩澤不施所致
八年秋九月大雩注先是出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
十六年秋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
十七年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圍不暇恤民之應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賦於民之所致
昭三年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
六年秋九月大雩注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繇賦之煩也
八年秋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
十六年九月大雩注先是公數如晉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貜卒民被其役明年叔倪出奔故秋七月復大雩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注見上及日月例
定元年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先葬而不恤民之應
七年秋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
十二年秋大雩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
桓元年秋大水傳記災也注傷二穀以上書災先是桓篡隱百姓悲哀之心既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
十三年夏大水注為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之所致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蝗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
十一年秋宋大水傳及我也注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也
二十四年秋大水注夫人不制逆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
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注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

亦土地所爲雲實出於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美於君
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注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舉水則嫌冬水惟秋無麥禾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疾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泆之所致
宣十年大水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蘱役重民怨之所生
襄二十四年大水注先是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比與師衆民怨之所生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傳動地也記異也注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制于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

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
臣二弑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尤甚
昭十九年己卯地震注季氏猶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
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
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弑僚滅徐故日至三
食地爲再動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
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伯晉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
昭五年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傳涌泉也注盛戰而涌

爲異也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鬬百姓悲
怨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
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傳河上之邑也言崩襲邑也爲
天下記異也注襲者嘿陷入於地中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
也河者陰之精爲下所襲者此象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
襄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
成五年梁山崩傳河上之山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爲天下
記異也注故不日以起之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
四瀆所以通道中國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爲海內
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溴梁之盟
徧刺天下之大夫

隱五年螟傳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
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
八年螟注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
莊六年螟注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煩擾之所生
桓五年螽傳記災也注煩擾之所生與上旱同說
僖十五年八月螽注公久出煩擾之所生
宣六年八月螽注先是公伐莒取向比如齊所致
十三年秋螽注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
虛下求不已之應
十五年秋螽注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
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

冬蝝生傳蝝生不書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
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宣公能受過變寤明年
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變螽言蝝以不爲災
起其事
襄七月八月螽注先是鄭小邾婁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
季孫宿如衛煩擾之應
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傳記異也注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
二月夏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埋
自是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
十三年九月螽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
十有二月螽注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

宣十年饑傳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百姓飢乏當自省減開倉廩賙振之

十五年饑

襄二十四年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傳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之心不重宗廟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

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傳小寢也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何以書記異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于小寢內各有一宮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

在後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亦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于齊女故經亦云爾

成三年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傳宣公之宮也謂之新宮不忍言也三日哭禮也記災也注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强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傳其言及兩觀微也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記災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主觀爲飾故微此本子家駒諫

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爲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毀廟也言災復立也不言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不言及敵也記災也注災不宜立

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災傳亡國之社也蓋揜其上而柴其下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强吳齊晉前驅滕薛夾轂魯衞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狄者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大之

也其日大之也其地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注以日嫌夷狄不能偏戰也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後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傳痢也外災書及我也注痢者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象痢與癘同癘者癩也齊宮女市女擱七百之應

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傳言之口緩也注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淸而災

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注
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愼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
寤重有災也
定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傳不言所食漫也注
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衆
錄內不言火足也
哀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注災不敬故
莊十七年冬多麋傳記異也注麋之爲言猶迷也象魯爲鄭瞻
所迷惑言多者以多爲異
十八年秋有蜮傳記異也注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
不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

爲異
十九年秋有蜚傳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虫也象夫人有臭
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記異也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
也注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鸜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
欲國自下居上之徵其後季氏逐君
哀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記異也非中國之獸也孰狩之薪
采者也以狩言之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
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
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

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
于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
太平以瑞應爲效也
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
宋都傳外異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王者之後有亡徵非親
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
介者皆有似宋襄之行欲行霸事不納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
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
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
詳錄天意也
文三年雨螽于宋傳死而墜也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不言如

雨言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醇衆死而墜者羣
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朝廷久空蓋由
三世內取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
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成周者東周也宣榭者宣宮之榭也
樂器藏焉爾外災何以書新周也注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
東周成周者本成王所定當宣王廟不毀者有中興功室有東
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天子之居稱京師宋
災不別所燒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
襄九年春宋災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注
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
三十年五月甲子宋災伯姬卒注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

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傳陳已滅矣言陳火存陳也曰存陳悕矣
注災異為有國者戒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然之象此天意欲存
之故從有國記災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
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四國天下象也是時王室亂諸侯莫
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

右日食三十四晦二星變四震二雨雪雨雹各三霜二
雨木冰一無冰三不雨七大旱二大雩二十大水十地
震五地陷山崩水涌各一螟三螽九饑三無麥苗一大
無麥禾一火六人病一疾疫一牛禍四蟲禽獸異四雨
一螺生一有年一大有年一麟瑞一外災異八凡一百

四十五條

釋曰災異者聖人所以畏天命重民命也聖人之教民先之
以教而後誅喻之天之告人主先之以災異而後亂亡從之
其任教而不任刑一也六經皆言災異詩禮師失其傳伏生
之于書京房之于易董仲舒劉向之于春秋大義略同惟劉
歆為異其于天人相與之際皆能精微眇以喻其意通倫類
以貫其理則皆措之于事而可行非槩以恐懼修省之言惑
當世也夫陳說先王而失譴告之指謂之不學無術魏以後
儒者是也諱其事應之著而不肯感言于上謂之曲學阿世
谷永翼奉之徒是也善乎董生之言曰春秋之所譏災害之
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推此以應變是謂求病

而用藥聖人撥亂反正尤重于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必至于
太平以瑞應為效而後地平天成之道著則莫近諸春秋也
故觀僖宣之蝗霜而功美過于無災甚召沴而不知變則傷
敗亦不遷日大之所壞不可支也易中孚傳行之政不改而
災自除者觀本所起以知存亡謂有賢者持政明天意去此
郛來者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于山川蓋謂
此也故遇災而懼中主優為之不見災而懼則非致災之由
而弭之禎祥畢致而王道終矣夫聖主循樂求忠臣之諫而
況天譴乎樂天者保天下之受之之謂也詩曰潛雖伏矣
亦孔之灼故人受陰陽之氣以生若水之漸魚也魚游于
淵而水為之渾人以邪亂彼氣化而天聞其腥天之在人者

曰性人之受天者曰命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而先後之動靜
順逆之氣朕于不聞不覩而樞機之應若山川出雲而天降
時雨因其厚薄廣狹而為之蓋詩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言致一也人君自仁愛而天仁愛之人君自昏昧而天亦應
以昏昧而仁愛之詩又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事天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公羊何氏釋例卷十終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一

公羊解詁箋原敘

余嘗以爲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亾二三世之言經者于先漢則古詩毛氏于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爲完具然毛公詳詁訓而略微言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劭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鄭康成二氏爲宗然喪服特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則始元終麟天道浹人事備以之綱羅眾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故董生下帷講誦三年何君閉戶十有七年自來治經孰有如二君之專且久哉余自童子時癖嗜二君之書若出天性以爲一話一言非精微眇通倫類未易窺其蘊奧何君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眾說整齊傳義傳經之功時罕其匹余寶持篤信謂晉唐以來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三傳故于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惟一二然多牽引左氏其于董生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稱爲入室操矛宏獘之風斯異于專己黨同者哉余初爲何氏釋例專明墨守之學既又申其條理廣其異義以裨何氏之未備非敢云彌縫匡救營衛益謹庶幾于春秋繩墨少所出入云爾康成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余發明何氏竊取斯旨以俟世之能墨守者董理焉嘉慶十有四年十月戊子朔提月武進劉逢祿譔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一　　武進劉逢祿學

公羊申墨守原名解詁箋

隱公篇

元年春王正月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解詁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箋曰易上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子夏傳云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說文元从一从兀李兆洛云當从上从人與仁同意善之長也案古文仁从人一心李說後考漢志云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乎天謂之元以為道生天地者老氏之徒也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解詁以上繫王于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箋曰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畧說曰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為三王絀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黜為九皇下極其為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推庖犧為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為黃帝推神農為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招舞故以虞錄親新同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託始猶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上下百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墨子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漢人叙題虞夏者妄也託始二帝人統之正託始文王一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解詁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于正月故曰政敎之始箋曰大一統者通三統為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尚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尚質也

成公意也解詁以有正月而去即位知其成公意箋曰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與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嫡媵立長貴之法以正幽平之亂以維王者之迹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其為母卑也微國人莫知解詁母俱媵也國人謂國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箋曰以桓為貴隱為卑者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解詁禮妾子立其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鄭元駁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為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于妾子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慎謹案尚書舜為天子瞽瞍為士明起于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于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元駁曰禮喪服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為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

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通典嘉禮

箋曰不書即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即哀之未正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訓大夫得再取也天子諸侯不再取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爭嫡其禮坊因僭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于傳文子以母貴之下增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乎且是子尊得加于父母也舜不王瞍禹不王鯀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大王皆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敝也春秋正其辭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於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誼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癈入之傳灼然其為說亦必以適母在即稱夫人紆謬其詞又以士庶為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自破其例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于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然呂立薄妨于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毋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為俗師竄改無疑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解詁成風稱謚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得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禮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賵者起兩賵也据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即卑稱也比夫人微故不得比及公也箋曰穀梁得之不稱夫人者以天王臨之而見正焉如以為桓母於義得稱夫人則隱為桓立不得尊桓母乎尊桓母公意不益成乎譏兼之非禮而曰惠公仲子假而曰使宰咺來歸惠公之賵仲子之賵譏兼之意不益見乎君之與妾非公與夫人也夫人抗公且以不言及成誅文況以妾抗君曾是為聖人之常辭乎言及者別尊卑文仲子微反以不言及見別于夫人曲矣譏不及事似也鄭箴膏肓云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兼之非禮禮弔含襚賵臨同日畢事止一人兼行若每事須一人則信

如趙匡所云蓍王朝之臣不足充喪禮之使也且使舉上客
而不稱介通例也使歸惠公仲子以別尊卑不亦可乎
禮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使一使以異尊卑非孟子所謂
不知務乎何解公之喪云加之者喪者死之通稱非配公之
稱故加之以絕之云加之者起兩賵賵獨非通辭乎仲子之
卒不書正也且在春秋前也古之禮諸侯於慈母無服於庶
祖母亦無服與尊者爲體喪者不祭故也隱以仲子之喪赴
於諸侯天王下賵妾祖母交譏之何云書者不及事於義
險矣

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解詁云言
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
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乃始記于
竹帛故有所失也箋曰胥紀之本爵則桓二年之紀侯爲加
爵明矣春秋無虛加之辭也存伯者闕疑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
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箋曰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
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爲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
有三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甚誅之也篡不明殺無
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
成公意乎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反得稱夫人乎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
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
言爾成公意也解詁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
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尊桓
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
其意成其賢也箋曰穀梁子得之其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
夫人也斯失矣禮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
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鄭注謂適祖姑
可也此士制也周爲姜嫄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不毀以義
起非常制也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于子祭
于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爲夫人故爲之考宮若成之得不
以祔于王母乎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
公之樂以明孝惠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言也何君
以爲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

初獻六羽解詁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
事獨奏文樂箋曰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
先王之功也周于姜嫄廟用樂舞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實
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謂王元服所祭者興作也諸侯
既不得親祭妾祖母與妾母安得奏文樂乎

七年滕侯卒解詁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
禄祭故稱侯見其義箋曰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于
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禄祭互相足也禮已孤暴貴不爲父
作謚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義此先
書滕侯卒者明王者有先施之誼所以懷諸侯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解詁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銜王命至
尊順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箋曰何
君明守土之義精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

一三　丑　續修四庫全書第38　返反内

子之使故貶而戎之也此與貿戎爲戎晉同義當得其實

八年辛亥宿男卒解詁宿本小國不當卒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襃之也箋曰滕侯卒不日此日者其國早滅於宋不能至所見世見正文故盡其辭

九年俠卒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解詁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界也箋曰禮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弔臨襚賵士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也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解詁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箋曰一人弑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此類是也

桓公篇

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解詁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箋曰隱會皆不致者狐壤之獲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弑又不討賊故絕臣子文明當誅臣子也

三年春正月解詁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耳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箋曰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經及穀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未無王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也桓之弑諱督之弑者二月者殷正月也（正月字誤見考異）王二月者脩廢殷弊王正月者述由文王茲義率殺刑茲無赦此春秋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二年有王見始也亦失之爲漢制云者在漢言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解詁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箋曰以火攻人君大惡也曰言之何遠也賤桓也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

公不見要也解詁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箋曰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以桓弑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於郎盟於惡曹是也

莊公篇

二十年夏齊大災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解詁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痢者民疾疫也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箋曰釋文瘠本或作㾊或作漬當是嚴氏本痢與癘同類也此齊宮女市女閭七百管仲招徠商賈收夜合資以充國

用之癈徐彥據晏子春秋云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
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解詁時魯有夫人
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避
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
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箋曰經傳文省當从
穀梁作眚跌佚之誤忌眚爲已責之已譏失罪也何君失之
穀梁傳曰肆失也（按大告文佚字）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
之葬也范甯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
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災謂罪
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
應誅絶誅絶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之嫌天子許

之明須赦而後得葬于義穀梁爲長國君無故而赦刑人亦
春秋所譏也不專以譏爲義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以身不
正不足以正人也文姜於王法當服焚如死如之刑魯臣子
上爲莊公不得誅母生則絶之死則棄之棄如非流宥之刑
也（說見易注）謂棄而不葬不得入先公之兆域也故必以大眚
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天子之葬即春秋之葬穀梁無以
春秋當新王之義當以公羊條例隱括之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解詁殺君之子重也箋曰不言大夫者未
爲大夫
二十有四年赤歸于曹郭公傳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
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解詁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
赤下者欲起曹伯爲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諡之爲郭公而

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箋曰
何氏似失傳意傳以赤即郭公所謂諸侯失地名也言郭公
者猶州公虞公之例奪其正爵倒在下者曰授爲赤歸于曹
著辟例也削其本稱而復著臣下之稱於下起其盜天子之
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爲曹君而復誅亾國之罪
不相掩也不言出奔從微國出入不書例也
二十有五年伯姬歸於杞箋曰何氏云不書卒無服也其言歸
何内辭也公一齊襄也
二十有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
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
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解詁諱者上出奔嫌辟難
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

曹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箋曰有師命不可去爲曹
羈張義故以觕者曰侵言之
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傳何以不稱弟殺也解詁
據公弟叔肸卒又云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弒
君箋曰牙爲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不知問桓莊之世大夫
皆不卒因非賢君假以見所傳聞世恩殺文也傳當云其稱
公子牙卒何殺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傳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
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解詁未踰年之君禮臣
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箋曰
禮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閔繼弒不言即位臣子一例
也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謂大夫士制也世子主喪而殤

皆正體禮所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也不稱公赴于天子命之後而不請賜謚未成君也祔於祖廟而以君父之服服之繼統之義也其支子之殤與無後者不得祔也子般不書葬未成君也豈無子之謂哉

閔公篇

元年傳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旣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解詁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箋曰得臣黨遂弒赤季友知賊不誅坐視子般閔公之弒以成其立僖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公殺慶父見之弒君之賊吾聞大義滅親矣未聞親親得相首匿也

僖公篇

元年楚人伐鄭解詁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取當慕賢者箋曰與楚交婚爲大惡者言自比於夷狄也進楚所以避外公也又曰據傳文及穀梁言之無取楚之事則此爲漸進文

三年徐人取舒傳其言取之何易也解詁據國言滅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箋云此如狄滅衞諱滅言入正爲桓公諱傳順經諱文何君失之

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解詁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

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祫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夫禮明以逆不書（亦以妾爲妻）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者不書也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預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箋曰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春秋因假以見王義故曰吾魯何適非以爲內小惡不諱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德功臣與享其審諦昭穆也商頌長發備矣傳以夫人爲聖姜穀梁以爲成風皆立妾之辭非禮也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妻聖姜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戡也皆微辭春秋之制諸侯世子誓於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卽位逆夫人備左右媵姪娣焉聖姜蓋僖公未卽位時取於齊者經無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入之文故傳存疑辭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解詁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箋曰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葬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款同例

十有七年夏滅項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解詁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爲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亾者明繼絕存亾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蓋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畧小國箋曰何氏云凡諱者從賢爲桓諱滅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强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褒封之非所聞也不月畧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遠矣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解詁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取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箋曰何君說本董子宋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於義穀梁爲長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爲築宮則躋僖之意不始於文公夏父弗忌矣是若言不若也詩又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亦微詞也災戒若曰閔當序侶穆不當爲築西宮故經亦云爾

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

申墨守　十三　益一齋校刊本

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解詁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箋曰穀梁子曰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江熙曰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鄭發墨守曰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母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致而亂作出居於鄭自絕於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爲母得廢之則左氏云已歿矣疏見本案據左氏事說經此鄭君之陋不足以難何氏但公羊引魯子之說本存疑辭意猶以爲春秋得絕之非云母得廢子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王子有行遜之權貴戚且不得易位而謂臣下得專廢置乎稱母命廢王者趙盾之故智而霍光王莽祖之以亂漢者也春秋爲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出者猶公孫於齊之義非謂意如得逐君也穀梁子謂失天下鄭君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於鄭者明天下當憂勤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於狄泉同義故晉文定王從常事不書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解詁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箋曰正伯子男爲一也辭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說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

二十有八年陳侯款卒解詁宋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箋曰何君以傳惟云爲襄公諱知不爲齊桓諱又以衛於宋襄不書葬爲盈辭解爲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諱爲褒文非從賢也

申墨守　十四

衛元咺自晉復歸於衛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解詁言復歸者深爲伯者恥之使若無罪箋曰言復歸者移惡於衛侯鄭

遂會諸侯圍許解詁伯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偃武修文以附疏會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此衰故不成其辭箋曰不月者與上壬申同月上已去月不能復出非刺文公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解詁齊本爲伯者所遷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以得故當坐取邑箋曰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莒戰書取汶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重在同姓故爲爲久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注似失之

文公篇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解詁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解詁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箋曰禮君於士有棺中之賜記稱含襚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含賵妾母當文見譏明矣不必去天也不及事去天尤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事在五年以後經未嘗別加譏文也穀梁子譏僖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傳桓無王文無天隱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詳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于無王之人同例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

七年遂城郚解詁王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箋曰以証上三月甲戌爲內辭猶圍成書師還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解詁禮王於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据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箋曰穀梁得之妾母以子氏也若適母序子下妾序君下惠公仲子公羊說于禮爲不順于文爲不辭兼之非禮解已見前

十有三年世室屋壞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解詁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又云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箋曰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壹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荀卿之徒据其後侈陳之非經誼也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里克作頌所爲著莊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六隧襄王曰王章也不可焉有成王而以非道說周公哉

十有五年單伯至自齊解詁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箋云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

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解詁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戮之之制此所謂死刑有輕重也梟首斬要秦漢以後法耳

十有八年秦伯罃卒解詁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箋曰秦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繆公之賢且比接內也按左氏及太史公紀秦紀始年紀表十二諸侯書封禪皆以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襚十二年使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為賢繆公能變追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聘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為典且難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意矣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解詁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箋曰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弒也子赤齊出也故為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弒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於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於卒也去日以明首從非分輕重也所聞世大夫卒無罪日有罪不日行父未與聞故從日卒正文

夫人姜氏歸于齊解詁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嘗者重絕不復反箋曰不日者無與別有罪無罪

宣公篇

十有一年丁亥楚子入陳解詁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為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箋曰日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解詁據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反言納也徵舒弒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為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弒君為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箋曰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于陳也傳言二人黨惡即詩刺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者非以其訴楚討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勿受非善文也主書者刺楚不誅惡人若以二人無罪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歸于陳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解詁不從殺泄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箋曰何氏膏肓以為泄冶無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泄冶當去葬故不足也

成公篇

元年三月作邱甲傳譏始邱使也解詁甲鎧也譏始使邱民作鎧也箋曰何氏依穀梁解之左氏服虔注云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杜預曰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似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故云十井而賦一乘若如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據天子畿方千里出車萬乘言之馬融以十同之地開方爲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皆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傳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解詁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箋曰來盟者皆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故不舉重惡屢盟也例皆月此經及十一年郤州襄七年孫林父十五年向戌皆是所見世不著亦惡不信

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傳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解詁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爲重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惠伯直先見殺耳不如荀息死之箋曰叔仲惠伯之保傅子赤似荀息先子而死似孔父經于子卒之上不書叔彭父卒非不如荀息也董子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惠伯之忠貞既以孔父荀息賅義矣所謂省其贅也

魯人徐傳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解詁弟無後之之義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箋曰書仲孫則嫌于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于嬰齊別有賢行且疑於僅以別嫌于歸父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著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兼爲見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

襄公篇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蓋舅出也解詁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但莒外孫故曰舅出箋曰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巫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但莒外孫故曰舅出徐彥解爲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又新婚于杞故相與往殆于晉情事最合

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解詁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貪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箋曰傳文莒鄫二字誤倒穀梁傳滅鄫義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鄫出也鄫子黜巫而立之巫來訴於魯爲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胥立者戚之會貶鄫人于吳下而莒子無貶文也傳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誤下滅鄫解詁同

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稻解詁不殊衞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衞先通好見使卑故不殊蓋起所恥箋曰何君約左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于大國未足爲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明文董子曰衞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必復著魯衞吳同會文也

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解詁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尚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于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箋曰保辜不得施于君親傷君弒君誅無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

十有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解詁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異義春秋公羊說云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所以重昏禮也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駁曰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至尊其于后猶夫婦也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孔子對哀公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箋曰禮云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戴鄭君之論正也何君桓八年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師許君說猶為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辯自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解詁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箋云宜云諸侯不誅崔杼故卑錄之曰者偏刺諸侯不討賊也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傳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解詁以名卒閒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反舍巢不生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箋曰穀梁子曰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見以伐楚卒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于義為長

二十有七年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箋曰再言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目而後凡也會盟不舉重者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自是晉弱楚強諸侯奔走事夷狄也曰者惡楚詐也惡人非止衛石惡若蔡公孫歸生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也

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解詁時雖名諸侯使之恩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亾禁作亂也箋曰諸侯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書晉趙武以下會于澶淵歸粟于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當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為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時蔡世子般以子弒父臣弒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彝亂而天理滅矣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不討賊也不書魯大夫內大惡諱也

此義本胡氏實據傳解詁

昭公篇

元年三月取運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解詁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爲內喜得之

叔弓帥師疆運田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解詁畏莒有亂臣賊子而與師與之正竟刺魯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箋曰西運魯齊同壤東運莒魯同壤上年莒弒密州魯不討賊而取運故諱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篡魯又不討而疆運故變文加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與莊元年浚洙傳畏齊也同例

此不言曷爲畏莒也辭不討賊也乃省文魯兵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非從莒取也傳云內邑順經諱文解詁俱失之

二十有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箋曰夏武誤錯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解詁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之箋曰不日者卒本不日

三十有一年冬黑弓以濫來奔解詁夫子本以所知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除馮弒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于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公扈子有見言箋曰春秋之義事在元年前者罪不追治功必追錄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辭末乃以公扈子之言爲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干王事而意合乎讓夫子追通之以救末世爭篡之禍若宋馮之不書篡而書葬爲盈諱文以明讓賢之辟然皆當國則已有所見矣穀梁言深諱文必有所見通例也猶必曰以成宋亂曰取郜大鼎于宋此與宣公弒子赤以濟西田賂齊而書即位者法無異也若篡弒之罪可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夫子通濫之意而爲言亦非

定公篇

戊辰公即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解詁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日之書者重五始也箋曰本例應追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如桓宣之文因定哀多微詞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即位之日書之則篡文顯而微矣傳所云者所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解詁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箋曰傳例云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此因災見且以張王文猶郊禘也

四年劉卷卒解詁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于天子也箋曰存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

五年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解詁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爲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甯箋曰不貶者著所見世例亦微辭也

八年從祀先公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解詁諫不以禮而去曰叛箋曰叛者謂陽虎之屬也逆祀當出季氏之意欲明其立僖之功文公不知正之耳從祀亦非定公之意陽虎欲更季氏之政定公亦不能違爾

睋而曰解詁望見公歛處父師箋曰王念孫云睋俄通借漢書或作蛾非望見也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解詁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箋曰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解云魯恐故書

刺微弱也當爲一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解詁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箋曰月者魯盜在齊晉欲藉齊晉以彊國上齊衛次五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解詁上平爲頰谷之會不易故月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于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徐彥解云家語及晏子春秋文按二書皆僞未必何氏所據箋曰左氏穀梁氏太史公書並載此事唯公羊子傳歸運讙義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何君解曰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義例闕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用夫子則聖化及天下豈以區區反侵地爲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沮撓魯政卽歸女樂之幾受女樂大恥不可言也而左氏穀梁氏以反侵地爲聖功陋矣頰谷書致者蓋齊以魯有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桓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怵惕魯以聖人相君而置之危地且效曹沫屈建之詐設兵刑以逼好哉何君依違之辭去之而義益長矣此二注及下謝過一節須刪之

十有三年晉趙鞅歸于晉解詁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箋曰傳例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亂賊故上入邑以叛同文趙鞅挾君勢惡尤甚故變文以起之曰歸者著其以淸君側爲名書入

則不能著非爲善辭也歸者出入無惡其出也入邑以叛其入也必挾君以介故反與以出入無惡之文此變例中之正例也若欲赦之則當以出惡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此與趙盾復見同義

哀公篇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解詁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爲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箋曰書世子者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卻缺貶趙鞅不貶者畧亂賊也丁履恆云父有子者蒯聵爲父輒爲子蒯聵似可有輒之衛子不得有父者蒯聵爲子靈公爲父蒯聵靈公所逐輒乃靈

公所立蒯聵不得有靈公之衛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箋曰蒯聵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罪
廢得立適孫文家法也
八年吳伐我解詁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
去箋曰此所見世著治太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
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蠻貊正此
義也從吳界來伐上見者明魯與春秋異道不得相下也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解詁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
疑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箋曰正上以來爲獲歸且
制畏齊而後歸益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解詁
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

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埋箋曰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
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據當時實測非不知
歲本也時周不頒朔國自爲正官御廢職閏餘乖次經於十
二年再書十有二月螽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以明
改建夏正之數云
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解詁周十一月夏九月
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于此旦見與日爭明者
諸侯伐王治典法滅絕之象箋曰堯典夏時冬至日起虛危
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
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于日至春
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尚未繫于日且司歷失閏一月昏時
火尚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巳翼軫之次也秦楚相滅之
歷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解詁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
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箋曰春言狩下
當增不從狩耶以正月譏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明
以替文宜有正月也桓四年例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二　　武進劉逢祿學

公羊廣墨守

君不行使乎大夫天王得行使諸侯者注謂有不純臣之義其然與曰此當爲王魯辟天王之使猶諸侯之使也且君不使乎大夫亦春秋文例以正褒貶爾非事實也王魯而魯臣如他國雖變文不言使非天子下勞之義乎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雖爲避內難張義而不言葬原仲于陳（據告糴于齊爲私行文）仍言如者非行使大夫之實乎祇以特書不干常例因不相避爾凡君行使乎大夫如齊高子之屬原因國家公義而何有自貶之嫌外交之疑乎唯天子使乎諸侯則直行聘而諸侯使乎大夫必先聘其君而後及其大夫如公子友如陳而後葬原仲此禮之大經也若徒以葬原仲爲私行則疑于外交矣

外大惡書小惡不書內大惡諱小惡書然則侵伐戰圍入者爲小惡乎大惡乎曰方伯連率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非大惡也兵連禍結伏尸流血無已時亦非小惡故外內深淺悉舉之聖人之禁暴重民也取邑比于用兵侵伐爲淺故外取邑但疾始不常書滅國比于入而不居爲深故內獨諱滅也

齊襄伐紀義兵也刺魯不救紀不嫌于壅塞義兵乎（案僖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義兵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于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曰襄之志孝子之志也而其事則壞法亂紀以王法禁之不得爲若行則齊侯合乎爲孝子而王義立矣故有齊之復讎知讒人之禍及子孫雖久亾而不得怨且著天子信讒之恥及子孫而不得不爲之存紀有魯之救紀知諸侯之不得讎天子而拔天子且著強有辭者之不能馮弱犯寡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曰然則齊遂不復讎乎曰刺魯者非責使非齊制紀之遂亡而不能存也以魯侯之義爲請于天子以變置其君之爲讎人子孫者則存紀之功與復讎之志非皆魯之所成乎故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隱之也其義當與曰否外諸侯有立納人之事雖其所立春秋皆予以與辭（以立篡見例其餘皆不明者不錄）以爲諸侯不得私有其國家大夫不得專廢置君撥亂之原莫急于此周官九伐之法所謂放弒其君則殘之其國絕也曰然則魯閔僖篡皆爲篡乎何美齊桓之能繼絕也曰春秋之法爲上無天子制也既假齊桓爲方伯使若承天子之命擇其賢而立後于魯者使之繼世如此而可免于篡而治法不可不立也莊閔

位不書即位以爲非弒君之賊也其受國則不與也猶救邢城楚邱緣陵之不書齊侯也亦有王也曰然則文成諸公非必命于天子而書其即位得無與乎曰春秋之例常事不書諸侯世國天子不問已習焉而罔覺若有一人如魯武公之以括與戲見王春秋必變其文而特筆之以譏當世之無王者今此天子之所建置不過衛侯鄭曹伯襄之屬而諸侯之世子既無國學教胄之典又無皮帛眡子男之事則亦等之常事不書之例若皆誓于天子先君沒而致國天子天子復命之者然亦猶閔公會葬平王而平王之葬遂不見于春秋是也此春秋受命制作之大義也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曰不言其大夫弒爲中國諱然則春秋不嫌于失賊乎曰春秋非爲一人一事書也

任誅一弒君之賊而凡爲賊者統此矣故以楚靈伯討齊慶封而罪遂之不氏叔孫得臣之不日卒其罪皆定矣

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注謂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夫文武持政夫子之言內外皆合所謂道寄焉安在乎曰文武之世道在天子克商之後惟紂都爲亂國滅國五十自是無敢爲篡弒者故刑新國用輕典夫子無位而春秋積亂世衰道微甚于商季賊不討不書葬者將與殺之所謂刑亂國用重典撥亂反正莫近春秋是之謂也

桓莊之世不卒大夫注以爲二公非賢君無恩禮于大夫其義當與曰非也桓與翬弒隱而立傳所謂無臣子也莊不能復讐而反通讐胥大夫曾不聞有以大義責其君者春秋以爲與無臣子同夫討慶父于閔公既葬之後春秋猶以季友僖公之緩追而去閔公之葬而僖之大夫得卒者猶知討賊之義詩頌僖公云雖有不孝自求伊祜稱也曰然則何君之說其不然與仲遂得臣之卒又何說也曰春秋之義不必盡人而討之而張三世之法又最著者也故于所傳聞世見治始起于衰亂之中已立此盡誅一國之重典至所聞世見治升平則不必復著此義也如何氏之說隱傳賢君宜有恩禮于臣桓莊不賢遂無恩禮于臣則宣定之篡弒亦得爲賢君昭公之出奔亦得爲有恩禮邪（卒叔孫舍叔倪在孫齊後）張三世之法討賊之義何君顧之最密而于此事失之（案何氏以所傳聞世不必日卒耳然春秋張三世止須一見此益師卒及所聞世外離會書亦止備兩一見省文也）

顏子問爲邦子既告之以三統終之以韶舞復戒之放鄭聲遠佞人誠以此二物者足以壞亂四代之治者也三統韶舞經既詳言之遠佞之戒一志于僖公之閔雨一志于鄭詹之逃來蓋深切著明而不聞戒鄭聲何與深察春秋無物不在而況治亂之大綱其有不備與曰子不聞定公城莒父之年去冬以明臣道之不終乎夫鄭聲之亂聖政聖人既以去就爭之又以暴揚君父之大惡雖以立千古之治而非臣子忠厚之道也故不書齊人來歸女樂亦不書孔某待放于郊僅以冬陰象臣特削之以自責嗚呼深切著明孰過乎此

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子之道同符文王固矣而春秋多損周用夏改周從殷者何與曰夫子不曰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乎又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生乎今之世舍今世其曷從而夫子所謂從周者從其監二代也從其監二代而損文用忠變文從質乃所謂文王在茲也即以改正朔言之在易之臨商正也消于遯遯周之八月也文王于臨繫八月之辭始奉商正終改商正不得已也春秋始于周正終于改周正亦不得已也而皆始于繼天奉元養成萬物先聖後聖若合符節同其道而已禮樂刑政豈相襲邪

五經異義引公羊說許衛輒拒其父鄭君駁之左氏以爲大惡果孰然與曰是後儒失公羊之義而鄭君不能正之左氏說爲大惡則更非也經于晉之納蒯聵既不予以入于衛而于齊國夏衛石曼姑之圍戚同例于宋華元與諸侯之討魚石則以蒯聵可誅即輒亦得拒之者然而于蒯聵稱世子（不稱子明不得立）不予以當國之文（據不去世子）則不責曼姑以誅也不書輒之出奔則不責以拒父也故傳微辨之曰曼姑受命靈公而立輒義得拒之而已其論輒則曰受命靈公義可以立而已然則晉納蒯聵輒

不亡拒則當延之他國而曼姑之拒輒不得以己之私亂其義也蒯聵既逐而曼姑僅有靈公之命無輒之命卽乘勝而誅蒯聵亦可也漢宣帝時有詐稱衛太子入京師者皆皇不知所爲惟雋不疑治公羊者引義正斷乃得其實然則春秋別嫌疑明是非有國家者可不論法邪

春秋內其國諸侯之來伐者皆諱之如莒人伐我東鄙齊人伐我西鄙是也注云榮見遂亦以彊王義也而于哀之八年則曰吳伐我十一年則曰齊國書帥師伐我注云不言鄙起圍魯不言圍諱也然與同此其義亦在張三世董子著之曰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爲遠祖宗定哀爲考妣所傳聞世詳于治內所聞世詳于治諸夏所見世治及遠夷則大一統也故基壞之所加潤澤之所被當此之時魯無鄙疆中庸述春秋之化至于天覆地載其義畧同何君失之

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言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成三年晉使荀庚來聘衛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注云以不舉重連聘言之知尋舊盟二國既修禮相聘反復相疑故非之然則經言來盟者果聘而盟與何獨不非之也曰經之意蓋亦非之而不及重舉聘與盟之辭者亦所傳聞世治詳夏畧至所聞世始詳正之注非也

春秋始元終麟之化固以刑措爲本矣而治起衰亂方用重典則刑制亡不廢不識考諸三王而仍肉刑邪抑有所改邪曰孝經說述孔子之言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衞加應世黠巧姦偽多故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三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則肉刑未嘗廢也經書閽弑吳子餘祭者守門刖官例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春秋譏刑人守門蓋依于古也

齊桓存亡繼絕服楚尊周何氏以爲可覆滅譚遂項遷陽降鄣與弑及終身之惡然與同春秋非爲一人一事而作桓文之事其惡不相揜有明天子皆誅絕之罪也且祭桓侯以不能防正其姑姊妹而貶在字例謂之蔡叔齊襄桓之內亂則爲獸行也豈直蔡封人魯申之不能正家而已焉可覆也且何氏以叔術妻嫂爲輕于殺殺顏者重者既以讓除而輕者直置勿論是啟滅禮犯義之門而大失經傳意也凡事在春秋前者罪不治而功必錄所謂惡惡短而善善長也故妻嫂拒王之罪久在改元大赦之令而讓國之後則當與曹公孫會並錄以分輕重云爾且傳之意則以公子之言爲徵信則亦以妻嫂犯命爲功不足除矣曰賤濫之旨既得聞命矣春秋爲齊襄諱滅紀爲齊桓諱滅項爲晉文諱篡立則豈非以功除罪之意邪曰何氏不云乎凡諱者皆從質爲之正其義使不得若行也襄之滅紀乘義爲利正其辭曰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殺之且不可況滅之乎若曰既以復讎爲心所謂復讎者不除害而其事乃白若乘義爲利人將以爾爲貪紀而爲之而事祖禰之心反晦則將引楚虔誘討滅陳蔡之例正其名而奪其國爾云爾豈覆惡之謂哉齊桓晉文之滅國篡立亦皆是而已今人有救一人之功有殺一人之罪法不能以其功宥其罪春秋明正其辭曰滅項而何氏以爲桓公不當坐滅人豈通論邪又如趙盾之不討賊趙鞅

之清君側春秋明正其辭曰弑曰叛恐人疑于弑叛一例也故趙盾復見趙鞅書歸非原而宥之也若曰爾以不討賊爲得免乎是亦與弑同科矣爾以清君側爲得免乎是亦與叛同科矣猶先定其罪名而後列其罪案也而何氏皆曰赦意不赦事董生以爲隱而不刑亂賊復何懼邪夫討賊之義盾豈待晉史之責而後知之利其弑而無疾痛之心雖百世如睹也既利其弑而無疾痛之心則其平日之懷怨蓄怒而欲傳致于其君者亦可見特畏人之討與名耳今幸免于人之討與名則遂安之是又文深巧宦之徒所樂藉口者也若趙鞅之清君側則尤意無君上非唯投鼠不忌器之謂矣其未至于廢君分國者則韓魏之約未定而荀范挾君之勢大甚也故先逐荀范而晉陽之甲入國挾君之勢又在鞅矣此又莽卓操懿之徒所奉爲心師者也春秋大抵爲正名防漸而作豈縱賊以開亂邪曰春秋之意固如此矣不書入而書歸何也曰書入則其託爲清君側之名不可見而以晉陽爲國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者皆察其實以別之趙鞅歸晉之後則書納衛世子蒯聵矣大夫不得專廢置君況納孔父出奔之人乎無父無君莫此爲甚而不如郤缺貶之書以爲叛也何所不至猶文姜之會齊侯大書屢書不以一譏見法也此垂戒之要也

問曰春秋外大惡書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于專殺大夫而衛侯殺其世子伋及公子壽爲不書也曰伋壽之事見于二子乘舟之詩矣春秋殺世子之例以晉申生宋痤張法申生無罪故詭諸去葬痤有罪故宋平書葬明雖有罪猶不得專殺諸侯之世子世子世于天子得君也伋壽無罪同于申生而衛宣之篡已書衛人立晉則不得去葬非若晉夷吾之踰爲文公諱故以去葬明其篡也今書殺世子則去葬乎書葬乎去葬是疑于爲篡去也以爲爲伋無罪又疑于衆立之非納入者比也不去葬是疑于伋有罪也且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篡立之罪浮于殺世子晉之嫌于得立者尤不可不辨何者石碏順衆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衍者春秋別嫌明微每施于此也問曰伋壽之殺朔譖之而效爲衛嗣也曷不如陳公子招之例書衛公子朔殺衛世子伋及公子壽曰譖之者朔殺之者實晉也且朔奪嗣位之後書衛侯朔出奔齊衛侯鄭出奔不名朔獨名知得罪天子也莊三年書正月溺會齊師伐衛魯齊讐也通讐而納天子之罪人故加月文以甚之莊五年書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寶是年豈無他事可書而特詳書朔之連五國以拒王命朔之罪莫重于此矣故朔出入皆名而仍去葬惡尤甚于晉也若朔嗣位無出入犯命之事雖不如陳招殺偃師之專殺且致陳滅于楚則可以去葬明其奪適奪適之事雖輕于陳招而罪亦均也春秋張法之書非記事之史招之罪詳則朔之罪畧晉獻宋平之惡明則衛宣之惡隱別嫌明疑辨是與非莫備于此

叔仲惠伯之保傅子赤似荀息先子而死似孔父經于子卒之下不書叔仲父卒何氏以爲不如荀息死之然與曰否董子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故晉欒書鄭公子騑之弑君不書非濫刑典也衛侯殺其世子伋及公子壽（據詩二子乘舟）不書晉之立篡也其罪浮于殺世子經法篡明者書葬書殺世子

則伋事無罪盆去蔡義例衮也朔犯王命已去蔡罪又浮于諸
伋也惠伯之忠貞以孔父張義則省其贅耳豈不如荀息乎
問古者鄭國處於留鄭發墨守曰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
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遷易東
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
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
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周官大司徒疏鄭發墨守今惟存此條其說然
乎答曰鄭以留在陳宋之東偃師武億引侵宋呂留觴彭城者
以實之顧其地去虢鄶幾千里固有足疑然攷漢書地里志注
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襄三十年伯有死於
羊肆既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
首今牛首與斗城其地並在陳留則是地居鄭東鄙後遷鄭而
野留乃遂以餘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若克二邑鄢蔽補丹
依驌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
地蓋虢鄶二君貪鄭伯之餌以承其孥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
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為古莘國以
是推之莘為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
留亦其孥先寄居於此其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而鄭
之東偏實與宋壤相錯故祭仲將往省留途出於宋為宋所執
勢所必至尚何疑乎莊述祖云劉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為息
君夫人所作蓋魯韓詩說鄭與息接境息無風此詩及邱中有
麻詩魯韓蓋在鄭風按留子嗟父子即周王官大夫治留邑者
亦古者鄭國處留之證而小序以為周莊王時詩蓋亦劉歆等
點竄古文家言以惑學士留在莊王時已為宋鄭閒隙地矣以上

十七條皆先生答難原稿以下缺今取
先生讀公羊通義條記補之魏源識
問春秋經文夫子手著竹帛其云口受相傳五世者特傳耳然
則公羊經文與左穀異者皆當舍二家而從公羊乎曰何氏經
本出顏氏凡何君所見之本固嘗墨守亦有何君以後六朝唐
宋傳寫之譌而二家本尚未譌者則不可據誤本而生曲說如
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二家經皆有夏字十八年
公夫人姜氏如齊二家經皆有與字何君皆有解詁知二家經
文必皆妄增孔氏通義謂公羊脫夏字非也通義于閔二年鄭棄其師引詩序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甚係珠以春秋無公子素衍子字及文公字至穀梁十月庚辰孔子生公羊
系之十一月與庚辰朔不符釋文謂一本亦無十一月字則公
羊原本與穀梁同矣僖二十有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
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案盟與會例不同盟有載書
則敵者之體故昔慶衛甯遬附衛子莒子盟乃不沒公此經左
氏本無公字何氏例亦當沒公以其無解知公羊經本亦無公
字矣孔氏通義云何以皆稱人公爲大夫之敵也此注誤本而解亦誤昭二十四年叔孫舍至
自晉左穀經皆無叔孫二字以經例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例之
何氏當有解今既無解則知何氏經本亦無叔孫字矣孔氏通
義乃以為再氏者賢舍而錄之皆據誤本而為之說也或曰昭
公之事讀左氏者皆以昭子如闞為惜謂春秋賢昭子有何不
可曰此不知昭子預知之而辟其跡也方孟氏之從公伐季氏
猶未敢決然叛公及見叔孫氏之旌遂伐公徒則公之出奔昭
子首其禍也彼鬷戾者非素奉昭子之命安敢擅帥師徒以救
季氏昭子以甫立之庶孽朝家衆而殺豎牛獨不能以久治之
家衆殺鬷戾乎以懼季氏乎且昭子之執魯政久矣鄉之會季

武子取邑意欲陷穆子于大討意如忌昭子之爲政則激怒子
齊士鞅畏昭子之命吏助歸罪于叔仲小是昭子之權固重于
意如而意如之畏忌昭子固日見之也使知大夫強而君得討
之之義本昭公以臨季氏季氏其能抗乎叔輒哭日食而昭子
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夫君弱臣強上下危疑梓愼詭
辭于家閉口叔輒知日食之變必將及君欲諫則不聽欲謀則
禍福發憤抑鬱而至于流涕昭子不感動而反譏之此豈有公
忠憂國之誠在其意中者世固有視家世重于生死重于君國
重于名器如豹爲父子者哉故曰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王爾忘
身三者備而後人臣之大節全苟不知此而不免于比周則叔
孫推其志于以大惡而不收辭鳴乎慶父爲亂而牙助之仲遂
爲賊而得臣助之意如當罪而舍復助之比周必黨之風深固
人心賢者不免吾故深論之以告後世之爲人臣者

附書例進退之例通義多與解詁異如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
于密左氏作子帛履緰之字說者謂大夫來親隱者莫先于履
緰故字之抑莒子序下者爲前入向後取牟婁春秋入國取邑
皆託始于莒故抑之然予曰履緰逆女譏不親迎無善其親隱
義且稱字則例同于儀父封爲三十里之附庸矣說葦子豈紀子
受譏文而其大夫乃以非禮親隱反得持封乎古伯字作帛左
氏誤作履緰之字其實因闕文以著紀之本爵爲桓二年紀進
爵爲侯張本其義至不可易也抑莒子亦必先言莒子後言莒
人乃明入國取邑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又僖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氏謂杞用夷禮故夷
之案王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左氏惟于杞同夷爵見春秋有
貶絕諸侯之法與公羊相證明今公羊此條既無傳殆即左氏
之義予曰春秋伯子男一也殷制伯子男爲一合三從子制由
中也春秋或合三從伯者與其降周之伯爲子男不如升周之子
男爲伯爲順于人情亦愜諸侯之義也然而新雖杞又降伯爲
子者外諸侯內行小失不勝書故于卒一見義杞微弱爲徐莒
所脅也左氏以杞即東夷即以夷爵言之似與公羊相比附然
經無明文二傳無旁證不如通三統之義大矣

又莊十三年薛伯卒通義云即隱篇之薛侯其本爵伯也所傳
聞世來卒小國爵卒之則加錄已明故不復褒進克今名而不
日爵男日而不名于滕薛不日又不名者來親隱殺恩殺然乎
同滕于朝桓薛獨不朝知去就獨得書卒不名不爵則加封之
義不明克有從齊桓朝王之功故進爵書名宿男早見滅于宋
故謚其日滕薛至所見世可明漸進故始卒不名不日朝功大
而功小爵須見聖德灼然之後盟可在王化始起故朝在十一
年而特加爵非以親隱殺而殺其恩也又隱八年辛亥宿男卒
通義云宿稱男者滕于所聞世始書卒須加侯赴褒文宿自後
不見卒則此爲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案解詁以宿與微者盟
功薄故不得進爵又無起文著本爵也滕侯卒不日此獨日者
閔其早滅無可加錄故謚其詞也又僖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
通義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爲諸侯案何氏例當亦從附伯朝
王春秋所褒非取受周命也又僖二年冬齊高子來盟通義高
侯齊卿之命于天子者不在字例故今進一等褒之得稱子案
高子與天子同文相起有魯之功著爲非褒封也諸侯之卿雖
貴不得褒封子男也又莊二十有三年祭叔來聘通義祭叔自

同乎外諸侯使其私人來聘春秋不錄其使魯之祭叔卽祭公不爲三公則不稱公案解詁以不與天王下聘小人者得之與桓公篇去秋冬同義桓祭事類故爲誅文莊從事隱居喪納幣罪輕故但得貶之而已祭公爲三公祭叔爲中大夫同食采于祭皆周公之嗣以爲一人亦恐未然又隱九年俠卒傳吾大夫之未命于天子者也通義用穀梁隱謙不自得命大夫之說案書俠卒者著君子士喪亦有弔臨諸禮以上皆書卒進退之例通義之不如解詁者

問貶絕之例通義與解詁異者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通義云無駭生未有氏本可追氏之公子遂之孫方爲仲氏而經言仲遂故知此不追氏者卽是有貶文也然乎曰案左氏無駭賜氏之傳蓋劉歆欲迷疾始滅

之文而竄入之不知氏稱公子不稱展解詁甚明如公子彄不氏臧可證也仲遂不稱公子尤爲貶文不宜以氏仲爲異于不氏展也通義又謂若實入者當書展無駭帥師余謂實入當書公子無駭帥師矣又桓二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通義遂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世本不日卒故翬更以不卒見罪案翬爲桓之力臣書公子爲惡桓也不卒之義何君得之若以見罪則牙何以卒乎又莊十有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通義結不書卒則未命爲卿也本不當氏氏公子褒錄之案桓莊之世命卿多矣皆不書卒貶其不爲隱桓復仇且不與桓莊爲禮也以結爲未命恐失之又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通義貶去姓者使絕屬于齊明桓公誅之不爲滅親案桓公大義滅親故殺哀姜時不爲貶去氏至此貶

之自見王法當誅魯臣子不得盡其禮非爲齊桓見義又莊元年二月夫人孫于齊通義貶去姓者惡其瀆姓案何氏所謂殺夫尤重于殺子見輕重之文者得之若云惡其瀆姓而幷去姜則用致夫人之夫風氏姜氏礙矣又桓十有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通義蔡叔蓋蔡宣公之母弟案解詁云略蔡侯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于陳佗故貶在字例于義爲長又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通義佗本弑立絕之不成爲君故還介與當國者同號案佗弑免之事見于左傳史記然經于陳招爲殺世子之律于佗爲殺奸之律所謂得其義則事可略也陳佗之名與微者同又如鄭宛鄭瞻是也當國之辭理不容發又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通義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弑僖發輒皆與聞乎故者也故特貶

以罪之案春秋取文足張法斐發之罪援他國弑君之罪斷之而已非失賊也此言公子公孫則爲大夫明矣陳夏彄夫亦大夫貶士言盜則所殺爲大夫亦明矣以上皆通義貶絕之例不如解詁者

問通義卒葬之例多與解詁異義其得失可聞乎曰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通義鄭曹雖伯爵而尊同姓故卒葬亦從大國例凡大國皆卒日葬月案鄭雖伯爵從大國例其志書足徵也曹不從大國例故鄭有大夫曹無大夫莒之不葬以君無謚則穀梁成十四年疏言之矣又僖九年甲戌晉侯詭諸卒通義不葬者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例于此案詭諸不葬者以無罪殺世子申生且廢嗣不正禍變相尋也責討賊之義不發于此

又僖三十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通義不葬者以接楚爲罪與襄三年鄭伯睔卒同義案不書葬者僖六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也通義于彼傳又謂殺大夫稱國者與衆棄之之義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即刑公族于甸師之義不知國君以國爲體故稱國以罪其殺其大夫有罪無罪以書葬不書葬見之明雖有罪猶不得專殺也禮刑不上大夫其有大罪者歸于京師有爵者亦來而適甸師氏非刑人于市之比殺世子母弟目君者罪加專殺大夫一等深疾其殘忍也刑于隱之義于公子牙書卒不書刺見之歟許鄭莊公獻爲禮哉又襄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通義謂怨蔡人不敢討君之嫡子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誅其國惡使若般殺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責蔡輕改義例是非遂亂豈知春秋于此不惟誅及蔡臣

且誅及中國矣葬哉劉原父胡康侯之言宋災故也以上皆通義于葬之例不如解詁者葬蔡景公一條解詁亦失之

閒書戰伐滅人之例通義與解詁異者何如曰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同姓之故但東成不繫國也案成即盛也若言伐言圍僅爲取邑之辭矣盛實滅于此文公篇言來奔或自他國來左氏未可據也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通義于糾正而言納知納非篡辭案納爲篡辭言伐言納而不言于齊知小白先入而勿受也此責魯之多疑少力糾之得正已見于稱子不嫌與篡同文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通義云以歸雖亾國之辭然尚無大賤意書序曰以箕子歸是也案以歸書名是貶絕之詞書序已爲祀之誤莊先生曰立武

庚祀存二王之後也箕子歸喜辭也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通義云不書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賄滅人以自亾一則罪晉詐謀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案罪晉義以非伯執見上下同力中著書滅當與也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通義云其實乃終晃之世貶此與穀傳云終隱之篇貶文同而義與何者皆有罪于隱晃非有罪于僖也案解詁以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之于義爲當此通義論兵事之例不如解詁者

閒春秋去時去月之例通義多以爲諱文如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王所通義曰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云閏不書此及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歷歸餘于終閏恆在十有二月屬上十有二月無事不得繫月矣其說然乎曰解詁宋穀梁說云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是時諸

侯不繫天子若曰不繫于月是也十有二月無事亦當取冠壬申之上不得如通義云也又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年及七年幷去秋冬二時通義不取解詁謂以成十年昭十年無冬推之此秋冬下所繫之事其亦爲內大惡當諱者而例之與案內大惡孰有如篡弒者而諱皆有起文以削爲諱非經例也又莊二十有二年夏五月通義月下亦舊有所繫之事而爲內大惡當諱者其誤亦同又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通義謂月者時晉人止公危錄之也左傳云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然則是年無冬者本當繫葬晉景公于冬三月之下但緣諱其事令如常例書首時嫌常冬實無事故去冬以起之也云云案與義說同姓諸侯相會葬爲得禮則魯人以爲恥者春秋不必諱若晉景自

以篡未明去葬耳解詁謂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
復如晉過郊乃反無孳天之意當絕其義爲長以上四條通義
所論去月去時之義皆非也
又案莊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通義云所傳聞世
內大夫卒不日已去弟見其刺故從刺例日也案經于去弟文
不嫌所以起牙爲誅者以桓莊二篇俱不卒大夫也日者爲季
子隱之使若無罪如其倫之喪非從刺例也又襄三十年夏四
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弑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案解詁云深
爲中國隱痛故不忍言其日若世子弑君而罪其君非春秋之
義又文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通義云凡平而後有
反復者月信者時與盟同例與何氏例平月者專平不易之說
異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通義凡諸侯出奔有罪者月

無罪者時亦與何氏例大國出奔月小國時不合皆何氏爲長
問通義于滅入日月之例與何氏異者若隱二年夏五月莒人
入向通義謂入例畧不言月有五事當文各自有說云云然乎
曰何氏入例時傷害多則近滅故與滅同例滅例月此入向雖
得而不居其後卒據之宣二年公伐莒取向則向爲莒邑已久
故此時入向與滅同月也其他非滅則例時故不言月非畧也
又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通義云潰例罪潰者月罪潰之者日案潰爲下叛上
亾爲上失下皆非滅例可比也書滅主罪滅之者書潰主罪潰
者解詁謂月者善義兵潰例月叛例時得之矣又僖十有七年
夏滅項通義不月者已諱娭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
例見貴畧之案解詁謂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畧小國則方爲桓

公諱不得貶從狄也又隱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
鄭伯入許通義謂日者善魯齊不取鄭不敢有卒致許叔得存
其國案入無善辭日入之義解詁云危錄隱公者得之又僖十
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通義用左傳討違王命之說案
日入者何氏謂盛魯同姓明當憂錄之且盛違王命無起文春
秋不以疑辭惡人也又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通義吳楚
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畧之甚案解詁義吳楚滅微國不月者
不當醇以中國禮義責之非惡之甚也又曰晉人執季孫行父
何以別于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侯入曹何以別于宋公入
曹以其日也案行父有舍之于招邱加錄文單伯下有齊人執
子叔姬同罪文不專以月不月見義又晉入曹有畀宋人爲伯
辭宋入曹有以歸爲罪辭不專以日不日見義也此皆通義論

滅入日月之例不如何氏者
問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氏以
爲夏不田者春秋之制孔氏通義謂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祠
則不礿礿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皆闕其一以下于王故
諸侯歲惟三田非春秋創制然乎曰諸侯朝天子廢一時祭未
嘗專于夏也夏不田之義何鄭俱本春秋運斗樞夫有所受之
矣周制夏祭言礿謂薄祭省獸不備則亦有不田之義也惟夏
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官仲冬以狩田經書正月公狩而何氏
解詁謂狩例時此月者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
懷姙非所以養微陽蓋據時祭皆在孟月爲說亦春秋之制故
與夏時周官俱不合也
問何焯云母以子貴謂以次升爲貴妾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

公成風之襚子序母上直爲僖公先發襚辭亦先致之故耳如穀梁說妾母必以子氏令惠僖尚在何以稱之曰諸侯一娶九女貴賤有常母以子貴公羊經師曲說希世耳大夫以下乃有貴妾之制非可施于天子諸侯也假令惠僖尚在則賵襚之辭當曰君之母不得稱夫人也春秋書之亦外之勿夫人但曰仲子成風可也傳又謂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豈知隱見爲君隱母亦不得稱夫人乎傳又言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其意蓋以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及以别之然如其說言及則僭不言及則伉交其失則均無一而可者也

問子般卒傳有子則廟廟則書葬通義謂有子者當爲作謚列于五廟義已嗣統與子不得立立孫者殊然乎曰未踰年君不立廟不作謚一年不二君也閔于子般臣子一例也不得謂之無子

問莊二十四年書公如齊逆女穀梁傳云親迎恆事不志毋乃襲常事不書之文而失其本旨乎曰穀梁是也莊公外淫首惡也喪娶大惡也通仇大惡也故書使若得禮爲深諱文

問僖元年公敗邾師于偃通義謂夫人喪公再出不諱者本不當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至見義然乎曰解詁云公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邾婁人以夫人與齊于喪事無薄其說精矣蓋貶哀姜者王法所當誅然爲僖公見義則猶是親親宜隱之惟不合葬于先公之兆域耳非謂可棄不葬也

問莊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通義叔姬本媵得錄卒與夫人同者伯姬卒其娣宜攝女君者也故白虎通義曰伯姬卒叔姬升爲嫡經不譏也然乎曰經賢叔姬守節而詳其卒葬以閔之也解詁義長

問白虎通引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殆嚴顏二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惟宣母熊氏宜娶于姜爲非母黨耳然則內逆女例月今莊公及僖如逆女不月者卽以娶母黨大正故略之與曰宣嫡母爲子赤之母哀姜則所娶亦母黨也特與嫡子有閒耳且莊公不書其外淫喪娶娶仇女三大惡而但譏娶母黨非春秋之義故其說不見于何氏本與

問春秋變周文從殷質而宋莊公馮弒與夷公羊謂君子大居正則不從殷人之及而反從周人之世何與曰質家適子死先立弟者謂建儲法非以君兄終皆弟及爲法

問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考爲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魯有六代之樂或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周文從殷質之義當因以示法而傳謂譏始僭何邪曰以僭禮示法非春秋之義也

問隱元年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宰者何官也通義謂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故繫官譏之然與曰繫官著中士之制聘弔國之大事宰周公且可來聘何況官屬以爲譏文則沿胡安國之誤也以上皆通義所論禮制之未安者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三

申左氏膏肓敘

隨經籍志有何氏春秋左氏膏肓十卷又有服虔膏肓釋痾十卷今鄭氏所箴尚存百分之一二而服氏之書亾無由盡見何劭公申李育之意甚可惜也然何君于左氏亦能深著其原于劉歆等之坿會本在識而勿辨之科則以東漢之季古文盛行左氏雖未列學官而嚴顏高才生俱舍所學而從之久矣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坿于春秋之義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蹟強以爲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爲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觀其文辭贍逸史筆精嚴才如遷固有所不逮則以所據多春秋史策及名卿大夫之文固非後人所能坿會故審其離合辨其眞僞其眞者事雖不合于經益可以見經之義例如宋之盟楚實以衷甲先晉而春秋不予楚是也其僞者文雖比于經斷不足以亂經之義例如展無駭卒而賜諡祭伯爲王朝卿子叔姬爲齊侯舍之母鄫世子巫爲魯之屬是也事固有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余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删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于大義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眞幸國語太史公書時有以導余先路而深惜范辨卿李元春何劭公諸老先生之書多佚無能爲左氏功臣者今援羣書所引何鄭之論三十餘篇評之更推其未及者證之以質後之君子未知其有合焉否也

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日武進劉逢祿敍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三　　武進劉逢祿學

左氏申膏肓

隱公篇

元年不書即位攝也　何休膏肓曰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鄭君箴之曰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于君位不稱薨云何且公羊傳宋穆公曰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春秋隱元年疏禮記明堂位疏）

申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非居攝也何鄭俱生漢季溺劉歆王莽之邪說隱公之讓春秋探其意而成之著立子法名之曰攝而不行即位之禮非典要也宋穆公之事春秋大居正已歸禍于宋宣亦未以穆公之攝爲典要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　何休膏肓曰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元年疏王制檀弓疏）

申曰踰月之文蓋非左氏之舊此短喪之萌芽其禍發于王莽不爲功顯君服矣且士之姻皆在國中安得有外姻乎

桓公篇

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何休膏肓曰左氏以宰渠伯糾爲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

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君箴之曰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于伯糾能堪聘事私覿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桓四年疏

申曰此條亦劉歆所僞竄也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

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何休膏肓曰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桓九年疏

申曰世子行聘可也攝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遜位致國天子天子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撥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舊文

莊公篇

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何休膏肓據公羊傳于外非禮也以難左氏鄭君箴之曰宮廟朝廷各有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爲築于宮外莊元年疏

申曰舉公子之舍亦無定制築于前何不可之有魯既不能以父讐辭天子之命又以衰麻之服爲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爲隱討桓又不爲桓討齊而一則使榮叔追錫弑兄而遭弑之桓公一則以王姬之貴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魯莊忘讐忝親而爲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于吳楚此又天討黜周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築于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

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　何休膏肓曰楚鄧强弱相縣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會不旋踵若剄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楚之強盛從滅鄧以後于時楚未爲強何得云強弱相縣莊元年疏

申曰據左氏楚武王時已合諸侯于沈鹿讓黃伐隨鬭鄖敗鄖覆絞盟貳軫矣安得云未強乎據經則殺鄧已滅于楚而爲寓公于魯因知左氏所据史文非夫子所据也

十九年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　何休膏肓曰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弑之路左氏以爲愛君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鬻拳楚同姓有不去之恩詩柏舟正義

申曰同姓之臣以道去君彀之兵諫孰爲知權必有能辨之者

二十有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何休膏肓曰春秋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于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之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讖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讖用牲于社者取經宛句耳禮記祭法疏

申曰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爲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附會

僖公篇

二十有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

也　何休膏肓據公羊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以難左氏鄭君箴之曰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考異郵曰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詩大明疏）

申曰緯亦出于劉歆固宜其附左氏而違經意也何君之子緯擇善而從之鄭則固矣

文公篇

元年毛伯如齊始聘爲禮也　何休膏肓曰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文元年疏）

申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侯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尚未行而行朝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益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

二年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何休膏肓曰喪服未畢而行昏禮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檀弓疏）

申曰此鄭違心之論莊公母主取仇女亦權宜之禮乎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何休膏肓曰禮尊不合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于義爲短鄭君箴之曰禮天子于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合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文五年疏）

申曰諸侯含士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貴賤各殊也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　何休膏肓曰禮主于敬一使兼兩喪又于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君箴之曰君以爲緩按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文九年疏）

申曰襚施于死者弔施于生者鄭不足爲難也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又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　何休膏肓曰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數十年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文十八年疏）

申曰鄭箴無攷據尚書注鄭以放四凶之文在封山濬川下以爲在禹平水土後則非也左氏引夏書曰地平天成自是禹作司空之事今以屬八愷則未知孰爲禹也布五教自是契作司徒之事今以屬八元則未知孰爲契也顓頊卽高陽今于高陽之子曰世濟其美于顓頊之子曰世濟其凶誣矣

宣公篇

二年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　何休膏肓以爲合于古道鄭君箴之曰狂狡臨敵拘于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于讖（詩大明疏）

申曰[illegible]安于從也此卽攷異郵刺宋襄之說然狂狡

蓋欲生致鄭人亦非古道

五年冬來反馬也　何休膏肓曰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于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異也據士禮無反馬蓋失之矣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此婦車出于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何彼穠矣篇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今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

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其嫁娶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一作故行反馬）禮也（宣五年疏鵲巢疏士昏禮疏）

申曰春秋之禮大夫不得外娶大夫尤不得從妻歸宗反馬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揣其本矣

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何休膏肓據公羊譏世卿以難左氏（附蘇氏釋曰崔杼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難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　宣十年疏）

申曰鄭駁異義引詩書以難譏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黜陟之不宜驟登卿位也于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禍亟矣擇其尤著者譏之周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徵其禍何待祖父之名見乎且詩刺尹氏大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于經故于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于其奔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弑其君光之禍至敵國相征伐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不知耶

成公篇

八年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何休膏肓曰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禮稱納女于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于國君（一作諸侯）直云酒漿不得

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成八年疏）

申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共姬之賢爲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此條亦僞而有本者）鄭又以非禮爲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

十有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何休膏肓曰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君箴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類也（成十四年疏）

申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貶豹之辨已詳前文
十有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　何休膏肓曰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夭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際欲盡矣非果死令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 成十七年疏
申曰范文子正色立朝見君于難僅以祈死全名雖愈于叔孫舍之遭禍而祈死要非君子所貴也
十有八年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 云云所以復霸也
鄭元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強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但

滂是彊國爲之天子既衰諸侯無王若有強者即皆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惑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强故云復霸 成十一年疏
申曰左氏自論史事非春秋假桓文爲方伯之義故不數晉悼何氏未爲失也

襄公篇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何休膏肓据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不言祈穀以難左氏鄭君箴之曰孝經主說周公之孝以必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與獻子之言合又曰周天子郊大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郊天卜用正下旬之日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二月三月故有启蟄而郊四月則不可又曰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 詩噫嘻疏周官大祝疏曲禮疏
申曰魯啓郊而避夏正禮載獻子之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康成說郊特牲魯之始郊日以至是也啓蟄爲夏正月中氣三王之郊皆以之夏時正月啓蟄初歲祭易益卦氣正月又云王用享于帝是也左氏此篇及凡祀啓蟄而郊篇皆出均益
十有一年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何休膏肓曰作三軍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

爲短鄭君箴之曰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 襄十一年疏
申曰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三軍爲卑公室出于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穆子之意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假以名侯國軍制耳
十有九年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輅使以行禮也
何休膏肓曰天子車稱大輅諸侯車稱輅声大夫稱車今鄭子蟜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 襄十

九年疏采薇疏韓奕疏

申曰采薇之言天子之大夫車可稱路猶不得云乘大路也齊桓服大路曾君乘大路且爲踰制況陪臣乎叔孫豹受路而生勿敢服斯得禮矣使以行安得爲禮

二十有四年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然明曰是將死矣　何休膏肓曰善言者君子所尚有小人之道輒爲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于義左氏爲短襄二十四年疏

申曰程鄭以嬖幸而來君子之器其死必然也然明不以此立論而反以其謙言爲惑疾違害盈福謙之理所謂不幸言而中也

昭公篇

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　何休膏肓曰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君言有之于古者必有驗于今此其不合于義失天人相與之義鄭君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歟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從陽薄之則合疑當作散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昭四年疏

申曰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矣何辨焉且以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張禹孔光于災異迭見終不以王氏爲言亦寓言之作俑也豈聖人之所許

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云云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　何休膏肓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于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于惑衆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君箴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爲厲鬼厲者陰陽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爲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疾厲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衆愚將惑故并立公孫洩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于此也昭七年疏

申曰如良宵宜繼子產宜早立良止而黜駟帶公孫段以弭厲于未然如良宵宜誅則奠其游魂禮固有族厲之祀矣左氏好言怪力亂神之事非聖人之徒也

十有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曰宋衛陳鄭也　何休膏肓曰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謂
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昭十八年疏
申曰梓愼闚望氣非見火矣然左氏既云數日皆來告火又
云陳不救火陳去魯較遠皆息于救火而急于赴告乎
二十有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諸侯云云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
制也　何休膏肓曰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嫡媵以別貴賤
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
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
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人君君之一作所賢下人一作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
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

如幷爲公卿通計宏作嗣之禮於義左氏爲短鄭君箴之曰
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固一作無適而立子以貴不以長
固立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則擇立
長謂貴鈞而立長也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會羣臣羣吏
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
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
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公卿之世立者有大功德先
王之命有所不絕周禮太卜疏昭二十六年疏文王疏檀弓疏
申曰文家質家敘媵立子之法雖變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
鈞貴鈞之疑知未能升何氏之堂矣周官亦出劉歆何氏所
不信不足以難也若楚共王之卜寵子五人豈禮也哉公卿
有大功德則封建之如伯禽封魯而周公支子之在王朝者

不世爵而世祿安有絕世之疑也
何休曰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
聖人乃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箴曰武
仲者述聖人之道得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
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做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
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周官大司徒疏
申曰左氏好記瑣事如御叔篇全不涉經者左故也如黑弓
篇妄增邾字設爲傳春秋者非左故也何君不攻其本而治
其末未爲知左氏矣
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箴膏肓從其義曲禮疏
申曰鄭從說題辭是已左氏以魏絳受女樂爲禮非也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四　　武進劉逢祿學

左氏春秋攷證原敘

左氏春秋之名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所據舊名如此故西漢太常博士皆以左氏爲不傳春秋其改稱春秋左氏傳蓋始于劉歆七畧而東漢人以譌傳譌何耆僞孔序託于安國而有稱春秋左氏傳之言此作僞明徵也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皆有史公所見但是左氏春秋而安國乃先見劉歆所改名之左氏傳者哉　且其書不盡邱明之本眞故漢書劉歆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而公孫祿議曰國師嘉新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見王莽傳又歆以秘府古文書經爲十二篇曰春秋古經不知公穀鄒夾皆十一篇乃夫子親授舊本歆惟旣造古經故遂敢于續經書至三家分晉尤妄作之顯證其傳中則坿會史記魯君子左邱明之語多設爲君子曰書曰云云類多鄙倍之譚聖門五尺所勿道致唐宋以來攻左氏者皆以爲口實則歆欲爲公羊之蟊賊先爲邱明之罪人矣又臆造爲不赴告故不書不行禮故不書卽位之屬使宋以後謂有秋第據赴告之文別無襃貶則不特邱明之罪人尤爲聖經之蟊賊矣予深憫焉嘗表其本眞發其穢慝以爲左氏功臣故推本國語公穀史記漢書述爲廣膏肓一卷專闢劉歆之僞以補任城膏肓所未備

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日武進劉逢祿敘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四　　武進劉逢祿學

左氏廣膏肓 原名左氏春秋攷證

隱公篇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

難曰案史記魯世家云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取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又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爲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太史公所見左氏舊文如此今本乃比附公羊家言桓爲右媵子隱爲桓立之文而增飾之不知聲子幷非繼室且經書惠公仲子與僖公成風同文則穀梁謂仲子惠公之母者是也公羊此篇特著質家立子法改作紀實旣謬譙周司馬貞反因僞左氏以疑史記尤失甚矣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　難曰此類皆襲公羊而昧其義例增周字尤不辭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難曰此類釋經皆增飾之游辭不可枚舉未王命云者欲以亂春秋當新王之義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難曰此類經外所無之事皆增飾游辭以惑人又特爲發傳故作體例意謂惟左氏眞親見不修春秋非公羊所及耳不知春秋城築悉書以重民力非僅紀君命也若果無君命而擅興工作正當變文以誅之削而不書豈春秋之義乎城郎非疆運田之義何爲帥師乎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難曰凡書曰之文皆歆所增益欲以解左氏不傳春秋之駁耳朱彝尊謂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緩追逸賊最淺公羊勿與之地按公羊與讀如預非與之地也稍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云云皆望文臆度不知全經之義例春秋殺世子母弟目君者親專殺大夫爲重故稱君以罪之若謂稱鄭伯爲僅譏失教則晉侯殺申生亦稱君豈申生亦失教乎曰謂之鄭志謂之宋志若云親見百二十國寶書耳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難曰此類既非釋經敷衍無謂凡引君子之云皆出歆所附益以附會史記晉君子左邱明之語發凡于此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又云豫凶事非禮也　難曰惠公仲子與僖公成風同例穀梁謂追賵惠公母者得之此言緩者襲公羊不及事之說因又造爲豫凶事之謬誣天王誣左氏實甚矣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難曰故增體例與費伯條同且蜚爲記異非爲災之物也凡傳中所云不書者皆倣此今不備舉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難曰欲迯張三世及誅得臣之義實則襲其義似是而非者也

二年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難曰公羊經文紀子伯傳云無聞者謂伯上有闕文耳古文伯或作白白或作帛鐘鼎石鼓可證者多其合子帛爲裂繻之字則杜預臆說也果臣先于君其亢莫甚而稱字以褒之乎若謂褒其先來親隱則履繻逆女譏紀子不親迎無善其親隱義豈其君受譏文而其所使之大夫反得特褒乎若云抑莒子序下者爲前人向後伐杞則莒子入國取邑本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況仰抑之亦宜先言莒子後言莒人乃明乎且經稱字或曰父曰伯仲叔季紀子伯及宋子哀皆闕疑辭經有明例安可附會至莊四年傳迹西周時紀侯譖齊哀公于周則從後追加之辭猶左氏述石碏稱陳侯爲陳桓公古人文字疏舛非謂紀非子爵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難曰此類皆無稽之言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難曰尹與君古文多借以天子之大夫爲隱公之母而襲公羊母不終爲夫人之說以文之欲迯公羊譏世卿之義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春秋有此書法乎

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云云　難曰不論君臣名分而事䛐交質子之無益呂祖謙辯之正矣或非左氏之舊則已果出左氏豈親傳春秋者所見顧出聖門五尺童子下哉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難曰此襲當喪未君不稱使之意而不釋求賻之非禮豈既葬而求金幣遂免于譏乎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難曰鄙倍之辭眞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且子遭弑

安能養國以此爲春秋大義宜其始爲國師公繼復謀簒弑也此故與公羊爲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豈知質家適子死先立弟者謂建儲法非以有子不立皆立弟繼兄爲法宋世家引左氏而論贊仍以公羊義正之朱子亦謂公羊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妄卓哉

冬齊鄭盟于石門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難曰長歷以庚戌爲日誤左氏親據國史當不若是蓋歆之徒附益而失攷耳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傳陳魚而觀之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

難曰困學紀聞引朱子曰據臧僖伯言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云云明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案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魚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今案左氏首尾皆言觀魚疑舊文無陳魚而

觀之五字附益者見左氏有射意改經作矢魚改左氏訓矢爲陳而增以書法故顛倒五經之罪公羊與左氏均受其病矣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傳夏盟于艾五月庚申鄭伯侵陳　難曰庚申者緣經辛酉而附會也旣移五月于庚申則盟艾當仍辛酉而次下乃合獨仍夏字于盟艾而去其月日顛倒若此心勞日拙矣惡之易也必非商書質與之文則所述周任之言亦不可信朱子以左氏所述君子曰皆鄙陋不知皆歆所僞託也此節尤與本事無涉舉此可以隅反

七年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難曰欲以逃公羊不與夷狄及責不死位義也

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難曰鄭安得祀泰山亦安得祀周公此欲以逃公羊擅取王田之罪耳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　難曰丙戌日誤說同三年庚戌

無駭卒羽父請氏與族公問族于衆仲命以字爲展氏　難曰欲逃公羊疾始滅之義故言卒而後有氏族以見入極時本無氏也不知經有追書之法且公羊所謂何以不氏者謂不書公子非不書展氏也如公子彄不氏臧可證也公子遂之孫方爲仲遂而經言仲遂知同以不稱公子爲貶文不以氏仲爲異也不然遂豈無罪乎

十年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難曰戊申之誤說同三年庚戌又案十年左氏文闕皆附益也君子謂鄭莊公可

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云云尤鄙倍之譚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難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以踐土之載書附會其說然經書會次序皆本主會者爲之踐土以晉宋序鄭衛上沿油仍以蔡序衛上祝鮀之言亦出附會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難曰滅人之國逐人之君分人之地專封其臣下此而知禮孰不知禮歆之心術學識若此乎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　難曰君子之文層出疊見祗形僞陋耳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　難曰凡例皆附益之辭

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　難曰此隱六年輸平事非爲公子時也

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不書葬不成喪也　難曰羽父方欲文飾討賊豈肯不成喪禮以自表其弒君之跡豈弒君而成喪便可書葬乎此欲以迷公羊賊不討不書葬之例耳春秋大義而欲廢之其罪大矣

桓公篇

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六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十二年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難曰案紀子進侯來朝加月杞公黜子之義公羊師承不可易矣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杞于周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雖出戰國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即杞宋也稱侯不可也六年之文亦出附會而仍經紀侯之文者則緣下經紀季姜之文明于日星不能改爲杞季姬矣

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難曰翬先君之罪人故去公子今君之力臣故加公子乃曰修先君之好如歆之仕莽眞漢之帝族哉

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難曰老臣稱字正也父在之說無稽又案是年左氏文闕秋冬之事欲迷經去二時之義也

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　難曰今左氏以佗爲五父史記陳杞世家以佗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是爲厲公班固亦以厲公爲桓公弟與史記同（見索隱）今左氏以桓公子躍爲厲公經于躍卒葬謚不可攷蓋史公據世本及左氏舊文固與歆所附益本不同也

王以諸侯伐鄭　秋大雩書不時也　難曰文兩言秋是作僞者失檢之明證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難曰來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蓋春秋家言之見于禮者豈此等無稽之說哉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難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欲迷經去二時之義耳是年左氏文闕

八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難曰晉入春秋以前晉乘蓋略晉世家所據蓋世本及左氏春秋舊本今本左氏不合者多出歆等附益

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云云冬曹太子來朝云云　難曰是年左氏文闕曹太子來朝云云蓋附會也巴子篇年月無攷何由厠此說見莊二十有六年

十年初虞叔有玉云云冬齊衛鄭來戰于郎云云　難曰是年左氏文亦闕虞叔篇年月無攷強厠于此

十一年　難曰楚屈瑕篇年月無攷因知左氏體例與國語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劉歆強增經文後世合之徒滋齟齬耳

十二年　難曰是年左氏文闕楚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

月亦無攷

十二年　難曰是年亦闕伐羅篇亦與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難曰以天災爲不害與劉歆之謬說若然則春秋止爲阿諛逢君者之藉口耳是年文亦闕

十六年　難曰是年亦闕衞宣公篇蓋毛詩家言辨見顧棟高說衞世家以夷姜爲宣公夫人非烝于庶母也又云伋母死則亦非從也史記本左氏春秋以爲世家何往往不合如此

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　難曰戰者內敗文如升陘可徵也歆欲顛倒其義而于經文妄增夏字尤謬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辛卯弒昭公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　難曰遭弒而云知所惡君子

人與是年文蓋闕諸國始末序次草畧或采他書附益

莊公篇

元年至七年　難曰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無攷或舊文與前伐羅篇相次而歆強移易與

五年冬伐衞納惠公也六年夏衞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難曰案宣公以伋屬右公子以壽屬左公子及伋壽爲朔讒死故二公子逐之而立伋之母弟又請于王朝以定其位故春秋書衞侯朔出衞入衞皆名以絕之而不著黔牟之名者所以不絕之也齊魯伐衞納朔之時書王人子突救衞所以明黔牟之立

爲君而罪齊魯之拒王納賊也其後朔怨周之容黔牟乃與燕人伐周以立子穨而逐惠王是朔者王法所必誅而黔牟則得國最正失國無罪者左氏之說與春秋違可謂好惡與聖人同者與歆但欲與公羊立異豈知先畔春秋乎

齊人來歸衞寶文姜請之也　難曰此事何休注亦失之左氏此條則欲與公羊讖齊之說立異而尤非情事也朔本齊出故齊襄公帥諸侯以伐衞而納之又恐伋黨不平終爲後患復強使伋之母弟頑與宣姜通以兩解之烏獸之行獎淫助亂然則魯之納朔實齊援之故事畢使衞謝之豈待文姜求賂哉春秋從其起意立謀不書衞人而書齊人來歸所以惡齊襄也書衞寶所以惡齊通仇助亂也

十三年　難曰文闕

十五年　難曰文闕

十七年　難曰文闕

十九年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　難曰愛君以兵是非君子之言范甯糾之矣

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注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正義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丘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彼經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說言下以明上　難曰左氏不預七十弟子之列故未聞口授微言大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檮杌等相錯編年爲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經故往往比年闕事劉歆強以爲傳春秋或緣

經飾說或緣左氏本文前後事或兼采他書以實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時遂不暇比附經文更綴數語要之皆出點竄文采便陋不足亂眞也然歆雖略改經文顛倒左氏二書猶不相合漢藝文志所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是也自賈逵以後分經附傳又非劉歆之舊而附益改竄之跡益顯矣

二十七年　難曰此年左氏文闕每于年終分析晉事附益之跡甚明蓋左氏舊文之體如春秋前則云惡之二十四年獲麟以後則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拘比附春秋年月自歆改竄而舊文遂亂經文如日月增益古文本轉可相校而左氏之眞不可復見則其罪尤不可逭也

二十九年　難曰文闕

三十年　難曰樊皮之事未知在是年否楚公子元事宜續二十八年是年文蓋闕

三十一年　難曰文闕

閔公篇　案歆所造春秋古經有此篇非古也

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　難曰案左氏謂季子受成風之屬利慶父之弑二君而以立僖爲己功故于子般之弑季子奔陳至是召而復之則非春秋所貴也且閔公時年八歲安得請復季子季子未歸之前安得自汲汲與齊桓盟何君不信左氏云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旋齊恐爲國難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洛姑盟書歸者使與君致同其識確矣

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　難曰公羊經傳明于日星不但齊無仲孫氏而已作僞者既失檢慶父如齊之經猶意慶父此時在魯妄造爲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之說後復兩言敝以彌縫之全不顧經文慶父出魯入魯之實蹟作僞勞拙究無是比

僖公篇

元年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　難曰此欲逃公羊伯討之義也是年文闕邢封衛事已見前賜費之事以意爲之

五年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云云　難曰來告一語所增也使士蔿事宜續奔屈下

六年許男面縛銜璧　難曰文本昭公四年附會者往往取前後舊文演成之而誣及武王微子則妄甚矣

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勿致也　難曰祔廟不得言致洎令妻壽母以妾配尊之事說詳公羊箋篇

九年春宋桓公卒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難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爵自天子達于子男一也作僞者見書沖人非在喪之稱因變之曰小童不混于夫人自稱乎又見經有宋子陳子衛子而鄭忽出奔鄭伯伐許不稱子則僅曰公侯曰子不知忽不稱子以正合伯子男之義伐許不子無子道絕之于子行也春秋之體異于禮經若禮世子喪畢當受國天子而後成君豈無王而自立者哉凡例之謬不勝舉也

十四年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難曰季姬之越禮僖公之失教邾人之殘忍經文甚明此欲逃公羊之正義横造此語而不知經文十五年季姬始歸于鄫也若如此傳春秋何為書之哉

十五年穆姬聞晉侯將至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難曰釋文自曰上天降災下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當有有是後人所加也盧學士文弨攷證四十七字遂乃舍諸靈臺數在內靈臺杜有注鄭縣釋文有音則本不在內故定為四十二字此文見列女傳文小有異同服杜以後尚有改竄則歆以前之汨亂尚堪辨邪而世人襲為故常何其不察也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難曰經在十五年偽傳已演之此又重出抑失檢矣

十七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難曰經為齊桓諱而不疑于魯以內不言滅也歆不知邪抑故汨亂之邪

十九年夏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難曰果為宋襄所使經宜以宋襄首惡不應專罪邾人此事自以公羊注為得實作偽者以十四年季姬遇鄫子既無預于邾故此又移罪于宋耳舜斯孔氏曰邾婁人自以女怨執鄫子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宋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責邾婁理不可通又託子魚諫語趙匡譏之曰凡左氏謬釋經文必虛加文辭欲以證實其事信哉斯言

二十一年冬公伐邾杜注為邾滅須句故　難曰須句邾邑也果以國滅來奔反國經宜悉書此伐邾者自以邾用鄫子故也鄫子僖之甥也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難曰歆欲以赴告之文視春秋宜乎經可續也

二十八年晉侯殺顛頡以徇于師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　難曰顛頡有從亡功而殺以徇是謂忘舊與魏犨同罪而舍犨以殺頡是謂失平謂曰能刑抑歆之所謂君子耳

文公篇

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云云　難曰此類蓋古術法非左氏之文履端于始謂氣朔同日古法以為術元舉正于中謂中必在其月歸餘于終謂中氣在晦則大餘小餘滿一月下乃置閏也注疏似未得劉歆意困學紀聞引通鑑外紀目錄曰杜預長術既違五年再閏又非歸餘于終但據春秋經傳攷日辰晦朔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術也春秋分記云長術于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術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為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強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羲叟起漢元以來為長術通鑑目錄用之

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

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難曰兩誣君子妄甚鄭祖厲王蓋緣左氏有鄭災徙主祏于周廟之語以后稷況僖以后帝況閔又以姑況閔以姊況僖誣禮無稽疑人不倫以視國語此篇眞僞立判矣故知所謂君子曰者皆歆所竄衍也不然何游談不根若是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難曰經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爲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閏月之政曲臺記止云闔門左扉不箸聽朔之文以閏無中氣應行之政統于前月布之也歆視餘分閏位爲正統亥其爲國師嘉新公矣

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難曰公羊家以爲內娶之妃黨左氏則公族也然攻泓之戰有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云魚氏世爲左師豈大司馬所謂公之孤而左師兼司馬邪固即此文公孫固也六卿之外又有大夫公孫鄭未知何官攻宋世家諫泓戰者即子魚非固也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世家云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年表又以杵臼爲襄公之子與今左氏絕不合是則殺人者既無主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殷道祖免而外皆姻可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羣公子者欲偏置其妃黨也勿勝而反爲所殺耳若大司馬固權重公卿俱爲公族同官日久忽比于新主喪之昭公而自戕其黨類且爲亂兵所殺一似絕不握兵而與公族素不相知者左氏善于事必非其舊且此文末云昭公即位而葬尚有闕文將去羣公子則既即位矣欲去羣公子而與樂豫謀豫諫又不聽俱非情事衆也者襲公羊曹殺大夫傳而失之晉三郤鄭三穆不衆于固與鄭乎言非其罪而不名則孔父荀息仇牧洩冶皆當其罪而晢之不如君難者反非罪乎

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　難曰既殺公孫固卬即爲大司馬矣樂豫舍司馬以讓卬何爲乎大司馬公子卬既握兵節且樂豫亦戴族又有讓卬之美乃因王姬而殺卬非情事也王姬不見禮而主誅以殺公黨亦非情事也此篇宋世家及年表俱不載知非舊文

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昭公卒舍即位公子商人弑舍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難曰子叔姬與單伯之罪公羊穀梁皆同齊世家舍之母無寵于昭公國人莫畏此史公所據左氏舊本也歆改竄左氏而曰子叔姬妃齊昭公于文爲不辭于事爲失實徒欲以汨公羊經義故縱淫人亦可醜也

宣公篇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傳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難曰自此言出而仗馬寒蟬者得志矣非論語仁比干春秋撥亂世之義也眞莽國師之言也

十年齊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衞書

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難曰尹氏立王子朝以朝奔楚亦非罪乎不圖崔杼見原春秋

十一年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難曰以入國納亂爲禮眞莽國師之言也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難曰人火亦天也春秋別大小書之耳內不言火有小災如大災自治貴嚴也外不言災治人以恕也四國同日俱災如亾天下君子懼焉宋書災存王者之後也周災不志志者天黜周命而災中興之禮樂聖人因存爲二代之後變京師爲成周見其義焉火公穀作災當從之非與陳火爲例也

成公篇

九年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執諸銅鞮欒書伐鄭楚子重救鄭　難曰凡例以稱人而執爲執有罪固不可通矣鄭自受盟于蒲經未著其背中國故執之非伯討也作僞者以其例不可通遂誣爲受賂而與楚會又飾子重救鄭不知楚自盟蜀之後恃其強暴再駕伐鄭後復潰莒入運豈以重賂求鄭者哉

楚遂入運莒無備故也　難曰運故莒與齊魯相接之地然經于四年書冬城運于此書楚人入運不蒙莒潰言遂明內之鄙邑也且潰國都重于入旁邑果莒邑不書也書潰之義亦非僅責無備滅者上下同力效死弗去之辭潰者下叛上之辭凡例亦以民逃其上曰潰苟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以結之雖曰繕完城郭亦同于梁亾而已

十一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難曰同姓侯相會葬是爲得禮不爲辱必不諱也猶去葬自因殺趙同趙括僞傳不知妄云諸侯莫在無稽甚矣

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難曰晉楚同盟經文不見有無未可知要與會于瑣澤無涉也

十年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　難曰負芻之罪處不必立之地不待子臧奉喪反國而自成君耳果殺太子經當書之

襄公篇

四年公請屬鄫晉侯許之五年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六年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難曰莒人滅鄫之事經文及公羊傳注皎如日星矣此篇及世子巫如晉會于戚滅鄫取鄫之傳皆虛造事實

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難曰經自爲中國諱故迂回其文子駟之罪于討徵舒崔杼等例之矣若僅據赴告爲文彼權臣弒君未有不以疾赴者左氏尚不肯據以爲文而謂春秋王于討亂賊者轉爲亂賊所愚乎

十四年士鞅奔秦　難曰秦伯之問不可閒隔橫安書法增入之蹟宛然左氏必不爲此

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難曰今經書衛侯衎出奔齊則非據赴告之文矣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難曰若僅言諸侯之大夫而不言豹及則嫌于豹與會而不與盟經自有一事再見卒名之例見其奉君命以始終也

自劉歆等妄附書法而鄭賈服杜紛紛聚訟本不足辨去族非滅國如無駭大逆如翬遂不著此例即以此文而論豹正得聘禮出竟專行之義況公命爲季孫所誣苟圖私便不恤國體豹所深知者乎自僞書法出而國忠促𠕇舒之戰秦檜掣武穆之柄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又案傳文云乃盟晉楚爭先與黄池之會辛丑盟吳晉爭先文法正同今于乃盟之下羼入書法一似乃盟專屬叔孫豹必非左氏舊文也

又曰書先晉晉有信也　難曰晉中國之霸屈建卽不以詐而得主盟夫子何忍與之固知左氏不必比附處乃眞舊文也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魏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難曰姚姬傳以明主爲三晉以後之稱此時魏亾已久適見其誣耳今案史記明主作盟主要爲魏人所託自是確論季札時安得有十五國風雅頌得所之詩孔沖遠反以古詩三千餘篇爲史公謬說識亦舛矣

昭公篇

元年楚子麇卒傳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難曰經書楚子麇卒無變文則圍之弑疑也昭四年慶封言弑其君兄之子麇蓋亦傳聞之語圍所篡者幕而素有無君之志人多疑其弑麇殺梁亦有弑其君弱其孤之語弱其孤者謂廢幕而奪之位耳亦未必殺之也不然經何以書卒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　難曰此襲公羊會及暨例而附之杜預誤合齊侯伐北燕爲一事不知燕及齊平所謂外平不書也卽燕齊平亦當書北燕伯及齊侯盟如僖三十年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矣彼不隔年猶復出衛人書盟以別内及外平之文則此之丙暨齊平甚明也杜氏不惟不察作僞者之姦猶又不達作僞者之文理

九年陳災　難曰詳裨竈之言左氏亦作陳火作僞者欲比附其天火曰災之例而改之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亾也　難曰左氏此篇蓋得之鄭書宋衛以下係經附飾之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梓愼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　難曰此非敬天命之言也

二十三年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難曰晉人從王取郊經不必書書晉人圍郊者拒取天子之邑也二師之說烏乎至

二十八年夏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　難曰以食我爲助亂則受賂枉法者得志矣

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傳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　難曰齊豹非大夫故窮諸盜偶傳又謂求名不得亦非齊豹之倫彼大夫相殺臣子弑逆豈盡如桓溫之思遺臭萬年爲大丈夫者邪此等議論似有理而大亂眞其不講于何氏之例王子札矣

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難曰此篇重定元年作僞者比附經文而失檢耳

定公篇

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難曰
不稱夫人者春秋以哀爲未踰年假以見妾母不稱夫人之
例本不必赴于異邦也爲之築宮使公子主其喪祭正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難曰案經書丁巳葬我君定公雨
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傳卽欲以禮也二字釋經亦宜
全錄經文作僞者至襄公以後亦甚艸艸矣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難曰不稱夫人卽不稱小君矣
曰不成喪誣哀甚焉自春秋諸侯皆以尊妾母爲孝而不顧
卑其先君是傳所謂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者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難曰農功旣畢而以君命葺城何爲不
時亦何煩赴告蓋經書城築有數義重民力也畏大國也好
土功也久不葺俟其圮而更爲之也時與不時當文自見無
煩敷解也

哀公篇
八年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難曰季姬之事左氏本文
或有之以此釋經則出附會蓋經例外取內邑非內有大惡
不書滅邾而取讙復邾而歸讙假外營內之明文也
十二年夏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　難曰昭公雖取
同姓于哀猶之適祖母也卽不成喪夫子固必不弔于季氏
豈季氏得爲喪主乎
　證續經之謬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難曰經書晉州蒲先幽後弒移十二月之庚申于正月下
　謹嚴詳密如此仕以彼處有閏十二月庚申實在正月知不
然者何劭公亦明術算其言可信也且弒君之罪重矣何暇
詳其先幽後弒哉執爲中國討罪之辭豈可以臣下施之君
上旣曰陳恆又曰齊人孔穎達引僞例曰齊君無道以縱釋
陳恆之罪大逆夫子請討之義歆之黨賊養亂也甚矣
庚戌叔還卒　難曰左氏不載歆見左氏固有不詳經事之體
而害之
有星孛　難曰經無此闕疑法
成叛　難曰經無此書法
晉侯伐鄭　難曰據左氏及晉鄭世家是時晉臣專兵君若贅
　旒安得自將伐鄭于事實不合
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夏四月己丑孔某卒　難曰言納于
　戚則入衛不書如鄭突入櫟不復書入鄭也卽書之亦不當
　言自戚如衛術歸衛不言自陳儀也書輒來奔則責以拒父
　亦大失經意子還成卽瞞成亦無此名字例孔子生卒謹書
　于傳記宜也而附于經則經爲夫子家乘矣夫子作春秋游
　夏不能贊一辭不識後有妄作之徒如劉歆者敢以亂賊之
　筆上續聖經而賈逵杜預誣及弟子烏知適歆所以自暴其
　蹟于後世也哉
悼之四年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
　而喪之　難曰魯世家言悼公在位三十七年此已稱謚則
　距獲麟後五十年三家滅知又與國語合公穀口授微言數
　傳之後箸于竹帛其傳至獲麟而止左氏生夫子之後自爲
　記事之春秋故其書至魯悼趙襄而止其爲不傳春秋也明

甚魯君子左邱明非論語之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者亦明甚矣

後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讀春秋厤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襃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證曰此明孔子自采周魯二史成春秋無所謂與邱明共觀史記之說也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明微言大義非親炙不得與聞故子夏以傳公羊高五世至漢而始著竹帛也

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書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　證曰云魯君子明非弟子故不列于仲尼七十二弟子傳中也云因孔子史記明在孔子身後但見魯史未嘗口授微言命之作傳也曰成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之春秋並列明其爲紀事之書非說經之書故不名左氏傳也此太史公所見原本如此故西漢博士皆謂左氏不傳春秋其改稱左氏傳者自劉歆七畧始故歆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而公孫祿譏曰國師嘉新公顚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由是言之今左氏春秋所有君子曰書曰云云及續經之類皆歆所竄入以解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又增造經文十二篇與公穀鄒夾所傳皆不合而藝文志全仍之無識甚矣

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厤譜五德　證曰漢書儒林傳言張蒼賈誼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案此及張蒼傳誼敞傳皆無治左氏之說賈誼新書述春秋事皆與左氏不合張敞陳說皆公羊義然則傳所述左氏傳授源流皆歆所附會引名儒爲重耳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證曰史記仲舒傳漢興五世唯仲舒明于春秋此云推春秋義者經重義不重事非史比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厤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證曰儒者斷其義

謂夫子春秋之義惟胡毋生董生于公羊師得之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謂鐸氏虞氏呂氏春秋之類各騁詞說不釋經文卽如左氏春秋但務事實多出經文之外而經所有者反畧年闕載亦其類也厤人取其年月謂惟取經之年月攷諸家術如劉歆三統術之屬然左氏言年數亦多歆所竄改以傅會其三統厤者數家隆于神運如鄒衍之儔推終始五德之運張蒼厤譜五德亦是也左氏春秋國語五帝序少昊與易春秋禮家言俱不合蓋夫子所不序至因晉范氏祁姓爲陶唐氏之後而云其處者爲劉氏亦歆之徒附益也譜牒獨記世謚蓋史公所據春秋厤譜牒自古治春秋者皆有此學劉杳所謂周譜藝文志有古帝王譜至所云世本出于左氏則誣也春秋國語史公所據古文舊本非藝文志所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者也以年表所載事實與今左氏多違知今本非史公所見之舊也

漢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證曰十一篇者夫子手定公羊傳所云隱之篇傳之篇是也何劭公猶傳之云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蓋西漢胡毋生顏安樂以來舊本也古經十二篇蓋劉歆以秘府古文書之而小變博士所習如紀子帛杞侯夏五月丙午宣榭火陳災之屬或析閔公自爲一篇或附續經爲一篇俱不可知總之非古本也

又左氏傳三十卷　證曰太史公時名左氏春秋蓋與晏子鐸氏虞氏呂氏之書同名非傳之體也左氏傳之名蓋始于劉歆七畧

又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證曰十一卷皆依經分篇而不附乎經者也蔡邕石經公羊可見隋志有典士燮春秋注晉王愆期公羊傳注尚係十一卷

又左氏微二篇　證曰此書蓋非左氏之舊或歆所造書法凡例之類也

又張氏微十篇　證曰原注不言張蒼而僞別錄以爲荀卿授張蒼則此及別錄皆歆所託也

又虞氏微傳二篇注趙相虞卿　證曰志于儒家有虞氏春秋十五篇則卽史公所見本也別出此目僞也故知別錄所云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者必非出于向必歆僞託故異其篇卷名目以愚後世也

又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證曰世人多謂二傳詳于義例畧于事實不知其事迹詳于外傳而內傳則微言大義存焉以春秋非紀事之書也若左氏國語皆外傳之屬

藝文志論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先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卽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證曰班氏此段蓋襲劉歆七畧之原文故揚左氏抑二傳不遺餘力卽明果與夫子同時其觀魯史史公何不列于弟子

既論本事而作傳何史公不名爲傳而曰春秋經所書者或數年不載一事經所不及者累幅不休又何說也經本不待事而著夫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論多乖異也

漢書劉歆傳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畧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證曰班氏此篇敘次最明可爲左氏功臣矣案方進傳年十三失父隨母之長安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又云本治穀梁而好左氏爲國師劉歆師是方進所見左氏尚非秘府古文歆以其名位俱重假以爲助耳左氏所

載事實本非從聖門出猶周官未經夫子論定則游夏之徒不傳也歆引左氏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始具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增左非歆所附益之明證乎若果如別錄經師傳授詳明如彼則歆亦不待典校秘書而後見也

傳又云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　證曰論語之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縱使云卽爲春秋之人亦必未經歆所竄改以前之本也若今本則書未曾悼趙襄俱已稱謚非論語之左邱明且其好惡亦大異聖人矣要之左氏僅見列國之史子夏公羊則聞夫子之義者也聞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惟董生乎

傳又云及歆親近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乃移書讓之　證曰此時尚稱左氏春秋則歆初年尚未改其名也諸博士不肯置對者以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謂左氏爲不傳春秋也漢初諸書頗出多戰國諸子所託又或出歆等改竄之僞故博士抱殘守缺恐失其眞若左氏春秋非出孔壁民閒亦有但非引文解經轉相發明如歆所託之章句義理淺陋名爲春秋左氏傳者耳毛詩逸禮諸儒不辨則因欲存之矣

其書云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攷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　證

曰但以春秋論則博士所見左氏春秋卽太史公所見古文春秋國語東萊張霸亦見之是眞本也歆欲立其附益之本乃託之秘府舊文反以爲學殘文缺稍離其眞耳經惟尚書梓材有劉向校補若春秋經則自公羊胡毋生董子相傳絕無脫簡曰脫簡者蓋歆欲行其增竄之春秋也傳或閒編者亦比附春秋年月改竄左氏之故

又云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證曰儒林傳膠東庸生爲孔安國再傳弟子庸生授淸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則非秘府古文伏而未發者也言與此同者援之以自重耳或又傳左氏之語亦出歆所附會

又云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

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
而非往古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
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攷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
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證曰聖人文約
而旨博歆毀其離于精究欲以傳記事實易口說則百家小
說賢于夫子春秋矣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左氏亦不具或逸
禮及他傳記有之要非聖人治天下之本務貴其意不尚其
儀玉帛鐘鼓非禮樂之精也若歆之壓蔑先聖緣飾經術以
崇奸回豈不哀哉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　證曰至此遂獨舉左氏不復言詩
禮書者歆所竄改尤爲快意也

傳又云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
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
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
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　證曰改亂舊
章謂其私竄古文諸本也非毀先帝所立謂其誣謗今文先
師之學也二語盡歆之罪哀帝不知故尚以爲歆欲廣道術
夫歆亦安知道術特自廣其術耳龔勝節士義不仕莽師丹
魯詩大儒建議深合春秋經法自不肯詭隨附和也今不信
二君子之言而欲信劉歆之言不亦誤乎
王莽傳公孫祿議曰國師嘉新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
惑宜誅以慰天下　證曰公孫斥其顛倒五經師丹非其改亂
舊章是歆同時諸人固皆見其肺肝矣而千載秋荼曾莫覺
悟則是歆不但疑惑當時之學士而幷疑惑萬世之學士也
悲哉
儒林傳穀梁議郎尹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
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　證曰歆傳明言章句出于歆
則此又言尹更始先爲章句者必歆所援託也
房鳳傳時光祿勳王龔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
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于是數見
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鳳龔許　證曰此處
亦言白左氏春秋可立是哀帝初年尚無左氏傳之名其明
證也王龔即成太后之親非經師也房鳳王根所薦亦王氏
之徒也孔光雖依阿而稍知經學家法便不肯從矣
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

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
河閒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時張禹）
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大夫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
上書數以稱說後爲太子太傅薦禹于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
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
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
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證曰張蒼傳曰好書律術曰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
術曰蒼又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曉而尤邃律術曰著書十
八篇言陰陽律術事而已不聞其修左氏傳蓋歆以漢初博
極群書者惟張丞相而律術及譜五德可附左氏故首援之
也賈生傳曰能誦詩書屬文曰頗通諸家之書而已亦未聞

其修左氏傳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爲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痹篇一事諭誠篇一事退讓篇二事皆與左氏不合惟禮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國語耳歆見其偶有引用即謬以爲爲左氏訓故授趙人貫公無論賈生之學疏通知遠長于禮制必不爲章句訓故之學且貫公即毛公弟子貫長卿歆所云貫公遺學與祕府古文同者也果爲賈生弟子則賈生當亦習毛詩而何以新書中說騶虞昊蒼周頌等詩皆用魯說與毛無一合乎張敞傳曰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其所陳說以春秋譏世卿最甚君母下堂則從傅母皆公羊義而與左氏之以尹氏爲聲子崔杼非其罪宋共姬女而不婦者反絕不同又何也蕭望之傳曰治齊詩曰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其雨雹對以季氏專權卒逐昭

公伐何攸對以大士句不伐喪亦皆公羊義石渠禮論精于禮服未聞引左氏也善左氏爲張禹亦欲附會要之此數公者于春秋國語未嘗不肄業及之特不以爲孔子春秋之傳耳歆不託之名臣大儒則其書不尊不信也

後漢書鄭興傳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故及校三統術世言左氏者多祖于興與子眾作春秋難記條例　證曰興傳明言歆使撰條例章句則今左氏書法凡例之屬興亦有所附益與

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朝公卿大夫博士見于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遂與韓歆許淑等互相辨難日中而罷升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證曰果如劉歆所述授受分明何范君謂其師徒相傳無人也春秋非史文言左氏者以史文視春秋並其失義也范君此論甚正而有本並非陳元賈逵之流曲學阿世所能勝

賈逵傳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　證曰誼之家世好學誼果作左氏訓故不應至徽始從歆受也蓋歆因徽而誣誼耳

逵傳又云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具條奏之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

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證曰賈逵阿世以讖論學本不足辨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耳（言其比附讖文媚之也章懷太子注誤）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證曰穀梁與而公羊義滑左氏立而穀梁亦廢蔚宗爲武子之孫寄慨深矣曲學阿世以取貴顯而反斥守公羊者爲俗儒何哉

李育傳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羣書知名太學嘗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于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反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證

曰何劭公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今膏肓廢疾尚存十一白虎通德論亦多公羊家言則李元春之書雖不傳而意未盡亾也特未見其直指劉歆轉相發明之謬耳

班彪傳定哀之間魯君子左邱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　證曰左氏生哀公之後其書惟名春秋班氏以史論左氏知左氏者也

說文解字敘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證曰六經及左氏春秋古文本當叔重時盡亾矣或劉歆以祕府古文書經及左氏附益本賈逵之徒奉詔又以紙易竹帛舊本古字古言亦變矣文反正爲乏求之古文無是也古文正字上从二下

从足若反正之乏乃小篆耳亥有二首六身求之古文無是也古文亥作不似豕故呂覽子夏讀史記止三豕爲己不之誤若二首六身之說乃小篆也此皆歆以小篆竄入傳會之顯證然如左氏發夷冊敘褒𧙍之類自杜預出而又變賈許之舊矣

孔穎達春秋疏云賈逵據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邱明作傳　證曰年表序不云作傳此或賈逵之說誣史公矣

疏又云據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證曰向治公羊後奉詔治穀梁其書本公羊者十之九本穀梁者十之一未嘗言左氏也說苑魏武侯問元年于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案謹始之說本公羊穀梁緒言明智之說兵家要旨俱非左氏說也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此春秋當係檮杌猶晉語羊舌肸習于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書史記言四十章藝文志云三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馴歆所託也虞卿傳云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年表同蓋虞氏之書雖亾其體例畧同呂覽非傳左氏也史記云八篇藝文志于儒家云十五篇于春秋家云虞氏微傳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託也荀卿之書多本穀梁亦非傳左氏者

疏又云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周官　證曰河間獻王傳言

獻雅樂不言獻左氏周官也蓋武帝時祕府固有周官左氏特武帝所不信而太史公所見左氏又非若今本耳且因獻王好古而以爲私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顯與朝廷異學當亦劉歆所誣而班氏誤采之

又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于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穀梁帝賜帛五百匹　證曰王應麟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于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季皆非也今校此疏前序光武于成帝前此又混歆于和帝時紕繆如此安能別古書之正僞

又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

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證曰嚴彭祖公羊經師安得此妄語蓋章帝令賈逵自選嚴顏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祿利之途使然必非先師彭祖之言也漢志雖本有家語然王肅僞撰者乃有觀周篇言南宮敬叔從夫子觀書于周此言左邱明與夫子乘緣劉歆親見夫子之語附會之蓋又出歆後臧西成以此爲眞嚴氏眞家語不辨家法失攷甚矣

經典釋文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魏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　證曰此兼采僞別錄及漢儒林傳而爲之然左氏傳授不見太史公書班固列傳亦無徵當東漢初范升廷爭以爲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若果出于別錄則鄭興父子賈逵陳元鄭元諸人欲申左氏者何無一言及之乎曾申卽曾西曾子之子羞稱管仲必非爲左氏之學者吳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傳以左氏言魏氏事增飾尤甚吳起爲之以媚魏君然要非左氏再傳弟子也張蒼非荀卿弟子賈生亦非張蒼弟子貫公毛詩之學亦非賈嘉弟子嘉果以左氏爲傳春秋授受詳明如此何不言諸朝爲立博士此又從賈誼傳增飾之嘉與史公善當武帝時貫公與獻王同時必非嘉弟子史記漢書具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牽合逸書妄造此文元朗沖遠不加深察　錄如此可爲典要乎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五

申穀梁廢疾敘

穀梁氏之世系微矣楊士勛云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鄭元六蓺論云親受子夏應劭風俗通云子夏門人魏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廢後百餘年穀梁赤爲春秋殘畧多所遺失謂穀梁子之受業子夏不可攷名俶名赤蓋如公羊氏家世相傳非一人也其著竹帛當在孫卿申公之時麋信以爲與秦孝公同時見所引有尸子說也桓譚以事說經其言不足信孫卿書多穀梁說蓋穀梁不傳託王諸例并微言口授故可先著錄也漢孝武時瑕邱江公受之魯申公上使與董仲舒議卒用董絀江漢書仲舒能持論江公訥于口然後漢何劭公亦訥于口而能著書傳于今其賢遠矣范甯序云公羊有何嚴之訓詁中多采何氏而嚴氏無一存者蓋何能以胡母之例正嚴顏之謬也孝宣以衛太子好穀梁感其學且廢乃立學官博士東漢之世傳者絕少隋經籍志有段肅注十四卷志微士傳據班固傳注以爲卽宏農功曹史段肅然儒林傳不載又無治穀梁者竊嘗以爲春秋微言大義魯論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子专上、綱其不可顯言者屬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者也然向微溫城董君齊胡毋生及任城何劭公三君子同道相繼則禮運中庸孟子所述聖人之志王者之迹或幾乎息矣穀梁子不傳建五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蓋其始卽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進退予奪之法多有出入固無足怪玩經文存典禮足爲公羊氏拾遺補闕卜不得二三焉其辭同而不推其類焉者又何足算也兼之經本錯迕俗師附益起應失指條列乖舛信如何氏所名廢疾有不可強起者余采擇美善作春秋通義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錄成二卷籓籬未決匽蓋不言非敢黨同微明決守世有達士霍然起之亦有樂焉嘉慶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武進劉逢祿敘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五

武進劉逢祿學

穀梁申廢疾

隱公篇

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曰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禮記疏）

申曰據太史公書平王即位至此已四十有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

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何據公羊以爲仲子桓之母釋曰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穀梁隱元年疏）

申曰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赴於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義與箴異廢箋爲正）

公子益師卒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何曰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同上疏）

申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畧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故之文（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不繫叔是也見箋）春秋不以疑疑人而叟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爲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見公羊箋）意如爲定所不惡似矣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亦所惡與公子益師而爲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

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何曰既哭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釋曰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則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隱五年疏）

申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分輕重也

桓公篇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何曰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亾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曰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也（王制疏）

申曰鄭於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于公羊徒据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据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据夏殷之禮當爲成周之禮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逃田事凡六爻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离初九壬夏至

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矣義也十一月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于孟冬皆述殷制與夏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其不地于紀也　何曰在紀何為不地釋曰紀當為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魯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 桓十三年集解

申曰鄭以公羊義改紀為己不知傳意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為不辭也

莊公篇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何曰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于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為大失也釋曰商臣弒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為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即以變滅言大去為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為罪者自多矣 莊四年集解

申曰論語曰與滅國公羊傳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與滅梁亡沈潰皆不得言滅誠以滅人者當坐專取王封之罪而為所滅者以死社稷為正以出奔為罪而背滅則皆諱其當與也變滅言大去者為復讐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為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為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賢亦望文為義非事實也君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於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于傳乎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　何以為稱子則非名也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為字可知矣此名當為字誤耳 莊六年集解

申曰定十四年傳曰其辭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稱字則當如祭伯祭叔凡伯家父南季伯糾之屬此實王子突也傳不解為王諱微弱故不言使反加王人使子突繫之而仍書月以起之之意僅以善救衛為義致淺陋耳稱名稱字皆失之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何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讐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釋曰於讐不復則怨不釋廢會仇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讎也至於伐齊納糾讒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 莊九年集解

申曰讒可納不納當文自見以不諱敗為惡內非也敗非大惡為王者伸義養威故諱之至於復讐以死敗為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苟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懲矣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讐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為名耳反以為惡內于義短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何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莊十八年集解

申曰果虧傷未復卽是朝食後世謂之帶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於義爲短

二十有三年祭叔來聘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何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莊二十三年集解

申曰如讖祭叔當如祭伯并絕去聘文于本傳例方合非也此不稱使絕莊公淫取讎女于三年喪内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髙子以爲不以齊侯使髙子傳屈完以爲權在屈完皆非也

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莊三十二年集解

申曰牙之爲母弟經無起文見箋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春秋之失亂矣

僖公篇

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

何曰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釋曰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邱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僖九年集解

申曰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於其方盛而於其將衰者未之聞也且屈之盟書甲寅者亦將爲美乎

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何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故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僖十一年集解

申曰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卽爲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深淺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有本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本以禳異修本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

其事天之急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何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於葵邱即散何以美之耶於義穀梁爲短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盟于葵邱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曾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邱之事安得以難此（僖十四年集解）

申曰桓德之衰實始於葵邱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鹹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楚邱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不序以明其散失之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何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三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畧之也則自相反矣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舉霸事而伐喪于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邪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故畧其先後（僖十八年集解）

申曰邲之戰晉楚皆客也即楚獨爲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客爲主則襄公直矣伐齊以定亂于喪無嫌也春秋以嫌于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於義反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　何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於義穀梁爲短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爲其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同上）

申曰狄救齊後未聞衛又伐齊也何救之有即伐衛以救齊是爲設也伐楚救江無救乎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艱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

二十有一年釋宋公傳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何曰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僖二十一年集解）

申曰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於諸侯也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則衆敗而身傷焉　何曰卽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於師也卽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卽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因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鞏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則衆敗而身傷焉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 僖二十二年集解

申曰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譏其取辱何得爲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偏戰惡詐戰以爲彼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若信而敗也以詐爲道異哉所聞

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傳不葬何也失民也其

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是棄其師也　何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於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旣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於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王之功徒言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 僖二十三年集解

申曰期地必不於水也期時必不於半渡也以水厄人未陳而擊交鄰而尚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辭乎

二十有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何曰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釋曰宋之大夫盡名姓禮公族有罪刑於甸師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卽位以見讓莊去卽位爲繼弒是復可以此例非之乎 僖二十五年集解

申曰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

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繇傷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蓋納頓子者陳也　何曰休以爲卽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釋曰納頓子固宜爲楚也穀梁子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 同上年疏

申曰陳納之卽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何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釋曰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邪 僖二十七年集解

申曰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近之

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何曰大夫無遂事按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釋曰遂因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於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於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僖二十年集解

申曰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

事故公子遂遂卒弑子赤季孫宿遂卒逐昭公見微知著爲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異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惡其亂義也惡利口惡其亂信也殆不免矣

文公篇

三年雨螽于宋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何曰螽猶衆也死而墜者衆象宋羣臣相殘害也蓋由三世内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遠是爲短釋曰穀梁意亦以宋德薄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乎文三年疏

申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瞽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奚益哉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　何據隱元年公羊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以爲禮尊不含卑不言來者本不當含故不責其晚于義穀梁爲短釋曰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一作襚則次之賵爲後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則諸侯相施一作故如天子於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文五年疏

申曰京師去魯千里即不三月而含襚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

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何曰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文八年集解

申曰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宜稱國以殺不待以官稱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禮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誅之而逐之乃得爲譏乎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何曰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釋曰秦自敗於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知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也文五年集解

申曰四年夫人風氏薨後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驪戎而殷
穆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乎

宣公篇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傳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何曰書獲皆生獲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加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而何宣二年集解

申曰公羊例大夫生死皆曰獲華元復見知其不死殺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師並重之例証以經文無所據也

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貢軍之將亾國之大夫及與爲人後者同位云有賢行得衆乎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何曰氏者譏世卿也卽例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豈可復以爲舉族必乎釋曰云舉族必是何嫌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兩宣十年集解

申曰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爲飾之非遁辭乎又以爲順齊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繫辨六子之辭猶以艮人爲吉何君一語眞乃解頤鄭不兼五子之病乎

襄公篇成公篇缺

十有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何曰君子不求備于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則備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襄十九年疏

申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爲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俟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愼乎

二十有七年衛侯之弟專出奔晉傳專之去合乎春秋 何曰甯喜本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

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釋曰甯喜雖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於春秋不亦宜乎襄二十七年集解

申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於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入也又與喜約共弑剽至喜見殺乃徒執其硜硜之信以暴君兄之過經書出奔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以撥亂豈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微子去紂例之擬人不倫莫此

爲甚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以夷之　何曰蔡世子班弒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父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文推以況此則無怪然（襄二十年疏）

申曰若夷蔡班不夷許止當日蔡弒與日楚弒同文而異許不日今異蔡於楚以明內外之辨反同許於楚以明久賓之例何君明辯哲矣傳容弒父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至許買之日弒則以爲正卒於例亂矣

昭公篇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　何曰卽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邪鄭君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啓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昭十一年集解）

申曰君薨稱世子明友之不當立與衞蒯聵同文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著邪若以子友疑於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于義爲短于文爲悖

十有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何曰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釋曰晉不見因會以設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太重晉爲厥慭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焉（昭十二年集解）

申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

哀公篇（定公篇缺）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傳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於荼也　何曰卽不使陽生以荼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於荼齊小白又不取國於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弒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於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於荼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於子子糾則將誰乎（哀六年集解）

申曰荼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荼之弒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君不亦亂於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國於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

坿

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　釋曰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禮記雜記疏引案今穀梁本當無缺文此釋於義無攷姑存之）

成七年冬大雩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釋曰去
冬及春夏案春秋說攷異郵三時惟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
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故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
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
無狀穀梁成七年疏引案文義不類姑存之
釋曰雖庶人葬爲雨止王制疏引
釋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月令疏引
申曰孔與軒曰經凡二十六旱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
時不雨加月文者三是爲四部也
定十有一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傳墮猶取也　何君難云當
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於訓詁鄭君釋云陪臣專強違背
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墮猶取
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已若更取邑於他然
按此條當是釋廢疾文閩本皆誤作范注據楊疏補之
申曰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于
春秋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六　武進劉逢祿學

穀梁廢疾

隱公篇

元年春王正月傳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
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
讓則隱善矣
難曰春秋不書公卽位非爲論隱桓爭讓而作隱本不正讓
桓爲正以禮沒之不在長幼也破范注桓之弒逆大惡不藉成
隱而見如以爲將讓而弒之方爲大惡則傳意以隱不讓爲
正而桓弒之其惡反得從末減乎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
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難曰春秋亦不爲惠公之與桓爲正爲邪而作穀梁子深文
周內斷隱爲成父之惡豈王者奉元第一義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傳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
爵命於周也
難曰邾於周爲子爵後失在名例聖人退之以明漸進之法
絀之以明黨惡之誅桓十五年來朝稱人復之以明褒功之典桓十七年復稱
儀父進之以明尊王之義莊十六年邾子克以附齊桓朝周稱子
不日其盟渝也
難曰日盟爲信齊桓之盟不日何以傳爲信其信乎不日爲
渝戎亦背隱從桓唐之盟何爲書庚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宿邑名也
難曰以國爲邑大誤正以宿在同盟後爲宋人所遷故預於

隱八年變例書卒加日（滕侯不日）常例不名不葬以明慕化之輕重云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難曰朝無御命之禮如識祭伯爲貳至尊當著其朝而變文以起之去月加日如壬申例可也傳以祭叔亦不奉命何不去其聘乎

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傳向我邑也

難曰取邑不言入也春秋盟王義不以難邇我國外取我邑非有故皆諱之向果我邑當書莒人伐我西鄙圍向

無侅帥師入極傳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

難曰郎使向爲我邑春秋志報亂當先書入極後書入向

不稱氏（氏謂公子非謂展氏士助爲左氏所惑大傳意矣）者滅同姓貶也

難曰極果同姓當如滅盛之例書之重辭之復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傳以國氏者謂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

難曰紀本微國無大夫故不稱氏范甯釋傳例曰當國以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以國氏者謂使若其君自來以著親迎之禮耳然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毋不通之說富哉言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傳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難曰傳既以國氏爲進之則安得復稱使乎既云進之安得云無足道乎以穀梁精於禮禮本於昏昏禮不稱主人且無傳爲若求其精安能知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范甯云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年爵雖同紀子白以爲伯而先

難曰有是哉穀梁師之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諸侯日卒正也范注正謂承嫡

難曰大小國諸侯卒葬時月日正變條例何君詳之穀梁闕不具范以正爲承嫡抃失穀梁之意

癸未葬宋繆公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註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

難曰公羊詳之穀梁舉一廢百其失則亂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謹而志之

難曰昔嘗以爲穀梁者公羊氏之餘緒長於公羊者十之一

同於公羊十之二三所謂拾遺補藝者也莊子曰（名述祖余書夏時義例五經小學多從受之從母舅詩）此公羊義而稱傳曰是其證矣

五年初獻六羽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難曰其爲尸佼與則秦相商鞅客也其非尸佼與不可白也其言禮樂何其逆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傳隱不爵大夫其日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范注據無侅卒不稱公子

難曰無侅卒傳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曰故貶之也俠卒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日不成爲君也按隱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無臣子故會盟皆不致其已卒必卒之者託賢君行恩禮於大夫彄命大夫書日書氏俠未命不日不氏皆正也

無侅命矣据帥師公羊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不日不氏故貶之也益
師命矣氏而不日遠也穀梁以爲惡非是見申斷疾曰不爵命曰先君之
大夫傳之者過也禮豈不臣先君之大夫乎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
道焉爾范注媵不與嫡俱行非禮也逆者非卿
難曰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待年可也禮無聘媵之道況
卿逆乎傳不別嫡媵概曰無足道失之范据莒慶言逆不知
莒慶齊高固皆自爲逆故經不言女言叔姬以譏大夫外取
之非禮且明諸侯嫁女于大夫不自爲主之禮范幷失傳意
滕侯卒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難曰此緣秦俗匿嫡經不書名而謬解也滕在所傳聞世變
文稱侯書卒以其子來朝故本微國故未能以其名通凡書

卒明赴辭以春秋當新王曰某侯某正也赴於他國之君曰
寡君不祿不名也聖人於二王後及同國敵者書其名以見
法宋公和蔡侯考父是也于微國存其舊以見正滕侯稱男
是也方進之以大國之封何當貶其用狄道乎
八年辛亥宿男卒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難曰正以其同盟而得變例書卒不進爵者未能朝聘也若
未能同盟而概得書卒于所傳聞世則不勝書矣或前傳宿
邑名也邑爲國字之誤或四字後人所增則此云未能同盟
故男卒者謂僅與微者盟未能與公盟故不得進爵斯近之
但同盟不如來朝亦不得進爵楊士勛謂前盟宿爲邑名此
乃爲微國恐穀梁雖癈疾尚不至此
秋七月庚午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傳外盟不日

難曰于例不通
八月葬蔡宣公傳月葬故也
難曰非故也正也以爲故經當有起文穀梁傳卒葬時月日
不別大國小國亦不察經文前後事實于例大亂于辭多不
可知安得爲善於經乎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
夫
難曰徒据經文言之其義例未著也盟非會也名列載書春
秋託以張貶文公及大夫則貶從大夫莊二十二年丙申及
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
盟于扈是也公及人則貶從人此公及莒人莊四年公及齊
人狩是也此因輸平爲不欲離辱及一國之貶文若莊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成二年丙申公及楚人秦人等盟別有起文
以見正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傳聘諸侯非正也
難曰范注云周官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云禮臣病君親
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未正甯所未詳
俠卒傳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難曰俠爲未命大夫春秋假以著士喪禮君有弔臨諸事耳
穀梁概以成公意爲說則桓十一年之柔莊三年之溺不可
通矣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注戰
然後敗故敗大于戰
難曰穀梁不傳託王之義故知內不言戰而失其說若此類

辭多近公羊而意甚遠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傳曰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難曰惡入之意不待日而著也入輕於滅其例時月而已郕為同姓隱之篇再見入者故加日何君詳之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傳値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難曰滕薛實微國故同日受之於廟與穀鄧異文箸加侯之爲封建文質法也范本傳意謂穀鄧同時來不俱至是何説乎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註明隱宜立
難曰建始之義所包甚大正隱之讓亦得兼之以爲宜立則當書公卽位矣

桓公篇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難曰與夷之卒不待正也桓之弑不著正督以例桓也
及其大夫孔父傳父字謚也
難曰以字爲謚安得此言謚衍也
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難曰禮無諱遠祖之事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傳習故宋之文而不考其義爾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傳于內之惡而君子無遁焉爾
難曰于桓可也于內不可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

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難曰此條元年滕子來朝貶著本爵七年穀鄧來朝貶去秋冬十五年邾牟葛來朝貶字稱人之義而誤解也紀子稱侯朝例變書月何氏詳之范以滕侯稱子紀子稱侯爲時王所進絀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何爲作乎
冬公至自唐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難曰遠之非也隱亦與戎盟唐何以不遠之也何氏詳之桓無會常云桓會不致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難曰農隙講武正也邵解平爲不因田獵而修之非正于卦氣大畜當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不必因秋田也非崇武失經意觀婦人恐穽非魯志
蔡人殺陳佗傳兩下相殺不道
難曰兩下相殺則竊弄威柄無君之禍亟矣不道是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穀梁不著大夫相殺稱人之例而以稱人爲殺有罪與討賊同文不知有罪無罪從莽別之得爲善于經乎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其不言使爲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難曰不傳昏禮不稱主人則與逆之道微之言皆贅説矣使魯爲媒何不正之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

生之卒也

難曰何氏云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得之

十有一年突歸于鄭傳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難曰惡祭仲則何以不貶而反稱字乎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賢祭仲孟子之述伊尹豈易爲守經者道哉

鄭忽出奔衛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注其名謂去世子而但稱忽

難曰出奔之爲失國明矣不必稱世子而見也稱世子則衛蔽瞶忽矣是蔡友忽矣稱子忽則杞伯杞子忽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難曰此公羊傳也于傳例不合未知何時入之

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

難曰公羊子曰嫌與鄭戰故先舉伐是也及者內爲志也鄭師不言敗從內也范寗傳略例偏戰日疑戰（疑魯人語 詐齊人語）月與公羊同若與鄭不和而戰當去結日文

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禦來盟傳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難曰來盟何以爲前定乎傳曰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尋舊盟方可云前定何以皆日乎盟例時月日公羊何氏若網在綱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御廩之災不志（范注以其微）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難曰周公皇祖在天不饗大動以威曰作丕刑于朕孫其與鼷鼠食郊牛何異非亂敗加桓故罕見之見無有不謹而志之者不知天命以變爲常安得此亾國之言乎事天如事親也事亾如事存也不順乎親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徒嫁其期而易之衆神其不吐之乎穀梁所爲敬君子譏其不知務矣

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難曰此古訓與不貢坊淫之法不示象弑之戒不申復讐之義引喩失當愛其輕身甚哉其蔽也

莊公篇

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在此國以三言爲名

難曰不傳復讐之義不知特變之文不辭孰甚焉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傳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難曰是變出奔言入也傳以常例言之孟子所謂執一也是以地叛也何以氏紀季乎以地叛之他國者曹公孫會自出奔宋以自鄸也否是不書矣此何以書乎宜問不問眞惑疾矣

八年甲午治兵傳治兵而陳蔡不至矣

難曰失經意甚焉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傳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

難曰不名使若偏受盟也以無君故不沒公可也不名大夫

何故范以君前臣名解之苟以鄰國之君非君乎料不言子則不嫌于齊人大夫伉矣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難曰既曰亾辭曰不復見又曰未失其國家其辭枝矣由不別遷與遷之爲兩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傳次止也畏我也

難曰畏我威也方合者外之義以桓三年莊三十年傳有畏例之則此不別外內非也

十有四年秋七月荊入蔡傳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難曰既氏人子三等春秋設七等以進退之文不具矣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傳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注魯與齊縱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

難曰內不出王名微者也傳失其例如以魯亾曾桓則前柯之盟後幽之盟何爲出公乎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

難曰宋執祭仲齊執濤塗傳以爲貶爵稱人今以爲與辭其疾在不傳稱人稱侯之別故自亂其例

夏齊人殲于遂傳此謂狎敵也

難曰與遂得殺之非譏齊狎敵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不日數渝惡之也

難曰書媵書遂要盟乃著何云辟乎傳之疾正在無說而強爲說耳不日非惡結渝盟正以齊宋之不信書結爲國殺患春秋常于嫌不得者見其得也

二十有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傳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難曰名赤而倒郭公于下著其盜國也若外諸侯相奔安得言歸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禮也安得云非正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用牲非禮也

難曰此錄用者不宜用之例而誤解也如其說當云鼓于社用牲

伯姬歸于杞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難曰親迎恆事不志不親迎于紀履緰一譏焉爾此不卒蓋

無服書歸者爲公會于洮起文

二十有六年曹殺其大夫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難曰天子能命列國大夫春秋可不作矣曹羈名而不氏命乎非命乎國亾君出何賢臣之衆乎

三十有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

難曰實齊侯親來安得言使乎書以志齊侯之驕我我魯之自夸因以張王文也

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難曰子赤之故亦有所見何爲不日穀梁不傳張三世之義

失之

閔公篇

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傳盟納季子也

難曰季子在魯不在齊也望文生義妄也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難曰豈君臣之義乎

僖公篇

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傳惡公子之紿

難曰傳例疑戰不日此書壬午知非惡紿江熙云傳或失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難曰如為桓諱當于薨夷時去姜

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難曰公羊云尊屈完以當桓公也

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難曰公羊云再言盟者服楚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何下脫也字）

難曰傳不傳內微者不出主名之例意以內師不可及外人非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注鄭君云會為大事伐為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強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為大事

難曰致會致地致伐之例何氏詳而不亂矣鄭強分會大伐小又云公當致會皆誤按此條當是釋廢疾文難曰致伐者示楚未服也如以伐楚大之未有大其能伐而不大其能服者也如大服楚則當如蕭魚致會也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傳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難曰書逃歸則鄭罪已著此非也責以力服人所以遏伯義

冬公至自伐鄭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難曰下書齊人伐鄭則鄭未服也不大救許反大伐鄭傎矣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

難曰未葬當稱子某此為桓諱故不書葬而變文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難曰未葬之稱也不正于不日著之矣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難曰傳例以稱國以殺為殺無罪此云罪累上自亂其例至鄭父之罪不著一例解之非也著夷吾之黨故不去大夫不從討賊言之非惡夷吾以私殺也

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難曰不別大小國失之

十有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難曰不傳君重乎師之例失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傳非伐喪也

難曰此定齊亂非伐喪以伐與非之則當貶宋公稱人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惡滅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難曰書鄫子後會變文非因邾求與盟也惡邾當文自見亦不待日
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曰事過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
難曰遇朔曰朔何以僅一見乎楚自入僖公篇可以漸進稱爵而僅于霍之盟一見非進之也見執宋公之貶文也自後終僖之篇貶之此泓戰實楚子非以尊敗乎卑師敗乎人也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難曰春秋悲戰之書非言兵之書
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楊士勛疏老子至道之人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難曰三代用師之意孟子荀卿傳之穀梁以功利言道蓋戰國之學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傳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難曰不推人危不攻人厄不鼓不成列以為信而不道功利之見也伐齊定亂宋公無惡文齊乘敗取利亦非報惡也誤以為惡何以辨是非何以治人
二十有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傳公之追之非正也

難曰以禦寇為非正失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再稱晉侯忌也
難曰稱侯非貶文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難曰言不卒戍則罪狀著矣不在先名也此蓋諱助楚戍衛避閔晉兵故辭繁不殺使若戍為善文傳者俱失之
公子啟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范注公子啟魯大夫疏舊解云子啟即公子偃啟書日者無罪今買書時是有罪也今觀上下文勢理恐不然
難曰范注非也舊解近之傳文當有不日何也四字在不卒之上公子偃曰四字乃舊注傳寫誤脫傳文四字而以注文四字羼入之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傳入者內勿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其日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難曰不著稱侯之義非也何君詳之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難曰徒以元咺與里克同文難與辨是非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見申廢疾
難曰此稼成十三年經說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之義而誤解也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

難曰穀梁經本秦下誤衍師字以致失問經言敗某師者衆矣非狄文也以此知鄭氏六藝論稱穀梁親炙子夏釋廢疾稱作傳先于公羊皆意說也

文公篇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

難曰子例失傳于文不辭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蔡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傳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難曰傳無託王之例其失多亂又不別會盟尤非此云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意若云尊內也不張王義則王道亂矣且非也公與外大夫會書無貶辭此當是經師家言君不會大夫內大夫可以盟外諸侯以經多諱公與大夫盟也然于義春秋惡盟王臣體國義亦不得與諸侯盟于首戴微示之故公羊師說不言內大夫可以盟諸侯也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傳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

難曰不傳譏娶乎大夫之義其辭枝矣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傳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難曰不以月日加于伐邾之上知公羊之義為長若譏再取前書時此加月足矣取部及防自以一月再取著之不足以難也

宋人殺其大夫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難曰鄭釋廢疾又以不名為無君皆遊辭也誤穀傳例兩下相殺不道楊士勛謂兩下相殺不得言其不知臣下相殺亦責君失馭如射姑殺處父外稱國是其義也

九年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傳卑以尊致病文公也注以君禮致剌公寵之過

難曰傳失致夫人之說而分尊卑非一體之義也徐邈說見疏不從逆婦姜傳以公羊義言大夫女稱夫人以病公則此傳當發于夫人姜氏如齊而破致為稱亦非也

十有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

難曰將尊師少稱將通例也何氏以甲午及狄文起問得之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注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為重創

難曰刑不弃致可也以殺敵致果為諱則宋襄之為矣

十有四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弗克納傳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難曰以此貶郤克設納事成反得不貶乎經于弗克納著大夫不得專廢置君之義于克納著誅亂之文趙鞅是也

十有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難曰以高子為不以齊侯使之以華孫為無君之辭皆不得其說

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難曰來盟安得言及無君之人而以國與之得不為大惡乎不諱何也

宣公篇

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傳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難曰貶盾言師者惡盾執諸侯之權遂得專廢置也以為大其事著其美于辭枝矣

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傳穿弑也

難曰不傳復見之例則史文而已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傳不肯者可以肯也

難曰以文爲實不辭甚矣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傳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難曰大夫來取不得以體國言歸故別于君不親迎文議外取當文見矣注以為與君接昏恐幷失傳意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注杞伯姬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

難曰為使來不可知之辭不使得歸近之矣不著夫婦之別不察來歸之例則似是而非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此帥師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難曰傳例將尊師少稱將此自亂其例楊士勛曲解之非也

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其日未踰竟也

難曰例亂不可理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傳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難曰非也如其說當移至文于下言我何也

十有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曰其事敗也

難曰既傳疑戰不日則亦知偏戰者日矣又云敗績書日不知敗績者偏戰文日在戰不在敗也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傳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難曰即如其說當移夏五月文于公孫歸父上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

難曰不傳大夫相殺之例又不別天子諸侯其失亂矣豈忿怒相殺猶不失為君君臣臣乎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是股肱胥戕胥虐而心不知也小言破道莫此為甚三光宣精豈可為矇瞍道哉

成公篇

元年三月作邱甲傳夫甲非人人所能為也

難曰服虔得之

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傳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恐也注明二者皆當日

難曰恐當文自見不必日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傳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難曰如其說經當云遂入齊傳例及者內為志是又相違矣

二年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繒人盟于蜀傳今之屈向之驕也
難曰正以公失其所者娶齊之驕乃云娶齊屈服公得其所
督說也
三年甲子新宮災傳以成公爲無譏矣
難曰桓弒隱不敢不以隱序昭穆也祫嘗周公東向魯公配
焉羣公序下祝以孝告神之聽之天災御廩著矣宣弒赤卽
不爲赤廟不敢不以赤祔于僖也宣廟成祫禘與赤同序昭
穆焉祝曰曾孫某爲大事于皇祖周公王考某甫王考宣公
神保是饗不喪匕鬯雖無祖可也無天可也明哉明哉生也
不辰謂之何哉以春秋之義決之曰蔡世子友誅君之子不
立非怒也無繼也曰鄭世子巫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

是予也畏天之命致國天子天子爲之擇周公之後而桓廟
既毀祫不序焉宣廟既毀王不立焉斯爲救變以貫爾無譏
云乎哉
五年梁山崩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
難曰不日起壅河三日山崩大異以爲常乎
六年取鄟傳鄟國也
難曰邾之邑也
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
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
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難曰三月廟見然後成之爲婦未廟見而死則歸葬女氏示
未成婦也三月之中女而不婦所以教之見微知著則隱而

歸之不以夫人禮行出妻令其可嫁忠之至也廟見之後乃
使卿致聘猶不敢稱夫人從父母辭禮之成也此聘問常事
於伯姬特著之錄貞信之儀則爲父母之榮懷葛覃草蟲之
義也傳執致不宜致之例爲以我盡之不正注以致爲赦述之言并失傳意
又以爲不與內稱不知入國稱夫人者邦人之稱異邦人之
稱非父母之稱也注以內稱爲稱使經例內言如卽使文不書致女于宋女得引告糴于齊之例又失傳意
又以爲逆者微故致女不知宋公來逆從常事不書也詳
不正之事以賢伯姬其詞窮矣
晉人來媵傳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難曰共平皆無失德伯姬忠貞盡禮得所莫尚焉如傳所云
非聖人繫邶鄘柏舟于二南之義也
晉欒書帥師伐鄭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

過爲親者諱疾注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文
難曰若晉納鄭伯而戰經不當云執鄭伯若欒書以鄭伯伐
鄭而戰經當云晉人執鄭伯以伐鄭而加日文或鄭敗文非
也緣經師所傳有爲尊賢親者諱之說而誤發也疾恥同類
故公羊第曰爲尊親賢者諱而已雍以鄭兄弟之國爲親不
知春秋爲所親諱惟魯而已
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傳此公孫也其日仲何也子由
父疏之也
難曰歸父亦仲遂子何以言公孫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難曰以稱人執爲善稱侯執爲惡徒知晉文爲霸而失春秋

伯討之義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
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
難曰不傳時月日卒葬之例宋不書葬之義失之野矣
十有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傳君重于師也
難曰是也獲晉侯獲華元傳當是俗師所增
晉伯歸自京師傳自其歸次之
難曰自者著有力爾非善之次也
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蜃傳
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
難曰不傳待命之義則昭在齊何爲卒踣乎
襄公篇

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傳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
也注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于前事
難曰伐喪非禮以惡報惡甚矣先晉宋主惡也稱甯殖將卑
師少之例也
三年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諸侯盟又大
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
執國權
難曰喜服陳也諸侯已盟不得復與袁僑盟故使大夫盟之
與溴梁諸侯不盟而大夫盟者異義此傳云私盟溴梁傳又
云言諸侯之大夫恭也枝矣
五年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爲我事往也
難曰不知爲滅鄫起文贅矣

九年春宋災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注孔子之先宋
人
難曰習其文而不得其說猶勿習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傳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難曰恥不能據鄭于傳例當致會于公羊例當致伐非也何
氏得之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傳會又會外之也
難曰不發于成十五年鍾離而誤以吳人鄫人爲不殊吳則
習其文而不知其義矣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

道惡上也
難曰公羊例賤者窮諸盜觀左氏此事益信矣范以爲以上
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夫則傳例稱人爲殺有罪失傳意矣
傳以書盜殺爲惡上失政則兩下相殺得不爲失政乎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傳取邑不書圍安足
書也
難曰十六年圍成十七年圍桃圍防何爲書乎
十有九年公至自伐齊傳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
君或取其地
難曰正上圍文之非正文也且以危搆怨
取邾田自漷水傳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難曰此傳屬上軋危也范誤移經漷水下而解軋爲委曲隨

水則不日惡盟爲贅矣

二十有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君者其出乎注正其有罪必不見容

難曰月者無罪明君于去國之臣有恩禮也傳引伯玉之言譏紇枉道事君非如慶父之不日爲大惡也范失傳意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難曰約左氏爲言非體也范祁幷失傳意

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傳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

難曰公羊子曰爲中國諱是也

昭公篇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難曰不傳稱人稱爵之義失之董子繁露篇備矣（按繁露爲董子書首篇本名宋本取作大題而改題楚莊王非也）春秋之義以下是經師解楚子虔誘蔡侯般之文俗師誤發于此爾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難曰公羊子發會及暨之例明矣傳例會者外爲主則于公會諸侯同盟之文不通及者內爲主以外及內曰暨則于暨宋仲佗及仲佗之文不通所謂習其文而不知其義也

九年夏四月陳火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難曰公羊經本襄九年宋火穀梁作災誤也此以國邑別例是以陳爲邑非存陳之義也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傳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

難曰傳以不見公爲譏在諸侯以公不與盟爲譏在公與經意相違

十有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傳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

難曰意恢之賢無聞焉春秋不虛美也譏其親以惡嗣子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

難曰失問甚矣緣蔡般傳不著爲中國諱義也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傳自夢者專乎夢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注明曹君無道致今其奔

難曰自非紀季君雖無道以道去君異姓臣之義也專乎地而出奔皆叛也公羊以致讓穀梁以長亂有師無師之別也

二十有一年冬蔡侯東出奔楚傳東者東國也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難曰經本朱誤爲東說者緣經有譏二名之例而誤解也不知經譏二名於內於晉各一見別嫌於貶文而後其義著今以東爲貶是嫌也何以知其非以傳惡蔡之意當文自見不

待貶絶也又出奔於例爲絶卒皆不書書莫立於穀鄧郜郳
者以此決之經書蔡侯東國卒于楚則非例也何氏之說左
氏之記知不誣矣穀梁俗師所增于此益信

二十有六年夏公圍成傳非國不言圍

難曰於例不通

定公篇

元年戊辰公即位傳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

難曰定無正始不繫乎昭無正終也如定本立即位任孔
子逐意如雖非受國天子不爲賢於閔僖乎則有正月不書
即位可也故子家駒義不可復返而孔子必以元年歸魯且
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四年庚辰吳入楚傳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

難曰昭王不失國則非滅也

哀公篇

元年夏四月辛巳郊傳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

難曰免牲免牛俱不待卜也不免牲則書不郊以爲失禮之
中又不敬焉

郊享道也注飲食之道

難曰成十七年傳云非享味也此誤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難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僭天子故卜從則郊其始盡以
日至（雜記孟獻子說郊注郊特牲同）後則春夏秋皆舉之不傳魯郊非禮失
之矣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以輒不受也

難曰曼姑受命靈公得拒蒯聵若責輒拒父則經書衛侯輒
出奔矣此大惑也

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傳其言來者有外
魯之辭焉

難曰諱辭也非外辭

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
乎諸侯以尊天王

難曰春秋說云吳強而無道敗齊臨晉乘勝大會中國齊晉
前驅魯衛驂乘滕薛挾轂而趨則國語所記吳公先歃晉侯
亞之已非事實春秋以其僭號故于其葬皆例之而以王上
繫天起之其在蕃服雖大曰子因吳楚之本爵而著例也

公羊逸禮攷徵一卷

公羊逸禮攷徵

長洲陳奐學

禮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嫠亦如之 禮字各本脫依宋槧官本 隱元年何注 徐彥疏解云男子六十陽道閉藏若仍無世子其正夫人必無有生世子之理故命貴公子以爲世子也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爲世子之瀆奐案古者天子諸侯皆一取九女天子諸侯卽位必取元妃以奉齍盛故男子六十其適夫人年不必老可以生育至此無世子則命庶子非若男子三十取女二十嫁男六十女亦五十本不能生育矣

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 隱元年 奐案何據禮適夫人下但有姪娣左右各有媵有姪娣適夫人一餘爲八妾合之爲九女與漢書五行志劉向說列女明德馬后傳白虎通義嫁娶篇所云八妾者合則適夫人自在九女中也 莊十九年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蓋此傳文與注所據之禮若有異女弟女字據詩正義補 詩韓奕毛傳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思齊傳大姒文王之

妃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正妃生十子九女應生九十子爲百男九女皆眾妾適夫人不在九女中周法文王制度白虎通義引王度記漢書杜欽傳後漢書劉瑜傳竝云天子一取九女所取之國適夫人下有媵有姪娣二國往送女又各有媵有姪娣共九女天子九女卽周禮之九嬪也是所取之本國亦有媵矣春秋隱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叔姬媵待年於國至是始歸于紀非周禮之確證乎又成十年注云雖天子娶十二女鄭注檀弓以十二女爲夏制然則八妾爲殷制何劭公據殷禮注春秋而其注叔姬爲伯姬之媵與泜注不可強通莊二年注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僖二十年注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亦指八妾

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隱元年　惠氏松厓云妾子立母得爲夫人時君之禮孔子以爲不然故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書瀆聖人筆削穀梁獨能贊一辭賢於公羊遠矣奐案詩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妾戴嬀也戴嬀子完在位十六年序稱妾不稱戴嬀春秋之義也或曰莊姜時尚在也

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隱元年
解云異義古毛詩說云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方之事士駕二也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書傳云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偉謹案異義公羊說天子駕六鄭駮謂爲漢法蓋從其師說

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隱二年
解云卽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是也宗汲古本譌作言　案鄭注禮卽引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文本左氏公羊作履緰惠云緰讀爲投說文貴布也古緰繻同音

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隱二年　解云卽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是也奐案春秋繁露質文篇昏禮逆於庭逆於堂逆於戶惠云詩著三章親迎之禮蓋夏殷周戶卽著也

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隱五年　奐案此據周初之禮制也師猶軍也周官左傳言六軍詩瞻彼洛矣棫樸六師毛詩傳及穀梁傳皆云天子六師也方伯諸侯之大者亦謂之侯伯二師之說向未審攷攷襄十一年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繁露爵國篇諸侯

大國四軍卿爲帥士爲佐故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大國止有二軍耳穀梁傳作三軍非正昭五年貴復正亦謂魯止當二軍魯頌公徒三萬謂行軍之數三萬不足以充三軍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軍二萬五千人共炊家子囘守衣裝廄養樵汲俱在其中舉成數言三萬三萬正合二軍鄭志臨碩謂此爲二軍是也詩頌周公開國之初有此行軍之數故穀梁傳以舍中軍爲貴復正復正周公之禮也周公爲二伯方伯與二伯同徐解以爲論語三軍指王官之伯其說之未審矣左傳言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大國得備三軍當時列國僭禮出師亦用三軍故論語兩言三軍冉求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孔子弟子亦

四

據二軍言諸侯一師者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也若閔二年左傳晉侯作二軍武獻已來兼國多爲大國自僭作二軍非王命也

禮妾廟子死則廢矣隱五年　解云卽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鄭注云以其非正卽引穀梁傳云於子祭於孫止是也

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隱五年　奐案何氏不信周官所據逸禮文傅謹案文八年注云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白虎通義封公侯篇引別名記云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

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隱十一年　解云卽上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是也七年冬王使凡伯來聘注亦云受之於大廟莊四年傳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十三年注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　奐案大廟周公廟朝聘同受之於大廟與覲禮合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鄭注云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燕禮記燕朝服於寢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鄭注云燕於路寢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路寢卽大廟在周爲文王廟在魯爲周公廟傅謹案莊二十三年蕭叔

五

朝公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注云言公者不受於廟

禮臣死君字之桓二年　解云穀梁傳文奐案穀梁傳云子旣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旣死君不敢稱其名據宋本有此九字校增孔氏段先生云氏衍字字謚也傅謹案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臣父猶名之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旣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蓋異義所述當爲嚴氏春秋何不然者師授之異也

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桓二年　解云春秋說文而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何氏不取也惠云鄭注云牢鼎九陪鼎三蓋何氏不信周禮而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

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桓三年 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范注云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奐案此言諸侯送女之儀節廟在路門內故路門亦曰祭門雉門設兩觀故雉門亦曰闕門何劭公實據穀梁而未明祭門之施乃眩括其辭

禮諸侯田狩不過郊 桓四年 奐案郊近郊也郎爲魯之邊邑當在遠郊侯伯之國遠郊三十里近郊十五里苑囿即在十五里中諸侯囿方四十里以開方言之也天子囿方百里亦在近郊異義引公羊說天子

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靈囿即在靈臺之左右此其證

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桓四年 段先生云當云諸父不名詩云王謂叔父是也諸兄不名經云王札子是也奐案宣十五年注亦云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十七年注亦云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是也五句爲何氏語

禮七十縣車致仕 桓五年 解云春秋說文謂之縣輿者淮南子曰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亦有作縣車者

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 桓八年 奐案天子之卿大夫內諸侯也故得與諸侯同大牢禮少牢饋食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鄭目錄云特牲饋

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廟之禮豕曰特牲此周禮也解云時王之禮誤矣儀禮賈疏云出禮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何注公羊又兼引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牲

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 桓十四年 惠云何氏不信周官 惇謹案白虎通義耕桑篇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漢舊儀春始東耕於藉田隋書禮志晉大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於西郊依漢故事疑此爲時王之禮解云出祭義文今祭義無此文也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與周官合

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唯天子稱天以

誄之桓十八年　解云卽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鄭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又云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云以其無尊焉又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是也

禮練祭取法存君莊元年　解云存君者卽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然則今此練祭者亦是臣子閔君父往年此日沒今年復此日存而禮祭之取法存君矣與案文二年練主用栗注吉主皆刻而謚之蓋有祧時別昭穆也亦是存君之義倬謹案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鄭說存親卽本何意

八

禮飲酒不過三爵莊元年　解云玉藻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云禮飲酒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與案左宣二年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與何說合詩小雅亦云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莊元年　解云皆書傳文與案大國舉三人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次國舉二人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也小國舉一人小國一卿命於天子也是謂之命大夫隱三年何注云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亦此意也

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持官本作待莊元年　解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已放其命云道有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婚也

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莊元年　解云義取穀梁之文與案宣二年公羊傳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惠云三年之喪金革之事无辟乃伯禽之事案周公伐奄亦在練後春秋時晉襄公敗秦師於殽亦是居喪服金革

九

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莊元年　與案同姓有來媵之文

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莊元年　解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

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强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亢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艸景星之應是也倬謹案禮記曲禮正義亢陽作抗揚又引公羊說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與何不同者當是嚴顏之異

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莊元年　解云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者是也奐案何氏不信周官所據逸禮

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莊四年　解云正見不杖章無天子諸侯服緦麻章無大夫服故也

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莊八年　奐案毛詩六月傳先教戰然後用師祠左傳作治治正字祠假借字何氏乃據祠爲說倬謹案解云時王之禮也漢書郊祀志注應劭云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

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莊二十三年　奐案國語穀梁傳及書大傳竝有此文

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成九年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兩注義竝同而此注義更明晰莊二十四年　奐案毛詩葛屨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成婦功奐疏云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隱八年左傳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孔疏云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禮記孔疏云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列女

傳宋恭伯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齊孝孟姬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白虎通義嫁娶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何注莊二十四年成九年公羊傳與通義同然則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昏與士當夕成昏禮異漢人傳注皆同唯鄭說不同鄭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曾子問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鄭成九年注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鄭隱八年注云

祖爲祖道之祭是皆當夕成昏也毛傳雖無明文然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謂未三月未成婦有歸宗義是大夫以上皆三月成婦也此傳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亦謂未三月未成婦不執婦功也

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迎汲古本譌作遊） 莊二十四年 案

禮未聞

禮七十雖庶人主字（字譌作孝）而禮之 莊二十五年 案

禮未聞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 莊三十一年

奐案天子諸侯皆二朝（三朝非）二朝在路門之內外路門外曰外朝路門內曰內朝天子屏在路門外諸侯屏在路門內所謂門屏之間謂之宁也大夫帷士簾猶近內禮以肅敬故天子屏尤居外也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淮南子主術訓亦云天子外屏（倬謹案郊特牲疏引禮緯與此文同唯大夫士帷簾互異）

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莊三十一年

奐案天子靈臺諸侯時臺與異義不同時臺即觀臺（僖元年）在廟中與文王之靈臺異文王之靈臺乃囿臺也在郊學者捏而一之誤矣（成十八年築鹿囿注云天子囿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詩靈臺毛傳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臺即在靈囿左近說詳余疏）

禮諸侯之觀不過郊 莊三十一年 奐案郊近郊也薛在魯之西鄙（見閟宮傳）文王之靈臺即諸侯之囿臺也亦在周近郊可證觀謂游觀之觀與僖五年觀臺在廟中者不能茍同

禮臣下無服 莊三十二年 奐案此謂未踰年之君也喪服傳斬衰三年章君傳曰君至尊也鄭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鄭注誤也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已見上文此正謂臣下服君服亦斬衰三年未踰年則不成三年喪矣故無服若卿大夫有地者雖有主君之稱喪服無明文襍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鄭彼注云亦記失禮所由也

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注謂三年祫五年禘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與此注義同） 閔二年 奐案此禘祫即周禮之間祀在四時祭之中（見先鄭司農司尊彝注）天子行之諸侯則否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其義也說詳詩疏

禮諸侯臣諸父兄弟僖元年　何氏申之云以臣之繼
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文二年注禮昭穆指父子是也又成十五年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與此注義不合
奐案諸侯臣諸父兄弟故繼君卽爲先君後服斬衰
臣子一例此可證廟制之昭穆以繼統者爲定制以
繼統之前後爲定制不得援兄弟共立爲君一昭數
主一穆數主如宋儒張子之說惠云例字始此古祇作列見禮記
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僖五年　惠云注直云禮
絕無疑辭皆先秦舊典
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僖八年　解云正以三月見廟

見廟期限明其不得因事爲之故知然也
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
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
僖十年　奐案書大傳亦有是文俾謹案大戴禮保傅篇亦有是文盧注引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此太子之禮
禮不臣妻之父母僖二十五年　奐案爾雅妻之父爲
外舅妻之母爲外姑故天子諸侯皆不取境內諸臣
之家嫌正名也大夫不得取境外者人臣無外交也
禮天子不卜郊僖三十一年　奐案公羊說魯郊非禮
卜郊亦非禮故何注據逸禮言天子不卜郊也其實

天子卜郊禮記有明文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
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
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
也鄭彼注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
禮以言周事蓋亦用其師說奐謂魯祭祈穀以后稷配不得有南北郊左氏傳可咨故寔矣后稷在堯時爲上公文王受命作方伯故皆用郊魯亦相承古禮公羊說非是
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
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僖三十一年　案禮未聞
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
僖三十一年　奐案詩正義引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

稷角握何正用禮緯說毛詩良耜傳社稷之牛角尺
社稷王制作賓客自誤仁和孫志祖有辨而與此文異桓八年注據禮云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與此文亦異
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文二年　士虞記日中而行
事鄭注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
虞三虞皆質明解引此文而云日中而反虞者指葬
日言
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宮本譌作二文二年
解云自諸侯七以下禮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
差之耳異義左氏說亦有成文

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 文二年 今
記無文 倬謹案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于其背姚鼐云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
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 文二年 解云卽禮記云十三
月而練是也 襄二十八年注云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
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 文二年 惠云笮卽廟
西北厞薪
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 文六年 惠云直言禮必
有據且與左氏同盟之說合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
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
先告朔 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注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 文六年 奐案周禮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
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
鄭正用其師說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是月朔告祭宜用特羊論語可補禮經之闕
禮大夫妻歲一歸宗 宣五年 奐案莊二十七年注亦
云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
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詩草蟲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
宗之義蓋大夫取竟內之女故歲一歸宗諸侯以上

無歸宗之禮有使大夫告寧之禮是謂之歸寧
禮臣拜然後君荅拜 宣六年 燕義君舉旅於賓及君
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君禮也君荅拜之
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
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 宣六年
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
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
稽首此郊特牲所謂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之
義也覲爲國家大禮燕禮設賓主燕義賓入中庭君
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此云天子下階其殆謂燕禮
與
禮繹繼字譌作祭昨日事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
宴尸 宣八年 奐案賓尸見少牢禮 倬謹案毛詩序絲衣繹賓尸也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祭義正義上大夫儐尸卽天子諸侯之繹賓尸亦曰尸昭十五年傳云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注賓尸事畢而往也宴尸未聞
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
爲尸 宣八年 奐案詩既醉傳公尸天子以卿 今本下衍言諸侯也四字是箋義 孔正義云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
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
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爲尸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

宗廟之尸必以卿也曲禮孫爲王父尸孔正義云祭祖則用孫列

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宣本重此二字而聞之廢繹宣八年　解云卽檀弓下篇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是也

禮卜葬先遠日宣八年　解云卽曲禮上篇云喪事先遠日鄭注喪事葬與練祥也左氏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舊典之遺存也

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卿字何氏以意增士特舟

十八

宣十二年　解云釋水文也爾雅下文云庶人乘泭李氏曰併木以渡別尊卑此注引之不盡者蓋何氏所見者無此文矣奐案說文方部引古禮說及詩大明毛傳皆無庶人乘泭句李巡所據已有疑漢儒增益

禮皮弁以征成二年　解云時王之禮卽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不義是也韓詩傳亦有此文奐案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是韋弁用兵事而皮弁則爲天子日眡朝之服大學始教皮弁祭先聖先師大蜡之祭亦用皮弁皮弁以征非周官之制何劭公不信周官徐解以爲時王禮當不誤也宣元年注亦云皮弁武冠倬謹案白虎通義三軍篇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

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成六年　莊三年傳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解云紀爲附庸國亦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也是天子諸侯雖附庸小國皆五廟矣高曾祖禰謂之四親廟益之以始封之君則五廟哀八年注禮親過高祖則

十九

毀其廟文與此同周立七廟禮記祭法亦七廟有二祧周官每廟祧連言白虎通義漢書韋元成傳竝后稷文武爲七廟不數二祧二祧爲何劭公張本盧子幹鄭康成又以二祧爲文武廟不知祧別昭穆亦遷毀也然則文武與始祖不遷不毀后稷爲始祖二昭二穆又二祧一昭一穆此七廟之制始創於周周自穆共時文武已不在五廟之數懿孝時文武又不在二祧之數旣立后稷爲始祖廟而文武廟當毀不毀納其主於世室世室大室也文王爲文世室武王爲武世室世世不毀者也此卽路寢之大廟大室也魯以文王爲

始祖居五廟之中周公魯公皆始封君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觀魯可以知周矣漢書五行志中引左氏說可得其證殷以契爲大祖而成湯爲受命王不毀故廟
六周固因於殷耳廟制久失其義今攷據之如是
禮逆王后當使三公 襄十五年　案此何氏據時王之
禮也桓八年祭公逆王后注云疾王者不重妃匹逆
天下之母若逆婢妾與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
親迎所以重婚禮也合徐解反以公羊說天子親迎
爲章句家說謬矣
禮兵不從中御外 襄十九年　解云司馬法云閫外之
事將軍裁之故云禮用兵之道不得國中制御于外
也 倬謹案白虎通義三軍篇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明進退在大夫也
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
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 襄三十年　奐案葛覃師氏
傅師女師也序稱師傅則男子爲之母釋文本又作
姆禮記內則及士昏禮皆作姆列女傳齊莊姜傳姆
作碩人詩齊南山箋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則傅姆
有若保母又皆似女子與何引禮不合
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昭二十五年
奐案此中門之制也天子皋爲郭門雉爲城門庫
應路爲宮之三門諸侯庫雉路爲宮之三門天子庫
門有臺諸侯庫門無臺天子應諸侯雉皆有臺應爲
天子中門雉爲諸侯中門唯以外闕兩觀內闕一觀
爲異觀卽臺也徐不得其解
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 昭二十五年
解云顧命之文也云諸侯路車者詩云路車乘馬
是也云大夫大車者卽詩云大車檻檻是也云士飾
車者卽書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
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
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
祭其祖禰士爵弁繖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
昭二十五年　案兵事用韋弁此云皮弁以征不義何
所據非周禮也 成二年注同　餘與詩禮合徐解未能疏明
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
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 定四年　鄭風緇
衣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正義云采地與采
祿不同諸侯本有采地在王朝 韓詩外傳書大傳俱有明文　若諸
侯入爲天子卿士則不受卿士之采祿采地世采祿
不世白虎通義京師篇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

家采此則兼采地采祿言也奐案何云諸侯入爲大夫更受采地此采地卽毛傳之采祿有功益封其子毛傳所謂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是也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於禮不同

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定四年　釋文云見司馬濾徐解古禮無文未之攷也詩正義引公羊注作彤荀子大略篇亦作彫彤正字雕假借字行葦傳天子敦弓敦說文作弴

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定八年

案禮未聞倬謹案白虎通義瑞贄篇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與此又異

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桓九年注周城千雉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定十二年　奐案說文𩏑部𩏑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𩏑缺其南方所謂軒城也缺南面之城謂之軒城猶缺南面之縣謂之軒縣何劭公與許叔重所本古制其說正同侯國三門庫雉路其宮南面卽以宮垣爲城墻不似天子宮室四面皆有牆庫門內爲雉門雉門有臺謂之門臺亦謂之門闕庫門爲宮之外門亦卽以宮之外門爲南城門此其制與學者皆不得其解

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定十四年

解云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似不通於異姓者何氏所不取奐案何氏不信周官鄭注卽引春秋爲證晉本兄弟之國也

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定十五年　見左傳春秋

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宣十五年注亦云十井共出兵車一乘　哀十二年　解云卽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是也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爲公侯方百里按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爲一乘則不合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奐案十井一乘與包咸論語學而篇注合

禮婦人繫姓不繫國哀十二年　解云言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卽隱元年仲子下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二年夫人子氏之下注云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是言昭公之時諱之不謂之吳姬謂之吳孟子而春秋直謂之孟子不繫吳者正以婦人不繫國故也言雖不

諱猶不繫國者正以文姜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故也

先師徵士碩甫先生嘗語倬曰何劭公不信周官故注春秋公羊傳援據逸禮間參漢灋中所稱引不少先秦舊典徐彥疏解多指爲時王之禮蓋攷之未審也出所箸公羊逸禮攷徵授倬倬受而讀之肄業所得時有引伸質諸先生謂可坿存因錄副臧於家咸豐庚申遭亂燬失先生定本亦亡越三年先生歿哲人其萎請業末由同治乙丑從先生孫孟午秀才求得艸稾十數紙攜以入都忽忽未及綴理也侍郎潘伯寅先生訪求先生遺書許爲鋟版迺悉心校讐錄成一卷先生邃於禮經發昔賢所未發具詳毛詩傳疏是書論朝制門制廟制城制禘祫之禮歸脤之禮皆撮其要以引其耑而於禮之文異意同者坿箸各條習見則略焉惟檢尋何注尚有當補者如隱元年注禮年二十見正而冠又注禮不賵妾莊二年注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又襄二十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十九年注禮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又成八年注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二十四年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僖十四年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宣五年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定元年注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又襄十六年注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徐氏云今禮記玉藻無此文唯禮說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凡若此者皆當詳爲攷覈以竟先生之緒坿志於此疏而明之俟諸異日焉戊辰冬十一月受業元和陳倬敬書

壬申之晉鄭盦侍郎以錢塘張文節太史遺集屬爲審
定而付之梓迺盡兩日之力勘得詩一百七十首勒爲
二卷太史忠孝大節炳著　國史　易名　賜祠哀榮
荷極固不藉詩以傳然卽其所箸深秀清夷遠絕塵表
言必衷款藻不外飾謀篇審勢動合規矩近體諸作尤
沖秀諧婉具體王孟躡迹錢郎而白雲之思春暉之悉
葢無時不三致意焉夫安仁奉輿仍陷白頭之辟始安
絕裾遺恨朱衣之妖出處黷言古今所惜太史以承明
之英備師儒之選　龍樓侍讀朱邸傳經　先帝歎其
盡言諸王覩爲嚴傅回翔臺閣需次大用而醫指撫心

聞警請急間道冒烽星奔歸侍卒之青犢之餘不避孝
子黃巾之毒乃嘬大儒白華者蘭香烈於一炬卷葹有
艸心拔而千秋朝野齎咨人倫悼痛或疑太史之吐屬
清華棲託和粹宜享貴壽以輔承平豈語言之莫徵抑
報施之或爽而不知焦原死孝榮於鼎鐘闔族歸仁敎
被蝕卉天之所右固不以彼而易此也侍郎齊年結契
禁近同官拜　賜傳　宣聯珂接佩獨奉延英之
對愴懷竹林之游而元冠告期難憑薄樽碧血湛族莫
問遺孤於以搜晉殘篇殺之青簡流連風義彷彿平生
鑾坡　賜園等爲塵劫龍鳳殘燭比其淚痕葢不僅歎

彥先之琴哀山陽之笛矣會稽李慈銘跋

皇淸經解續編卷九百三十一　南菁書院

春秋決事比　仁和龔自珍定菴著

目錄

君道篇第一引經傳十二事
君守篇第二引經傳十事
臣守篇第三引經傳十事
不應重律篇第四引經傳十四事
不應輕律篇第五引經傳十四事
不定律篇第六引經傳十一事坿答問十事
不屑教律篇第七引經傳四事坿答問三事
律目篇第八引經傳十一事坿答問十事
律細目篇第九引經傳十四事坿答問九事
人倫之變篇第十引經傳十九事坿答問八事
自序篇第十一　案引經傳百二十事原佚

不定律篇答問

甲問據大誥立不定律有高乎諸家之義如何

答甲夫不定律者權假立文也權假何以立文假之吏也天下大獄必赴吏吏也者守常奉故直而勿有是故弒則弒叛則叛盜則盜是故弒弒則弒叛叛則叛盜盜則盜是故峻大防畫大義以誰何天下臣子而以權予上吏雖知天下民獄之幽隱矣不皆徹聞之雖徹聞之不皆盡其辭既徹聞之既盡其辭而卒以權予上夫自處疑不得不以精意予上自處直不得不以仁

予上古之奉法者曰夫明庶物察人倫總是非申仁恕極精微則中國一人而已矣吏何職之與有春秋當興王假立是吏而作今律有部議有部擬有閣臣票雙簽票三簽有恩旨緩決皆本春秋立文者也先原奏後旨意兩者具然後獄具作者曰是亦吾所爲測春秋也

乙問春秋假立吏許世子獄如何

答乙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擬死書葬許悼公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父飮子藥而死者急欲成子之意擬之死俄而春秋聞之聞其愚孝無有弒志乃原之

丙問趙盾

答丙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獋是擬死復見趙盾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君弒大臣不討賊者擬之死俄而春秋聞之聞其數諫無有弒志乃原之

丁問趙鞅

答丁書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擬死書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無君命而稱兵君側者擬之死俄而春秋聞之聞其除君側之惡人也曰外臣有兵柄者當如是矣乃原之

戊問楚公子比

答戊此執法吏區別請之矣書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是擬死加書歸于楚是區別乙請之文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君弒自立者擬之死又聞其脅也加

區別井奚之春秋察之而信乃原之

己問晉里克

答己書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曰君之子又去月書弑其君卓子去曰是擬死再三加區別之誅之文書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不去官不去氏是再三恩原之又不書晉惠公之葬是退卹之春秋之吏問有大夫殺二幼君者擬之死又聞二幼君之立也本不正大夫惟不忘正不從君于昏以至此也加區別奚之春秋察之而信乃原之又重卹之

庚問齊桓公

答庚書齊小白入于齊是擬上殺兄爭國之罪當坐卒備月日葬備月日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無天子命而自立不讓而

爭者擬坐春秋察之以爲逆取而順守順著而逆微乃原之

辛問吏必嚴酷于主上乃爲執法吏邪因問魯桓公何以書葬

答辛否否今律獄未具吏不得以意入人罪獄有期限未畢限吏亦不得入人罪春秋書葬我君桓公是法吏權釋勿問至莊公不書公卽位是朝命特誅之春秋之吏問有君弑仇在外未可得而復者故權勿問春秋察之以爲終無復仇志乃誅之

壬問凡功罪相除者吏得自除之乎因問寶玉大弓事如何

答壬否否凡春秋事兩見者皆先下而後上也設吏自除春秋兩不得書之矣書盜竊寶玉大弓是擬上守土臣失天子符信棄祖宗世守之罪當坐大不道書得寶玉大弓是除除必免死免死非吏任也

癸問葬宋莊公

答癸書宋亂是擬上篡罪當坐死葬宋莊公是除春秋之吏問有不義篡立者擬之死春秋察之以爲父賢可以庇子罪乃除之凡除視此文

不屑教律篇答問

甲問不屑教矣何比之有

答所以尊教不可理者理之而益勢不可教者教之而益犯後之興王必有欲自尊其聲名者焉視吾比文

乙問楚子誘戎蠻子及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兩義

答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公羊子曰楚子何以不名夷

狄相誘君子不疾也若不疾乃疾之也何休曰据誘蔡侯名此一事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何休曰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不忍日夷狄弑父忍言其日此又一事所以然者春秋假立楚爲夷狄若曰後有王者四裔之外逆亂非守土之臣所告宜勿問視此文可也曷爲宜勿問之則必加兵中國盛兵力盛加兵而服則必開邊則是因夷狄之亂以收其土地仁者弗爲也中國微兵力微加兵而不服則必削邊則喪師糜饟削邊以取夷狄笑智者弗爲也故勿問者春秋之家法異內外之大科也

丙問閽弑盜殺兩義

答襄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何休皆曰不

言其君興自珍曰所以然者禮不下庶人也禮不下庶人者禮至庶人而極刑人罪人又爲庶人所不齒也千乘之君而見殺于閽盜蠱災子蔡侯與閽盜均不屑敎也後之有位死非所死視此文也

律目篇答問

甲問曰据大著律目篇父子兄弟相首匿願聞其常

答甲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言父子則兄弟在其中春秋毀泉臺傳曰父築之子毀之譏是子雖正不得暴父惡也春秋齊人來歸子叔姬傳曰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不欲服其罪者然是子雖不正父不得暴其惡也二者春秋之常律也今律子弟訐發父兄罪雖審得實猶先罪訐發者是亦吾所爲測春

秋也

乙問首匿篡弒何以自處

答乙父也兄也不可諫先死之子也弟也不可敎以家法死之死之而不明之于有司不暴之于鄉黨國人也若夫爲國家者案得敎諫實迹表異之案不得敎諫實迹亦無連坐則文王之法也

丙問非父子兄弟如何

答丙叔孫得臣卒不日大臣知賊首匿罪當誅又常律也

丁問既知其常願聞其變

答丁周公以叔父相猶子親之甚貴之甚誅不避母兄用親以滅親爲石碏誅石厚魯君子左邱明曰大義滅親皆其變也

戊問季友爲常爲變

答戊季友以叔父輔猶子與周公同應用變例

戊復問公羊氏漢儒何休皆以爲季友逸賊不誅實首匿之未嘗用變例也

復答戊公羊氏失辭者二失事實亦二何休大失辭者一慶父弒二君罪百于牙酖牙也是則逸慶父也非逸慶父是則酖牙也非二者安所據趙盾匿穿何以書弒二者安所則周公誅管蔡季友得匿慶父二者安所正一以爲道一以爲律皆異吾所聞

己問願得季友事實

答己季友實不匿慶父實用變例非如兩經師言般之弒獄有

所歸宛轉遷就事勢爲之非不探其情而誅之也閔之弒友且挈僖公奔邾矣倉皇避賊豈遑追賊又非緩追逸賊也二者又皆非首匿也慶父卒死于季友之手與牙同夫周公之誅母兄也異矣友之誅母兄也又有艱焉不察其艱不迹其卒一以爲道一以爲律

庚問季友之事實既知之矣敢問常變二律安所施据論語答攘羊義及毀泉臺歸子叔姬二義或以事之巨細分別得首匿不得首匿乎

答庚否否苟得首匿篡弒下與攘羊同苟不得首匿攘羊上與篡弒同律何本本人情也攘羊當坐答猶不相發劾發大獄乎築泉臺之觀游泮泆之失德猶相蒙劾敗大名乎爲國家求忠

臣直士不求之賢骨肉之門稍延

辛問區別不以事則必以人律意可喻而知乎

答辛以攘羊喻周公石碏季友親受羊于主人而牧之也楚之直躬者于羊主人並世而生爾

壬問周公季友得誅兄是弟之得加變律乎兄也石碏得誅子是父之得加變律乎子也萬一貴戚宰輔之父謀反是察于人倫之君子必推類至是而後畢者亦有以處乎

答壬孟子曰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是其比也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決事比 七

癸問楚令尹之子弃疾唐李懷光之子璀兩事

答癸弃疾之父非反弃疾又不諫與聞殺父無足稱者璀之父反璀又諫焉璀賢矣抑璀身非貴相大臣法尚不得誅兄夫璀但得諫懷光但得殉懷光死不得白德宗白德宗非春秋法也

律細目篇答問

甲問據大箸律細目篇罕覩非常之義何爲而作乎

答欲令今之知律者有所溯也語曰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吾所以作今律與春秋小齟齬則思救正之矣又吾所以作

乙問今律一人犯數罪以重者科之中春秋某律

答莊十年公侵宋公羊子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丙問今律贓未入手減等春秋如是乎

答春秋律不如是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公羊子曰何以書賂齊也爲弑子赤之賂也何休曰時邑未之齊坐者猶律行言許受賂

丁問今律誤殺人有勿論有論減等中春秋某律

答襄公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公羊子曰入巢之門而卒也何休曰吳子伐楚過巢不假塗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

戊問今律年幼犯罪不坐中春秋某律

答昭二十四年尹氏立王子朝何休曰貶尹氏譏世卿不貶王子朝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也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決事比 八

己問今律非夫若子不得捕姦中春秋某律

答春秋於內女淫泆者深沒其文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是也內小惡不諱惟淫諱非諱也春秋非討淫之書也外小惡本不書春秋三世又無譏外相淫者禮天子內屏諸侯外屏不察人之閨門也難之曰蔡人殺陳佗不以其外淫賤之乎答蔡之當討者也非春秋討之也

庚問今律犯罪分首從中春秋某律又春秋僅如是乎

答春秋密矣今律但分首從春秋從之中又分從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子曰及我欲之也暨不得已也及猶汲汲暨猶暨暨也是其義也

辛問今律初犯輕再犯重中春秋某律

答莊七年大水無麥苗公羊子曰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休曰不登二穀乃書天不以一災倣人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是也

壬問今律大盜不分首從皆死何所祖

答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何休曰不舉重者二子尊同權等此不分首從律所祖

人倫之變篇答問

甲問人倫之變大科如何

答曰春秋何以作什八九爲人倫之變而作大哉變乎父子不變無以究悲孝之隱君臣不變無以窮忠義之類夫婦不變無以發閨門之德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比物連類貫錯綜也其次

致曲加于心也直情徑行比獸禽也春秋之獄不可以爲故常春秋之文不可以爲援春秋之義不可以爲例春秋之訓不瀆一告而已不可以再或再告而已不可以三是故春秋之指儒者以爲數千而猶未止然而春秋易明也易學也春秋之獄有吏辭有王者辭春秋張三大治三細其處三大也恆優劬之也反厲處三細恆慨劬之也反怨處三大恆直待之也恆顯處三細恆曲待之也恆隱何謂吏辭吏辭先也何謂王者辭王者辭後也三大君父夫三細臣子婦

乙問今律父殺子輕于平人春秋晉侯殺其世子爾誰諸卒不書葬何也

答曰聞之劉禮部矣殺世子母弟罪加殺命卿一等皆直稱君者此春秋大異乎今律不可不知也其在康誥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皆元惡大憝皆所謂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者春秋法文王也速由也者如今律決不待時

丙問復仇之節

答曰何休曰諸侯之君與王者異義得去去則絕伍子胥是也故比之曰今世家長殺傭工非道視此文凡臣民不得仇天子得仇天子之臣不得仇天子執法之大臣得仇天子之譖臣齊襄公是也故比之曰今世設有三法司枉撓人命視此文

丁問母預弑父春秋不立子仇母之文如何

答魯莊許絕母不許仇母在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是

其義也

戊問大著援經文妾爲君母者之稱與諸師往往不合如何

答隱公之母書夫人子氏薨僖公之母書夫人風氏薨書葬我小君成風皆媵也而春秋夫人之据董子曰主地法夏而王母不以子貴主天法商而王母以子貴主天法質而王母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母不以子貴周文家也穀梁氏不受春秋改制大義故習于周而爲之說春秋質家也公羊氏受春秋改制大義故習于春秋而爲之說漢亦質家也故薄太后廟食禮也故龔自珍援以比春秋

己問穀梁氏之大失

答以仲子爲惠母以夫人子氏爲隱妻皆失事實於大科爲不

史妾母別立宮禮文無徵說考仲子之宮失事實又失義於大利爲不經妾母別立宮矣又於子祭於孫止是生則綏帶死則餒也失義於大科爲不孝以惠公仲子爲一以僖公成風爲一失事實於大科爲不辭

庚問穀梁子言祭人弗夫人也而見正穀梁必非無據

皆周末文勝祭人不以我小君成風爲夫人用周法穀梁家不得據周法難春秋法矣鄭元駁五經異義曰漢尊薄太后禮之變古禮本之有也鄭氏不通春秋不得據周法難漢實家法又告之曰予說此事與劉禮部異

辛問公羊氏許衛輒得正後世可援比乎

答何休救正之曰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許止雖見赦猶不宜

爲君衛輒雖得正猶不合義後之決事者雖不得誅若人若人亦不得自援春秋

自序

龔自珍曰在漢司馬氏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又曰春秋明是非長於治人晉臣荀崧踵而論之曰公羊精慈長于斷獄九流之目有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其別公羊決獄十六篇頗佚亡其完具者發揮公羊氏之言入名家何休數引漢律入法家而漢廷臣援春秋決賞罰者比比也入禮家矣又出入名法家或問之曰任禮任刑二指孰長應之曰刑書者乃所以爲禮義也出乎禮入乎刑不可以中立抑又聞之春秋之治獄也趣作法也罪主人也南面聽百王也萬世之刑書也決萬世之事豈爲一人一事是故實不予而文予者有之矣豈實一人借勸後世曰中律令者如是實予而文不予者有之矣豈誅一人借誡後世曰不中律令者如是嗚呼民生地上情僞相萬萬世變徙相萬萬世變名實徙相萬萬春秋文成纔數萬指纔數千以秦漢後事切劘春秋有專條者什一二無專條者什八九又皆微文比較出沒隱顯互相損益之辭公羊氏所謂主人習其讀問其傳未知己之有罪者也斯時通古今者起以世運如是其殊科王與霸如是其殊統攻之孤文隻義之僅存而得之乎出沒隱顯之間由是又欲竟其用逕援其文以大救裨當世悉中窾理竹帛爛師友斷疑信半爲立聽適道達權之君子若此其難也自珍既治春秋䰟理𢮦䃵凡書弒書奔書叛書專命書僭書

滅人國火攻詐戰書伐人喪短喪喪娶喪圖婚書忘讎書游觀傷財書罕書亟書變始之類文直義簡不俟推求而明不深論乃獨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迴賓詞說者大迂迴者凡建五始張三世存三統異內外當興王及別月日時區名字氏純用公羊氏求事實間采左氏求雜論斷間采穀梁氏下采漢師總得一百二十事獨喜效董氏例張後世事以設問之以爲後世之事出春秋外萬萬春秋不得而盡知之也春秋所已具則真如是後世決獄大師有能神而明之聞一知十也者吾不得而盡知之也就吾所能比則真如是每一事竟儼然目假令董仲舒書完具合乎否乎爲之垂三年數駁之六七紬繹之七十子大義何邵公所謂非常異義可怪惻惻乎權之肺肝而皆平也竊

所謂出没隆顯乎若存若亡也者脈脈乎日月之運大圜也四宫二十八宿之攝四序也傳曰不察之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又曰鵠信謹守世有幾而不肯察闇道而不肯信與士直幾兩而不肯守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既成都爲十一篇命之曰春秋決事比其术之禮部主事武進劉君者凡七事大書劉禮部曰別之如公羊子稱沈子夂子北宫子曰故事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三十一終

仁和邵順頲校
長沙王先慎

今文春秋至漢景帝時公羊氏始著竹帛其後何氏注之徐氏疏之探摘是非旁通曲鬯然公羊得之傳聞不無失實而爲之說者順水曲折益揚其波又或變本加厲有同皮傅紬繹所積蓄疑遂多次而錄之以質同好云爾何若瑶自識

番禺志本傳

何若瑶字石卿少穎悟十一歲居母喪哀毁如成人道光戊子舉人七赴禮闈庚子大挑二等選海康訓導辛丑成進士 欽點傳臚改翰林院庶吉士用甲辰散館授職編修戊申大考二等補授右春坊右贊善己酉丁父憂服闋回京癸丑丁繼母憂歸遂不復出甲寅紅匪擾亂變起倉卒擬團練不及幾被害乃微服走會城圖勦賊是時賊氛正熾各賊目盤踞其黨散佈村落者以萬數又有賊艘千餘往來內河隔絕城鄉聲息不通士紳之居鄉者皆爲所阻遏不得出乃與二品銜梁綸樞請於制府開局城西籌餉募勇以爲之招於是沙茭兩屬士紳稍稍出乙卯正月

力集謀定遂同官軍進攻遣練勇直入大箍圍之市頭扼其中樞各鄉義民聞之聲起相應不三日而諸賊一掃蕩平於是復與紳士定議移局南村安集善良搜捕餘匪又改建局爲賁南書院以總沙茭兩屬之事大吏嘉之擬請獎敘辭焉悉以讓諸同事知縣李福泰深重之丙辰延主禺山講席並請總纂邑志發凡起例未成書而卒年六十爲人靜默恬淡遇事鎮定有執持沉幾觀變不動聲色事成而已若無所與獨未獲大用於世識者惜之生平勤學嗜古晚年於陽明先生學若有所得著有公羊注疏質疑兩漢考證海陀華館詩集文集等書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上　　番禺何若瑤撰

隱公

卷一

疏案閔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
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莊七年傳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
曰星霣如雨据此則因故春秋而修無寶書之說
元年春王正月傳君之始年也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
君天下曰君君一國亦曰君君之始年者凡君皆得有
其始年也白虎通爵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
即事社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列國世家皆

分國紀元可以爲證注非傳意
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王謂時王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可證託言文王者春
秋魯史言時王恐僭耳据此知王魯非傳意
注以不有正月而去即位知其成公意
即位必謁廟公欲與桓不行謁廟禮故不言即位以成
公意注不有正月不謁廟故不有也
傳隱長而卑注長者已冠也
息長娶于宋惠奪之生允十一年允能聽揮譖則隱立
已壯矣
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
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注母俱媵也莫知者言惠公不早
分別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
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
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
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
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右媵左媵明載之禮以防愛爭惠公雖不早分別國人
何以莫知隱雖長且賢諸大夫斷無立隱之理穀梁先
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
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是隱
爲惠公所立隱特探惠公之微志而推以與桓非爲桓

果貴也注非傳意從穀梁較允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注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
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
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据注是教臣子以僭也人皆欲以五等之最尊者尊其
君父而我因以予之人皆欲以天王尊其君父我亦可
因而予之乎爾雅釋詁公君也公之云猶君之云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注明鄭伯爲
人君不當自已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詁爲殺
亦爲能
使執政大夫誅之猶夫自已行誅殺也以挺與刃有以

異乎穀梁綏追殺賊親親道道是也

鄭伯實未殺段殺之云者穀梁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詁能亦本穀梁克者何能也能殺也

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

經義述聞如上當有不字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不如勿當而已矣文十六年傳曰不如勿居而已矣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按左昭十一年傳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此如即不如之證注未可訾

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賵賻皆助生送死之禮襚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襚

穀梁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與此不同

傳成公意也注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

成讓桓之意耳謂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非傳意

傳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使一使

禮不賵妾因賵公而兼賵仲子故以非禮譏之非謂當各使一使也

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公立而求成于宋則是盟者公意也故從我欲之詞不書公諱之使若內之微者然

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

穀梁以宿爲邑名七年宿男卒穀梁又謂宿微國則宿是國無疑

傳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周公王子瑕言出奔王子朝言奔皆書于冊何獨于祭伯而嫌其有外直來曰來惡外交也

公子益師卒

公子彄卒注大夫穀梁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然則公子益師者先君之大夫也

卷二

莒人入向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以向姜還必是莒子親行微之者不能正室而動衆也並未得之何繇居之入向者直造其國都云爾向姜姓穀梁謂魯邑亦非

無駭率師入極傳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左傳以極爲附庸之國穀梁則謂魯同姓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按滅國大惡內大惡諱變文言入傳是也不必同姓而後諱滅

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而曰公及戎者公本欲修惠公之好故從我欲之詞

紀履緰來逆女傳譏始不親迎也注夏后氏逆于庭殷人

逆于堂周人逆于戶

莊二十四年傳親迎禮也似以親迎爲諸侯所當行但莊二十七年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据此諸侯任更重豈轉可越竟乎注逆於庭逆於堂逆於戶諸侯親迎不過如此實可爲傳彌縫其闕

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注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

左氏以爲桓母穀梁以爲隱妻以爲桓母者据五年考仲子之宮也元年子氏猶在生而歸賵必無是理言夫人言薨是以夫人禮葬也當時何不別立宮以祭之則以爲隱母亦非也穀梁得之

天王崩傳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崩注大毀壞之辭薨注小毀壞之詞卒注猶終也

周敬王喪葬在春秋後此外入春秋者由平至景凡十二王志崩者九志葬者五不志崩葬者三不志崩者諸侯不奔喪不志葬者諸侯不會葬也何注謂不志葬者皆公自往此常事故不書然則公薨諸侯奔喪會葬亦常事耳或謂邾婁子異姓不宜奔喪滕子會葬常禮耳何以亦書十冊左傳杜此注云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其說是也曰崩臨天下之詞曰薨臨一國之詞曰卒則臣道無成有終之義諸侯赴于天子以臣赴君應從王朝大夫之例故外諸侯皆書卒

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疏魯隱奔喪而不書者蓋以得其常故也

成十年五月晉侯孺卒七月公如晉同姓會葬亦得其常耳何彼書而此獨不書

武氏子來求賻傳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

不言使諱詞也若武氏子自來求者然爲天子殺恥爲魯殺恥也王者不當求非獨喪事也周不當求魯不容不歸周之求賻魯之不歸賻也穀梁交譏之是也

卷三

考仲子之宮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

以僖公成風例之則上文歸賵之文以仲子爲惠母書法可歸一例但考宮當於惠公之時不當考於隱公之時所謂子死則廢也穀梁知義無可通變其辭曰非隱然惠公子也不祭隱公孫也乃考宮而祭之揆之情事似未爲允不實考其事而但於書法求之安知以成風爲僖公之妾者其說果非乎左氏親見春秋開卷首敘魯事不應如此憒憒以爲桓母可無疑義

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是以獻六羽

爲得禮與此異○僭諸公尚譏況僭天子乎故王魯之
說斷非傳意
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六八爲列
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白虎通禮樂篇同
襄十一年左傳鄭人賂晉侯女樂二八則舞必以八人
爲列謂六人四人爲列者非是
注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疏知鴻羽者時
王之禮
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
千里疏謂時王之禮者前無可考耳

疏詩云右手秉翟者其無用之乎
孔檢討曰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
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
宮比先妣以而舞殷舞與此固臆爲之說亦可知鴻翟
無兼用之理疏非是
圍長葛傳彊也
僖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圍緡哀三年圍戚俱不言彊者
此得邑彼不得邑也志在得邑故此圍曰彊也至冬乃
取故取長葛曰久是時方圍何以云久穀梁曰久之固
不如此之允也
鄭人來輸平傳輸平猶墮成也

墮成何以曰來傳與經不協惠學士曰易豫之上六曰
成有渝元咎成猶平也則渝平猶渝成矣上應三三有
悔上有咎兩國交爭之象也三悔不遲上咎不長變而
更成兩無咎悔故春秋善之左傳以爲更成是也二傳
渝作輸訓爲墮謂之敗成誤矣或訓輸爲約尤不辭義
似得之
注時與鄭人戰于狐壤爲鄭所獲
按左傳事在惠公末年隱爲公子之時若在此時鄭方
結怨下何以云歸邴人邴乎
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
莊五年郳犂來來朝傳曷爲謂之郳未能以其名通也

名國名非指君名與此異
謂微國不能上達于天子故不名滕國雖微侯也莊十
六年邾婁子克卒僖四年許男新臣卒又五年許男業
卒又十三年邾婁子蘧篨卒皆小國且爵尤卑何以名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晉獻公惠公未嘗同盟何以書
晉侯詭諸卒晉侯夷吾卒宿男同盟何以亦不書名則
三說非也
穀梁狄道也然于宿男之卒則曰微國又曰未能同盟
則其說歧又有歧矣
春秋外諸侯卒稱名赴天子之詞葬稱公從臣下之詞
此通義也偶異者或字之誤或文有脫落各自爲說義

究不可通如卒書日葬不日常也或卒葬俱日或卒葬
俱不日或葬日卒不日燕書滅燭彊爲之說夫何取邪
夏城中邱傳以重書也
左傳書時書不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何以時亦書不
時亦書此爲得之無城郭宮室貉而後可凡城之志皆
譏穀梁非是
天王使凡伯來聘注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
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
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穀梁以爲聘諸侯非正皆
非是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閒問以諭
志則注說可從

傳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
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
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
戎以夷狄而執中國不特執中國而執天子之使降夷
狄尊天子此亦非常異義也非邵公不能爲此注
大雨雪傳俶甚也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
經義述聞俶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電之屬亦不象
人之怒也今案俶厚也俶甚者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
莫甚於此矣故曰俶甚也義似勝注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此滅也其言入何魯與齊俱不取也許叔居東偏鄭僅
得西偏故從得而不居之詞
注爲弟守國不尙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諂臣進謀終
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
隱無受國之心責其不尙推讓非也是役主兵者鄭左
傳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可以爲證謂危亡之釁外
內並生亦非也元年傳成公意也注亦云不有正月而
去即位知其成公意此何以自相矛盾
桓公
卷四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
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皆時王之禮也

唐書張柬之曰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
六日也翼日乙丑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
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
則成王殂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
廟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尹訓
言祇見厥祖侯甸及羣后咸在則殂及見廟殷周禮並
同此周因殷禮損益可知也注謁廟還朝事畢反凶服
禮本殷周疏謂時王之禮未嘗考古耳
桓公除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外俱不書王据繁露則
元年亦不書王所書王者實三年耳宜諸家有無王之
說

注無王而行

傳無此義繁露玉英篇桓之志無王蓋公羊家向有此說按穀梁元年傳桓無王說或本之

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

据期詞則曾爲主故越之盟從我欲之詞蓋桓弒立而欲修好于鄭因而易田故下有璧假之文謂有危者非也

注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

鄭駁異議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

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疆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注所言皆文襄之制也

以成宋亂注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

注訓不辭按惠學士春秋說成即小宰之八成成謂之聽八成謂之八聽經文曰亂以亂爲獄亦似未允隱六年傳輸平者何猶墮成也是平即成也以成宋亂以平宋亂也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左傳曰平國以禮不以亂此之取賂猶之取向也穀梁曰乘義而爲利是也

注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所言漢制非春秋制也

傳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善其近正似于古而不相背

穀梁以是爲近古也注似本之古者注不言何時范注穀梁謂五帝時齊侍郎据詛盟不及三王古者謂三王之世近是

注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

按存問頫省以諭志以除慝亦所以察四方邦國侯度是下聘常也注謂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是下聘異也異故以聘桓爲貶

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注

時紀不與會故畧言如也

齊侯鄭伯俱大國之君以大朝小春秋來所不經見況皆來乎雖欲襲之適啟其疑謀國必不若是疏也左傳似非事實紀不與會變文言如又恐人誤以爲朝故特釋之

城祝丘

水經注東海郡即丘縣故祝丘也即祝曾之音蓋字承讀變矣以齊將用兵于紀備豫不虞故城之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注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爲王舉也

不使王者首兵者三國皆微者不足言以也若不爲王

舉者然
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蒐于紅大蒐于比蒲傳同
据注不言簡徒昭八年蒐于紅注徒眾不言簡車昭十二年大蒐于比蒲無注蒐大閱大蒐經文旣別其制必異如此注則傳徒字衍蒐于紅注則傳車字衍疏所見已是誤本矣
傳陳陀者何陳君也淫乎蔡蔡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
穀梁陳侯熹獵淫獵于蔡左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

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卽佗殺陀欲立其甥則佗無可死之罪罪在蔡人史記陳世家蔡人爲陀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陀是以佗與五父爲二人矣又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蔡人殺之實陳人殺之也
傳其諸以病桓與注感隱桓之禍生于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夫人淫于齊侯病桓之不能防閑也疾惡桓公非傳本義

卷五

焚咸邱
咸邱魯地在大野之南
八年春正月己注烝傳譏亟也注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
左傳杜注此夏之仲冬非爲過時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傳此云譏亟五月亦譏亟與杜注同解詁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非傳義穀梁於此曰志不時於五月曰志不敬故爲分別非是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注昏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

逆婢妾
異義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按注譏不行五禮可則因用魯往迎之故曰若逆婢妾襄十五年傳注曰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是未嘗以天子爲必當親迎也或謂文王親迎于渭孔氏曰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以爲天子之禮且渭者竟內亦未嘗越竟逆女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
周禮典命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禮有明文故左傳無譏詞穀梁以爲非正與此同亦未揆之禮矣按左傳實之

以上卿則穀梁謂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丙爲失

正亦臆見之詞耳

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

詞不得與殺大夫同例

范注穀梁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

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與此同

傳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

穀梁宋人者宋公也其稱人何貶之也死君難臣道也

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其論甚正勝公羊

鄭忽出奔衛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注

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此非罪貶也

春秋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公侯未葬稱名既葬

稱子伯子男既葬亦稱名故曰此非罪貶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注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㝡例故復出日

明同

嫌卒於會故復出日以別之注非是

傳此其言伐何辟嫌也嫌與鄭人戰也

穀梁言與鄭戰正未審耳解詁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

城與郎同義按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

可知故省文則此戰于宋云者上言伐宋主國主名與

可知矣

注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疏蓋師不盡戰故言戰

少敗時悉走故言敗多

莊二十八年傳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

注未得成列爲師也是敗稱師者成列之詞燕之師本

少于齊宋衛故戰稱人而死傷與之等故敗稱師疏非

是

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于齊宋不從

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

此特從赴告書耳若謂衛弱于齊宋不從亦有危獨不

可使大夫而親行乎背殯用兵豈可量力而不責乎且

衛朔害兄得國國人不與以齊出可援故無役不從非

恐其有危也

乙亥嘗傳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當廢一時

祭自責以奉天災也

邵公每于災異之來極言所致以見天人之應所以示

敬畏謹天災也左傳書不害則是天變不足畏非人君

修己事天之道

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

竊

王者無求無待求而自至也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

地事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注曰辨地物者別

其有無原其生者其生有時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

無及物未生則弗求也是王者有求也春秋之時九貢不行于諸侯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罪桓之無王不貢車服也傳以天王之威令不行至遣使來求無上下之分故譏其非禮如注則非傳意也

許叔入于許注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

許己失國至此鄭莊死忽突爭立鄭國大亂許叔乘間由東偏歸國入者難辭不得以出入惡爲文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

繁露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夷狄大者稱名微者稱人所謂人不若名也注三人爲衆非傳意范武子從之非

應劭曰牟人魯附庸也汶出牟縣故城西南牟縣故城在東北古之牟國但杜預謂三人皆附庸之世子此求其說而不得直以意造宜惠學士譏其妄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詞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蠻荊故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

衛獻公亦有賢弟而不能任用何以稱公注非也謂赴告之文從爵不稱公蔡靈公平公何以稱公且赴告之體各國皆然卒稱爵稱名葬稱公何獨于蔡而異之

莊公

卷六

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穀梁同左傳杜注以單伯爲天子之卿据經此較允莊十四年文十四年十五年書法與魯大夫一例杜注本左疑非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命者何加我服也注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

加我服猶詩云服其命服耳不言服者注謂重命不重其財物是也九錫本禮緯白虎通義九錫隨其功之大小賜之非一時並賜注引之者以變賜言錫故耳周禮

九命七命五命於義爲允

注與謚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

穀梁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與此同又謂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蓋天子衰微諸侯之不請命久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自是始滅也注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

穀梁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以郱鄑郚爲國春秋無聞遷紀于郱鄑郚則是以郱鄑郚存紀

之廟社紀季不應復以酅入齊矣此以邢鄑郚爲紀邑
胡傳從之

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疏杜氏云
慶父者莊公異母兄何氏知其幼者正見稱仲非兄明矣

莊公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
母弟也是慶父爲弟實據史記魯世家莊公有三弟長
曰慶父次曰仲牙次曰季友蓋亦從之惟傳以仲孫爲
慶父而史記以仲屬牙微異

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
乃致奔喪致是也

穀梁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所謂近淫也既嫁不踰竟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　卷上　九

踰竟非正所謂無出道也

注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

襄公奉王命伐衛納惠公謂無憚天子之心非也奉王
命則不得以會仇讎爲嫌猶王姬之主於我耳

五月葬桓王傳蓋改葬也注榮奢改葬爾故惡録之

桓王崩在魯桓十五年至此始葬太緩故疑改葬穀梁
傳曰改葬也傳曰傳聞之說與此曰蓋皆疑辭注實以
榮奢改葬故惡録之非傳意

公次于郎傳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同左傳作滑杜注滑鄭地既欲救紀雖畏齊必無
不出竟之理從左爲優

紀侯大去其國傳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

穀梁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據事
直書辭義正大此則所謂非常異義也

卷七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注月者惡不死位也

史記作郯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按左傳齊侯
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與史記正合或謂郯乃東海郯縣不當作譚此臆說也
胡傳書爵無可滅之罪爲橫逆所加比注爲允

齊人滅遂注不會北杏故也

注本左傳按史記桓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　卷上　十

遂邑以平桓公許之與魯會柯而盟則遂者魯邑非國
也盟柯傳城壞壓竟注齊數侵魯取邑即指此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
于幽

左氏經無公字穀梁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据此穀
梁本無公字按十九年傳注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
是公羊經亦無公字也

卷八

及齊高傒盟于防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公則曷爲不
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貴大夫嫌與公抗故不言公此別嫌明微之禮非諱也

以爲侯伉亦非也

傳親納幣非禮也

納幣當使大夫居母喪納幣不譏譏親納幣諱也小惡可言大惡不可言也

夏公如齊觀社注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疏時王之禮

白虎通社稷篇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此古制疏非是

蕭叔朝公

穀梁蕭叔微國之君未爵命者按附庸不列五等之爵猶之倪耳附庸例書字故曰叔

公會齊侯盟于扈傳危之也我貳也注莊公有淫佚汚貳之行

會期詞遇于穀盟于扈居喪而汲汲於要結盟好直書而其失自見鄄幽之會公皆不至故云我貳注淫佚妻見傳無明文

公如齊逆女傳親迎禮也

先君見殺于齊而娶於齊穀梁以爲不正其親迎是也公羊曰禮也微詞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至自齊君詞也夫人例詞入者內弗受之詞明不當娶也變至言入所謂微而顯也傳夫人不僂不可使入亦微辭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

二傳大夫與宗對舉與此不同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据經文曹羈者當國之詞歸于者無惡之詞羈出奔而赤歸似羈不見容而赤爲衆心所順在赤無所繫其君與其世子與均不可曉且下文曹殺其大夫亦似赤歸而誅之者傳据侵曹以出奔殺大夫連爲一事而赤歸于曹屬之郭公文義亦不可曉鄭書燕說闕其疑可耳

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

穀梁以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似爲有據

冬杞伯姬來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疏自從也言從大夫妻以下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大故謂奔父母之喪文公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歲亦一歸宗亦謂同國耳大夫娶于鄰國則不可孔氏謂父母在則身自歸甯父沒母存則使卿甯按左傳襄公十有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甯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卿甯左氏以爲禮則是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使卿行可也

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

政事有所捐曠故竟內乃得親逆所以屈私赴公也
大夫不可越竟逆女則如齊逆女其非禮可知

卷九

傳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爲師也

據泓之戰成列而敗經書宋師故注云爾按鄢陵之戰楚君傷目而三軍未至大損故書楚子敗績泓之戰宋襄雖傷股而師徒撓敗至於門官皆殲幾至亡國故書宋師敗績各從其重此三稱人疑王將傷而軍未大損耳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注書者善中國能

相救

人者衆詞也其爲衆奈何不諱會也會則曷爲不爵救患者人所同也禮義之國宜然也

城諸及防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二十九年秋有蜚皆非興土功之時曰築微曰新延廄曰城諸及防築者不宜築也新者不宜新也城者不宜城也公之不恤民甚矣延廄注傷言不諱非時更重

夏師次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傳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

次者不敢進也若有侯者諱不能救也于成者言無意于鄣也不言公內詞也

滅遂不諱取鄣曷爲諱不曰鄣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鄣降于齊鄣自爲降齊人降鄣降非鄣之志力屈焉爾猶之遷陽而已

齊人伐山戎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

其稱人何猶之救鄭云爾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稱人者大之以爲貶非也蓋人人之所同伐焉爾山戎伐燕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令燕君納貢于周穀梁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此舉實以尊周子司馬子之言似非是

史記桓二十三年魯莊之二十五年也按是年齊無伐山戎事或史記因春秋二十六年公伐戎誤合爲一亦未可知

注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疏謂言山詳錄之耳

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不詳言山則無以異於他戎非必以行進也注非是

秋築臺于秦傳譏臨國也

不譏其築臺而譏其築之非地可謂詞不迫切矣穀梁譏其專利罷民於義尤允

公子慶父如齊注如齊者奔也

如齊者與齊人謀立閔公耳非奔也惠學士曰子般者

孟任之子黨氏之甥慶父弒之而欲自立魯人不從乃如齊謀立閔公者哀姜之娣叔姜之子齊甥也齊人欲立之故慶父如齊慶父內有哀姜之援立之惟我弒之惟我及閔公弒而國人不服故哀姜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奔則直書奔如齊非奔也季孫行父與襄仲共弒子赤子赤亦齊甥也出姜大歸恐齊人來討故行父如齊慶父行父前後如齊據經覈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然乎

閔公

傳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

左傳女公子觀之犖自墻外與之戲則謂淫于宮中詞

似過不知何據史記說梁氏女則誤以女公子為梁氏女耳

傳季子至而不變也注至者聞君弒從家至朝

據此則季子未嘗去魯何以下曰季子來歸左傳言子般被弒成季奔陳洛姑之盟曰請復季友情事分明注至者從家至朝盟于洛姑注又云季子如齊亦不可曉

注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

據此則季子不必出奔也史記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于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納之似來歸之後又復出奔者經于季子出奔及來歸事不甚顯然此異說所以棼如也

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

按左傳作仲孫湫是也直來曰來若無事焉者齊為盟主當恤宗國之難觀魯可取乎一言非有意恤難特覘國耳曰來譏桓德之衰也

仲者慶父字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是也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仲孫者慶父之孫也以仲孫為慶父傳或有所据與

僖公

卷十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

次者止也止者不宜止也曰師者將卑師則已衆非有侯也序三國之師大之之詞次于聶北若畏狄而不敢進然次何以故曰救邢蓋不得已而出師非有意于救邢也為桓諱者非也

邢遷于陳儀

國已滅矣無可救矣上曰救邢下曰邢遷于陳儀以三國之師坐視其滅坐視其遷不得已為之宿留以城之姑以揜其畏縮之恥焉耳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

詞繁而不殺使知其為一事者諱不及事也宿留之師若為城實然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昏故進使若
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
譖楚之彊以起召陵之盟交昏之說皆非事實
注貶置氏者殺子差輕于殺夫別逆順也
二事皆逆以殺夫較之則殺子者以尊殺卑於逆中稍
爲順耳疏云言殺子差輕于殺夫者欲道莊元年夫人
孫于齊姜氏並去者正猶殺夫罪重故也言別逆順者
言殺夫之逆甚于殺子二事相對而言之不謂哀姜殺
子得爲順是以晉侯宋公殺世子皆直稱君而甚之
城楚邱傳曷爲不言城衛滅也
不稱諸侯何晉後期也若不知其事然此內辭也諸侯

救災恤難魯同姓宜重憂之故諱不及事也
邢亦滅曷爲不言城衛言城邢穀梁則其不言城衛何
也衛未遷也邢遷于陳儀以陳儀爲國故曰城邢楚邱
衛之一邑不可以爲國故不言城衛
傳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注以馬齒長戲之
喻荀息之年老疏言雖有謀年老必昏耄不任使故言蓋
戲之
言馬雖復歸內廏而繫之外廏四年馬則已老不能無
少衰所以爲戲也注非傳意疏益迂矣
傳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注時喜得屈完
來服于涇卽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

來盟于師來次涇之師也楚子使屈完如師然後退次
召陵曰來盟者從乎楚之詞曰盟于召陵者退舍以禮
楚也注据左釋傳較傳爲晳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疏內之微者矣
疏言內本穀梁內師知是微者公致伐楚不致伐陳且
微者不必諱公若卿大夫則又言率師故耳然冬有公
孫慈侵陳之文此之及當屬齊人與上文執陳意濤
塗相連而及也
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注爲桓公
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
楚雖受盟踰年而滅弦而圍許菁茅之貢未嘗至于周

室方城爲城漢水爲池之言楚固未嘗服也爲不修其
師而執濤塗非傳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戴注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
左傳謀甯周也齊桓之功此爲極盛傳與穀梁同初無
譏桓之意注謂桓德衰又謂假王世子以示義非當日
情事亦非傳意按疏云卽上四年傳文桓公不修其師
楚叛盟下文鄭伯逃歸不盟九年葵邱之盟書日以見
危之屬皆是也此卽据江都中壘所云以解注蓋公羊
家師說之相承本異於二傳也
諸侯盟于首戴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

後凡也注時世子不與盟

知世子不與盟者但舉諸侯故耳然穀梁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解書法正大勝公羊說

鄭伯逃歸不盟注時鄭伯内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此雖左氏之私言然惠王惡鄭而愛帶首戴之會必非王意則召鄭之事自情理所有注但言與楚亦據上傳不修其師而執濤塗下文楚人圍許以救鄭故知其

然耳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傳彊也注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以道理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非所以附疏

新城左傳作新密此不曰新密而曰新城者首戴之盟鄭伯逃歸畏齊之討乃非時而城密齊桓責其逃盟兼以此聲其罪故左傳曰圍新密鄭所以不時成也穀梁病鄭也者鄭伯之罪也注曲附傳說非是

公至自伐鄭注事遷于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

本所以伐鄭非救許也故以伐鄭致不以救許致非不得意之云

鄭殺其大夫申侯傳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注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

國者君之國稱國以殺卽是君殺不斥言君者國人之詞也注迂不如傳之平易

卷第十一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注時桓公德衰甯母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

自助當假貴臣不當假微者注說非是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然洮之盟在正月告喪乃在十二月秘喪至一年之久

必無是理

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禮柩在堂孤無外事襄公背殯而出會無哀甚矣然襄之背殯而出會實畏齊之故罪桓不罪襄可也爲襄諱非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者夫襄非畏桓不子之罪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何功足以除惡所謂巵言無當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注時宰周公不與盟

周公不與盟者不敢使王臣受諸侯之約束也尊王臣所以尊王也故諸侯不序義與首戴之盟同

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

穀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曰其君者里克之無君也稱之者君自以爲子焉爾据穀梁則不正奚齊据公羊則專坐里克合勘之而其獄乃定

夏楚人滅黃

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按史記秦繆虜晉惠之

歲管仲卒去此尚三年且此年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則黃之滅管仲身親見之矣

沙鹿崩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

穀梁林屬于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

按山冢曰崩山足無崩道故曰無崩道而崩据此則沙山之鹿非邑也沙鹿晉地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据此則沙鹿崩爲獲晉侯之應非桓卒宋敗之應也爲天下記異者名山大澤不以封故以爲天下之異

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邱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霸功激揚懈惰也

按湖廣德安府隨州有厲山下有厲鄉卽厲地蓋楚與國伐厲以救徐猶侵許以救鄭耳厲無罪曹亦無可嘉注以意爲之耳

夏滅項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

不諱何由知爲齊正以上有齊人徐人伐英氏之文耳不言遂或曰伐與滅一事侵蔡伐楚侵與伐亦一事何以言遂乎昭四年楚子伐吳遂滅厲亦言遂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

桓公以十月乙亥卒十二月乙亥赴正月襄公卽伐齊去桓公之卒四閱月耳非爲不葬可知豎刁易牙立無虧者也三月齊人殺無虧則刁牙必并爲所殺非爲刁牙之爭權又可知或謂無虧之殺在戰甗之後若先殺無虧可無此戰不知左傳于無虧未殺之前則曰五公子皆求立既殺無虧之後則曰不勝四公子之徒是前之伐爲無虧後之戰爲四公子也

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

穀梁於師救齊狄救齊皆善之故首善則伐首不善矣此以伐齊爲義兵與穀梁相左要穀梁亦未曉何所據

依也左傳記六公子所生而不列其長幼之序或謂無
虧長孝公幼亦非有炳然可衆著者也
疏所以不於上經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
婁事盟而鄫子自就邾婁所見執者也
注云鄫子自就邾婁爲所執徐氏以所見執易爲所執
則不辭矣齊侍郎謂所字上脫一爲字爲所見執則尤
不辭矣
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注惡無道也
据左傳使之者宋公則無道在邾尤在宋按曹不致餼
宋猶圍之豈有用人之虐反置之而不問邪左似可從
而經不及宋何也

夏郜子來朝傳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鄭樵單州有二郜城大鼎之郜北郜也來朝之郜南郜也
自隱至僖凡八十有三年据隱二年傳注宋滅郜在春
秋前則郜子計將百歲豈復能跋涉而來傳不知何据
也
西宮災傳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
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
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王者之制也
穀梁以爲閔宮孔疏禮宗廟在左則不得曰西祭義卜
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注貢本之夫人左右媵特諸侯
之制疏非是

齊人狄人盟于邢
爲邢謀衛難則邢與盟審矣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
可知故省文盖與盟宿同例耳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
執宋公貶
楚稱人常耳不必貶不曰宋捷胡傳以爲爲魯諱穀梁
以爲不與楚捷乎宋二說不同据執宋公俱不言楚不
與楚專執亦不與楚專釋也穀梁得之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此其言釋之何公與議爾也
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
有力也

穀梁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與此有異以執宋公例之
其說較允雖公與諸侯請之主其事者固楚也會者外
爲主非必公
卷第十二
傳吾雖喪國之餘注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
以爲國喻偏弱
左傳寡人雖亡國之餘是也喪國謂商餘謂已注非傳
意或以喪國之餘謂宋亦不辭
齊侯伐宋圍緡傳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左傳討不與盟于齊盖孝公惡其求伯而伐之不能恤
人之災而又乘人之因所謂與于不仁之甚也又況以

惡報德乎合穀梁而惡齊之義始備
天王出居于鄭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史記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戎翟謀伐襄
王故出不能乎母傳不知何据
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衆身
死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
史記晉惠公十四年九月卒懷公立（與左僖二十三年傳同）十一月
葬惠公十二月晉大夫欒郤知文公在秦陰勸反國文
公元年二月歸晉殺懷公至冬乃書卒相去年餘日月
不具可知葬在先故不書葬注据例科罪似濶于事情
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

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
義也
君前臣名不臣則不名故曰無大夫注謂絕去大夫名
是宋大夫卒本有名經絕去之以正其義似非傳意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
按陳方被圍豈能納頓謂圍陳令其納頓亦不辭或謂
頓迫于陳而奔楚故圍陳以納頓子然圍自圍納自納
從傳較允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傳其言至巂弗及何
侈也注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
之節
穀梁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猶
傳之言侈也然注謂善公得用兵之節則侈過其實下
文何以云如楚乞師乎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
戰當必勝疏以義言之此句亦宜云戰不正勝者不正自
謂戰當必勝但何氏省文不復備言
穀梁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不正者不必也注不正自
謂稍迂按注不正者係統詁兩句如疏宜云戰不勝者
不正自謂戰當必勝則上句亦宜云出不正反者不正
自謂出當復反矣疏偶未審非何氏省文不復備言也

楚人伐宋圍緡傳刺道用師也
泓之戰襄公因傷而卒楚固宋仇也成公初立與楚平
而朝楚非其志也至是悔而卽晉非反覆無信者比伐
宋圍緡著楚之暴所以起城濮之役也道而用師楚無
足責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
圍爲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
前以楚師伐齊取穀故楚子在宋而公會之非爲解宋
圍也宋既平而復畔故與諸侯盟不曰會楚子者不與
夷狄之主會也城濮之戰實因救宋則圍未解也十二
月盟于宋明年春晉侯伐衛以救宋若宋得與盟宋使

雖告急晉必不爲之伐衛也伐衛以救宋於左傳知之
子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也於經知
之楚人救衛是也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傳畀者何與也與使聽之也曹
伯之罪何甚惡也注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

左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据此及穀梁是以
曹伯畀宋經不言衛亦不言田或有脫文三十一年取
濟西田傳惡乎取之反之曹也是分曹田實有其事也
晉侯之惡曹伯因由觀其駢脅然數之以不用僖負羈
而乘軒三百人亦是實罪赤芾三百至形之風謠小人
用事國之不靖可知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

于諸侯魯弱國也倘伐齊取穀安知曹不恃楚而侵伐
乎謂傳注誣說者非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
其君侵中國故貶

殃民辱國主兵者當坐注說非是

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

猶後世言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所居爲行在所）傳依文訓
詁極允穀梁言所者非其所也則狩于河陽之義傳所
謂不與致天子也然經曰王所是明言王在也傳天子
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亦非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
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卒不日者賤其歧意于
楚

與楚圍宋者尚有蔡鄭許非獨陳也且事在二十七年
至二十八年踐土盟而陳侯如會不得追其既往而賤
之晉新伯諸侯楚師敗衄踐土之盟陳又後會故温之
會不敢不至以彊會其孤責晉是也爲文諱非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傳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按
倪黎來亦國微未爵經亦書來朝獨此與白狄來一例
則傳言爲允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

泉注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
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

按左傳會者王子虎及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
轅濤塗秦小子憖蓋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則非微者
也狄泉近在王城而貴大夫居然與公侯抗禮故貶之

傳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

土是本名神之爲社傳不曰社而曰土者据本名也鄭
康成曰社爲五土之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
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王肅馬
融等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此皆人鬼而非地神蓋人
鬼之配祀可以推遷故漢高以夏禹配官社若五土之

神必不可易孟子謂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者變置其
所配之人鬼非變置地神也
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傳吾將尸爾焉猶左傳指木曰尸女于是言于是收其
尸也注非是
文公
卷第十三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
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
穀梁其志重天子之禮蓋會非一人之辭特志天王使
餘則以常事略之注似非是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注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錫命命為諸侯與九錫因功而錫不同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注欲
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為疾惡
據左傳晉討衛而注不從之者商臣弑君在元年十月
至此甫八閏月耳下無伐楚之文故知不能誅
傳何言乎升僖公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注傳曰後祖者
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自
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
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

穀梁先親而後祖猶傳云先禰而後祖也范注親謂僖
祖謂莊一似晉文直升僖主於莊主之上斷無是理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
以天王之尊而賵諸侯之妾春秋譏之況遣使會葬乎
以為刺不及事非也王天王天子一也以去天為貶似
未允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
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送晉景公葬魯人以為辱以晉人止公耳楚康王卒時在楚亦送葬未嘗以為辱也
左氏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昭
三十年傳稱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與此異

范注穀梁謂君會葬非禮本左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
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
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
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注諸侯藏之祖廟禮記玉
藻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均與注同范注穀梁獨言
諸侯受于禰廟者十六年穀梁傳曰諸侯受乎禰廟范
注故從之實則非是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
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
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曰公會諸侯晉大夫則謂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者非也
眣晉大夫與盟當爲內諱經書公不諱則以爲眣晉大
夫使與盟者亦非也晉大夫彊與諸侯同列春秋爲公
諱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所以殺恥也垂斂之盟晉士
穀名諸侯序會者非公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
書始有大夫也注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
按屈完子玉得臣皆以起霸事不得云有大夫有大夫
自此始則宜申來獻捷又何以書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
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注婦人有三從之義

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
注謂當各使一使非也傳以爲諸侯之妾不當歸襚歸
襚于僖公禮也兼及于成風非禮也注夫死繫子是也
穀梁謂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其說
迂矣趙氏鵬飛謂成風僖公之妾蓋援惠公仲子之例

卷第十四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眛以
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
晉使先眛士會迎公子雍于秦已而潛師夜起敗秦師
于令狐其曲在晉不在秦況又伐秦取少梁則秦之伐
晉宜也但經言戰不言敗少梁之役又不見于經且左

傳云秦伯伐晉取北徵經不曰秦伯而曰秦者豈以興
兵構怨不恤民命故從而貶之邪先眛奔秦左傳雖無
以師之文與公羊各据其所見但令狐之戰經兩貶之
則左傳亦未可全信也注夷狄之依經訓義固不得以
臆說爲嫌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以爲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
上下更無起文與齊師宋師次于郎之文同屈貉之次
上無所起而下有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之文疑魯
恐見伐故以爲刺微弱据左則但謀伐宋而已然外次
無赴告之文何以特書于册注似勝左

傳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何氏盖取關中記云秦始皇二
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于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
若曰勿大爲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
六國以爲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
据穀梁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
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則長不止百尺矣蓋者疑詞注亦
各記所聞關中記事在始皇之時不可强合注必無援
彼入此之理且史記齊惠公二年魯宣公之二年齊獲
榮如衛獲簡如魯宣公十五年晉滅潞獲芬如鄋瞞繇
是遂亡則固未可以臨洮之長人傅會爲長狄之遺種
也左傳齊惠公二年作齊襄公二年按襄公二年魯桓之十六年至此六十一年史記較允芬如左作焚如

傳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注言相類如兄弟疏正以別之三國不相援助是以知其非親兄弟

据穀梁兄弟三人佚宕列國與此同左傳史記言魯殺喬如晉殺其弟焚如齊殺其弟榮如衛殺其季弟簡如則是兄弟四人且皆親兄弟以爲相類如兄弟者非也左傳鄋瞞伐齊在齊襄公二年魯桓公之十六年獲焚如在魯宣公十五年其別之三國本不同時何由知其不相援助乎

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

按侵掠者夷狄之故習其之三國非必欲爲君也長狄

雖長大伐國斷無一人之理傳曰其言敗何大之也言不易勝已耳穀梁一人而曰敗何也注本之恐非傳意疏雖非兄弟若不爲君羣行亦得即長人十二見于臨洮是也迂爲之說均非傳意

傳何以書記異也注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亡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即長狄之三國共成其異是也言不可苟指一者明知其異亦不苟指一事而已

按周室之衰禮義之廢不自文公時始且史記魯世家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夷曰真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鄋瞞長翟國名宋世家作邸公五年誤司徒皇父率師禦之獲長翟緣斯賈逵曰齊邢之祖

至是百有餘年其間弑君亡國不可勝數矣別之三國故象事以三成三者象衆故曰不可苟指一疏不甚分明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傳其稱子何貴也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

左傳請絕叔姬而無絕昏故卒不言杞經無明文子者謂先君之子可謂時君之子亦可以爲母弟經亦無明文禮文言夫婦有別非概言男女之遠別援以爲据非是

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

史記秦誓作于繆公三十六年三十九年繆公卒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康公元年晉使隨會來迎公子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反擊秦師秦師敗則此秦伯當謂康公傳以爲繆公故引秦誓之文以實其賢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傳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据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興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

沿河之曲而戰言其轉戰之遠也以河曲明兩曲穿鑿附會吾無取焉

季孫行父率師城諸及運注言率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

可使邑人不修不敢徒行興師厲衆然後敢城之

莊二十六年城諸及防諸魯邑也前此已城故注曰修運莒地城運莒必爭故率師穀梁以爲有難是也注非是

水經注濰水北逕諸縣故城西卽行父所城後世分諸縣之東爲海曲縣故俗謂此爲東諸城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霸魯人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爲諱

按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爲晉文諱而奪其父之葬又奪其子之葬陳旣見抑彊大

不能致哀盡禮而兩世復並奪其葬春秋何薄于陳而厚于晉乎注說疑不可從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弑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

据史記舍齊侯之世子商人齊侯之弟與左同注但以書法求之故情事互異

傳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注指手指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地四生金于西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貴則皆貴矣

後漢書注指義所趣也言子以其義詁之則接菑生四年貜且生六年也注疏迂

傳貴則皆貴矣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疏蓋皆是右媵之子或是左媵之子言非姪娣所生也

再娶無据魯再娶至有先後卽有尊卑且明云晉出齊出不得謂皆右媵子皆左媵子若一是右媵一是左媵禮立右媵亦不得謂尊同體敵一晉出一齊出故云貴則皆貴耳立子以適不以長貜且元妃所生何以但云長邪元妃二妃之說左亦未確

注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潘意爲害故先立而弑之疏正以弑舍不書日見不正遇禍則知商人本正明矣

据史記未見商人本正當立之文與左同但於時月日

求之與上不書葬謂立儲嗣不明皆未確傳已立之已殺之故雖未踰年亦稱其君耳並未云商人當立注似非傳意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日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蔽于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

左傳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最允諸侯講信修睦禮也春秋之世但不相犯足矣必責以三王不詛盟則春秋之會盟幾無可錄去官爲有罪舉官又以見宋亂得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乎惡二國之和好則將兵爭而

後弗惡乎

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正以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其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

然則舍至自晉亦是被執而歸固省去其氏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

左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經文可據則以爲順上諱文者非也据城緣陵之文諸侯者散辭言不足齒數也受賂而還其不足

齒數可知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卒也至此卒者因其賢

左傳史記秦穆公以魯文公六年卒使遂來聘者康公也傳誤以爲繆故注仍其說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處國家廢政事重録內也

如齊者謀立宣公也不舉重者二人同聘同惡相濟也注重録內者微詞也

季孫行父如齊

如齊者與弒也與弒則曷爲如齊賂也弒則曷爲賂齊夫人大歸懼齊討也結姻于先歸田于後行父之爲之也其惡猶夫遂也如例時無變文者諱也

公羊注疏質疑卷上終　男雲旭校字孫熙年編次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下　　番禺何若瑤撰

宣公

卷第十五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傳所以賂齊也注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共國辭疏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魯人篡弒以地賂人齊人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

按下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弒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此所謂共國辭也

晉趙盾率師救陳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傳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穀梁善救陳也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之也其曰師何大之也地而後伐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按會謀而後伐之非疑詞左傳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則大之云者妄也以爲著美亦非也公羊得之

晉人宋人伐鄭

穀梁伐鄭所以救宋也按楚獲解揚于北林故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左說是也會于斐林伐鄭乃以救宋穀梁非是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率師及鄭公子歸生率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疏宋鄭皆言率師者其將皆尊其師皆衆故也

生得曰獲穀梁謂不與之辭非也辱身卽辱及國謂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者亦非也宋華元鄭公子歸生皆言率師據疏則哀二年鄭軒達率師下不言率師者以爲蒙上晉趙鞅率師之文亦非也

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閔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殽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構怨結禍無已

公羊家以侵崇爲侵柳故以構怨非秦盖曰師曰伐皆彊辭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注爲公取向作辭也取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起其平也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

左傳平國以禮不以亂穀梁秉義而爲利依經作訓最允傳注皆迂辭無取

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

此爲同國言之也婦人既嫁不踰竟

傳靈公有周狗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

按周狗者周地所出之狗如齊有昊狗曰韓盧是也

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娶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

不得絕也
魯人傷歸父之無後耳非謂大宗不當絕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
宣公篡弒之賊欲求援于齊故事齊不敢不盡禮以爲近得正非也
秋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哀元年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則未期不容不諱矣王子

虎之卒在文三年以會葬時數猶在三年之內君子恩隆于親親則加報之況未期乎所以甚取根牟之惡也或曰根牟小國內諱滅言取耳
卷第十六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傳言我者未絕于我也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公娶齊齊繇以爲兄弟友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按娶齊以後公如齊者四卿如齊者三穀梁說信矣左傳以我服故歸田宣公即位以來並無失好于齊左說非也此以爲實未之齊亦無据
齊崔氏出奔衛傳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穀梁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然則尹氏何以舉族左傳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則告不然則否玉帛之使曾使于其國也不告以名焉知誰曾奉使而來者且曰守臣某則是告以名非僅告以族矣譏世卿得之
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
按不言朝聘尊內也異姓奔喪非禮不言奔喪諱也
傳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疏時王之禮
按執其鸞刀以啟其毛見周詩謂時王之禮也

注天子自稱曰朕
此直秦制耳前漢書高帝紀毋敢隱朕注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傳是以使君王沛焉注沛焉者怒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餘
按沛焉訓有餘貌是也訓爲怒則非後漢書袁術傳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注沛然自恣縱貌
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注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至於此
按上既云交易爲言不應復云積小語言呂覽離俗微

獨舜湯注微亦非也非至乎此言不至乎滅其國也
傳舟中之指可掬矣注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隋舟
中身隋邲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天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
傳但言指隋舟中者多耳身隋邲水中其死與不則固
不遑及也注非是禮文亦無涉
傳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泌水去也
成二年盟于袁婁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
然則佚當訓逃亡言使晉人得逃亡也
注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立威行嫉妬欲敗之救鄭雖解
猶擊之不止爲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二人故奪不使與楚

成禮而序林父于上罪起其事言及者大臣及君不嫌晉
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
隋水而佚晉寇
晉爲救鄭耳不書救鄭不成乎救也以爲欲壞楚善行
以求二人其說紆矣兩國兵爭謂不使與楚爲禮亦公
羊之曲說也以舉水大莊王猶以河曲明兩國之曲所
謂巵言無當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宋見圍不得與會
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
之故養遂其善意
僖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十有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注
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按歸父此行畏楚之
彊趨而會之猶僖公盟宋之舉耳以爲欲解宋圍則下
文宋及楚平傳明說平者在下注特未之察耳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傳大其平乎已也注已二大夫
穀梁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
人之存焉道之也則以歸父會楚子于宋也以解宋圍
爲魯功與注同盖何氏所本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潞何以稱
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
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酆舒有罪殺之可也滅潞何也名者失國也曰子無罪

也謂潞子躬足以亡非也爲臣所制而賢之亦非也曰
者深責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左氏會于斷道討貳也据
左則討齊之貳與外楚之文異旨然晉侯使郤克徵會
于齊本所以徵會者爲楚非爲齊則外楚者固其始志
與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傳還者何善辭也
按歸父如晉欲去三桓行父知其謀故公薨揚言于朝
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曰使我是弒立
之謀行父明明與之不待如齊納賂而後决之也怒其

欲去已而因以遂之罪罪之故經從無罪之文傳曰善
者注起時莫能然是也

成公

卷第十七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蓋晉敗之
据左傳劉康公邀戎伐之三月敗績于徐吾氏則爲貿
戎所敗也而歸之晉猶凡伯爲戎所伐而歸之衛也然
楚邱衛地以爲衛尚有說以貿戎爲晉則二傳之誤也

注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
僖二十八年戰于城濮傳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
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宣

十二年戰于邲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
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
君臣之禮以惡晉然則今之稱名氏而不貶者嫌于大
夫敵君故發明其義

傳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注不書聘之
穀梁作郤克行父兼有衛良夫曹公子首左傳則但以
爲郤克事史記晉世家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則又
與二傳異蓋傳聞之不同如此

傳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國君
姪娣之子嫁于齊生頃公
左傳作蕭同叔子注同叔蕭君字其子齊君母按春秋
有蕭國無蕭同國不知何据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傳此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
焉爾注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具見其惡故貶之爾
春秋之義貶于此者不復見于彼以大夫而盟諸侯夷
狄而王會數道其君侵伐不恤民命所謂一事具見其
惡也左匱盟何以書公穀梁楚先亢而後卑故始名而
終人亦非是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傳宣公之宮也
穀梁謂禰宮義同按僖公時西宮災穀梁以爲閔宮僖
公繼體閔公其視閔宮當猶禰宮而西宮災無哭文則

以西宮爲閔宮非是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
左傳秀逆女僑如越竟會之直是私行經無明文左不
可從非交接夷故不月

梁山崩傳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敘遏河與此同敘伯尊以爲攘善與左傳請見不
可互異二傳皆繫之晉此獨爲天下記異所見尤大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注約備彊楚
左傳鄭與許訟不勝請成于晉注以爲約備彊楚者正
以下六年有楚嬰齊伐鄭之文耳

二月辛巳立武宮傳武公之宮也注臧孫許伐齊有功故
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牽之功立武宮左氏以爲立武由己則
武宮當如武軍此以爲臧孫許者据前傳與郤克同聘
于齊耳服虔謂季氏禱于武宮亦無據
取鄟傳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穀梁以鄟爲國與此異按六月邾婁子來朝晉又不討
傳非是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未有言致女者錄伯姬也注古
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
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

穀梁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
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與注有異
按齊侯使夷仲年來聘左氏以爲致夫人則此禮春秋
時亦有行之者特魯不常行故傳曰未有言致女者耳
晉人執鄭伯
人之者何不以罪執也威不足以服楚而强鄭之我從
不成以其爲伯討也曰鄭伯言以微者而執五等之君
其罪晉至矣
楚公嬰齊率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曰者錄責中國無信同
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
僖四年蔡潰傳曰下叛上也穀梁則謂莒之潰由大夫
潰而之楚與注爲夷狄所潰合
齊人來媵傳三國來媵非禮也
王三媵諸侯再媵成十五年宋公固卒注不日多取三
國媵非禮故略之按莊十九年媵陳人之婦傳諸侯娶
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故有右媵有左媵諸侯
三宮夫人居中宮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是也三媵
則尊卑混淆故傳曰非禮
卷第十八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上文言叔孫故此文去族省文也左傳以爲尊夫人非
是婦有姑之詞胡傳有妾姑去氏嫡姑不去氏穀梁大

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夫
人也由上致之也不親迎者不親迎于館也解詁天子
逆后使公諸侯逆夫人使卿僑如以卿逆夫人禮也夫
人始至例月以文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注月者婦人
危重從始至例疏獨行無制恐有失禮之患故曰危重
也言從始至例者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之屬是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
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不與子爲父孫
弟可以繼兄不可以後兄繼兄者兄終弟及也後兄者
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以弟而後兄則是以弟而禰兄也

魯人惡仲而遣歸父徐傷歸父之無後而使嬰齊後之當雜然之時不暇詳審而歸父之家已遣無知何而爲之立後此人心之公也論者謂歸父奔齊於齊當爲別子又謂嬰齊可爲仲後仲可立後何必遣歸父之家爲此論者皆未嘗覈當日之情事也且弟無後兄之義注已顯然則謂公羊臆說者謬也穀梁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仲有罪不得立後而後歸父故曰由父疏之義與此同皆準事以立文未可輕爲擬議也疏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以此言之嬰齊爲兄後正合諸春秋之義何得謂之亂昭穆之序者正以質家立世子弟者謂立

之爲君而已豈得作世子之子乎

立之爲君者以弟而繼兄也作世子之子則以弟而後兄矣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

穀梁不言之急詞也斷在晉侯也執衛侯曰歸之于京師緩詞也斷在京師也公羊謂歸之于者罪已定歸于者罪未定不如穀梁注爲篡喜時者從有罪之文明晉得爲伯討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按穀梁卒例日葬例月月卒日葬非葬而言葬故爲此論其實卒葬皆日其無日者偶脫耳卒有定日葬遲速無定故日尤易遺忘據此因謂賢共姬而志共公之葬則共公祇有三媵之失既略其卒豈復奪其葬乎且衛穆公卒月葬日又何說也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注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

理其罪者晉也晉有力焉故以自晉爲文

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會又會外之也義同言自近者始其說彌精矣

甲午晦傳晦者何冥也

公羊例不書晦故解晦爲冥按左傳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蓋天地晦冥晉人不覺故可晨壓其軍而陳以爲晦朔之晦非是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注凡舉師敗績爲重眾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

泓之戰宋公亦傷不言宋公敗績者師徒撓敗幾至亡國舉其重故以師敗爲文若謂王痍故書楚子不書師宋公因傷于泓遂卒不可謂不重所謂舉傷君爲重者亦謂傷君而師不至大損耳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

王自會傳曷爲不恥公幼也

御覽取貨于僑如入其譖而訴公于晉侯曲不在公故曰不恥謂公幼殆非穀梁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晉王會貴諸侯亦非是公非幼諸家辨之甚詳傳得之傳聞故未審耳

乙酉刺公子偃疏僖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

穆姜送公而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還不刺鉏而刺偃偃必僑如之黨疏謂無罪日者非穀梁先刺後名殺無罪亦非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于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

三郤之殺欒書爲之胥童則欒書與中行偃殺之非公也史記閏月乙卯厲公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晉悼公元年正月庚申弑厲公胥童之殺先于弑厲公實先囚厲公而後殺胥童此亦情事之顯然可據者注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與史記略合

襄公

卷第十九

傳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楚奬叛臣不與封衛比以爲不與諸侯專封例猶失出穀梁繫彭城于宋者不與魚石正也於義得之

鄭師伐宋

本與楚同納叛臣楚侵宋使公子壬支率師者楚主兵故師衆而將亦尊鄭從楚故師雖衆而將可卑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謀鄭故也齊及滕薛小邾皆不至於是蔑請城虎牢而晉復徵會于齊下會于戚齊滕薛小邾之大夫畢會則

專爲城虎牢自此至九年並未伐鄭公羊以爲伐喪者以城虎牢爲取虎牢耳齊喪不伐何獨于鄭喪而伐之乎

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

下十年左傳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則虎牢非鄭邑也蕭魚之會鄭始與相去尚十年穀梁若言中國焉內鄭也皆不如左氏之確

傳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

殆即治注訓疑非是荀子彊國篇彊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爲治是也僖二十八年傳曰治反晉侯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侯也

陳侯以子辛侵欲以國故背楚即晉及二慶通楚脅君乃懼而逃歸逃之者責舉動之輕可耳若謂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則鄭之禍繇其臣下與諸侯無闗且悼公并未嘗汲汲然以力服鄭則謂刺中國之無義亦非也從左為允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

穀梁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据左傳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則會者不獨魯之失正實晉之失正但鄭

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何以公不與會而使宿殆悼公新得諸侯又以連歲侵伐不欲重勞其君故各國皆使大夫往會公雖在晉朝禮已畢晉侯不欲重勞之耳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自因晉侯軫恤列侯故貶大夫以示尊若謂貶稱人以見失正之義則沙隨之會華元亦書雞澤之盟諸侯皆在諸侯之大夫固未嘗貶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

繆姜薨于東宮蓋以幽而死也是年八月薨公以十二月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居喪而行冠禮不惟親伐鄭而已或繆姜以幽死不以夫人禮喪之與

公至自會注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

謀伐鄭耳不可以伐致故以會致滅國雖大惡然滅偪陽晉主兵無庸為公諱也注非是

戍鄭虎牢注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戍之舒緩

左傳二年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鄭人未成而曰乃成乃者難辭言自此始得其成也十年戍鄭虎牢鄭人未平而曰鄭及晉平及者汲汲之辭言自此急欲平也十一年蕭魚之會經言伐鄭而傳曰鄭與會鄭未嘗與會蓋

受盟不啻其與會也服鄭全在虎牢之城諸侯戍之豈容舒緩注以為刺非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

范注以穀梁證左氏則亳字乃京字之訛同盟者同鄭盟也

公至自伐鄭

徐疏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文則此之伐以不得意致正以起下之會以得意致也七月之盟鄭同而復叛故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
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穀梁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與會得之
之辭也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鄭伯並未
與會而曰與會者推經外之意也
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
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
蕭魚之會叛盟者齊邾莒溴梁之會叛盟者邾衛諸侯
之無信等耳悼公不執而平公執之非悼衰而平強也
悼得鄭則伯業成故以包荒爲德晉平新卽位非立威
則無以懾衆故耳

卷第二十
夏取詩傳邿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邿婁諱亟也
左傳詩作邿小國魯因亂而取之若謂邿婁之邑則取
邑于邿婁其見伐宜也何故溴梁之會晉以伐我執莒
子復以伐我執邾婁子邪
冬城防
備齊也魯東接莒南接邾婁西北接齊數見侵伐故七
年之間城城者四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注不重出地者與三年
鷄澤大夫盟同義

高厚歌詩不類故使大夫盟之然高厚逃歸晉不問也
三年之間齊五伐魯晉不聞出一師一旅以援之直至
十八年冬始同圍齊蓋政皆在大夫悼公之業衰矣鷄
澤之盟注曰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然
牡邱與鷄澤皆曰諸侯之大夫此直曰大夫而已則大
夫之勢益張注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
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任
蓋自十三年會蕭魚而後十四年春會于向夏會伐秦
冬會于戚皆委大夫至十五年悼公卒而大夫益熾傳
所以云徧刺與
晉士匄率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何善辭也

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
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出者出竟也穀梁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
匄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此則爲未出竟者言
之也
繁露精華篇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
生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
謂將率用兵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
重士衆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
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與此相發
明莊十九年媵陳人之婦于鄄注先書地後書盟者明

出竟乃得專之此云以君命出則固爲出竟者言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還隨鄰
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
危者危晉人之止公也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
隨水有之當坐取邑庶其以邑來奔不言叛者舉地言
奔則魯亦當坐受邑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
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治其罪者理其罪也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按左傳二
慶俱有罪但分首從則寅差減且及者尊卑文也役人

殺之而曰陳殺從國討之辭屈建從陳侯圍陳國本討
之非假國討爲文也屈建從陳侯誅二慶反光光之歸
楚有力焉故曰自楚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
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
入也注欒盈本欲入晉爲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于曲沃
得其士衆以入晉國
知晉人不納者正以良宵入于鄭無更入之文此云入
于曲沃故知晉人不納也据左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
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則欒盈
之能入正以齊力不言自齊者齊隱助之非如良宵之

明自許入故但以復入爲辭入者內弗受也加之晉可
也曲沃與之何以從弗受之文曲沃君之曲沃也得罪
出奔竊入而據之雖得而不可居故從弗受以見其難
且著其罪
注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疏正以入者出入惡之文而
入于曲沃故知從晉卿曲沃之時有罪明矣曲沃大夫受
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
按欒盈因齊以夜入曲沃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胥午非
卿也魏獻子在絳不在曲沃疏從晉卿曲沃不可曉
欒盈史記作欒逞据史記其入絳與魏氏謀亦無從晉
卿曲沃之文

卷第二十一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注吳子欲伐楚過巢不
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
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爲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
据左傳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
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情事
自確而注不從之者正以上云伐楚下云門于巢卒其
間更無事巢無因射而殺之且下無報復之文經又若
吳自死焉者故知其曲在吳而不在巢矣
注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
君論疏若以殺論巢君合絕若以傷論貶黜而已

辜者保辜按漢律其弒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
其傷君論之者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疏蓋言吳子
之死其躬親射殺之者合依漢律科斷其君則坐絕坐
貶而已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今痤之罪
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
枉殺世子例不書葬明當絕也若痤之罪微則罪不至
死宋公當坐枉殺何得復存其葬疏與注似違矣
注剌鱄兄爲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以事剽背爲姦約
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
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

按史記日旰不召不釋射服而與之言以小節見逐臣
彊可知曰從君東西南北是從公在外未嘗事剽不得
已與之約亦非背爲姦約也不信公之盟而信鱄之約
以爲鱄能保獻公也是喜之死死于獻公實死于鱄也
穀梁以爲鱄之去合乎春秋是也不奪獻公葬者甯喜
弒君不得爲無罪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
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
善能成王者後
按左傳以爲棄同卽異譏晉之離德蓋晉以母故城杞
非救災恤鄰之謂則以爲善之者非也凡城皆書重民
力也

吳子使札來聘
史記餘祭四年使季札聘于魯十七年餘祭卒弟餘昧
立据此則餘祭既卒而使之來聘者餘昧也史記季札
之聘與餘祭之卒相去十有四年据此則餘祭之卒與
季札之聘同在一年史記之錯誤如此
傳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
狄者不壹而足也
胡傳以爲札不稱公子貶其辭國而生亂則楚子使椒
秦伯使術名之與札同未聞其有貶詞何獨至札而刻
之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
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
据左傳殺無罪則失刑諸大夫擅殺則失正故曰罪在
王穀梁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則以殺母弟罪
之不思慕而殺弟尤失親親之誼視左穀爲嚴密矣
注不爲諱者年夫有罪
左傳年夫弗知注不從之者正以春秋之義爲尊者諱
居喪殺其母弟其惡尤大非小負可比不諱故知是年
夫有罪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傳外夫人不書此何以書隱之
也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

穀梁於卒曰賢伯姬於葬曰吾女也賢賢而親親異此曰隱曰賢同義左傳以爲女而不婦蓋共姬年已耆矣然以貞爲行古列女所難以賢錄爲允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不再言入者鄭既納之許與鄭不睦其入也許助之故從有力之辭曰自許惡黨惡也猶楚之納魚石也入于鄭鄭納罪人當坐君不坐殺大夫者出奔復入非其大夫也公羊于欒盈曰曷爲不言殺其大夫也非其大夫也此不發傳以欒盈例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

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穀梁澶淵之會無侵伐八年趙武屈建之力此會無屈建叔弓敗莒師于濆泉在昭五年去此甫六年不得云無侵伐八年按宋之盟在二十有七年此八年間無侵伐或者文有脫簡耳左傳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最允若謂卿不得憂諸侯禁其作福則十四年會吳于向交會彊夷月以危之何不概予之貶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疏今此作楚宮亦是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文

見者不復見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隨其重處一過見之其餘輕處不復見之薨之失正其重者也作之失正其輕者也於楚宮見薨之非正則于楚宮見作之非正者不必再見矣疏似未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者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君前臣名也不書葬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降成君也日者爲臣子恩錄之說在莊三十有二年

子般不地不忍言其僵尸之處也子赤不名文公既葬也不日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

子般異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

此書者正以常事不書耳與叔服同義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來會葬者僅見王朝之大夫及滕邾二國焉爾疏襄公不肖諸侯莫肯會內自責之辭

昭公

卷第二十二

三月取運傳運者河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据左傳則莒邑也在魯東乘莒弒君之亂伐而有之故從易辭以爲不聽者非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

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按景公既卒鍼即歸秦故三傳俱罪秦伯然鍼母曰不去懼選景實未嘗選鍼也景未選而鍼乃懼者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則鍼亦不弟矣曰出奔罪奔者非獨罪奔之者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注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

齊公子鉏納之故從有力之辭

莒展出奔吳注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吳出也故奔吳踰年稱君不曰子者弑君之賊不成乎君也注謂爭篡當國非也

叔弓率師疆運田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

則曷為率師而往畏莒也注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興師與之正竟

莒有賊臣亂子自救不暇焉能害魯疆田而率師者因其亂而有之幸免晉討而不知悔過譏牟利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不殺于犯罪之時而殺于諸大夫與駟氏欲殺之日殺不以罪故稱公孫不去官外殺大夫例時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

不奔天王之喪而奔寵妾之喪失禮甚矣不言晉辭之而曰至河乃復內詞也叔弓報聘于前季孫致襚于後與晉未嘗有隙何緣不敢進聞晉欲執之亦依傳訓辭本無所據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也似公之至河乃復實由季孫阻之亦臆度之辭據經無加錄亦無危文可知

北燕伯款出奔齊

始則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外嬖繼則因諸大夫之殺其外嬖而奔齊以棄國自出為文注所謂出奔當誅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

弑君之賊而主會譏諸侯亦譏晉故曰病中國也不殊

淮夷以楚子主會是也謂其行義則非也執徐子伐吳滅厲暴虐有之行義則未也

楚人執徐子

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此稱子當從伯討之文但楚虔暴虐不得為伯討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穀梁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似依穀梁為允

傳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

左謂封于朱方後漢書郡國志吳郡丹徒穀梁封于鍾離漢書地里志九江郡鍾離昭二十四年吳滅巢及鍾離此時鍾離尚屬楚吳安得封慶封史記從左而以為餘祭三年事

遂滅厲

左作賴遷賴于鄢是也國滅君死之遷其遺民而已遂者楚子

九月取鄫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

莒亂著上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前此傳以為滅者鄫取異姓以涖祭實則至此乃滅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先豹卒後舍中軍明非豹意季假復古之名分公室弱孟叔耳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為貳于吳殺之稱國殺者仕于弒賊而不知退也

公如晉

晉已辭公至是復如晉者即位有朝盟主之禮不冡上月常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曰來者直接內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今公如晉莒牟夷復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其來奔也有受其奔者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愬于晉公幾不免月者危辭也

戊辰叔弓率師敗莒師于濆泉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注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鬥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

左傳莒人來討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按晉欲止公而叔弓復敗莒以激晉之怒成君之禍注所謂臣下專受叛臣之地而興兵戰鬥也

傳釋濆泉之義猶釋太原已耳注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鬥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則與傳乖違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意進于淮夷故加人以進之

楚圍篡立欲示威于諸侯始而執徐子繼而伐吳又繼而滅厲封豕長蛇荐肆其毒非義兵也吳越世相侵伐其助楚伐吳亦不可為助義兵楚圍之暴晉且遜其鋒何有于淮夷縱使淮夷意進使經書淮人則淮非國名异非州名後世尚知其為淮夷乎

夏季孫宿如晉

受叛臣地者宿也晉于其君則欲止之於其臣則享之有加籩蓋晉臣如韓起輩皆為之黨援故宿如晉不月無危辭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時魯方結昏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

自昭元年以來齊與魯彼此並無侵伐何故忽言平注求其解而不得且拘于暨之文因有昏吳慕楚不汲汲于齊之說究失之誣若左傳謂暨齊平者燕則承上伐北燕之文然下叔孫舍又何爲而如齊莅盟乎且左謂暨齊平者齊求之暨者不得已之辭於經文亦復不協也

叔孫舍如齊莅盟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按穀梁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但以內外異文猶之但以彼我異文初無深義注于莅盟則曰春秋王魯故言莅以

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於來盟則曰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蓋皆迂爲之說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故重舉國

按疏春秋之義大夫相殺稱人言其卽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類今變相殺之例言殺陳世子者世子國之儲君殺世子絕國之嗣故重舉國以爲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非是先書殺陳世子下書陳侯溺卒明陳侯之卒由世子之殺也所以著招之罪之重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齊人執單伯傳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殺世子者招也行人何罪執之已非殺彌暴矣故稱人以貶之無月日者執例時史記殺陳使者索隱謂卽司徒招誤

陳公子留出奔鄭

前書殺世子偃師此書公子留出奔則世子之殺凡以爲留也直書之而其事自見奔例時不當上月史記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爲陳君楚伐陳陳君留奔鄭與經不同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曰大夫不去官曰公子親親之詞也曰人大夫相殺也蓋招歸罪于過而殺之過實無罪大夫相殺例時故不別書日月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

楚莊先殺徵舒而後入陳志討賊也楚虔先滅陳而後放招殺瑗志得國也且殺世子以致君縊者招也瑗招黨也放招而殺瑗失刑也

葬陳哀公注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舉重無以明

葬不舉陳葬者何國之君猶之言執言殺不舉陳則不

知爲陳之臣也閔陳之滅書葬以存之穀梁非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矣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部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當存

疏會時未必在其國都所以不舉小地而舉陳者正以楚人暴滅春秋欲閔陳而存之故還舉其大號而言也

然則書會陳非會陳也

許遷于夷

据左傳夷卽城父陳地楚滅陳而遷許于此以自遷爲文亦不與專封之意與小國遷例時故不別書日月

夏四月陳火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穀梁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會者小地不舉其小地而還舉其大號者不與楚滅也火者小地不舉其小地而還舉其大號猶之會陳也

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注罪人招也孔瑗弒君賊也不書孔瑗弒君者本爲招弒當舉招爲重

元年傳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以招爲弒君可也以孔瑗爲弒君則左氏止有陳侯溺之文無孔瑗弒君之文据傳殺人之賊亦不知何所本也且傳曰葬人之君似哀公之葬由楚然左傳曰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則是葬者陳之臣非楚也傳謂葬人之君已誤若謂瑗非弒君楚何以殺之袁克葬君且將殺之招殺世子且猶放之失刑至此固不可援以爲據也史記言招發兵圍守亦不及瑗且招已立留則葬哀公應屬留或立甫月餘匆匆不暇及邪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則同姓無奔喪之禮蓋當時但守文襄伯制耳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注去冬日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

經未及娶吳事据後事而豫貶之疑非是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會申會伐吳皆書蔡侯成其爲君也利其國誘而殺之懷惡焉耳實未嘗討不義傳曰討賊何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夫人薨而大蒐左以爲非禮蓋以罕書義猶疏矣下喪盟尚諱則左氏譏之是已

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注不日者蓋諱喪盟使若議結善事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注歸氏

胡女襄公嫡夫人
据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注以爲襄公嫡夫人不知何据
疏云皆史記文而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時娶之然則沙隨之會襄公始生而成公之世已娶夫人者案公羊上下竟無幼少之文則何氏不信左氏故也
按史記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爲君是爲昭公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

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裯非適嗣云云與左傳合初無齊歸爲適夫人之說疏謂爲世子時娶之考史記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則謂爲世子時娶者非也左襄九年傳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三年矣按沙隨之會在成十六年秋至十八年適三歲亦與史記合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
四月殺蔡侯般圍蔡圍者疆辭必欲得而後已至八閱月力屈勢窮然後就執楚故怒而虐之曰世子有父之辭也與其不忘親也誅君之子不立非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乃者難辭晉疑公貳于楚故辭公不言晉辭公者內辭也
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
滅赤狄滅賁渾戎其無義與楚等而叓伐同姓牟利無厭失親親之誼惡尤重故狄之以爲欲立威行霸晉久無諸侯之志矣

卷第二十三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起諸侯欲討棄疾
同者同欲也疑魯貳于楚而曰同晉志也澶淵之會曰爲宋災故此不言爲而注曰欲討者正以下傳有將征棄疾之文耳
左傳齊不欲盟諸侯皆貳故盛陳兵甲上假王臣以臨之下復執魯使以示威若爲將征棄疾不必如此張皇公羊雖不可執左難之此等要當依左史遷學公羊其序列國亦從左爲多
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

與焉注時諸侯將征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
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
疏舊云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
陳蔡之子孫陳蔡爲之請于諸侯諸侯止不伐楚楚乃
封陳蔡然則陳蔡得封本由諸侯公羊家向有此說注
又云時晉至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以七年三月公
如楚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疑不得人肯故有是言
考左傳直緣邾莒之愬耳然以取運取鄟取郠罪魯魯
無辭也徒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則是所重者共其貢
賦而已且空言無實事故致廟仍從得意之辭惠伯曰
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是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
不與諸侯專封也注名者專受其封當誅
從有國之詞則失地之君復歸例名謂當誅者非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
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
公子貫于先君八月莒子卒故曰未踰年而殺其君之
子據左傳殺意恢者蒲餘侯茲夫也郊公奔齊則以不
孝罪郊公者非也稱君以殺君殺也非君殺則曷爲曰
君殺罪累上也
夏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
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疏按左氏穀梁皆以朝吳
爲蔡大夫則知此昭吳亦爲蔡大夫矣而舊解以昭吳爲
蔡侯廬之字者似非何氏之意
据注似以昭吳爲蔡侯廬矣如疏以昭吳爲大夫始封
名言歸云者仍屬之廬則因不與專封而奪其國故大
夫之奔亦不言出恐非注意
秋晉荀吳率師伐鮮虞
曰率師曰伐操之已蹙矣不大綏諸侯而數伐同姓錄
以惡之
冬公如晉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
之義故內適外言如然王者有來聘之文魯臣適外何

以言如不言聘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山戎傳其稱人何貶又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
戰春秋敵者言戰疏敵者言戰謂軍人衆寡相敵者不
謂將之尊卑等然則此不言戰徐不敵齊可知不貶者
不如桓之不仁也
夏公至自晉
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凡公出歸之時月者危公
之久此不月者非用兵故不爲危錄之
八月晉荀吳率師滅賁渾戎
國滅君死之不書殺其君者舉滅國爲重義與滅萊同

曰荀吳率師將尊師衆力沛然若有餘不滅不已也

六月邾婁人入鄅

鄅子曰無歸矣從其帑于邾則鄅已滅矣宋公伐邾而復之故從得而不居之辭

傳曰許世子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注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聽止赦止皆鑿空之論斯代立不見于經且止奔晉斯代立宜也安得有惡文穀梁謂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最允然謂許世子不知嘗藥衆及許君則崑岡之火矣

夏晉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傳此其言自何畔也

按自南里言宋國中地也自鄸不言曹食邑也穀梁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以夢為會之食邑由食邑出奔紀實之詞傳非是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

穀梁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左傳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則南里即國中之里故繫以宋下文翟僂新居于新里華姓居于公里可證以為南鄙非是以為刑人之地亦非是

冬蔡侯朱出奔楚注惡背中國而與楚

左傳楚聽譖人之言脅蔡出朱而立東國何以朱反奔楚注惡之亦有見非故與左立異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定四年盟于浩油注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為季氏所逐）

左傳鼓叛晉晉將伐之故辭公然何以不直書于册且文三年晉將伐楚救江公亦如晉未嘗辭也以為不見荅是也

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注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

穀梁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深痛之詞傳不及外也先治內之詞注如一家之亂非傳意

卷第二十四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此與鄭良霄陳于徵師同文者傳曰以事執是也武城取邾師邾愬于晉晉人來討故舍如晉而晉執之然取邾師舍罪也不假道邾罪也士鞅怒叔孫聽邾愬而執之故以無罪書

晉人圍郊傳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將卑師少不足稱勤王之師傳知郊為周邑而未嘗目睹其事故疑為伐天子耳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据傳王師者楚經不書疑脫文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

為叔孫如晉有疾紀實之辭此云殺恥與上至河乃復一例

叔孫舍至自晉

文十三年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其氏然則淫當絕如單伯者不省去氏非淫當絕如單伯者無不去氏也舍猶之隱如也叔孫字當衍

冬吳滅巢

左傳謂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吳踵其不備而滅之史記則謂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怒家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兩都而去正義曰兩都即鍾離居巢按巢不繫以楚當是楚之屬國耳直以為楚都非是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

史記九月戊戌伐季氏與左傳同此又雩謂逐季氏蓋傳聞之異注日為君辰為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似傳會之辭

傳君無多辱焉

經義述聞多讀為祇祇適也言君無適辱焉似不辭如字為允言無多此一辱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

公出居于運何由致會不過史臣直紀其事耳注因得意致會之文謂鄟陵之會公已得意于諸侯如齊果可恃乎亦稍迂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其言入何不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為篡王言入者起其難也

二十二年王猛入于王城傳其言入何篡辭也此云不嫌者正以彼之言入起其事此之言入起其難義各不同耳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與猶楚嬰齊

按二十四年三月晉使士景伯莅問周故六月又因子太叔之言始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及會于黃父令輸王粟具成人又曰明年將納王直至二十六年七月知躒趙鞅始率師納王至是又聽子朝遠颺晉之解怠可知經備列其渠率黨與所以罪晉也　左傳召伯逐朝

與經文異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則叔倪固欲納公者而傳不之及何也
冬十月運潰傳邪之也注明罪在公也
齊晉不納立皆由隱如之行賂孔顏達以為運之潰實季氏導之注罪公似非是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運潰無尺寸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
襄二十九年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在運不書在乾侯書者閔公失國遠在晉地是以書之非常例

也猶襄公遠在夷狄為臣子危錄之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卑之意也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二十七年會于扈謀成周十二月藉秦致諸侯之戍于周至是因王請城始會大夫于狄泉且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其心不在王室可知注善之微詞也

定公

卷第二十五

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
疏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以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一即位而已且諸侯之法體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于外為辱實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之當絕矣按即位必謁廟定于昭公喪至之後既殯然後即位禮也若昭公喪至自六月而定公豫于正月即位行謁廟之禮必無是事傳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則定之得立不得立亦未可知若謂即位在六月必書正月以正即位嗣

君既葬稱子緣國人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亦踰年始稱公蓋不忘先君之義如注說汲汲即位是無君也可乎傳依經訓即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並無定公當絕之文注以為沒而不見者實故諱為微辭殆非傳意
左傳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是前此從昭公在外正月亦無由即位也
傳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疏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據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內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即位禮是以即位在正月之後
按下注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

事之則不得即位是得入不得入指定公之身疏非是
傳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疏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爲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
因傳有微詞之文故無正月何氏別作訓詁至即位後並無異說又注据已稱元年是言經已書元年元年屬定公何以又云得入不得入未可知此是問經之書法不謂定公先改元也疏非是
注据已稱元年
定公六月即位是六月以前皆昭公之年今不于明年改元而于六月即改元是急于即位無君甚矣經書元

年不書正月并不書即位所謂多微辭也
傳立煬宮非禮也注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
隱如爲昭公出故禱于煬公遂立煬宮注祀無君與立武宮以示威不同不得援以爲比
冬十月隕霜殺菽注菽大豆時獨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
菽耐霜菽殺則無不殺矣詩九月肅霜九月霜始降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居然殺菽穀梁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其曰菽舉重也注非是
注菽者少類爲稼彊季氏象也
疏菽爲第三之稱菽雖第三爲稼最彊季氏雖幼弱于

叔孟故曰季氏之象然傳依經訓但曰記異不如注說
注是時定公喜于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
史記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注不知何据釋文何以定公爲昭公子與左氏異左無明文注左者皆以定公爲昭公弟然則注特與注左者異非與左氏異也
疏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
齊侍郎考證以爲各本作與賈服異阮宮保校勘記亦云復當服之誤按監本仍作服字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
邾婁甫葬其父而彊與其子盟自已亦未免喪書所以

惡爵也既葬伯子男例稱名邾婁子不名辭窮也注薄父子之恩殆交譏之辭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率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
按執以歸者彊也以歸者易也書以歸者責不死位是也殺之則虐矣所以罪蔡也注非是
劉卷卒傳我主之也注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
傳注据召陵之會以起恩錄是也穀梁以爲賢之又以爲天王崩爲諸侯王不知何本
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疏古禮無文
雕弓彤弓見詩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見僖二十八

年左氏傳釋文旅音盧黑弓也荀子謂大夫黑弓與此小異音義謂嬰弓見司馬瀆疏以分見諸書如荀子又微有異未見禮之全文故云古禮無文或譏其鹵莽非也

夏歸粟于蔡傳孰歸之諸侯歸之

左傳以爲魯歸按經前無所承屬魯爲允

卷第二十六

二月公侵鄭注內有彊臣之讐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

彊臣自謂季孫然是時受制于陽虎侵鄭亦虎使之欲以媚晉

傳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此春秋之制也疏謂非新王禮

不謂非古禮也

譏二名前無可考注以爲春秋之制正以古禮無文耳

傳賤而曰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

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弒械成皆作俄桓二年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宣十年注据有俄道亦無異訓此傳獨作賤或因望見公斂處父之文遂謂注以望詁賤然則上文賤而鋟其板可云望而鋟其板乎

得寶玉大弓傳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

以爲微辭實得春秋之旨左穀梁皆非是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

以下有及齊平之文故有此說外次不書與次于屈貉同義

傳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注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

慕義來歸傳故紀實之辭夫子欲不受不知何据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率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

左傳辰曰以國人出君誰與處似辰強仲佗石彄與俱出然經于辰無首惡之文則辰不當坐重左未可從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注辰言及者汲汲當坐重

注坐重是也穀梁未失其爲弟豈有據地叛君而可以爲弟者乎池左傳作地注左者以爲宋公母弟据辰曰是我廷吾兄也之文然經但書公子不與辰一例依經爲允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其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非出竟而致故以爲危錄穀梁以爲邊于齊特緣下有
齊侯次于垂葭之文以爲齊侯伐魯取成故有邊齊之
說耳
晉趙陽出奔宋
疏左氏作衛趙陽趙陽北宮結皆公叔戌之黨戌奔故
其黨亦奔按上下文左似可從
哀公
卷第二十七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
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
邾婁子以異姓而奔喪加禮于魯魯正當厚遇之乃伐

人之國取人之田數月之間恣行暴虐況居喪用師尤
可深惡不諱者所以著三家之罪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
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
季孫斯不與盟者服氏云季孫斯尊卿與仲孫氏伐敵
服而使二子盟是也經明言三人取不言三人伐穀梁
以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各盟所得季孫斯不得由故不
盟顯與經違非是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率師及鄭軒達率師戰于栗鄭師敗
績疏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率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
家異
隱五年傳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齊人輸
范氏粟鄭軒達送之左傳望見鄭師衆太子懼則軒達
之下有率師者是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
子者惡失親也
據左四年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則知殺公子駟者
蔡侯藉以說于國人故從君殺大夫之辭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率師圍戚傳伯討也曼姑受命
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然則輒之
義而可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

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
之行乎下也注雖得正非義之高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
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
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按儁不疑謂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即
據此傳注更引論語文者所謂隱栝使就繩墨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
服氏季出桓公又立僖公故不毀其廟
季孫斯叔孫州仇率師城開陽
故鄅地近費魯取漷沂之田故并城之
六年春城邾婁葭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

婁邑邾婁未曾加非于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

不曰取而曰城謂諱之是也然邾婁之邑魯何爲而城之則諱而實不諱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諸姬之滅者衆矣以爲諱則不勝其諱宋强于魯謂力能救之而不救非也注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宋非邾婁比以獲邾婁例之亦非也据左傳史記皆以爲滅經書入不可解或曰宋入之而不絕其祀故孟子

時有曹交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

据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是歸邾子者畏齊非悔過也諸侯失國例名非有罪曰悔過者微辭耳

齊人歸讙及僤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

据左傳取二邑及歸二邑皆季姬之故然觀齊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則是內緣季姬而邾隱公齊

甥也故以邾子爲詞耳魯歸邾婁子則取邑無詞故歸之善魯微辭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史記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按左傳哀八年悼公殺鮑牧史記非是

卷第二十八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變文言孟子以爲諱可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蓋魯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君可逐世子可廢六月可改元踰月卽葬且欲溝君墓何有于夫人哉

注晉分爲六卿

史記晉定公十五年荀櫟韓不信魏侈伐范中行氏韓魏爲趙鞅謝赦鞅復位二十二年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時魯哀公六年也定立三十七年卒子出公立十七年知伯與韓趙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是當日但有四卿六當四之誤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史記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與左同外傳則云吳公先歃血晉公次之此獨于書法情事兩得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

史記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索隱車子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略其姓史記言因狩而獲與左同此以爲因獲麟大之非也